
武俠世界
第36年
11
$18.00

編者話

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東城奇俠」刊在本期。五十年前，東城、南樓、西堡、北寨在西湖大宴天下羣雄，當衆焚香告天下，規定每三年各輪值一次，爲武林執法，立有血誓，創有血符，手訂三十六大規，犯者殺無赦，從此江湖平靜了一段日子。是年，東城輪值的最後一年，却發生了南樓少主曹無極犯下了十數姦殺案，從此江湖上腥風血雨，四大家互相猜忌……欲知武林中的風雨軼事，請看東城大俠郭眞如何運用奇謀妙策，文章峯迴路轉的巧妙設計，抽絲剝繭的爲你找出亂源，閱後定讓你無限的驚奇與感嘆，敬獻給你欣賞，千萬勿錯失良機。

*　　*　　*

本期刊登雷厲風先生撰著的短篇「金風鐵雨樓」，短小精幹的圓美故事，筆法清新流暢，希望能娛樂讀友。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神差鬼使」，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7.22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1期

（總號18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林風雲

東城奇俠

湖海爭雄記／石中奇・文　可飛・圖

黃昏，自「長辛店」通往「古城」的大路上，疾若電掣的奔馳着一隊人馬，塵灰反映着橘紅色的夕陽，使你只能看到一條捲滾的五彩灰龍，起時尚在天邊，剎那已掠過雙目遠去千里。

五十里的一條弧彎大路，已去了一半還多，再五里，穿過了「棗莊」，踏上「小清河」的青石橋，遠遠的已能看到「古城」的影子了。

率領這隊人馬的五旬老者，自奉諭伸手辦下目的人物時起，一顆心就始終提在嗓子眼裡，天幸人幸，沒出毛病，路不算近，從「德州」越過「濟南」，過了「周村」而到「長辛店」，沿途上沒碰上麻煩，如今快到家了，相信是可以喘上幾口氣啦，不容易，拂曉得手，得手即歸，那麼，五六百里路，眞不信黃昏就趕回來。

腥風血雨

想是這樣想，老者可沒眞的全放下心，對方來頭太大，壞是壞在包括天人般的「城主」，全沒料到對方的來路，等伸了手，完了事，可也知道對方的「娘家」，路口只有一條，非管到底不可，好在按往例，再走十里就能和城主派來「接風隊」碰頭，在這短短十里路上，就算遇上了問題，「接風隊」也會接過去頂在頭頂上。

怕的是「接風隊」也頂不住勁，若在家門口被人把正主兒奪回去，沒別的話說，自己有手有刀，早了斷早好。

老者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所率領的十二兄弟，更是名震武林的一支勁旅，誰聽說過「不夜城」中的「王牌神緝隊」吃過敗仗，辦砸過差事，但是現在老者即將平安回到家門時，卻憂心忡忡忐忑不安，可見對方如何的扎手了。

捲飛着的灰龍，穿進了「棗莊」的莊門。

一條前莊門直通到後莊門的里半大街，街上不見半個人影，棗莊住戶五百，人丁千數以上，平日十分熱鬧，就算獲知「王牌神緝隊」要借道回程，也不至於躲得一個人影不見，事實像不對勁，老者當機立斷，右手高舉，坐騎人立而起，一聲長嘶，硬生生停在入莊沒過十丈的大街心。

他停，手下十二緝手，竟不差先後，剎那間，全部停蹄不動，好騎術，好馬，好兒郎。

灰龍漸漸降消，這才看清包括老者在內，十三騎是清一色的白，馬白，人白，衣衫鞍鐙也是白的，人人用一塊雪白絲紗半掩着鼻下部份，這可不是不敢見人，黃土地，馬飛越，是為避塵灰。

老者好濃的兩道眉毛，如今擰成了一塊，從眼中射出寒光，四下掃視。

他身後的十二緝手，腰背挺得十分筆直，人人右手在鞍左緊握鞘中的長劍柄上。左手持韁，從容而威武。

緊隨老者身後的兩名緝手，和別人不同，一左一右各抓着一匹黑馬的韁繩，馬上緊緊的綑着一個年輕俊公子，好俊、好鮮明的錦衣，雖說已罩上一層黃黃的塵土，仍能看出的俊公子臉上的陰森冷笑。

俊公子什麼都好，只是那股陰狠神色和雙目中的邪光，叫人不敢親近，也不會喜歡他。

移時，領隊老者在沒有看出什麼扎眼事後，低聲地向身邊緝手道：「多面神，宋天雨，你照顧曹公子，萬一遇變，准你便宜行事。」

老者並沒回頭，身後卻傳來右側緝手的恭應聲，隨着，那宋天雨抽出鞘中長劍，老者一抿嘴，一揮手，微提馬韁，當先緩緩而行，馬踏堅土地，發出聲可聞的脆响。

里半長街，恰正走到了一半，目光所及，棗莊後門，倏忽出現一隊勁衣人物，接着，有人出隊，關合了後莊門。

老者心頭一凜，深悔一時大意，落入重圍，以多年江湖經驗所知，來路上的前莊門，必已被人關死，並有不少江湖高手阻斷退路。

果然，身後一位傳一位的傳到了消息：前莊門已封，有一隊約計二三十名的勁衣人物守護。

老者微微一點頭，表示知道，然後平靜的低聲對身後緝手道：「話傳下去，分象列九龍，將曹公子圍在當中，緩緩前行。」

話傳出，蹄聲動，本是一前一後分兩列的對馬，頓變陣式，成了個有角帶稜的大「八卦」。

老者恰在八卦之外，也許這也暗合什麼形象，另有玄妙的用意。

大八卦緩緩前移，和阻於後莊長街尾的那隊人物越來越近，而大八卦後面，守護前門阻住神緝隊退路的勁衣人物，步步相隨緊躡於後。

果然被老者料中，神緝隊已被包圍在正中。

當老者再度勒韁停蹄時，已與阻路人物相隔僅僅五丈，老者目光緩緩掃過對方每一個人的面前，揚聲喝道：「你們是那方人物，敢阻『不夜城』正義之師？」

對方隊中，一聲哈哈，一馬出隊而前，馬是花斑豹，人是乾、瘦、小、老，瘦乾的小老頭兒，催馬立於老者丈二前方，又是哈哈一聲道：「咱們最好少來這一套，你認得我『毒手神猿』，正和我認得你是『鐵掌奪魂』一樣清楚，何不痛快些，把話談到正題上。」

老者濃眉一挑，道：「不錯，

我潘大年是認得你『毒手神猿』申三絕，如果平日途中，潘某自是和你申兄打個招呼，今天却不行，潘某今天奉有諭令，辦的是武林公事。」

申三絕嘻嘻笑着道：「不瞞潘兄，申某可就眞爲着你所辦的公事而來。」

「申兄，潘某知道你申兄目下是『南樓』主人的貴客。」

「潘兄罵人可不夠技巧，申某還不能作『南樓』主人的貴客，目下僅僅是『南樓』十八豪中充數的一個。」

「誰人不知『南樓』十八豪，個個身負奇技，獨步天下，申兄充數之說，言不由衷。」

申三絕道：「不含糊，是申某看錯了潘兄，潘兄不止有兩隻鐵掌可以奪魂，還有一張能言善道的利口，不過潘兄今朝之事，却要潘兄高抬鐵掌，略閉利口，成全申某一次。」

「申兄，究爲何事而來，請講當面。」

「潘兄再要矯作，可不夠意思了，申某大半天跑了六百里路，迎上潘兄，是向潘兄道謝，也是向潘兄討情要人來的。」

「何人？何情？何謝之有也？」

「這人嘛，就在潘兄身後黑馬之上，這情，是請潘兄網開一面，就算申某不夠份兒，不夠重量，敝樓主的情託，應該沒有二話了吧？敝至於說謝，申某也是代表敝樓主人，不但向潘兄道謝，並請潘兄上覆貴城主，敝樓少主爲惡朋所累，連連闖禍，今蒙潘兄教訓，復蒙貴城主關懷，敝樓主愧感五內，特諭申某縛之南歸，處以家法，事後並親將往拜謝貴城主恩德。」

申三絕直接了當的說出來意，潘大年知道這一場血戰難免，既然血搏將興，不由暗中注意對方人物，身前對方，除申三絕外，似無一流高手，自忖己方，雖差申三絕些許，但手下十二緝手，却是聯手不畏天下至高强敵，再顧身後，潘大年的一顆心起了寒顫，身後敵方人物帶隊者，竟是「南樓」十八豪中老五「要命秀才」和老六「拚死郎中」，那一個也高過潘大年一籌，摶戰起來，結果已可料知，那是敗多勝少，有死無活。

儘管事實如此，潘大年也祇好戰到最後一個人，流盡最後一滴血這一條路，「不夜城」門下，從沒見過遇難苟免的鼠輩。

潘大年這時已用「不夜城」特殊手式，知會過十二緝手之後，然後笑着答覆申三絕道：「承蒙申兄和貴樓主人看得起潘某，潘某着實有些受寵若驚，憑申兄功力，再加上貴樓主人威名，潘某就該吃這敬酒，俯首聽命，但可惜，潘某不夠資格承諾此事的資格，好在，敝城已在不遠，申兄何不隨我前往，面當敝城主，再說一遍申兄剛才的話，潘某相信，此事必可迎刃而解。」

申三絕雙目中射出詭詐和猙獰的邪光，一聲冷嘿道：「長話短說，潘大年，你是拒絕申某了？」

「申三絕，自有『東城、南樓、西堡、北寨』以來，武林江湖殺風頓止，極惡之行更是罕見，五十年前，城、樓、堡、寨四前人，在西湖召宴天下羣雄，當衆焚香告天下，領率天下武林江湖弟兄，規定城、樓、堡、寨，每三年輪值一次，爲武林執法之尊，立有血誓，創有血符，手訂三十六大規，犯者殺不赦，三十六大規中，第二條即爲『淫姦殺人者，斷四肢，釘封示衆』，法規遵行至今，無人敢違，十年前今之城、樓、堡、寨主人，接掌大位，再次西湖告天，血符共守，輪值依舊，今歲恰爲敝城輪值最後一年，目前自京畿起，津沽、滄州、開封而至德州，姦殺淫兇之事多至十七次，少林、武當、終南、太極等名門派，傳呈詳報，指罵敝城失職無能，其實敝城業已派下神緝手四出偵查，終於在德州乘淫徒作案時將其擒獲，復經苦主指證屬實，潘某方緝而歸之，慢說元兇僅僅是貴樓少主，就算是貴樓主人，在眞贓人犯物證俱全下，也無人膽敢求情，無人膽敢攔劫，申三絕，潘某勸你莫爲貴樓主人惹禍，即刻告知貴樓主人，也許能有商量，言盡於此，還不讓路。」

一番話，義正辭嚴。無奈申三絕和「要命秀才」田耕，「拚死郎中」馬宏，這次護拱着南樓少主遨遊北地的主腦，十七次姦殺案件，泰半應該歸罪他等，就是南樓少主被擒，也因他們正在各自尋快樂而致遠離少主，等接獲警訊急急趕至。潘大年業已擒人而遠去數十里，所幸潘大年雖然一路回程疾馳，但因歸途有一定站頭，以便捷報回城，終於被申三絕等南樓高手，在棗莊佈陣阻住去路。

申三絕在南樓十八豪中，排行是老三，很自然的在這次侍伴南樓少主北遊方面，成了除南樓少主外的主持人，這一個「猴子精」不但懷具一身罕絕功力，人更刁猾多謀而陰險，出事之後率衆追截潘大年，已經沉思忖量過得失利害，深知只有强力奪回少主，連夜南返，並須斬盡人證滅口，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他根本就知道這件事無法善罷，有心以話擠話，使潘大年首先動手，然後合田耕、馬宏之力，殺盡潘大年等一行，將來等「不夜城」主查問到「南樓」時，大可以來個死不認賬。他既然存心如此，潘大年就算能口吐蓮花，字字金玉，他也不會理睬的。

申三絕成竹在胸，棗莊佳戶早經他和田耕、馬宏等人假借「不夜城」辦案名義，招呼家家閉戶，不慮消息外洩，莊門亦封，莊內包圍已成，莊外更留有「瞭哨」，快刀斬亂痲，他再不等待，於是，連連冷笑後，冷聲喝道：「潘大年，你話全說了沒有？」

「申三絕你還不讓路，須知潘某身奉『血符』諭令，管理這件武林醜行，你等阻路，無異與『血符』爲敵，也等於抗上違令，如同背叛『南樓』，那後果你該十分清楚。」

提到「血符」，申三絕當然清楚。「血符」是東城(不夜城)、南樓(武揚)、西堡(仁義)、北寨(龍騰)四家主共立共遵的至高信令，不過，今朝必須拋却這些顧忌，必須奪回少主，因此，申三絕有心避開「血符」的問題，沉聲說道：「潘大年，咱們直說一句，敝樓少主年紀雖輕，却是當代武林年輕一輩的無敵高手，更是聲勢赫赫的南樓少主，所謂姦殺淫案，只怕是你潘大年錯斷錯行，現在申某問你一句，你是吃盞敬酒放人，抑或非灰頭土臉甚至丟性命的飲下罰酒。」

潘大年沒有答話，奇怪的是他也並非不屑理會申三絕，看！潘大年在强敵環伺血戰即起的當兒，竟目光呆滯，木楞的坐在馬上，想起了心事。這是十分反常和令人不解的，反常到使申三絕這種成了精的猴子，寧願放棄「必得」的擊，因爲申三絕認定潘大年是故意做作，存心要別人上當，所以申三絕不但臉上掠過一絲冷笑，人也提起馬韁，打個盤旋退後了丈許。

其實，潘大年沒有矯作，眞的在想着一件事，這件事是申三絕無心說出的一句話引起。申三絕剛剛說過，「南樓」少主是當代武林年輕一輩的無敵高手，不錯，這是事實，潘大年身爲「東城」三十六緝手之首之一，自忖功力技藝在在相差「南樓」少主，按說「城主」諭令緝兇之時，雖然不知淫賊是誰，也該多差一流高手，誰知僅僅自己率領十二緝手上道，更沒料到事情萬般順手，「南樓」少主雖曾拒捕，戰沒十招便已然被擒，如今經申三絕無心提醒，仔細想來，有許多地方使人難解。譬如怎知淫賊當夜去處？「南樓」少主怎會不敵自己，申三絕等人當時在何地方？還有……

潘大年猛地心神一震，自沉思忖疑中醒來，他是被突然又想到了一件事情驚醒來的，沉思前，他雖然威稜不屈，但深知摶戰一起，後果不堪，如今他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滿面春風，從容無畏，目光掃及申三絕時，竟會發出使人望之不解，但十分凜驚的得意微笑。然後開始答覆申三絕的話，含笑道：「申三絕，潘某現在答你一句乾乾脆脆的話，潘某奉諭擒兇，是在淫徒作案之時，人物俱證，潘某認法不認人，你若是膽敢伸手，就是淫賊一黨，『血符』之前，將使你在武林江湖之上，無立錐之地，無逃之所，潘某言盡於此，只要你敢，申三絕，你出手就是了。」

話鋒一頓，不待申三絕答話，接着沉聲大喝道：「南樓曹大俠門下的好兄弟們聽着，就此罷手，不違『血符』規禁，雙方仍是東西南北血盟兄弟，凡出手者，潘某以『血符』執法人立場施令，格殺勿論。」

宋天雨早已看出南樓門下蠢蠢欲動，潘大年話罷，他長劍已架在南樓少主曹無極的頸上，斷聲喝道：「敬請讓路。」

宋天雨這一手，表面上是最厲害的一招，其實他辦錯了，申三絕是何等人物，立即陰笑一聲道：「潘大年，看你這個手下，竟想在尙無口供自白的時候，斬殺敝少主，由此可知貴城之企圖，是在借機殘殺異己之心。」

聲調一頓即起，大喝道：「凡我南樓兄弟，今朝寧死在此地，也斷不容少主受辱，殺！殺盡東城狐鼠。」

一聲「殺」字，申三絕首先飛撲向潘大年，田耕和馬宏也不慢，率隊衝向十二緝手！

潘大年一聲怒喝，雙足離鐙拔身迎上申三絕。

一個叫「毒手神猿」，一個叫「鐵掌奪魂」，全不是以兵刃稱雄的人物，半空相遇，毒手倏出四九三十六掌，三十六掌如同一式，捷逾閃電，十八掌是內功勁勢硬打，另十八式却是神鬼莫測的掌中奪指，有點有拿有插有抓，一片掌指幻影，挾無比强勁的內力罩向潘大年。

潘大年更不含糊，鐵掌迎托，不多不少，十八式「佛印魔掌」，十八招「如來指功」掌迎掌，指對指，掌影指風合而爲一。兩聲悶哼，兩條人影翻落，南立而面北的潘大年，肩頭腥血串珠激流，右腿衣袂破裂，又徐徐露出掌大的一塊已成紫黑色的肌肉，腫高寸許，受傷不輕。

北立面南的申三絕左腕已斷折，右耳半失，鮮血流肩而下，胸間喘息起伏不已，似是傷得要比潘大年重些。

二人相距丈七，虎視眈眈，突地各發一聲怒叱，再次撲上，這次已分不清那是那個，快對快，狠打狠，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田耕、馬宏，祇當率衆猛闖立

威，足可把十二緝手隊形衝散，那知當馬蹄奔動，疾衝而到時，十二緝手突然同時自馬上飛身拔起，胯下坐騎久經訓練，長嘶聲之下，俱皆奔馳左前方五丈，停蹄相聚，絕不再動，十二緝手除宋天雨和另一名周志的夥伴，各自握住「南樓」少主一隻手臂，拔身起半空沒作傷敵打算外，其餘十名緝手人離馬鞍，劍離劍鞘，坐騎已去，馬宏恰正率衆飛騎衝到，祇見十緝手同時吐氣開聲，劍下人上翻飛射落，光華閃處，慘號相繼，一片悲吼聲停，十二緝手穩立地面，那是剛才坐騎之處，馬宏背上多了劍口，田耕髮頂斬平幾乎斷首，手下五去其臂，五去其頭，死傷滿地，傷者慘叫昏倒，毫無掙扎之力。

田、馬一時大意，過份輕視了「不夜城」中的「神緝騎隊」，偶一接觸就弄了個灰頭土臉。

田耕惱羞成怒，呸了一聲，罵道：「他媽的這算那塊？大樹還能叫小風吹倒，我說馬老六，宰人！」

「要命秀才」眞要命，右手一挺，掌中多了柄「鋼骨陰風扇」，話聲未住，已展開「要命九九斬刺」撲向十二緝手，「拚死郎中」一聲哈哈，「虎撐」震響繼之攻上，他倆不是普通人物，「南樓」十八豪中頂尖高手，論功力技藝，四名緝手正戰其中之一，久戰也非敗不可，如今再加上田、馬所率無傷沒死的十數名手下猛攻混戰，看來十二緝手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

詎料事實正好相反，馬宏、田耕撲上時候，宋天雨和周志倏忽舉起「南樓」少主飛退三丈，其餘七名緝手，如升空爆散的火花，向外移身游去丈二，恰將田耕、馬宏及「南樓」門下置於正中，田耕厲喝「不好，速闖！」十緝手暴然反攻，圓圈頓時縮小了許多，田耕等近二十名好手，擠作一堆，竟施展不開手脚，而十緝手劍氣凝橫，刹那間，田耕手下又死了五人，妙的是死去五人似乎應該有些空間才對，那知道圓圈隨即再度縮小，更使馬宏和田耕難展手脚。

馬宏見不是路，回頭向田耕大吼道：「臭秀才，這他媽的可眞叫『鬼打牆』，拚命都找不到寃家，我看非改改路數不可了。」

田耕叫道：「他媽的，你窮叫個卯，你上天，我滾地，出去再說！」

話聲動，馬宏一聲暴喝拔身丈二，虎撐舞起一輪勁風，雖有三名緝手也飛身攔截，皆被馬宏重力震落，馬宏空中鷹翻，橫越二丈五，逃出包圍。

田耕鐵扇當作點穴鐝用，以「十八流星轉」功，如一隻肉球，硬生生撞開人牆逃了出去。

他倆逃出緝手玄妙劍陣之後，目光所及傻在當場，只見申三絕胸前開了膛，五臟墮出橫屍地上，潘大年也不好過，一條左臂斷在場中，一身是血，就仆倒在申三絕屍旁尺外。

他倆剛脫出包圍，根本沒有看到潘大年和申三絕一死一傷的血搏經過，但是申老三既然已死，他倆鬥志頓失，心裡打着一千一萬個早走爲上的主意，祇可惜另有所懼不敢即逃，微微猶豫間，周志已抓起潘大年退向一旁，緝手劍陣只這刹那間全部解決了圈內敵手，再次移向田耕、馬宏！

申三絕雖死，他那二十幾名手下却毫髮無傷，田耕瞥目看出危機，一拉馬騰身到了尚無傷損的手下面前，揮手處，他們很快分散開來，成一弧形，嚴陣以待緝手近前。

適時潘大年已在周志和宋天雨急救中醒來，掙扎着看清局勢，立即低沉的對宋天雨道：「天雨代我傳諭，緝手速回設陣而待，不久咱們的『接風隊』就到了。」

宋天雨立即傳諭，十緝手快捷無倫的撤回，那知就在這個時候，一聲陰森森的怪笑傳出，十緝手和潘大年、宋天雨、周志及「南樓」少主的正中間，平添了一個戴着「牛頭」鬼臉的灰衣人。

灰衣人出現，馬宏和田耕才待開口，灰衣人擺手阻攔，冷冷地當先說道：「你不必說什麼，老夫全看到了。很可惜！」

灰衣人的話很令人費解，不知他這「可惜」二字是指什麼說的。

灰衣人在話聲一停之後，目光罩定了遇敵停步的被阻於前的十緝手，露齒森森的又一聲怪笑，霍地轉身，威稜無比的對半躺在周志臂間的潘大年道：「老夫要帶走曹無極，你怎麼說？」

潘大年正和田耕、馬宏對面，灰衣人突降，田、馬二人臉上的神色，和灰衣人阻止田耕開口，田、馬二人恭順的態度，潘大年全看得清楚，一顆心已揪作了一堆，雖不識這灰衣牛頭鬼臉人是誰，但由田、馬二人神色看來，知道灰衣人必具身份，功力高過田、馬二人多多的人物，怕只怕十緝手的劍陣已不可恃，當眞如此，自己和所率兄弟，將無一能生出棗莊了。

灰衣人等待潘大年的答覆，潘大年却思忖着方略，灰衣人十分不耐的道：「老夫再說一遍，要帶走曹無極，能點頭答應，那是你們十三個人的福份，搖搖頭，很簡單，老夫先從所謂『東城』神緝手，殺一個乾淨，究竟如何，答一句話來。」

潘大年緊咬着牙，忍着奇痛，甩開周志扶着他的手臂，沉聲道：「你摘落面具，報名說話。」

灰衣人突然長嘆了一聲道：「你犯了老夫的禁忌，話已不用多說了。」「了」字出口，竟倏然對十緝手道：「太可惜了，老夫說過，如果動上了手，要先從你們殺起，休怪老夫，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說着，大踏步逼向最近的兩名緝手，邊走邊道：「老夫殺人之前，照例要一現眞面目，所以……」

「且慢！」潘大年突然揚聲道：「潘某答應你了，你帶人走吧！」

十緝手楞了，宋天雨和周志更是莫名其妙，就是田耕和馬宏也覺得事情變化得反常，剛才潘大年不惜血戰至死，也不答應放人，現在竟會慨然應承下來，任憑灰衣人帶走了曹無極，豈非蹊蹺可疑？

灰衣人右手已觸及所戴的牛頭面具，聞言垂首轉身，道：「眞可惜，老夫可以不殺你這十二緝手，但你已犯我禁忌，是非死不可，怎麼辦？」

灰衣人口中的「可惜」，看來是句說慣了的「口頭禪」，並沒有其他的意思。

潘大年這時微微一笑道：「潘某沒什麼話好說，反正這身傷已是十分沉重，和死也差不多了，不過你說過不殺我這些兄弟，可要守信的。」

「老夫出言，重於泰山。」

「那很好，潘某這就傳令。」

潘大年話鋒一頓又起，對包括宋天雨、周志在內的十二緝手道：「放下曹無極，你等立刻乘騎離莊回城，這是命令，不准多言多問，違令者以故犯『血符』論死。」

宋天雨剛要開口，潘大年雙目怒睜道：「你有幾個腦袋，還不快率隊就走！」

宋天雨不敢再有表示，輕輕放下曹無極於地上，示意周志向潘大年默然施禮，率領十二緝手飛身上馬。

潘大年目注灰衣人，道：「閣下該叫田耕等人打開後莊門了。」

灰衣人嗯了一聲，向田耕揮了手，田耕心裡是一千一萬個不願意，但不敢說出，祇好喝令手下開了後莊門，宋天雨似乎還想和潘大年說幾句話，潘大年却怒目揮手道：「走，立刻走。」

宋天雨雙目含着淚水，頭一扭，任由淚水自落，猛拉繩韁，率領全隊緝手飛馳出莊而去。

馬宏提心吊膽，諂笑着走近灰衣人道：「此地相距古城僅二十里，古城相距『不夜東城』三里，二十三里路程，快馬加鞭頓飯時間可到，你老聖明，『東城』高手頓飯時刻內，即能到此，在下請教是否應該馬上辦完一切，迅速撤退？」

灰衣人冷冷道：「召令你們的人近前來，全來，老夫另有安排。」

申三絕、田耕、馬宏等，這次率領「南樓」門下共五十六人，如今死剩了十七名，還包括田耕、馬宏二人在內，現俱皆移步而前到達灰衣人的左側，相距丈遠停步。

灰衣人目光罩定田耕和馬宏，道：「德州城南關，你們好像忘記了彼此的約定，出事當夜竟無一人伴隨着曹無極！」

田耕沒說話，目光不定，時時瞥望着潘大年，灰衣人嘿嘿兩聲道：「放心，姓潘的死定了局，叫他作個明白鬼再死，有什麼不好。」

田耕連聲應是，接道：「好好好，出事當夜是這樣的，申老三接獲可靠消息，『東城』神緝手還要再隔兩天才能到達，正巧手下偵得城外莊上到了幾名美女，是申老三作主，再加上曹無極堅要當夜去李員外府，和那小嬌娘溫存溫存，所以……」

灰衣人冷冷一哼接口道：「所以老夫不能再留你們。」

田耕、馬宏二人聽出話鋒不對，尚未來得及應變，劍華突自天降，他們各有一身功力，仍如手下十五名無辜同樣一劍斷首慘死當場。

灰衣人奇異譎詭狠毒的劍法，使潘大年心凜不已，灰衣人在擧手揮劍連殺了十七人後，竟搖頭長長的嘆息道：「眞可惜，爲了整件大事，不得不下這辣手，唉！所以說古之帝王誅謀臣於故國破後，是無可奈何的事，也是自己不願而十分痛心的事。」

話鋒一頓，霍地轉對潘大年道：「奇怪，你怎麼還不走？」

按該灰衣人的這句話，潘大年應該十分驚異才對，那知道事却不然，潘大年絲毫不覺灰衣人的話有任何奇怪處，更不想這樣平安而去，冷冷一笑道：「潘某爲什麼要走？」

灰衣人道：「走能活命，留下必死，難道這種淺顯的道理你都不懂。」

潘大年不知何故，避不作答，反而一指身旁仆臥地上的曹無極道：「你怎麼發落他？」

灰衣人嘿嘿怪笑連聲道：「何不猜猜看，保證你作夢也猜不到的。」

「祇怕未必。」

「喔！潘大年，你好像滿有把握嘛？那何不試猜一下？」

「簡單，你要殺了他，屍首留在此處，你却藏身靜待連台好戲上演。」

灰衣人因有那牛頭面具，所以喜怒難以看到，不過當潘大年把話說完之後，灰衣人全身猛地一震，雖然只是一震，潘大年似乎更有了把握，冷哼一聲接着又道：「我固然不知道你的目的何在，不過這件事情已經給了我的啓示，你和敝城及南樓，都有深仇可對？」

灰衣人這時已經壓制下內心的駭凜，冷冷地說道：「潘大年，你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嗎？」

潘大年突然哈哈大笑道：「你還有讓我說話的時間嗎？」

灰衣人似極自然的嘆口氣道：「時間是不多了，以老夫本意，眞的不希望殺你，你不比田耕和馬宏他們，他們早就該死，可是如今勢逼於此，唉，潘大年，你……唉，你若然能夠騎馬，走吧，老夫還是放你走。」

潘大年正色搖頭，道：「我相信你是不會叫我看清你面目的了，所以我也不再妄想，我不走，並且勸你還是趕快動手好！」

灰衣人突然暴跳起來，怒喝道：「放着一條生路你不走，偏偏願意死，說，爲什麼？」

潘大年再次哈哈大笑道：「敵對較搏，你早該殺我，如今却非放我不可，說，你又爲了什麼？」

「爲了老夫與你無仇無怨。」

「不，你根本是不會放我走的。」

「笑話，你儘管走，看老夫攔不攔你？」

「這一點，潘某相信，你是不會攔阻的。」

「是啦，難道這還不能證明？」

「能，是能證明你不希望我死在棗莊，再說得明白點，你不希望任何一名份屬『東城』門下的屍體，留在棗莊，這和你的陰謀不合。」

「住口，潘大年，你知道得太多了。殺！」

「殺」字一出口，灰衣人一步跨到了潘大年面前，左掌倏出，並沒見他取劍或使用什麼兵刃，但寒光暴射，斜肩帶臂已削到了潘大年頸下，好快！

潘大年雖身已受傷，但技藝功力仍在，怎肯束手待斃，飛縱時因傷重力不從心，遂順勢往左側猛地一滾，險險乎斷臂殘身，寒光削空。

灰衣人一聲冷哼，輕蔑的邁前兩步，橫掌再次削下。

潘大年一滾之下，雖說躲過殺身之厄，却已牽動左臂斷處的傷勢，痛得猛咬着牙，忍下呻吟，人已有些昏沉，灰衣人再次倏忽出的殺手，勢難避過，猛一轉頭，使自已稍稍清醒，面向木立一旁的曹無極道：「你小子看看清楚，想想仔細。」

這話使灰衣人掌已削到的掌力，倏忽停於潘大年三寸地方，掌力一停，灰衣人沉聲道：「潘大年，你剛才的話是什麼意思？」

潘大年雙目一閉，竟不作答，灰衣人目射煞光，停下的手才待向前，潘大年適時開口道：「曹無極，你身爲南樓少主，不會不認識『掌中刀』這門邪功，記住，東城潘某和你南樓十八豪中的三個人，全是因你而死。」

話沒說完，灰衣人驀然壓削下去，潘大年胸前受掌，頓時裂腹穿胸，鮮血狂噴，人被震出數尺，他一口眞氣沒散，道：「你上當了，回頭看。」

灰衣人用不着回頭看，已經知道身後被高手欺近。

他本身是高手中的高手，對方欺近最遠不過四尺，而自己仍沒覺得，雖說可能正好自己下手殺潘大年，心難二用，但這也很夠使他駭驚不安的了。

他沒有回身，也沒動，目光掃過潘大年瀕死掙扎的神情，頭一搖道：「是眞的很可惜，他是條漢子。」

身後的人沒答話，連半絲聲響都沒有，他已提聚功力以「天視」之能暗查身後人的呼吸，怪！除非身後是個死人，因爲沒有一點喘息聲音。

越是這樣，他越不敢動，耗了只有頓飯的時間，直到眼角映現出兩名「東城」緝騎的影子，身後人仍沒有動靜。

兩名「東城」緝騎，就當他的面前，架扶起「南樓」少主曹無極，又自他面前移向左側，最後消失於他身後，他還是沒有阻攔，甚至出聲，祇因爲身後四尺的那個人沒動。

計算時刻，耗過了半個時辰，他再也沉不住氣，道：「朋友可願稍退幾尺？」

身後仍無人答話，但是清楚的移動脚步聲却聽得分明。

他計算出目下雙方距離已在丈外，以本身功力來說，是可以應付任何突然降臨的襲擊了，才倏忽轉過身來。

面前早已失去了「南樓」少主曹無極影子，也不見有任何一個高手立於當面，只有一支晒衣木叉，在沙地上拖了八尺的一道痕跡。

他極目棗莊後門直通官道，太遠了，已有里許路以上，正有一隊快馬，拖着一條長長的灰龍遠去！

他幾乎把兩行牙齒咬碎，這個當上得不小，這個人去得更遠，看吧，自己可怎麼向老二解釋。

是誰有這大膽量，這樣高明的手法，生出這般巧妙的計策來？

誰？

他倏忽旋身到了潘大年身前，左手揪起潘大年，右手掌心已貼在潘大年的後心上，不惜耗些眞力，也要問個明白。

潘大年在經過他無比深厚的眞力渡氣下，從「鬼門關」上倒爬回來，無力的睜開雙眼，灰衣人鬆開了右掌。

灰衣人聲調威厲的問道：「告訴我，是什麼人在我背後弄鬼？」

潘大年張張口，欲言無力也無聲。

灰衣人猛一頓足，自身邊取出個「烏木」小盒，拇指頂開盒蓋，一陣奇香撲鼻，裡面還有兩粒金色藥丸，他沉思了刹那，終於取出一丸塞入潘大年口中，放好小盒，重以右掌爲潘大年透渡眞力。

盞茶之後，潘大年臉上泛起紅雲，雙目中有了光彩，灰衣人方始又鬆開了右手，用衣袖拭去了額上汗珠道：「現在講，誰？誰在老夫背後施這手法？」

潘大年似乎用盡了氣力，才聲如同蚊蚋地道：「不……不認識，金……衣、金冠……金面具……金……」

潘大年頭一仰，雙眼一翻，已人事不知。

其實這不怨潘大年，是灰衣人在聽到金衣、金冠、金面具之後，猛地一甩右手，把潘大年扔出數尺，他自己快如電掣疾射而去。

凜人心膽的怪事，潘大年在灰衣人走後竟平飛而起，自街心竄高進入一窗內。

窗內正有一人，收轉「金鈎」銀綫，原來潘大年是被人以金鈎勾吊上去。

窗內這個人高不足五尺，更瘦得可憐，但長着一顆大頭，說玄一點，眞比普通人的頭大一倍。

大頭很快就把潘大年扶起來，自言自語的一面收起金鈎，一面說道：「得快換個地方，那老小子上當只是一時，準保馬上就回來，咱們……哎呀不好，老小子來得比我想像中更快，沒法子，沿用諸葛先生的妙計，來次『虛虛實實』、『險中弄險』吧！」

話聲停，人好快，鑽進床板下面躲藏起來了。

果如其言，窗戶被人自外震碎，灰衣人在碎木殘紙中由空而下，已立於房中。

他雙目如電，掃過四外，跺足恨聲道：「好個潘大年，裝死騙了老夫一粒『再生丸』，還受老夫眞力透傳，老夫不信你能跑得掉。」

再頓足，人已沒了影子。

妙，床底下躲藏的大頭和重傷昏死的潘大年，竟沒有出來。

窗前光影一暗，灰衣人竟又立於房中，這次他在目光一掃下，搖頭了，接着長嘆一聲自語道：「難道當眞是『一朝給蛇咬，十年怕井蠅。『金星君』已死去，怎地一聽金衣金冠金面具，即頓足而逃，這……這又怎麼向老二說？」

他口口聲聲中的「老二」，不知是何人，不過他老提及這位老二，可見這位老二的份量不輕。

他又嘆息了一聲，一頓雙脚，又沒了影。

床下的大頭還沒有動，潘大年無巧不巧的偏偏就在這個時候醒轉過來。

潘大年所受的外傷，是齊肘斷去一左臂，老實說已是足足可以致死的嚴重外傷了。

他的內傷，重過外傷幾倍，其一是腹部裂破，內臟震傷，其二是血流過多，無可補救，其三，眞力消耗殆盡，就是大羅神仙也難回春，但因灰衣人透傳過部份眞氣，使他得能延長生命，又賜他一丸「再生」神丹，平空補充了所失的鮮血，所以仍然活着。

如今若有好手郎中，能爲之消毒醫傷，再經久久休養，他不但死不了，更可活得硬朗。

大頭，正是當代獨一無二的奇才，也正是位醫傷國手，現在只等機會，醫療的機會。

潘大年醒來，正是最好的象徵，也正是應該立刻醫療的時間，大頭却沒有這樣做，反而一連點封了潘大年九處穴道，使潘大年再次昏迷。

他剛剛點完九個大穴，灰衣人已第三次站到房中，這次灰衣人沒有開口，沒移動，甚至閉上呼吸。

這次灰衣人逗留的時間特別久，只是木然不動有三盞茶轉涼的工夫，終於搖頭嘆氣，飛身而出，疾射不停離開了棗莊。

大頭似乎獨具超人某種的感應，這次灰衣人身形剛剛穿窗而去，他已從床底下一頭鑽了出來，微仰上身，蛇行窗下，正好看到灰衣人快過「行空天馬」般的影子射出棗莊。

他毫不猶豫，從床底拖出了潘大年，平放在床上，快步跑向樓下後進。

不一會，他已捧了一盆熱水，水中煮着雪白的布，和兩支能嚇得人哆嗦的怪狀彎針。

好個怪大頭，解下勁衣，翻轉來，裡兒向外，赫！竟是全副特殊用途必不可少的利器。

摘落鏢囊，倒着傾出內中物，乖乖，是十全十用的各種散、丸、粉劑。

最妙的是，他以小巧而扁的道地「玉屏」細竹挖空作管，置藥其中，外加只怕除他之外別人難識「貼記」，難怪連「東城」主人都稱他「

獨先生」而不名。

「獨先生」，大頭朋友，正用熟練迅速的手法，洗淨腹間傷口，傾藥於腹，動手縫合。

你信不信，完全用的是「皮匠」手法，雙插綫、迴還針，縫好之後，像鞋子，保不開綻。

接着，他開始修理潘大年那條左斷臂，這更快了，你三搖頭，兩讚嘆的工夫，他已大功告成了。

最後，他托起正好潘大年壓躺的那一塊床板，自空中飛身而下，在一條側巷頭，他早備好了馬，躍身馬上，依然平托着躺着潘大年的床板，疾馳而去。

他走約一個時辰，一隊人馬才像是飛也似的闖進了「棗莊」。

人數是二十整，當先一人，五旬以上，好威嚴的一張紫臉，停馬街心，才回頭，不旁顧，揮手沉聲道：「給我問個明白，記住，不許嚇了人，去一個能辦事的，其餘的人給我乖乖坐在馬上。」

一人飛身離鞍，走進一家藥莊，移時而出，直到大隊人馬爲首者的面前，躬身低首道：「跟樓主回話，是……」他的聲音越壓越低，低到僅僅他和爲首人能夠聽到，話不少，半天方才說完。

爲首老者把話聽完，微微一點頭，突地揚聲道：「一日千里聽令！」

「令」字一出口，已有一人立於他的面前，眞夠快，不愧「一日千里」之譽。

爲首者聲調稍稍低落，但一個字一個字清楚得很，道：「持我拜帖，直投東城。」

「一日千里」應聲而去，一閃不見。

* * *

「不夜城」傍依「小清河」頭，背靠古城，四郊恰爲樹林，桃林盛產大如銀杏的「小蜜桃」，它不像「肥城」桃子那麼多水，那麼膩，而是清、香、脆、甜。

「不夜城」相距以「銀瓜」名揚天下的「姚溝」也不遠。

所謂「銀瓜」，也是「香瓜」，其色銀白，甘甜勝蜜，香無可比，今人曾有一句「山東土包子」而嘲笑魯籍人士，誰知「銀瓜」熟時香千里，鄉人反譏城裡人。

* * *

是掌燈時候，「不夜城」成了名副其實的「不夜城」，數不盡的晶燈，也數不盡的燈籠，正中城門四開，丈八寬十丈長的巨索吊橋放落，城中人來人往如同織機穿梭，好熱鬧，招呼聲、嘻笑聲，遠傳於城外。

城門口的八名守城漢子，既沒穿勁衣，更不携兵刃，一色銀白長衫，望之文質彬彬，不像武夫。

城門上方，一排兒高挑着八盞斗大明燈，另外十六盞「氣死風燈」，照向城外，於是城裡外亮成一片。

城門外的寬長吊橋，站着四個人，三老一少，都是長衫，三老中，一高兩矮，那個年輕人身量很高，比高些老者還高出二寸。

高身量的老者，古銅色長衫，貌如宿儒，目光遠眺於野。

兩位矮老頭，更好認，一黑一白，五十多歲，是藍色長衫。

年輕的，也是一身銀白，其所不同於守護城門的八名銀衣人的，是雙袖口間，多了一道紫紅寸寬的邊兒。

年輕人臉上帶着焦愁，緊咬着兩排牙齒，目光貫注極遠的遠處。

黑、白二矮老中，白臉的十分沉靜，只是微皺雙眉，黑臉的就不同了，濃眉鎖成一字，滿臉愁霜。

老少四人似乎站於吊橋上很久了，到現在誰也沒移動。

起更啦，傳來梆子聲，隨着梆子聲，突然間「不夜城」似乎又比剛才亮了許多。

不錯的，城內外一共又多點着了一千支晶燈，只是這種變化外人難知，份屬「不夜城」的人，不論身份，職責，當全城明燈突覺較前亮些的時候，無一不知道這是起更的「燈號」。

剛起更，遠遠的已傳來了一匹快馬奔馳漸近的蹄聲，至於吊橋上的老少四位，不由的都睜大了眼。

蹄聲傳來時還有二里，刹那間人馬影兒，已出現眼前，黑矮老頭兒目光四射，聲調急促地說道：「是獨先生，他手裡托着一個人，十有八九是……」

他話還沒有說完，年輕人又一聲驚呼道：「那是我爹！」

話聲未止，人已如疾箭般迎上前去。

獨先生人馬已近至吊橋，他看到了年輕人急迎的身形，立即揚聲喝道：「潘義讓路，招呼『靜修閣』火速準備醫護百物。」

潘義，「鐵掌追魂」潘大年的長子，也是「不夜城」主的第三門徒，聞言身形於空中一旋而回，其疾無倫的穿過城門狂奔而去。

獨先生此時已人馬到了橋上，別看他手裡托着潘大年，目光如電早已看清站於橋上的三人，他馬不停蹄沉聲喊道：「趙老大，快些準備，『南樓』曹老兒就到了。」

白矮小老頭兒一聲驚哦！身影閃處人已投進城中。

獨先生人馬已到達城門，再次揚聲道：「李老費了心，調導『奇幻隊』，應付那個心懷叵測的厲害人物！」

李老，那位高身量穿古銅色長

衫的老者，聞言長眉一挑，沒看他如何作勢，人已站到了獨先生馬屁股上，道：「先生請說詳細些。」

獨先生頭都沒回，道：「咱們『天地廳』裡會，最好李老能把城主以次管事的好手，全招呼到廳，大家來拿主意。」

李老應一聲好，馬上頓足疾射而去，獨先生策馬直奔「靜修閣」。

約隔獨先生回城盞茶時刻，「不夜城」中，突然又加倍的明亮了起來，城中間那九丈正方的高圍牆內，牆頭昇起高插雲端的斗桿，桿上吊起兩盞斗大紅燈。「不夜城」更增加了華麗。

就在紅燈升起時，煞是怪事，「不夜城」中頓即鴉雀無聲，街巷行人無不加快脚步各回居所，於是「不夜城」光明依然，却無人影，不論明處，暗地，眞的是已經看不到一個人，但是這並非是說你看不到的地方就沒有人。

「不夜城」的「天地廳」內，自「不夜城」主起，到份屬金、玉、銅三牌神緝手領隊止，八十七位武林一流高手，正坐分「燕尾」，香茗一盞，等候着馬上要來的獨先生。

獨先生來了，東城主人首先含笑起座，餘衆更自離座相迎，獨先生進廳就抱拳，連連作揖，聲聲不敢，落座後，獨先生首先報告出目睹經過，言語之中，對那灰衣幪面人的功力，由衷的感覺到凜懼和驚駭。

他說明經過後，目光很自然的向羣雄一掃，突然咦了一聲，說道：「怪了，趙老二呢？」

趙老二，正是那位黑矮小老頭兒，他根本就沒有移動，至今仍然站在於東城外吊橋上面。

獨先生問到了他，趙老大接了口道：「老二今夜總輪値，在城門口。」

獨先生急忙道：「趙老大快些把老二請回來，南樓曹老兒就到，他和曹老兒當年有段事還沒有完了，這次……」

話沒說完，座上一中年文士打扮的人已離座而起，面對東城城主道：「屬下去換回趙二俠可好。」

城主微頷首，文士移步已到廳外，好快，刹那後，黑矮小老兒趙二俠，冷着一張臉到來，一言不發，只是向城主施過禮後，悶坐座上。

眞叫巧，趙二俠剛剛坐好，已有人持帖報進，道：「南樓曹樓主率衆來拜。」

「列隊，亮燈，迎！」

城主傳下諭令，但眞正前往迎接的人並不多，有李老和另外三名老者，城主在前，很快的到了城門口。

虛套客氣話說過後，迎客城中，直進「天地廳」。

重新設座，南樓樓主曹天啓，和東城城主宋介夫，互對席上，這在地主的東城來說，是很看得起曹天啓了。

曹天啓十分坦誠，喝過一口香茗後，席上抱拳對宋介夫道：「宋大哥，小弟那個不成材的孽子，是否業已正刑服法了？」

宋介夫肅穆的把頭一搖，道：「沒有，說老實話，曹兄今夜若是不來，明晨小弟就要派人相伴世兄前往南樓了。」

曹天啓雙眉一揚道：「宋兄，並非天啓不明是非，不懂好歹，只因按了規律，犬子已該服刑就死，怎地……」

「曹兄不問，小弟也將說明內情，十數姦殺命案，誠然皆世兄所爲，但彼時世兄已難自主，所以小弟必須等待曹兄降駕，另謀善後之策。」

曹天啓神色一變，道：「宋兄之言驚人，願聽其詳。」

宋介夫目光一掃獨先生，道：「此事始末，小弟道義之交好友『獨先生』知之最詳，可以向曹兄說個明白。」

獨先生時已站起，曹天啓目光盯住獨先生身上，拱手爲禮道：「天啓曾聽人言，先生爲今之奇士，盼不棄開誠指示。」

獨先生不作虛套，還禮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恕在下長話短說，不久前，在下接獲消息，曹世兄心慕京華風光，北地山水，有意率衆一遊，彼時，消息中透露，此爲有人慫恿世兄，而此人，似與『東城』、『南樓』皆有深仇，當時因不便阻止世兄北遊雅興，遂早作防護，在偵得貴樓十八豪中申、田、馬三位早爲敵所用時，始知大禍已發，正欲加派高手，世兄已中敵謀，服下奇毒春藥，致血案横生……」

「且慢，在下心有所疑，不知可否動問？」

曹天啓先掃過開口說話的部下一眼，然後笑對獨先生道：「他是敝樓總管，也是老朽堂弟，人稱『大小由之』曹恒。」

獨先生笑對曹恒道：「久仰大名，曹兄何疑，儘管請問當面。」

「獨先生恕過，曹恒所疑者，乃申、田、馬三位，就算已懷異志，先生若非彼謀，似乎不應悉其一切。」

「不然，事乃本城高手暗偵而得，並曾盜得彼等施於貴少樓主之春藥一粒。」

曹天啓接口道：「此藥可在？」

接說的竟是東城主人宋介夫，道：「在小弟身上。」

宋介夫祇說這五個字，沒有再

表示有取出來一看，或乾脆把它交給曹天啓的意思，因之曹天啓皺皺眉頭，不得不明索道：「宋兄可否將藥取來小弟一看？」

「當然可以，只是要請曹兄忍耐片刻，因爲現在還不是時候。」

「不是時候？」說楞了曹天啓，不過他身爲南樓主人，深知身份，不便接口的，自然祇好强自忍耐着。

此時那南樓總管曹恒，再次問及獨先生道：「曹恒得知獨先生言出如律，令之季布，只是曹恒職責所關，遇疑不敢不問，如果有不週的地方，希望先生擔待一二。」

「總管客氣，請直問，老朽直答。」

「如此則曹恒先謝，請教先生，事發之時，既然貴城高手已在暗中窺探動靜，怎不加以阻止？」

「問得好，彼時無據，況貴樓高手，進藥而爲貴少樓主私用，身爲東城緝隊者，似乎不便多事。」

「也對，曹恒再請教，貴城所獲申、田、馬三位？起意背叛敝上，這消息來自何處？」

「消息來源萬無一失，老朽敢以本身一切及敝城清譽作證，可靠至極，因目下尚未到達揭露之時，老朽不能應命直言，請恕過。」

「這也可能，曹恒還要請教，是那位高手於德州城外擒得敝少主的？」

「本城玉牌神緝隊領隊，人稱『鐵掌追魂』潘大年。」

「這怕不實在吧？」

「曹總管，這是實在的話。」

「先生有所不知，敝少主那身功力，雖申、田、馬三人聯手，亦難爲敵，潘大俠功力似與申、田、馬等伯仲間，又豈能擒下敝少主人？」

「總管不知內情，動手時，貴少主人業因連日爲藥物所迷，功力失去十之六七，所以未盡全能，已被擒獲。」

「獨先生，敝少主有申、田、馬等高手在側，那一戰必然十分……」

「不，彼時申、田、馬三人正各尋所歡，當發覺貴少主被擒時，始疾追不捨，於棗莊，攔住了潘老弟。」

「不敢欺瞞先生，曹恒正是隨同樓主自棗莊來，只見滿地屍體，皆敝樓精壯，申、田、馬亦斷魂於此，却不見貴城一名死者，何也？」

「申三絕與潘大年互搏而亡，潘老弟裂腹、斷臂，爲老朽救回，至於貴樓餘衆好手，皆被主使彼等背叛貴樓的灰衣幪面人所誅。」

「獨先生，不是曹恒膽敢狂妄，先生這幾句話，似乎很難令人相信，請想那人既以說動田、馬等人背叛敝樓，他們自己已成同道，同道相殘而又正當面對貴城高手之時，這似乎不大可能吧！」

「按說是不可能的，但事實上不止可能，並已如此，原因簡單，那人乃怕僅僅死一貴樓少主，在人物證全之下，貴樓主若放棄成見不與敝城爲敵，如此豈非所謀成空，所以殺盡貴樓人，這樣當貴樓接應到達現場，祇見親友死難，不見敝樓殘屍，況少主亦死，此時假如有人挑撥三言兩語，南樓東城頓成世仇，仇自然難免血搏，血搏結果，勝者慘勝，敗者滅亡，那時正中陰謀者心願，此爲一石二鳥，借刀殺人之計。」

「且慢且慢！獨先生，敝樓少主並沒喪命棗莊，先生推斷種種，豈非……」

「正因老朽洞悉其奸，沒中其計，暗以傳音指示潘老弟，又以奇兵極險中救出貴少主人，方始令灰衣人前功盡棄而含恨逃退。」

「這樣說來，敝少主應該是已經明白中人毒計的了？」

獨先生道：「正如總管所言，他那時是明白了。」

曹恒還要開口，曹天啓揮手道：「夠了，一切聽小畜牲的供訴，自知眞假。」

宋介夫雙目微微一聳道：「曹兄，在下有個不情之求，要曹兄作主。」

「這怎敢當，宋兄指示就是。」

宋介夫道：「法不傳六耳，曹兄可還信得過小弟，隨小弟往密室一談？」

曹恒神色忽地一變，接口道：「主人身繫南樓存亡，祈多考慮。」

「哼！」曹天啓沉哼道：「宋城主在他東城之內，留下我們，一令傳出即可如願，何用行詐，你給我少開口。」

「是是，但屬下職責有關，祈樓主恩准進退相隨。」

「不准，並不得擅離此廳！」

他話聲一頓，轉向宋介夫道：「宋兄，請指引，咱們走。」

宋介夫離座肅讓，曹天啓拱手還敬，最後雙雙把臂而退，大步走出了天地廳。

好個獨先生，當宋介夫與曹天啓離廳之後，立刻揚聲傳令道：「自此時起，直到南樓主人和城主再次降臨爲止，不論東城、南樓何人門下，皆不得擅離此廳一步，違者則以武林『血符』執法，就地格殺！」

這諭令氣惱了曹恒，他猛地起座沉聲喝道：「獨先生，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獨先生從容答道：「意思明

顯，不許任何一人離廳。」

「獨先生，南樓兄弟非你東城下卒，你這諭令過份了些。」

「老朽是以『血符』傳諭，總管若不健忘，貴樓主離廳前曾經說過，雖閣下總管之尊，亦不得擅離此廳。」

曹恒語塞，臉上泛起殺氣，恨聲道：「好得很，曹恒只求未來江湖上，得能再會先生。」

言下之意，已存仇敵之心相對。

獨先生不再理會他，接着傳令道：「值夜弟子聽令，立即三亮紅燈，各守職責，不得有誤。」

廳外暗處有人相應，並揚聲道：「靜候示下，今夜行令。」

獨先生震聲道：「三報三十六計。」

廳外寂然，不問可知，嚴令已在秘密傳令中。

此時「天地廳」後一座朱紅樓頭，宋介夫正相伴南樓主人曹天啓，他倆隔着一張八仙桌兒落座。另一張桌擺着面當他們的太師椅上，坐着那個曾是階下囚的曹無極。

曹無極右側，一排四張太師椅，椅上坐着二名少女和一位老頭兒、一個年輕人。

開口的是宋介夫，他是向曹天啓說話，道：「曹兄亦已聽過令郎的自述，也聽過命案中幸存不死的人證指認，大主意要曹兄拿了。」

曹天啓一張臉蒼白中泛露汗珠，雙目閃射着殺人兇光和些許惱恨，沉聲向乃子道：「你……就這麼傻？」

宋介夫接口道：「可不是小弟膽敢批評曹兄你的不是，曹兄請自問，在未曾親聆令郎坦誠之言之前，是否曾以仇我之心面視？是否也中了他人的毒計？若屬實，曹世兄有多少經驗，又怎能怪他陷身陰謀而不覺呢？況申三絕、田耕、馬宏等人，乃兄之親信，自更怨不得世兄了。」

曹天啓長嘆了一聲，道：「話是不錯，但那畜生他姦殺人命，證物俱在，又怎能脫身事外？」

「脫身事外自不可能，但如果必以規法處治，豈非又正中他人之謀？不是小弟多心，若世兄伏誅，你我遲早將爲此事而失歡成仇，遲早作一場血戰，因此這事必須想個三全之辦法出來不可。」

曹天啓搖頭嘆息道：「宋兄玉成之德，小弟永銘不忘，畜生雖說陷身陰謀，行難自主，但事後又殺人滅口，情理難容，若不處以規法，茲後我等怎能服衆？宋兄，小畜生是死定了。」

宋介夫道：「事有商量，事怎麼處理，小弟業已全部說好，以重金相報，不再追問，世兄處，只求曹兄領回貴樓，嚴加看管，所幸其本身功力已失去七八。」

「這不妥當，有背昔日誓言。」

宋介夫不容曹天啓把話說完，已以低到只有他倆能聽到的聲音接口道：「曹兄，要緊的是要從世兄身上，追查出那灰衣人是誰？有否其他主謀人？貴樓及敝城尚有何人參與其事而背叛我等。這些，要比處治世兄來得重要。」

曹天啓聞言微露駭色，道：「貴城也有叛徒？」

「不止有，人數至少在三人以上。曹兄知道，緝隊外出有一定時間，昔日則必有『接風隊』前往中途接迎，此次亦然，但接風隊竟被人假傳令諭，引向歧途，若非獨先生始終暗隨潘大年身後，非但令郎早已喪命敵手，而敵方借刀殺人及嫁禍江東的『一石二鳥』之計，此時怕已如其願了。」

曹天啓聞言老臉發紅，宋介夫沒有說錯，當他接獲密報，知道乃子可能在危險下，立率高手接應，中途又獲乃子已被擒往東城的消息，心中頓生將與東城誓不兩立之意，萬幸東城主人手下有位奇才的獨先生，方使眞相大白，並能保存乃子，否則此時……

想到此處，心頭不禁地一凜，只顧接獲消息立即行動，竟忘記追查消息來源。此事如果不弄個明白，將來勢必仍落他人謀算之中，於是頷首道：「小弟瞞不過宋兄，這件事應該感激宋兄和那位獨先生，好了，小弟因事關己，方寸已亂，宋兄指示今後應該如何才對？」

「有三件事曹兄要注意，一是暗暗追查所獲消息確實的來源，二爲返回南樓，立即秘密調查全樓親信，找出可疑之人，其三是萬一又興怪事，千萬沉着，先與小弟通個消息，能夠如此，相信仇敵亦難奈我何。」

「小弟定當遵囑而行，對了，宋兄，獨先生說那灰衣人功力高絕，並已習成跡近武林近百年的『掌中刃』歹毒奇功，宋兄可曾想過，他是何人？」

「想過，答案却是空白。」

「有朝一日宋兄想通此事，千萬給小弟一個消息。」

「那是自然的事。」

宋介夫這話說出，東城和南樓雙方主人，因爲南樓少主妄行而相會的事，應是已告一段落了。

曹天啓難得東來，宋介夫身爲地主，按說當該請曹天啓作客數日才對，但是他們算得上是老朋友，彼此多多少少知些心意，更不必虛套。因之作主人的宋可夫含笑說道：「是眞不假，否則你我豈不正好

把臂小遊這濱海風光。」

說是濱海，其實却要跑上好幾百里路呢！這不過是「話中意」「心上情」罷了。

曹天啓一聲長嘆，道：「古人詩句中，有什麼『悔教夫婿覓封侯』，宋兄，今日小弟，實是有『悔爲江南武林人』之感。」

「曹兄說那裡話來，些許小事，莫非能使英雄如曹兄者，心灰意懶嗎？」

「宋兄，這不是小事，南樓百年盛名，幾乎沉淪不拔。」

「錯了，曹兄，惡徒陰謀，非我之咎，曹兄，莫忘東城、南樓、西堡、北寨，都肩負着天下重任。」

曹天啓搖搖頭，又以一聲感嘆當作回答，默然刹住，他突地目射寒光罩定乃子曹無極身上，道：「畜生，你就這樣的離開東城？」

曹無極神色可怖的冷笑一聲，道：「我功力已失去十之七八，今生再難恢復，難道爹還怕我跑了？」

「可惡的畜生，你竟敢跟我這樣的說話，我看你是……滾！」

一聲滾，曹天啓反掌已打到曹無極左頰，連人帶所坐的椅子，全打倒地上。

曹無極由地上爬起來的時候，目露狠毒陰險的兇光，偷窺着曹天啓，臉上掠過一絲獰笑。

宋介夫正在相擋曹天啓，是以背後曹無極對曹天啓的視線，自然完全遮住，旁坐的兩位姑娘，被突發的事故所震，不便窺看，那老者這時已起座幫同宋介夫勸慰曹天啓，因之曹無極的目光神色，只落在那年輕人的眼中。

年輕人頭一低雙目微闔，正避過了曹無極突自驚覺失態後的注視。

曹天啓告辭了，盛怒下，堅請宋介夫以「武林枷」鎖起曹無極，以囚犯樣兒帶返南樓。

宋介夫勸說無效，只好傳諭令人取枷，此時那年輕人突然起立，向宋介夫道：「小弟突覺不適，可容告罪先退？」

宋介夫自是允許，年輕人又向曹天啓告過罪，先衆人一步離開了「朱樓」。

這時的「天地廳」中，正因獨先生一道令使氣氛一度緊張，尤其是那南樓總管曹恒，臉上的獰容始終沒有消失。

突然，廳外侍役弟子揚聲報道：「郭五爺到！」

一聲「郭五爺到！」自獨先生起，凡屬東城高手，無不紛紛起座，一齊迎上，這情形使南樓總管曹恒心頭震驚，不由的仔細注目。

郭五爺郭眞，正是剛剛在東城之上，假言不適，早一步退出之年輕人。

是時曹天啓率衆駕臨東城，來到「天地廳」，郭眞沒有在場，因爲他正陪着遠來東城探望他的師妹，那武林人稱「天黑幻影」的童瑾。

郭五爺郭眞的眞正出身，凡屬東城的人全都知道，他是東城主人宋介夫的五師弟，也是宋介夫恩師的獨生子，有着這種關係，郭眞在東城等於是半個主人。

郭眞進了「天地廳」，笑對衆人拱手，直說不敢當，然後就和獨先生雙雙移步靠窗的角落，低低的談個沒完沒了。

這情形看在南樓一衆高手眼中，除了一位有心人曹恒之外，別人沒有注意，可是東城一干英雄，全已感出事不平常的了。

因爲郭眞一向平日沉默少言，待人接物，含笑有禮，像今朝這種當着南樓來客，毫無顧忌的拉住獨先生低說沒完的事，是破天荒第一遭了。

再看獨先生，這位一向遇事從容，言語幽默的談笑風生的「智多星」，如今神情沉重，頻頻頷首，神態肅穆，這代表着是發生了足以震驚的天下武林的大事！

南樓總管曹恒是有心人，始終在注意着獨先生和郭眞，尤其是郭眞，曹恒是久仰其人其名，也是他非認識不可的人，當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但曹恒無法聽到獨先生和郭眞的對答商談，雖已暗施「千尺縮音」的功夫，依然聽不清所說內容。直到最後，隱隱約約聽到獨先生說：「五弟，是不是再求證一下，或是和……說明，然後……會好些？」

接着是郭眞的說話道：「出奇制勝，二哥，我當這是責任。」

「不，由我來，五弟，你最好現在就退走。」

「也好，我不遠去，以便隨時接應二哥。」

談話到此爲止，郭眞轉身步向廳外。

曹恒怎肯放過這個好機會，揚聲道：「請教閣下可是『玉龍』郭眞？」

郭眞停步側身抱拳，道：「不敢，在下郭眞，曹總管有何吩咐？」

曹恒一笑，道：「郭大俠可是開我的玩笑麼，地處東城，郭大俠又是城主師弟，吩咐二字，豈不是有心要曹恒的好看？」

郭眞依然含着微笑道：「總管別太講究字意了，貴樓主與敝城主言談正歡，稍待將移玉至此，總管若是沒有什麼指教處，在下還有事務未完，恕罪告辭了。」

曹恒之意，本待借適才獨先生傳諭之言，阻止郭眞離開，聽樓主即歸，並且，樓、城主並未交惡，於是乎改了主意，拱手笑道：「曹恒只是心慕高人，想借此拜識，以便他日討教，郭大俠既然要務未完，請恕曹恒不知之罪。」

郭眞一笑也拱手爲禮，和正好送行出廳的獨先生平肩走下，到達廳門口，郭眞壓低聲音道：「二哥，多留心這位曹總管，他不簡單。」

獨先生頷首作答，返回廳中，郭眞却大踏步轉向左方後進去了。

移時宋介夫和曹天啓的談笑聲遠遠傳來，又刹那，人已進廳，曹無極身戴重枷，使南樓羣雄一呆，那曹恒却露出特殊的笑容，雖然笑容刹那消失，但未能瞞過正在注意他的獨先生雙眼。

一城一樓主人進廳，雙方手下自是紛紛起座而肅立恭迎，宋介夫正禮讓着曹天啓落座，突地，獨先生沉聲大喝道：「且慢！」

他雖然只呼喝出一聲「且慢」，事實上全廳的目光已移注在他的身上。

他大踏步地立於曹無極面前七尺，手指曹無極道：「朋友，事到如今，你似乎不必再裝扮南樓少樓主的身份了吧？」

一句話說驚了衆人心，最吃驚的是總管曹恒和曹無極本人。

獨先生不容曹無極開口，再次上一大步厲聲道：「你當『鬼醫』奇術，天下無人識得了嗎？」

話聲一頓，揚手呼道：「煩請李老，取來整罈好醋，一盆炭火，一柄鋒利薄刃刀，我要親自剝下他這張假皮，看看他的眞面目！」

曹無極先是所受突如其來震撼，尚未恢復，現在再次凜驚像重錘般搥到心上，神色陡變，明眼人已全看出不對來了。

獨先生沉聲再次大喝道：「說，你究竟是誰？」

也許曹無極心神被震撼得已然六神無主，也許他的經閱差了一點兒，他竟說出最不該說的話，道：「不管我是誰，你也不敢奈我何！」

曹天啓神色早變，閃身移步而到，曹恒護主也飄身侍立一側。

曹天啓厲聲道：「匹夫冒我之子，不說實話，老夫活劈了你。」

這曹無極如今證實是假冒了，他突地哈哈狂笑起來，雙手微一用力，鎖枷頓即碎散，飛落一旁，接着以目中無人的神態，掃視了衆人一遍，道：「曹天啓，你當少爺高興冒充你那個軟骨蟲的寶貝兒子？哼！就憑你想活劈了少爺，只怕還差着勁。」

「好匹夫，你就試試看！」

曹天啓話到指到，掌亦隨之攻到，南樓絕技「九空指」點出三十六幻影，「無影掌」反正十八招，直欺對方的身前十二死穴。

詎料這名假冒曹無極的狂徒非但不避，竟以南樓的「九空指」對「九空指」，「無影掌」對「無影掌」，一時啪啪叭聲不絕，到頭來曹天啓被震退五尺，那人也僅僅退了三步，是半斤八両互無勝負，適時廳外人影微閃，郭眞已立於那人身後五尺，那人竟無所覺。

曹恒正面對郭眞，自是看得清楚，眼珠一轉沉聲喝道：「匹夫還不束手就縛，快報姓。」

那人哈哈大笑道：「井底之蛙，妄自誇大，死？哈哈……誰敢要我死？」

曹恒不知何故，突然向那人身後指點，道：「匹夫你回頭望。」

那人果然回頭，正和郭眞面面相對，心頭猛震，曹恒適時疾射進步，雙掌貫以全力，沉聲喝道：「老夫劈死你！」

接着彭彭兩聲，齊中那人軟肋和後心，那人面色頓變，張口吐出血箭，射程丈遠，以驚駭和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愣愣然望着曹恒，一步，再退一步，搖搖欲墜，緩慢的掙扎，舉起右手，指着曹恒道：「你……下手……下手殺……殺我……你知道……我……死……曹無極……也死……」

他眞氣已散，仰面而倒。

郭眞在他身後，手心托着他的後心，輕輕將他放倒，怪的是郭眞的右手竟沒有抽出來，俯身耳貼他的心口，看似聽他心還跳否。

沒有人注意他，因爲曹天啓正虎目洒淚，曹恒低頭肅立，頻頻自語道：「主人請施罰，小的一時收手不及，氣惱恨怒之下，記掛少主下落失手。」

曹天啓無力揮揮手道：「不怪你，這匹夫的功力不下於我，若非你先引他失神，就算施出全力，未必能夠成功。」

曹恒也落下淚道：「可是少主下落自此中斷，小的好恨、好悔。」

獨先生在旁接口道：「恨不必要，悔是眞的，其實總管亦已看到我們郭五弟立於其後，實在該應考慮，他已是羅網中鳥，插翅難飛。」

曹恒連連應是道：「先生教訓得對，只因當時見他功力甚深，誠恐難制，又沒想及少主下落的事，才……唉，這件事我將痛苦一生，痛苦一生。」

郭眞從旁勸慰，道：「總管不必自責過甚，當着主人的面，我是只說事實，少樓主被擒已非一日，若是不幸，只怕早已遇難，如果至

今未死，相信主謀者還不會因一個事敗而死的手下，來怒殺貴少主的。」

曹恒道：「這何以見得？」

「簡單，這人冒充貴少主時，貴少主已無利用價值，早已被慘殺了。」

對，郭眞的解釋有理，也是事實。

郭眞接話時，人仍俯於那人身上，這時方始站起，對曹恒一笑道：「總管好厲害的『紅魔掌』力！」

曹恒一楞道：「郭大俠看錯了吧！那是主人所授的『赤砂手』。」

郭眞笑道：「由此可見，在下對武林奇特技藝，所知是何等淺薄。」

獨先生目視郭眞，郭眞微一頷首，獨先生才轉身對曹天啓道：「樓主，死是死了，這人是否可以令人掩埋土中？」

曹天啓道：「獨先生，以理而論是當該，但是我有意一見此人眞面目，煩請先生……」

獨先生笑道：「樓主過於信我那些唬人的話了，試想此人爲手術易容，皮、肉早已經合二爲一，又有什麼辦法。」

曹天啓還沒有接口，曹恒已搶先說道：「然則先生那薄刀、炭火、醋、是欺人之話了？」

「欺人未必，易容之術最怕醋，火交攻，此人自是明白，突聆此言，心膽一寒，手術易容，而非用藥物可比，於是在心虛之下，露出破綻。」

曹恒似誇讚實則嘲諷的說道：「先生險中弄險，似乎可比空城計之諸葛先生了，只是萬一失誤，先生，那就不好『玩』了。」

獨先生話不饒人的一笑道：「總管說得是，不過眞要說起弄險的話，總管才算弄險的高手了。」

「此言恕曹恒不解，請直說。」

「總管若無九成把握，只憑老朽『攻心』之一試，就敢暴施殺手，須知老朽萬一失誤，還可以拉回話頭，賠罪道歉可以了事化解，而總管全力致命的兩掌，有個失誤的話，可是眞的是痛、恨、悔、愧一生了。」

曹恒的老臉白了，他應該是被說羞了而紅才對，也許像好酒的人一樣，有的越喝臉越紅，有的却越喝越白了。

郭眞善解人意，一笑道：「二哥，這可不是小弟偏向人家曹總管說話，曹總管出手，是在曹樓主之後，那時業已有足夠證明死者並非南樓少主了。」

「對對，對極了，正因如此，我才敢以全力進擊。」

曹天啓呆立着，對這番答對像是根本沒有聽到，宋介夫搖頭而嘆，上步手扶着曹天啓的肩頭道：「曹兄，在小弟處歇幾天吧，對世兄的事，小弟份當負責，立即派出好手。」

曹天啓並非眞的傻楞木立，而是正在仔細的回味着曹恒和獨先生的答對，並且由這些答對中，回憶起愛子三番四次向自己要求北遊的往事。

他曾幾次嚴拒愛子的請求，理由是正當東城南樓西堡北寨，爲武林萬衆矚目的地方，身爲南樓少主，出遊北地，非只帶給東城困擾和麻煩，甚至會引出意想不到的事故。

最後他之所以答應愛子，是曹恒的勸解，曹恒暗示也許愛子觸動成家之念，到北幾省小遊，百益而無一害。

當時他曾有心先給好友東城主人一個消息，以便照料監管，也因曹恒一句不便過份招搖而作罷。

陪伴愛子的人選，更是曹總管自十八豪中挑選出來的，據東城主人由獨先生方面所獲了解，也曾由僞冒愛子已死惡徒口中証實，自申三絕起到馬宏止，三名高手都已早存異心，這些事太巧，巧到令人心驚膽跳。

宋介夫的留客言語，他聽得明白，有心故作無心，轉對曹恒道：「你認爲如何？留得了嗎？」

曹恒忠心不二，恭恭敬敬說道：「小的斗膽直言，爲了方便偵察少主下落，留幾天有益無害的。」

曹天啓道：「我是怕暗中主謀的匹夫藉此機會前去南樓，那就得不償失了。」

曹恒想了想，道：「主人顧及也對，或是小的先趕回去，那就萬無一失了。」

獨先生在旁接話道：「對，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不過，總管也不必忙着立刻走，玩一天，明天一大早起身，這樣方便多了。」

其實這叫廢話，時已三更多了，非明早動身不可，根本沒有「玩」的時間。

曹恒沒有反對，曹天啓點了頭，事成定局。

宋介夫馬上吩咐手下，將曹恒等人安置，他和曹天啓及獨先生與郭眞，把臂回到朱樓。

乍離大廳，走到長廊，李老不知何時已等在廊頭，宋介夫正在奇怪，郭眞已迎了上去，道：「李老如何？全準備好了麼？」

李老肅色道：「好了，趙老大和趙老二已上了道，三十六緝手已派了十二緝手，只缺曹樓主一件信物。」

郭眞嗯了一聲，轉對曹天啓道：「樓主可信得過郭眞？」

曹天啓笑道：「老兄弟你這是

見外的話，要用什麼？說。」

「小弟要向樓主討件信物，一件能使南樓上上下下裡裡外外聽命的信物。」

曹天啓沒有開口，宋介夫已接口道：「五弟，你不嫌這太過份了嗎？」

曹天啓又是一笑，自身畔解下那「南樓」主人的「金樓令」，令交郭眞，點頭道：「老兄弟，你要的就是這個，拿去，不過，老兄弟爲我南樓存亡奔波，你可不能眞叫我這南樓主人一點氣力也不費喲。」

郭眞看了獨先生一眼，笑道：「就知道瞞不過樓主去，樓主，天亮後，等你打發走了曹總管，就輪到你快馬日夜的疾趕了。」

「成，有老兄弟這句話，怎麼說怎麼辦，老兄弟，現在『金樓令』在你手上，有句話我可要交代明白，南樓存亡重，犬子生死輕，別顧忌，放手幹。」

宋介夫也懂了，雙眉一鎖道：「五弟，你好大的膽。」

獨先生笑道：「城主若怪，先怪罪我，城主，從明天天一亮起，咱們是雙管齊下，東城的叛徒也該逼他一現原形了。」

宋介夫雙目神光四射，說道：「有把握？」

郭眞接口道：「有，大哥，朱樓上仔細一談。」

話聲中，他將「金樓令」交給了李老，道：「一切如議，李老辛苦，千千萬萬請寄語趙俠兄弟，莽撞不得，要等小弟人到再明着幹，『掌中刃』不是普通的功夫，何況牽一髮而動全身。」

李老接令之後，一笑道：「放心，誰誤了事，我活揪下他的腦袋瓜子來。」

說着，祇見人影一閃，李老已失了踪影。

曹天啓目見東城上下一心，和人人皆有一身少見奇絕的功力，不由感慨倍生。讚嘆的說道：「東城、南樓、西堡、北寨，說來雖是平分武林共維正義，其實只怕南樓、西堡、北寨聯合力量，仍非東城可比。不怪惡不沾東城，禍不延東城了。」

宋介夫含笑搖頭，道：「曹兄，不管你是如何讚小弟，僅東城，那全沒用，記取前人之訓，『唇寒齒亡』和那『大廈之將傾，獨木難支』！」

曹天啓頓足嘆息道：「人道我南樓只顧充實自己實力，忘了精選先定其格的格訓，如今看來，是未得其利，已蒙其害，只怕十八豪中忠心之士沒有幾個。」

這種個人的感慨的確是使別人很難接話，因爲勸慰也不是，不理自更不是。

不過這難不倒獨先生，他微笑說道：「樓主，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如果不嫌我狂妄，敢與樓主作次賭約，貴樓十八豪中，至少有半數以上是忠貞不二的漢子。」

曹天啓被引得笑了，道：「十八豪是我南樓稱誇的行列，也是我南樓進則稱雄，退居自保的勁旅，若只半數稍多忠心不二，獨先生，我的南樓已是危如一綫而繫的千鈞了。」

「不然。」獨先生正色道：「浩然正氣，可敵萬邪，樓主，我等已準備不日之後，南樓『景閣』之上，叨擾南樓一頓無上佳饌。」

「獨先生，若眞還有那麼一天，曹某當親自把盞敬三杯。」

郭眞在旁接口笑道：「樓主，在下奉勸於這幾天之內，多多練練手脚，免得到時敬酒手酸腕痲，舉不動那夜光之杯。」

曹天啓笑了，笑得十分開懷，宋介夫也哈哈大笑不絕，滿天愁雲憂霧一掃而光，適時也恰好登上朱樓。

洞察陰謀　未雨綢繆

千條萬道細而勁無與倫比的金光，穿越雲層，射透黑暗，大地露出曙光。

「不夜城」每天在這個時候，方始熄去燈火。

萬千燈火乍熄，雖說天色已近黎明，但整個城區，仍在半陰沉黑暗籠罩中，稍遠就看不清楚。

「不夜城」那根高插雲天的「燈杆」上，這時却升了一面白緞底正中有一座「金燈」圖記的大旗。巨旗臨風招展，威嚴無比，也驕傲無比。

城中居民早起得多，現在當然該說是太早了，但仍然有人已經起床操作，不過，這些必須早起外出操作的人，當抬頭看到這面巨旗時，竟悄沒聲又退回居所，重閉門戶不再外出。

一家如此，家家如此，所以在東城主宋介夫陪同南樓樓主曹天啓，由獨先生、郭眞等人相伴，爲南樓總管曹恒及南樓所有隨從高手送別時，「不夜城」的街道上，不見一個人影。

曹恒只當起程時辰太早，及城中居民已獲城主通知今早送客，因而無人外出，所以並沒有當一回事。

曹天啓在曹恒臨行前，一再囑咐、叮嚀，關懷南樓子弟及自己家小，那不是矯作，是發乎於衷情。

曹恒請示樓主歸期，獨先生竟代答道：「總管，那很難說了，宋城主和貴樓主道義之交，多少年來都難得把臂言歡，不過總管放心，

日期雖難定，時間絕不會久。」

郭眞接上一句話：「也許快到出人意外。」

曹恒面看自已主人，發不得「無名火」，只好對曹天啓道：「屬下斗膽進言，少主被擒、十八豪中竟有叛徒，這種種似有『山雨欲來』之勢，盼主人能夠早日歸去。」

曹天啓沒有答話，微微一點頭，已揮手示意動身，曹恒不再多話，盡過禮數，率領南樓高手疾馳而去。

曹天啓目送曹恒遠去之後，方始抬頭掃視那面大旗一眼，目光又移向街道之上，低低地說道：「宋兄，貴城似乎已在找尋叛徒？」

宋介夫坦直無隱的說道：「不錯，已經開始了一個時辰啦。」

曹天啓很想問問是怎麼樣偵察法，但轉念到這屬於他人秘密，遂將話忍下。

宋介夫早已看出內情，一面肅讓曹天啓客廳中坐，一邊走一邊道：「敝城子弟外出，皆有『時日誌』爲憑，以此盤問可疑者，是十分容易。」

曹天啓心中有數，人以光明磊落待我，遂很自然的伸出手把住了宋介夫的臂。

客廳剛剛坐定，已接近有三次急報，前後僅僅半頓飯光景，「不夜城」叛徒無一漏網，遺憾的是，六名叛徒俱皆自盡，未能獲得半句內情。

這情形使宋介夫悲傷而憤怒，獨先生却含笑安慰，他認爲這很好，沒有任何牽連，也不會因牽連而生疑詐，由疑詐而演變到一種可怕的後果。

至於獨先生這種解釋的根據，曹天啓是心不服想問而不便問，宋介夫是根本沒問，郭眞只是和獨先生會心頷首，他不用問，於是東城追查搜捕叛徒的事，就這樣輕繞的過去。

早點用過，宋介夫笑對曹天啓道：「曹兄，我不留你了。」

曹天啓一楞，正要開口，郭眞已接話道：「樓主不必多問，由在下伴送，請隨在下來。」

曹天啓看着宋介夫，宋介夫大笑道：「曹兄放心，世兄的下落，此去必有消息，只盼曹兄勿忘這次教訓，重訂鐵律，仁恕待人。」

曹天啓沒話好說，在郭眞引路之下，竟沒出廳門，按動機關，自廳靜室而轉到了秘道，並由郭眞安排更換衣衫，秘道盡頭有人早已備好兩匹玉馬，馬走甬道，出得秘道，曹天啓這才發現，東城已在背後數里以外。

秘道出口是阡陌中一戶農家，曹天啓暗暗點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看來自己相差宋介夫遠甚，南樓防範種種設施，更差東城遠甚。

目下，曹天啓和郭眞，並沒改變形貌，僅僅是換了衣衫，由郭眞前導，走的都是小路，罕遇行人，自離東城，就縱馬疾馳，正午停於一處荒野林中，曹天啓暗暗計算，一口氣急趕了百十里路。

林中歇馬，曹天啓心中暗笑，行時未見備有水糧，如今倒要看看這位被東城城主人譽爲「人中龍」的郭眞，有什麼辦法解決人、馬的吃喝。

豈料剛剛縱馬林中，人影閃處，林木深處走出兩個大漢，前一名大漢，恭恭敬敬向郭眞施禮道：「屬下見過五爺。」

郭眞揮手道：「未見過樓主。」

大漢向曹天啓行過禮後，道：「回五爺，您早到了一盞茶的工夫。」

「早些勝過晚了，來，立刻進食，你順便報告各方消息。」

另一名大漢已挑來了兩盒食物，不但菜好飯香，並有美酒，在進食間，一名大漢開始溜馬，接着以黑豆餵食，一個大漢坐於郭眞身旁低聲說道：「李老轉報，南樓總管一行甚快，沿途並未打尖，僅僅購買乾糧，似有連夜疾馳之意。」

「嗯，說說趙老俠兄弟方面。」

「是，趙爺兄弟是今天清晨過的江，不久前接獲轉報，今天傍晚可抵南樓。」

曹天啓看到林中設站，備齊飲食馬料一事，已對郭眞佩服得五體投地，如今竟不由接口道：「啊！好快呀！」

郭眞笑道：「不能不快，趙老兄弟的遲或早，關係着貴樓存亡大事。」

話鋒一頓，轉向大漢道：「我與樓主的行速，和曹總管一行比較起來，誰稍快些？」

「五爺你快，若能按這種走法，必然會先渡過長江，若以南樓爲目的地，則將早到兩個時辰。」

「很好，前面各站，可有報告？」

「有，全是一樣傳話，不誤時事。」

「能如此，我就放心了，『金牌緝隊』是什麼時候渡江的？」

「回五爺，一至六隊是緊接着趙爺渡江的，七至十二隊是五爺來的前一時辰渡江的。」

「他們慢了，可有申述？」

曹天啓心中一動，以東城來說，當家主自然是城主宋介夫，但是現在旁聽郭眞和大漢的答對，似乎郭眞這位年輕高手，在東城有無上的權威。

「金牌緝隊」只聽城主調令，如今都要向郭眞報告，稍遲片刻，並

須有所申述，郭眞如無過人之能，宋介夫又怎會授以全權！

他正思忖間，大漢已接口道：「有，『金牌副總領』親自申述，說在『下江渡口』前百里地方，發現一隊可疑人馬，爲了偵察這隊人馬的來路，暫避『隔江驛』約一個時辰，所以稍誤渡時限。」

郭眞聞說竟緊緊鎖起雙眉，不僅停杯止飲，並且神色凝重。

曹天啓是遇難多了警心自生，道：「郭老弟，這隊人馬可能是衝着南樓而來。」

郭眞這事已有方策，抬頭對曹天啓道：「樓主，在下本來是不希望說『是』，不過事實上使在下不能說『不是』！」

曹天啓慨笑道：「正好，老夫早已嚐夠了窩囊氣了。」

郭眞笑道：「不瞞樓主說，只怕樓主還得再忍一忍。」

「有這種必要？」

「樓主，這不是某一方面的人物，專對『南樓』而發的勁敵和陰謀，凡是武林江湖中人，俱皆明白『不夜城』、『武揚樓』、『仁義堡』和『龍騰寨』是四家一體。牽其一必動其三，樓主，事實如此，這又怎會是僅僅對付貴樓的一戰呢？」

曹天啓面色變了，道：「這樣說的話，是誰？誰有這種魄力、雄心？誰又敢如此企圖目無我等？」

郭眞嘆了口氣，道：「所以嘍，敝城叛徒自盡，獨先生說是很好，原因就在這裡，我們這位對手，高明萬分，死士千百，陰謀嚇怕人，我們必須加倍小心謹愼的去應付才行。」

曹天啓突然想到一事，道：「郭老弟，宋介夫曾知會過『西堡』、『北寨』？」

郭眞頷首說道：「在獲敝城『接風隊』被誘赴他處後，那時獨先生救回潘大年，敝城主已立即知會『西堡』、『北寨』嚴防之。」

曹天啓安心的吁嘆出聲道：「這多少使人安心。」

「正好相反！」郭眞突然接口道：「只怕仍是太過遲緩。」

曹天啓神色又變道：「郭老弟，這話可有根據？」

「有，北寨說遠，也不過『唐山』地區，『西堡』雖在涼州，但『子午鎭』上設有堡站，以時日來說，消息業已送達五天，至今仍未獲回示，樓主，這能不令人擔心嗎？」

曹天啓有些「遇事多往好處想」，霎霎眼道：「對了，也許貴城『下江』所遇那隊人馬，是來自『西堡』。」

郭眞不待曹天啓說完，已笑道：「樓主大概忘記，我們所訂規法中，那條有關率隊而出的律令了，再說如是『西堡』人馬，敝城焉有躲避的道理？自更不會說『偵察』二字了。」

曹天啓老臉發了紅，自嘲的說道：「眞是老來無用，竟糊塗至此。」

郭眞誠坦的說道：「在下看法正是相反，忠誠仁義的人，遇事才多往好的方面想，所謂『以君子之心度人』。」

曹天啓尷尬而笑，默然刹那後，深深長嘆一聲，道：「君子可以欺其方，像曹恒，眞論身份，是寒族中堂房兄弟，只因已出『五服』，套句江湖話說，是『剛剛沾上竿子的邊兒』，先父人太古板，才沒有把他提升到『族堂座上』，可是自我主理南樓，立刻升爲總管，誰能料得到他狠子野心。」

郭眞搖搖頭接口道：「樓主，莫非你疑及貴樓總管了？」

曹天啓聞言一楞，道：「難道不是他在作怪？」

「樓主，至少在下沒有這樣說，並且在下記憶所及，似乎敝城上下也沒有人說過曹恒總管可疑。」

「這……」曹天啓搖搖頭，楞然中還帶有些不悅的意思道：「不錯，自宋城主上上下下的確沒有人說過曹恒不忠，但明裡暗處，對答示意，使老夫在感覺到貴城中人是指說他曹恒可疑，所以……」

「且慢，樓主，最好舉個例聽聽。」

「可以，郭老弟，譬如安排我們行程事，秘密而不使曹恒知之，貴城更早已悄悄派出十二隊金牌緝手，並有趙氏雙俠和李老先走前站，這些……」

郭眞哈哈大笑出聲，這突如其來的大笑，不但使曹天啓中斷了話鋒，也使曹天啓在不悅中加上了惱火，因之目射寒光時目注郭眞，要看郭眞怎麼樣的解釋。

郭眞似乎並沒有發現曹天啓的神色不對，笑聲止住後，從容而平靜的說道：「樓主，這話可有證據？」

曹天啓眞的惱火了，沉聲道：「郭老弟，雖說如今我南樓危在旦夕，雖說犬子生死下落要貴城費心探索，雖說貴城爲助我南樓，出動數十高手，但老弟你這般辱我，我也難以忍耐。」

郭眞臉上帶着令人難測高深的微笑，含笑中而直搖頭，當曹天啓話聲止住後，郭眞仍如剛才所講的話，又說道：「沒有這樣嚴重，不過，樓主仍須拿點兒證據來。」

「郭眞，別的不說，你們十二隊緝手，和趙老、李老三人渡江的事，可是剛剛你這名手下親自說的？」

郭眞一笑道：「樓主信了？」

「我爲何不信?」

「樓主，爲何深信不疑?」

「這個……」曹天啓答不出話來了。

郭眞又一聲哈哈的道：「樓主，俗語有話『目睹未必皆眞，傳言那裡有實。』況事實勝於雄辯，樓主你仔細看。」

「看」字出口，郭眞早已指向曹天啓背後，一字排立着趙氏黑、白二矮、李老、獨先生和東城主人宋介夫！

曹天啓好沉穩，面色陡變下，很快的恢復了自然，含笑自地上站起，向宋介夫拱手道：「宋兄，這又是施行那種『妙計』?可把小弟弄糊塗了，你非先解說一下不可。」

宋介夫雙目精光暴射，逼射着曹天啓，根本不去答覆。

郭眞此時已站起，冷冷的說道：「朋友，事到如今，你若再冒南樓主人曹天啓的身份，那太不自量力了。」

曹天啓神色沒動過，只是一皺眉頭道：「郭眞，你這算是什麼?」

郭眞聲調更冷，道：「這要問你自己。」

曹天啓掃視宋介夫等人一眼，又盯着郭眞，刹那之後，恍有所悟的噢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們東城在打我南樓主意，擄我之子，巧佈疑陣，一切全是你們的安排，如今，剩下我一人，被誘來此地，哈哈……宋介夫，只可惜曹某也不是省油之燈，殺了我，你們仍然得不到南樓。」

郭眞根本不理睬他，對宋介夫道：「城主，沿途可曾將惡徒等皆已斬除?」

宋介夫頷首道：「果如五弟所料，萬幸一切早有準備，敵手只有六十二名，功力技藝全是一流之選，差幸沒有一人脫身逃走。」

郭子眞臉上雖然有了些許眞正的笑意，但仍然十分鄭重的問道：「那位假的總管曹恒，只怕並沒有在被擒殺之列吧?」

獨先生微笑接口道：「有件事却出乎五弟你的預料，這次鼠輩以『苦肉計』外帶『移花接木』及『暗渡陳倉』，一共來了百三十二名高手，已有一百二十名被戮，此地困住的這位假樓主，另外一個地方，那位假曹恒也正在掙扎，不過五弟放心，在『化骨香』下，他必死無疑。」

郭眞劍眉一挑，道：「是『毒先生』下的手?」

獨先生頷首道：「五弟別怪，是我請他出手的，因爲我們必須小心，不能使鼠輩有一個漏網。」

郭眞嘆口氣道：「事已辦了，小弟再說什麼也白說了，只盼這種事，今後不再會有。」

獨先生鄭重地說道：「五弟放心，愚兄保證下不爲例。」

郭眞一笑，突地對曹天啓道：「朋友，事到如今，似乎已沒有必要再彼此多費什麼話了，朋友，百三十二名高手，等於全斷送在朋友你的一念錯誤下，朋友，請你以眞面目和我們東城上下作次坦誠……」

「住口!」這位假冒南樓主人的曹天啓江湖客，沉聲一喝，止住了郭眞的話鋒。

獨先生在一旁提醒了郭眞道：「五弟當心，他要作困獸之鬥。」

郭眞只是微微頷首，當作回答。

江湖客一變先前的神態，嘿嘿獰笑連聲，目閃煞光，橫掃過郭眞所有的東城高手後，突然幽幽的一聲長嘆，道：「眞可惜，你們太過聰明了。」

言下之意，東城上下人等的聰明，和輕易的消滅這一次的詭譎事件，並無可取可賀之處，而是極爲不智的行爲。

獨先生是有心人，神色一變道：「你就是那棗莊現身的灰衣人?」

江湖客似乎根本不屑於理會獨先生，目光冷注宋介夫身上，搖首一笑道：「宋介夫，自今天一戰之後，老夫爲江湖武林含悲，對你尤甚，你那獨步天下使武林震駭的『九九神燈』和『龍隱劍法』亦將成爲歷史陳跡。」

江湖客邊說，已大踏步逼向宋介夫。

郭眞橫身相阻，江湖客聳肩一笑道：「郭眞，這次老夫雖然並不贊成進擊東城，但却沒有想到結局這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你太會隱藏，所以也可以說此次慘敗，皆因有你，郭眞，你想老夫還會讓你這個人爲東城所用嗎?」

郭眞冷靜得出奇，笑一笑道：「朋友，太過高抬我郭眞，棗莊以『空城之計』，當你之面架走已死的南樓少主，那是敝城的毒先生，救回潘大俠的也是他，至於在下只是個充數的，像在下的人，敝城可說多過江河之沙。」

江湖客哈哈大笑道：「郭眞，你不必要給你那城主師兄保留顏面，這次事件若沒有你，如今再坐『不夜城』中的城主，是老夫而不是他宋介夫了。」

郭眞突然面色一冷，道：「話說多了無補於事，朋友，我請你報名，露出眞正的面目。」

「可以，只要你能勝過老夫雙掌就行了。」

「在下不敢說能，但是已經非試不可了。」

「對，試試吧!反正結局一樣。」

郭眞雙手捧起仇璞坦然走出大門。

「只怕未必，一試之後，結局應該兩樣，一種關係我郭眞，另一種……」

江湖客哈哈大笑，笑聲阻止了郭眞的話鋒。

獨先生適時對江湖客道：「朋友，掌中刃固然算得上是歹毒凶狠一門功力，但不是絕無破法，更不是天下無敵。」

江湖客輕蔑的一掃獨先生道：「棗莊鎮內，老夫猜到你藏身於老夫曾經去過的樓中?可對嗎?」

「不錯，你前後去過三次。」

江湖客雙目陡射寒光，道：「大概你是躲在床下始終沒動吧!」

「不錯，我始終沒動。」

「你這般大膽，萬一老夫床下搜看，你豈非……」

「你是說搜搜床下看的，可惜你却沒有!」

「哼!潘大年還活着?」

郭眞突然接話道：「朋友，沒用了，你就算拖上一個時辰，也不會再有接應了。」

「哼!老夫不信這個，你也知道。」

「信不信任由朋友你，我只是告訴你一個事實，今日拂曉，敝城搜捕叛徒之時，並非眞如所說全部自盡，所以當我們起程後不久，你那兩位接應就遭了報應。」

「哼!你不在場，憑其他人，休想成功。」

「我曾說過，像我郭眞這樣的人，敝城中多如江河之砂，朋友，相信你該知道敝城那座『大千閣』，主意是我出的，上當的就是你這兩個好朋友。」

江湖客臉上，第一次出現驚駭之色，沉默刹那，江湖客突然厲吼一聲道：「郭眞，老夫今天要活劈了你。」

話到掌到，掌已先人而到，一取郭眞左胸，一斬右肩及頸，快如閃電，挾疾風勁力劈下。

郭眞雙足半毫未動，只是身形微微一矮，雙掌互合，看似一式極爲普通的「童子拜佛」，插向江湖客的雙腕中。

江湖客識貨，倏忽收勢暴退五尺，冷哼道：「難怪你狂，原來身懷『少室山』獨絕的『血佛化魂指』功，你當這就能難住老夫?」

他說話歸說話，人並未曾停步，在暴退發話時，二次撲上，依舊是雙掌齊下，仍然斬劈原先的部位!

郭眞更妙，竟也來了個「外甥打燈籠。」照舊是身形一矮，雙掌互合插向江湖客雙腕之間。

江湖客一聲冷哼，身形一滯，雙掌猛沉而回軟，十指箕張，抖彈直取郭眞的兩手背，應變之妙乃指法之奇，使旁觀的李老及趙氏黑白

二叟全不由驚啊出聲！

詎料「慣騎馬的慣摔跤」，郭眞突地哈哈一笑，互合的雙掌依然互合，起勢看似稍遲江湖客，但在江湖客沉掌化指的刹那間，郭眞的雙掌竟追上了對方，就在對方由掌變指箕張欲彈的當空，郭眞十指先放一指「鐵弦手」彈中江湖客雙掌心，江湖客一聲厲嘯，躍翻而出三丈，十指下垂，鮮血順着指縫流下。

郭眞並未追逼的說道：「朋友，請報名再戰。」

江湖客雙手微甩，揉着十指伸屈刹那，怪事，鮮血立止，雙手也變作深灰而微帶黑色。那張臉，却仍是先前那模樣，所不同的是他雙眼，眼芒變得碧綠，森然而有鬼氣。

獨先生大驚失色，對郭眞道：「五弟留意他懷有『鬼門』的『化血功』！」

江湖客桀桀怪笑道：「算你識貨，想個破解的辦法吧！」

說着，他一大步大步的逼向郭眞。

每走一步，雙目中的碧光就亮上了一分，而雙手的顏色，也漸漸由微黑深灰變作赤紅！

郭眞仍然沒有挪動，不過目光却一瞬不瞬的罩定江湖客。

郭眞的衣衫，霎時竟無風自動，由微微搖擺而到如臨狂飆。

這情形看在獨先生眼中，頓即提高警覺，悄悄囑咐李老和趙氏二老道：「我雖不知郭五弟是提聚什麼功力，但已看出敵我雙方這次交手，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化血功』爲武林三大邪功之一，至今還沒有聽到過誰能破解，自然更說不到抵抗和粉碎這種毒功，所以我們要提聚功力以應突變，並作萬一之時接應郭五弟之用。」

李老和趙氏二老互一頷首，突然列站品字形，悄悄地向前欺近。

這時，江湖客相距郭眞約丈五，仍在步步接近，李老等緩緩前移，也差不多到了郭眞身後丈五地方。

郭眞劍眉倏忽一挑，沉聲道：「請李老速退，至少退到三丈以外。」

三丈以外差不多是原先所立之處，這豈不是等於多餘的欺近接應。

李老已看出不妥，正要和黑白二老退回，江湖客突地大吼一聲道：「來不及了，郭眞，老夫就多帶上這三個老匹夫的狗命，這樣省事得多了。」

人在空中，雙掌及臂已是血的顏色，目光陰森碧綠如同鬼魅，雙臂開揚，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氣，已籠罩全場。

郭眞這時已顧不得再作警告，身形忽地筆直起空，左手猛地凌空向前一推，狂飆暴起，掌影化作萬千，那股令人無法忍受的血腥氣息，頓即消失得無踪無跡。

右手適時凌空推出，正追上江湖客全力撲下的眞氣內力，突地一陣凜人心膽的旋風鬼嘯傳出，江湖客被震翻十幾個觔斗，由空中震落三丈以外，砰的一聲跌翻倒卧地上，雖然馬上就爬起身來，但已看出是受了極大的內傷，他並以一雙長袖遮住了雙手及腕，使人沒有辦法看到他雙手及腕究竟是否受了重傷。

郭眞也在風旋鬼嘯聲中，倒翻而出，一落兩丈，接着猛退五步，沒能站穩，坐於地上，他坐下之後，雙目即時闔閉，只有鼻孔滴流出幾滴鮮血，臉色奇俊中透着蒼白和疲乏，胸間喘息起沉不已。

李老和黑白二老，當風旋鬼嘯聲起的刹那，疾縱倒退，正好倖脫出三丈圈外，並未感覺出敵我雙方適才凌空一擊有多大威力。

獨先生已一步跨到郭眞背後，李老及黑白二老，正欲撲向江湖客，獨先生沉聲道：「且慢，迅速圍立五弟身前，代爲護法。」

三老聞言而立，分作三方立於郭眞身前五尺地方，俱皆虎視眈眈選着五六丈外的江湖客。

獨先生一人步前，緩向江湖客欺進，邊走邊道：「我獨先生非要看看閣下究竟是誰！」

江湖客沒有挪動，雙目微啓，先是碧綠鬼芒業已消失無跡，正因爲雙目微啓，所以心細的獨先生，也無法看出江湖客現下的傷勢，也難以推斷如今江湖客是否還有再戰之力。

獨先生所以請回李老及黑白二老，一是爲了替郭眞調息療傷護法，再就是不希望三老犯險而遭遇意外。

不過，他却一定非要上前不可，否則就無法揭開這一次陰謀的由來，和幕後主使的那人，以及種種詭譎事態。

他當然十分小心，首先說的那句話，別當無關緊要，那正是獨先生自防，防人前的試探。

他走得並不快，但相距僅僅數丈，再慢也已走到丈外的地方，他停下步來，雙目寒光盯着江湖客，道：「朋友，你還有再戰之能麼？」

江湖客沒開口，但仍沒移動，就像一尊石像般，屹立如山。

這氣勢，使獨先生不敢再往前面欺近，也知道江湖客是不會開口答話的，於是哈哈一笑道：「你的功力究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五弟郭眞的功力，却知之甚深，他受了傷，不輕，若非拚命是不會提力相戰，你呢？」

江湖客像塊化石，連本來起伏甚快的前胸，如今也停止了鼓動。

獨先生哈哈一笑，道：「我想你的功力和五弟相若，這樣現在你也是很難再搏鬥，朋友，是我揭去你的人皮面具，抑或你自己報名和動手？」

江湖客如同殭屍，連一絲絲熱氣也沒有，自始至終不言不動。

怪的是獨先生竟沒有向前，別人還好過，那脾性火爆的趙氏二老俠黑矮叟，這時已急得一勁兒咬牙，由不得揚聲道：「老獨，你回來護法，待我來揭他的面皮。」

他性爆人躁動作快，說着已閃身疾縱而到，獨先生神色陡變，伸手攔住黑矮叟，黑矮叟不等獨先生開口，已揚聲道：「老獨你別阻我，我是揭定了這老狗的皮，我知道也許會把這條老命扔在此地，那不要緊，刀光舐血，遲早是『瓦罐難免井口破』，只要老獨接手快，準能把這狗皮揭開。」

「開」字出口，黑矮叟身形一滑，已閃過獨先生，獨先生這時業已沒第二條路可走，緊隨着黑矮叟身後撲向江湖客。

怪而妙的事發生了，始終沒有移動過的江湖客，却在這個時候動如脫兔，一聲清嘯如過渡流星疾射而遠去，等黑矮叟和獨先生在微微一怔再想追時，已然不及，只急得黑矮叟直跺雙腳，連連喃喃怒罵。

獨先生臉上也露出尷尬之色，拍拍黑矮叟肩頭道：「這要怪我太過小心了。」

宋介夫笑着走過來，道：「小心駛得萬年船，這匹夫的功力極深，剛才萬一生變極爲不值得。」

黑矮叟本想說上幾句「刺話」，但因獨先生的聲明，宋介夫的勸慰，他把話忍了下去，郭眞調息未畢，衆人遂席地而坐，靜待郭眞慢慢自己醒來。

黃昏已過，郭眞緩緩睜開雙目，微抬頭，看到正好環立於前的各位老友，不由感激的一笑，宋介夫伸手扶起郭眞，獨先生不待郭眞詢問，已開口道：「在五弟調息時候，我小心過份，竟使對方兔脫。」

郭眞肅色搖手，道：「是先生救了趙二俠，那時小弟還沒敢調息療傷，對方仍有再戰搏殺我們一位或二位的功力。」

話鋒一頓，黑矮叟正要開口，郭眞已微笑道：「不過趙二俠的功勞不少，那幾句意欲拚死而留下對方的話兒，促使對方不戰而逃，否則，後果如何還眞難預料了。」

同樣的意思，郭眞祇是換了個說法，已將黑矮叟一肚皮的不高興打了個烟消雲散，換上欣慰的喜悅。

宋介夫關懷自己的小師弟，低聲說道：「覺得如何？剛才那凌空抵掌，對方看不出傷在何處？師弟你……」

郭眞聲調更低，道：「請師兄傳令，即刻回轉東城。」

宋介夫心頭一凜，不安和關懷之情現於神色，不過他並沒有多問什麼，立刻傳令疾馳返回東城。

*　*　*

在宋介夫傳令起程，僅隔半頓飯光景，在相距郭眞適才調坐地方，右向里許的小樹林中，那位冒名南樓主人曹天啓的江湖客，正坐於地上，極緩慢的以一柄尺長的小鏟，挖掘着地上的泥土。

他挖掘得很慢，也很吃力，一鏟鏟地將濕土堆堆於所挖的坑下，每挖十幾次，總要休息片刻，由此可見剛才和郭眞凌空抵掌，受傷實在不輕。

他挖了半個時辰，汗已如雨流下，衣背後及前胸一片濕痕，那土坑也不過才三尺深，四尺寬和七尺長。

他搖搖頭，又舉起小鏟子，僅僅挖了兩下，已難勝力，嘆息一聲把小鏟子平扔坑中，用足踏踹土內，喃喃道：「想不到那郭眞小子，竟然懷具『天禪佛掌』罕絕功力，一震之威傷得很重，連個五尺深坑也沒力量挖掘，唉！」

一聲唉！搖搖頭，他竟緩緩的坐在深坑之中，坑深三尺，他坐在坑中，頭枕坑外，雙手開始將坑沿濕土扒回坑中，移時，已自腰際埋起。

莫非江湖客要沒死先自埋？否則，他是想幹什麼？

果然是自埋，他埋的祇剩下兩隻手，和一個頭了，而事實上，他已沒有辦法再將手、頭埋起，不過一個人如果決心自埋自「死」，似乎不必一定埋個全身入土，反正死是死了，一死萬了，他閉上眼睛，由神色上是看不出他的變化，但那外露而仍然帶有血痕的十指、手臂，却漸漸失去血色，最後變作死人般的蒼白！

黃昏，靜夜，三更，未近拂曉時分，夜涼如水，小樹林中，三尺坑中已堆滿了二尺土，二尺土上是江湖客的腰部以下，頭、手輕堆土上，不管是什麼人看到，毫無疑問的認定坑中所埋的是個死人。

眞是死人嗎？看，死人鼻中正有兩條白氣吞吐不已，哎喲，恐怕是死者太「屈」，曝屍過久了，身受日月精華，業已成精成怪。

您別笑，仔細聽，仔細看，小樹林外來了人。

古人說：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俗語有云：久行夜路必碰上

鬼。

現在江湖客全應上了這兩句話。

時近拂曉可還沒到拂曉，該老實說，在這個時候，除了急症而請郎中，官驛緊急事情外，在外走動的人，十有八九是不甚正當。

人共三個，邊走邊在說話，話聲不高，但因爲時已近拂曉，天靜人靜，所以話聲雖低仍能傳遠。

其中之一聲急而暴，道：「吳老二，你究竟是怎麼說，快！」

吳老二陰陽怪氣的道：「你可眞急，比他媽的和崔寡婦睡到床上還急，喔？」

急暴的聲音更加急暴，道：「吳老二，你他媽的少囉嗦，講一句，東西是什麼時候分？」

吳老二大概是因爲對方越來越不客氣，也有些生氣道：「什麼時候能急出你杜禿子的『急驚風』來，東西就什麼時候分。」

杜禿子急暴到了炸點，道：「吳老二，你他媽的可是自找難看。」

吳老二更樂了，一聲嘻嘻道：「杜禿子，我吳二不信你發發狠就能咬了我的鳥，少來這一套，還是省點氣力用這顆禿頭，去鑑崔寡婦那褲襠吧！」

杜禿子這一下是「火頂門」，一聲怒吼罵道：「老子不能揍得你小子直叫娘，老子就是狗養的。」

他剛剛作勢的撲上，另外一人適時出手攔住，並以一種極爲怪異有些娘娘腔的聲調道：「吳二，這可是你的不對了，你明知道杜禿子不禁挑逗，却偏偏挑逗他，杜禿子呢，可也太過急躁些，你也不想一想，他吳二能不分出來嗎？又急得那一門子，我說吳二，講一句，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分？」

別聽聲音來論斷的一個人，這娘娘腔調的人，說話出口，吳二竟然一變嘻笑之態，十分恭敬的說道：「還是三爺你老聖明，試想這次所獲，我吳二能獨吞嗎？他杜禿子一心想早去孝敬那崔寡婦，恨不得現在就分到了手，可是他忘了這檔子事還正在熱頭上，一個弄不好，咱們都是死路一條，三爺你老說，我現在敢分給他嗎？」

娘娘腔的三爺聽了，嗯了一聲，道：「你顧慮得對，不過先說個時間叫杜禿子放心，似乎並不礙什麼。」

吳老二道：「三爺萬安，我吳二在這個時候約出三爺和他杜禿子來，就爲了分東西。」

杜禿子在旁接了話，道：「你他媽的，能早放出這個屁來，不就沒有剛才那番……」

吳二沉聲接口道：「是你自己叫崔寡婦洗那洗脚水，冲昏了頭腦，你怎不想想，若不是爲了分東西，這個時候出來荒郊野地，是要找鬼呀！」

杜禿子聽不得吳二老是提崔寡婦，聲調突轉憤怒，沉聲道：「吳二，老子警告你，你他媽的，以後再敢提到崔寡婦，老子非擠出你他媽的蛋黃來不可。」

娘娘腔的三爺接上了話，道：「得啦，都少說兩句，辦正經事要緊。」

這句話有無形的力量，杜禿子、吳二果然都沒有再開口。

他們邊作爭執邊向前走，這時已經到了江湖客自埋的小樹林邊緣上，吳老二手指樹林道：「三爺，東西就埋在這座小樹林裡，我前頭帶路。」

三個人大踏步走進樹林，眞叫妙透了，竟筆直的奔向江湖客自埋的地方。

走着，首先是吳老二，驀然止步，瞪着一對大眼珠，臉上顏色變作鬼模樣，手抖着，那種驚懼的樣子，使跟隨他身後的三爺也不由的打了一個哆嗦。

走在最後的杜禿子，既看不見吳二的表情，又沒去注意某個正好半遮住他視綫的地方，竟錯認已經到了埋藏東西的地點，立即由旁側大步趕上，道：「我的氣力大，讓我來……」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口，人也踏到江湖客自埋的坑邊，目光掃處，他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了。

這時，娘娘腔的三爺已恢復了平靜，不過聲音還有些戰抖，聲調也極低，道：「吳二，這就是你埋那東西的地方？」

本來不是，那地方還要再往前丈多遠，可是當三爺問出這句話之後，吳二心中猛然一動，立刻頷首道：「誰說不是，可是現在……」

娘娘腔的三爺想了想，道：「吳二，今夜你可是當眞要把埋的東西大家分了散開。」

「誰說不是，不過……」

「眞是如此，你怎麼不帶鏟子來了？」

一句話問住了吳二，不過他在微愣了一愣下，頓有計策，道：「我在此地藏有一把鏟子，所以……」

「鏟子呢？」娘娘腔的仍然追問下去。

吳二早已想好了步數，不慌不忙的轉到了江湖客自埋自的土坑，走向一株樹後，接着從另一處轉出，雙手一攤，道：「沒有了。」

娘娘腔的三爺，那二支長長彎彎如同畫眉的女人般眉毛，突然擠作一字道：「吳二，你敢在我面前弄鬼？」

吳二想過了，三爺的這句話他

更早已料到，要說弄鬼，那沒冤枉吳二，不過吳二知道，一時半刻之間當然是找不出證據來，所以他馬上哼聲道：「三爺聖明，我吳二有幾條命幾個膽子，敢在三爺您老面前弄鬼？」

話聲一落，不待娘娘腔的三爺再問問題，手向坑中的江湖客一指又道：「我吳二一判斷，這是太過倒楣的巧事。」

杜禿子想不明白，道：「巧？他媽的，這巧的是什麼？」

吳二頭一搖，長長的嘆了一聲道：「事情大概是這樣，坑裡的老小子死了，他家的人，不知什麼風吹的，放着墳地不去埋人，竟選中了這座樹林也沒關係，偏偏正巧掘坑掘到我埋東西的地方，於是乎……」

「於是乎東西就被人家順手牽羊了，於是乎令你吳二就沒有什麼責任了，可對？」

吳二聰明，聰明都會藏拙，把頭一搖，鄭重其事的說道：「這怎麼能說責任了啦，東西是我埋的，如果我不能找出它的下落，哼！」

他想以一聲怒哼作了結，杜禿子却不放過他，道：「哼是沒有用的，吳二，你說吧，如果不能找出那個順手牽羊的人來，你是怎麼辦？」

「放心，杜禿子，我會找得到他。」

「當然，等太陽從西方出來的時候。」

「杜禿子，少說沒用的諷刺話，我吳二不是省油之燈。」

他聲調一落即起，轉對三爺道：「三爺，你老請說個時限吧過了時限我吳二不勞費心，會自己了斷。」

娘娘腔的三爺冷冷的一笑道：「吳二，事出意外，說來不能怪你，所以這時限嘛，還是你自己說吧！」

吳二心裡暗罵三爺刁猾，神色上是十分恭順，道：「話不是這麼說，不管怎麼樣，東西丟在我吳二手中，既然三爺讓我自定時限，那就向三爺你討半個月吧！半個月之內，定有佳音回報。」

杜禿子才待點頭開口，娘娘腔的三爺手一擺，阻止了話鋒，向吳二道：「吳二，你可是十分清楚我郎三的脾氣，和我郎三的作風啦。」

「三爺，吳二十分清楚。」

「很好，剛才所謂半個月時限，是你自己討的，若嫌一時失算，沒關係，我郎三給你機會，再改個時限。」

「不用了，三爺，我也謝謝三爺你的好意，半個月足夠了。」

「那就好，過了半個月，如果你沒有東西，又沒有能使我郎三相信的話，我說吳二，最好就別叫我費事。」

「放心，三爺，吳二會理會的。」

娘娘腔的郎三爺突然陰陰一笑道：「吳二，有關東西被人家順手牽羊後的解決辦法，咱們是說定了，現在談談另外一個可能吧！」

「三爺，吳二雖笨，這另外一個可能，是什麼可能？」

「吳二，是你突見這土坑半埋的死鬼，立即觸動靈機，於是巧改事實，有了順手牽羊的這一說？」

「三爺三爺，這是天大的冤枉。」

「你用不着這樣的急急分辯，郎三做事尚有分寸，吳二，首先來推斷坑中的死者，你說他是什麼人物？」

「三爺開小的玩笑了，我吳二又怎會知道他是什麼人物？」

「他是江湖人，並且是個江湖上身份功力都夠高的人，這從他的衣着模樣上可以看出。」

「這是三爺的慧眼。」

吳二的這句話並非捧讚，是挖苦郎三，因爲他吳二就沒有看出這些來。

郎三根本不理會吳二這句話的本質，冷着一張臉，接着又說道：「凡是家小未離跟前的江湖人，不論他是怎麼死的，除非家小不知，否則斷無『路死路埋』的道理，所以可以斷定，此人並非由家小所埋！」

這番話是「理」，吳二無言可答。

郎三一聲冷嘿，目光一掃吳二又道：「既非家小所埋，那就是在他遇敵時搏戰而死後，爲敵人或朋友所掩埋的了，譬如死鬼與友同行，最後戰局獲勝，但他已喪命，其友即會就地埋骨，反之，其戰亦因人死無仇而埋之，不過……」

話鋒一頓，郎三突然厲聲手指林中地對吳二道：「吳二你給我仔仔細細的看，地上毫無戰亂足痕，打鬥跡象，這遇敵掩埋的說法，不能成立。」

吳二心驚了，他沒想到郎三有這麼高的見識，更沒想到郎三心性之如此陰沉。

郎三仍沒說完，又是一聲冷嘿，道：「此人一非家小所埋，二非敵或友人埋葬，更半露首、手，吳二，這就叫人疑心重重了。」

吳二在驚心動魄之下，早就在打着對答的主意，那主意剛剛想妥，遂笑道：「三爺已經斷定此人的死因了？」

「一看即知是身受重傷，極重內傷而死。」

「三爺，那鼻端的白氣是……」

「是死者內功所集，死後而散！」

「既是如此，三爺想想看，有沒有可能死者受傷之後，經友相助，逃出戰場，逃奔至此，傷發無救，友人即地掩埋，可巧發現藏物，遂攜之而走，連死友屍首也來不及掩埋妥當，所以死者才露出頭及手？」

郎三這次可語塞難答了，不過，他稍加思索，立刻問道：「不錯，有此可能，只是那人携物而遁，斷無連鏟子都帶走之理。」

吳二仍有答辭道：「是的，這就是我最不解的地方，不過逃遁者用過鏟子是毫無疑問。」

別輕視吳二這句話，這句話足證明他吳二謊言林中藏有鐵鏟的話，是事實。

埋人不用鏟子的事，少見，何況由土坑後側（江湖客雙手夠不到足部坑沿堆土）痕跡看來，是鏟痕不會有錯。

全沒錯，郎三再狠也發不出狠勁，無奈的說道：「也許是我多疑些，不管啦，這事交給你了，吳二，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幹啦，走，回去。」

杜禿子好半天接不上話，現在見事已成了定局，罵一聲「他媽的」之後，突然哈腰伸出右手，五指箕張抓向坑中「江湖客」的長髮。

郎三一聲斷喝，道：「杜禿放手！」

晚了，郎三喊遲了一刹那。

晚了，杜禿子五指已抓住江湖客的頭髮，並向外提勁。

晚了，杜禿聞聲收手，晚了一步，只見他突然眼、鼻、眉、口擠扭成一團，腥血從五官中猛噴出來，濺了吳二和郎三半身。

晚了，江湖客夜路走多了碰上了鬼，在以特殊功力自療重傷時，遭人移動，雖以抗力神功將那人（杜禿）殺死，但他自己却也眞正僵直。

假如對時之內，碰不到識貨並且是朋友的內家高手，代他打通逆氣而自封的十八重穴，他就死定了，看來他死的定局成份多了些。

杜禿七孔濺血，全身一挺，仆於土坑中，自自然然的壓在江湖客的身上。

吳二嚇傻了，郎三識貨多些，伸手一拉吳二道：「還不快走，莫非等死？」

他倆竟然也有一身不含糊的功夫，身法展開電射而去。

* * *

拂曉前的那一刹那時的沉暗過去了，幻變成各種顏色乍升的陽光，穿林射照大地，也正照射在土坑中仆卧而死的杜禿身下的江湖客。

這時候，林外約隔六丈的大路上，已有往來行人，日出而作的農家，也相率荷鋤步向莊稼地。

適時大路遠處，突傳轟雷般的馬蹄聲，刹那，馬影人踪已出現面前，人馬不少，是有三十餘騎，為首年紀不大，僅僅二十二三，夠英俊，背劍跨囊，目閃兇光，臉色蒼白，似是很久沒見過天明。

年輕人身後兩騎是兩名灰衣老者，其一團團如富翁，另一個猴兒臉，金睛火眼，雙眉赤毛，一望即知是位內家功力修為極深的高手。

年輕人首先勒韁停馬，右手那支「烏金絲」的高貴馬鞭，遙指一株路邊右木巨幹道：「不會錯了，大師兄是從這個方向回去的，找！」

一聲「找」，他並沒有吩咐誰，可是身胖、猴二老者起，所有馬上豪客羣應如雷。

接着胖團團如富翁的老者目注猴兒向老者道：「老猴頭，雙管齊下如何？」

老猴頭似乎聽慣了這個稱呼，毫無不悅之色，猴頭一點，道：「好辦法，老肥，你走右路，左方是我的。」

話聲中，老猴頭向身後輕一揮手，立即有十四騎緊隨其後馳向右側。

老肥也不含糊，催馬揮手牽隊向右馳去，年輕人的馬後，目下祇剩下兩騎，作為護衛。

按年輕人「烏金絲」鞭所指向的地方，並無路可通，那是下種的麥田，猴頭及老肥的兩隊人馬，却讓毫無顧忌的鐵蹄摧殘着幼弱的麥苗，疾馳狂奔。

年輕人坐於馬上，顧盼間狂傲之態畢露，那種目無餘子的樣兒，流露出他平日的作為和性格。

他緩緩的提韁，馬踏青苗，走的是直綫，假如他筆直的走下去，毫無疑問將進入江湖客療傷自埋的小森林。

老猴和老肥，雙雙走弓背路，年輕人走的却是弓弦路，老猴頭首先有了發現，長嘯傳聲。

適時年輕人已到達了小樹林邊沿，目光掃處，左手輕揮，身後左側的護衛，馬上仰身，右手投出一支銀槍，銀槍直射雲空，傳出凄厲嗚响，猴頭，老肥聞聲催隊一齊奔向小樹林。

年輕人在老猴頭和老肥到達時，烏金絲鞭指向一株樹木的橫枝道：「大師兄的暗記，指令於林中下馬，快！」

老猴頭首先躍下馬來，老肥繼之，年輕人一抖馬韁，獨自棄騎入林。

老猴頭首先令人搜索全林，他自己也首先發現那個土坑，經仔細看過後，猴臉陡變，飛快的縱回大

隊人馬歇足處，悄悄向年輕人稟述道：「二公子，屬下已經發現大公子下落。」

年輕人心神猛地一震，目光横掃這時正歇息坐於各處的手下，尤其是對老肥，更加盯了幾眼，並沒有馬上回答老猴頭。

老猴頭乖巧十分，二公子不問，他也不再開口，神色上更是看不出任何變化，不愧有老猴頭之稱。

二公子眼梢看着樹梢頭，烏金絲鞭一點身側一塊巨石道：「你坐下，我有話問你。」

老猴頭悄悄坐在石頭上，二公子適時揚聲道：「老肥派人守住全林道路，不得怠忽。」

老肥人胖心寬，但却不傻，不祇不傻，更是位「智囊」人物，別瞧他剛才看都不看老猴頭一眼，但老猴頭和二公子的種種動作神態，全沒有瞞過他。

當然，他不是神仙，無法知道老猴頭和二公子說些什麼，不過看二公子突然叫他率衆防守林區，他馬上明白老猴頭報告的事，必與大公子有關。

他，老肥，是在本身所屬的集團中，人人皆知為大公子信任的高手，也就難怪二公子要把他支出林外。

老肥急在心裡，臉上依然帶笑，聞令即動，率衆出林。

老肥剛去，二公子已霍地站起，道：「快說，大師兄究竟怎麼樣？」

老猴頭聲調依然十分之低，道：「正如所獲消息，大公子較搏受傷，以本門奇功自埋療治。」

二公子像是突然失去了興緻的道：「這非告訴我不可？」

「二公子，事情出了意外，大公子身上倒仆着另一具屍體。」

話沒說完，二公子已沉聲道：「帶路，快！快！」

老猴頭沒動，悄聲道：「二公子，召回老肥一道去看吧！」

二公子笑了，烏金絲鞭輕輕拍着老猴頭右肩道：「多虧你，你去，正好解釋一下剛才的行動。」

老猴頭自是會心，頷首而去。

刹那，老肥神色不安的隨着老猴頭回來，正要開口，二公子已和顏悅色地道：「老肥，我知道大師兄待你情如手足，所以剛剛老猴頭傳來消息，我才考慮一下，支出你林外，事後老猴頭認為你應該親自去看看。」

老肥神悲色苦的點點頭。

二公子一聲長嘆之後，輕輕拍着老肥寬厚的肩頭，以關懷安慰的語氣說道：「不過，老肥，你可要沉住氣，姑不論大師兄他是怎麼樣了，未來大業，老主人可還少不了你，退一步說，大師兄是我的大師兄，情同骨肉無異手足，我不會比你好過的，但是，老肥，萬一的話，復仇勝過和悲傷哀痛，老肥，你懂了？」

老肥止不住悲切的哽咽，說道：「屬下懂得。」

「懂得就好，跟着大師兄和跟着我並無不同，別的我不敢說，一句話，你在大師兄那兒是什麼身份，在我這兒也是一樣，在大師兄那兒是怎麼幹的，在我這兒也是怎麼幹，我只會全力支持你，絕對不會妨礙你的。」

老肥雙目中已滿眶熱淚，一個勁兒點頭，說不出話來，不知是深感知遇還是矯作功夫練到了家。

該說的全都說過了，二公子揮手道：「老猴頭你帶路吧！」

老猴頭步履快捷，刹那到了土坑。

老肥一見，老淚早已流了下來，哈腰伸手就要抓出杜禿的屍體，二公子横臂相攔，緩緩搖着頭道：「老肥，萬一大師兄他還有救，你現在伸手的話……」

二公子厲害，說話祇說一半。

不過半句話的威力，已使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肥，肥臉上淌出冷汗！

二公子厲害中又加上厲害，聲調極為沉穩的對老猴頭道：「老猴頭，這要怪你來，輕輕地、慢慢的，穩住了，把這具屍體提出坑來。」

老猴頭低應了一聲，目光却落在老肥的身上，老肥心頭雪似亮的，二公子的「得人之心」的戰術，使老肥全無選擇，所以老猴頭看他，他無可奈何的報以苦笑。

老猴頭的心也輕鬆，雙足立於坑右，左手扶着坑右，人横坑上，緩緩伸下右手，不着氣力的提住杜禿的後腰帶，試探的漸漸加勁，接着，一聲輕哼，右手微斜，已將杜禿屍體抛出了土坑。

坑中沙土灰塵可說絲毫未動，這手柔功內力，已是武林中罕見的超人高手了。

二公子這時又開了金口，道：「老肥，現在輪到你了，你仔細看看，大師兄目下的境況，聽明白，要仔細看，看得十分仔細才行。」

老肥伏身在坑邊地上，俯首仔仔細細的看着江湖客的全身，在一頓飯時間後，他才輕輕爬地，向二公子道：「二公子，大爺是受傷之後，以本門『土遁』異功自療時，不幸遭人移動髮頂，屬下相信這具屍體，就是移動大爺的混蛋東西了。」

老猴頭正好檢查完畢杜禿的屍體，接話道：「老肥，眞有你的，

這個該死的王八蛋，正是身受本門「內還吐元」功力而死的。」

老肥沒答話，大步到了杜禿的屍體前，極爲仔細的檢視着杜禿的身上東西，老肥毫髮不遺，大大小小的物體全放在地上，最後，開始剝了杜禿衣服，謹愼的把地上的東西包紮起來，掖放在腰帶上。

二公子懂得老肥用意，故意問道：「老肥，這該死的東西，可是『東城』所屬好手？」

老肥答得乾脆，道：「屬下回二公子，這小子不是！」

老猴頭接上一句，道：「二公子，東城要有這種東西，咱們就可省力了。」

二公子突然臉色一寒道：「不說話我也不會當你啞巴，哼！」

老猴頭沒有理會，神色不變，大概他已經被罵得痲木了，失去反應。

二公子寒着臉又轉爲和悅，對老肥道：「老肥，該用什麼辦法把大師兄挖出坑來？」

老肥沒回話，竟緊行幾步撲跪到二公子的跟前，他老淚縱橫而下，悲聲道：「屬下恩請二公子大力救助大爺，目下大爺已不怕移動，但全身僵硬，氣血封於十八重穴，必須有人以本身眞氣相助，打通這十八重穴。」

老肥事急不擇言，業已種下殺身之禍而不覺。

二公子恨惱怒集心胸，臉上誠摯的笑容不變，伸出雙手扶起老肥道：「你錯了老肥，你和大爺祇是主僕，而我們是兄弟，你說，我還用你哭求才出手嗎？」

話聲中，二公子哈腰出手，已自坑中提起了江湖客。

老肥、老猴頭雙雙接上，四臂平伸，將江湖客穩穩的放在地上。

二公子連半點猶豫也沒有，肅色的對老肥及老猴頭道：「你們兩人注意，立刻調息用功，萬一我眞力難繼，你們知道該怎樣辦。」

話聲一停，二公子立即趺坐僵硬如死的江湖客身前，江湖客是橫裡仰臥，臉兒朝天，二公子坐於江湖客橫裡「肚臍」前，這坐位正方便施術救人。

二公子不敢大意，首先調息，移時，雙掌平擧緩緩按下，看樣子他是眞誠的以本身眞氣透傳施救。

老肥不知何故，心中忽生警兆，才待開口，瞥目看到二公子在莊嚴肅穆的已開始施術，而老猴頭護法謹愼，並不停調息提功，以備接替二公子，他遂將已然頂到嗓子眼的話吞回肚子去，更摒除一切雜念，也調息以備接應。

現在，二公子已全力施爲，老猴頭和老肥不過是僅僅差着二公子一籌的無敵高手，眼看着江湖客就死裡逃生，偏偏橫裡出了問題。

老肥曾經心生過警兆，只爲心念主人安危，小心過份，沒把要說的話說出來，於是小樹林中，走進來了位「天殺星」！

江湖客和二公子，不知道他們究竟是那門那派那一家的高手，但是，只以他們手下會有老猴頭和老肥這種人來看，他們必然是武林大家。

這種門戶，與「書香子弟」絕對不同。

書香子弟十家九迂，聖賢書讀多了，非禮勿……的事也太多了，於是乎出了些「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秀才，到了眞需人手才幹的時候，你放心，因爲所知「天下事」極難與「英雄之見同」，所以商議之下，談來終至一事無成。

不過好處也有，不太懂預防，也不太會算計人，也就是說，他們忠厚些。

武林世家，必須一個勝過一個的堅强、謹愼，所以二公子雖然救人，老猴頭專心護法，老肥話未出口，但那些不含糊的手下，不待吩咐就守住了四方八面，應該說是這小樹林中已成禁地，雀鳥難渡。

俗語說「山高還有山」，「人能還有能人」！

就在嚴守四方八面下，被一位能手中的能手悄悄欺近，並且已進入中心區域，正窺看一切。

別眞當作二公子手下無能人，就算這是眞的，有人欺進林中而達中心地區的事實，仍然沒有瞞得過二公子去。

假如二公子一心一意爲江湖客施救，他就沒有辦法能分心以「天視地聽」偵知有人入林了，由此可見，他似乎並沒有打算救好江湖客。

不過這位悄悄欺進林中的人物，給了二公子一個可笑的靈感。

二公子在他本身的門戶中，是三人之下千人之上，不過他很早就想打破這個成例，要除障那位在他之上的第三個人。

第三個人正是他大師兄，目下生死存亡操在他的手中的江湖客。

他無法不矯作施術，因爲老肥當場，若是藏私，老肥回去只要實說經過，他很明白，立即從三人之下變作千人之下，甚至難保殘生。

若要他眞的拚盡眞力，救好江湖客，那他情願死。

他今生自知不論如何勤於用功，也是趕不上大師兄的，只因爲兩年前，他過份的貪圖美色，使業已接近完成的「化血功」毀於一旦，若非高高在上的那位第二位人物，替他求情，現在老猴頭與老肥的身份正是他要幹的。

機會天賜，除非傻子呆鳥，誰

也不會放過身邊今朝毀去一生壓過自己的對頭人物的機會。

不過他要矯作得很像才行，有利的條件是老猴頭爲其死黨，手下人盡皆心腹，只要能除去老肥，陰謀就永遠不會洩漏，他正在思索如何除去老肥的方法。

天從人願，來了不速之客，來人功力不低，老猴頭和老肥全不可能發覺，只要自己悄悄的搜出來人藏身之地，然後眞的給這個早就該死的大師兄透傳眞力，中途假作突受外來干擾，矯作身受反震而倒翻滾外，仆前手指來人藏身之處，再狠狠咬破腮肉，口噴鮮血假死在地上，相信老猴頭和老肥，定然撲向來人藏身地方，那時姑不論是否能去生擒或格殺來人，反正自己陰謀已遂，大師兄在二度逆血反行下，不死也是終生僵直，不能言動，這豈非是天從人願的妙計。

二公子計謀已定，馬上開始以眞力傳送於江湖客，十八大穴他僅僅衝開五處，使江湖客身上氣血如狂瀾般正反抵撞，恰到要緊關頭。

他，二公子，並沒有全力，僅以四成眞氣渡於江湖客身上，這情形外觀誰也無法看出，僅有身受的江湖客知道。

江湖客已能喘動了，當然已經恢復了知覺，他首先識出行功人未盡全力，他不必多想，心頭雪亮，施術人定然是二公子。

因爲合本門奇術的，只有四個人，他自己，二公子，和恩師夫婦。

恩師夫婦坐鎭重地，不可能來此，自己已是被救的人，而那位施術者，除二公子外不會是別人了。

江湖客不僅功力絕深極高，人更聰明，當業已恢復知覺，識出施術人未竟全力，斷判一定是二公子時，他立刻作了最壞打算，並暗以業已能運行自如的二成眞力，試衝「丹田」。

巧到了家，江湖客剛剛將一口眞氣衝開了「丹田」重穴，使眞力眞氣封塞要處而完成了危機而自保，二公子也恰在這個時候突然收回眞力，就這樣，江湖客仍被無法抗拒的逆血流轉震得昏死過去。

二公子突地如受雷殛般倒彈出去了丈多遠，嘴角滴血，手指兩丈外的一株古木，一連三指，掙扎着說了一句：「有人暗算。」接着噴出滿口腥血昏卧地上。

江湖客被逆血震衝昏死在前，二公子矯作昏卧於後，前後僅僅隔利那間，所以二公子那句「有人暗算」，江湖客無法聽到。

二公子算盤打得本來十分之如意，計算得更是絕無破綻，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二公子偏偏算錯一事，老肥眞如其願的撲向古木，老猴頭却照顧上二公子，奴才關懷主子，是天經地義應該之事，二公子心裡暗罵老猴頭混蛋，但那有什麼用？

老肥一人撲向古木，不含糊，是有人藏身其上，這人似乎不願與老肥撲到，這人一聲冷笑，拔身而起，等老肥變勢追趕時，這人早已一躍十丈縱身出林，老肥追到林外，這人已在三十丈外，老肥心中有數，憑他已追不上那人了。

況心念主人安危，只有恨恨疾縱而下，撲向僵臥地上的江湖客。

二公子這時已在老猴頭急救之下醒來了！一見老肥撲向江湖客，沉聲喝道：「老肥，住手，碰不得，也許大師兄他還有救。」

這聲喝止，也是二公子早就算好料定的，不過老天爺也正好又加上一算，江湖客因一口眞氣堅護心神，在老肥追敵未果返回時悄悄醒來。

醒是醒了，但沒睜眼，這是江湖客的謹愼。

醒是醒了，但人不能動，這是江湖客難與天命相爭的事實。

江湖客已註定終生不能挪動的命運，一身功夫十去其九，內心的悲痛無可倫比，但他仍然忍受着，等待着，此人的心機、智慧和天性，着實令人可怕。

老肥在二公子沉喝聲中，停步了，但他已站在江湖客的身邊，頭一扭悲聲道：「二公子，行功中斷，試問，大公子他……還能好得了嗎？」

這本不是句問話，是句斷話，可是老肥心中仍希望主人有救，救星是二公子。

二公子仍在大喘氣，這表示他身受了嚴重的傷，不是嘛，他目光掃過噴在前胸的腥血，這正是要老肥注意，老肥自然上當，有道說「眼見是實」，二公子受人暗算中止施術而受傷吐血，這假不了，是千目所視的事！

二公子引過老肥的眼神於胸前血漬後，長嘆一聲搖頭不迭道：「大師兄是沒有辦法可想，老肥，我好恨，好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的功力太差，不能早防到被人暗算……」

老肥流下淚來，道：「這不能怪二公子，是屬下的過失，屬下本來心生警兆，曾想及有此可能，恨沒提醒個兒，害了大公子。」

二公子現在連聲調也全軟軟無力，向老猴頭道：「扶我起來。」

老猴頭本是「沾上毛比猴子還精靈」的精明人物，這次也上了當，硬沒看出二公子的把戲來。

他扶起二公子，還十分關心地問道：「你要不要緊？」

二公子一皺眉道：「大爺比我

要緊。」

老猴頭想着是，二公子已轉對老肥苦笑，說道：「老肥，這全是你親眼所看到的，其錯在我，回去之後，要老實回稟老主人！」

老肥沒有這麼高的機心，搖頭說道：「二公子，屬下向你告罪，屬下暫時不回去！」

「我說，這怎麼可以，老肥，大師兄一路還要你照顧伺候，你不回去要幹些什麼？」

「回二公子，屬下認爲那個死於大公子身上的狗種，還有同黨，要挖出他們來生吃活啃！」

「老肥，我老猴頭也有同感，別的不說，剛才那人就非找到不可！」

老猴頭也在動了意氣，接上話。

二公子思索刹那，終於點點頭道：「也好，反正事情還沒有辦好，大師兄怎會被東城小鬼們看破身份的，這也要查，大師兄未成功的一切，咱們全得頂上去幹個圓滿，只是……」

他頓住話鋒，緊鎖雙眉看着地上一動不動的江湖客。

老肥懂這意思，接口道：「屬下認爲先在當地租所宅子，請一個人伺候大公子，這樣我們才能放開手去找尋仇敵，和東城小鬼們週旋。」

二公子一點頭，道：「好辦法，老肥，你去弄兩匹馬做成軟床架，咱們在前頭鎮上歇歇，老猴頭你去找房子，要清靜地方，租不成便買，但絕對不能用強。」

老肥答應做個軟床架，老猴頭答應着一面幫老肥的忙，一面傳諭手下起程，由老肥小心的平托起江湖客，放於軟床架上，大隊人馬立即動身。

「司家莊」又叫做「絲家莊」，是以產絲出綢聞名，「司家莊」是個不小的鎮，地近要道，人口不少，也夠熱鬧，居民並不是全姓「司」的。

老猴頭辦事眞叫好快，他去了也不過一頓飯光景，房子已租好了，是「司家店」店東的私宅東廂，由老肥帶着兩名手下，抬江湖客進宅，其餘的人全住進了「司家店」。

老猴頭和司店東說得明白，大爺中途中犯了毛病，保險死不了，保證不多擾人，房子九間，按月出租銀十兩，住一天也付一個月，事情遂定了局。

老猴頭順便請司店東代找幫工，專爲侍候大爺，說明了大爺好侍候，眞正原因必須有個跑腿應門辦雜務的，老猴頭聰明，提議說最好從「司家店」裡撥一個人過去，司店東答應了。

這些事全是二公子大隊沒有到以前辦好的，但是等二公子大隊人馬一到，司店東開了多年的旅店，見識多了，一看就知道來了些惹不起的煞神爺。

別的事情仍然按前議辦妥了，唯有派人去伺候大爺的跑腿這樁事，店裡伙計們全是搖頭如同「貨郎鼓」，沒有一個人答應。

問題還是解決了，是一名小二引介，叫他剛來投靠的表弟幹了，他這表弟姓郭，他表弟爲謀這份差事，拿出白花花的銀子十兩給那店小二，箇中奧妙，似乎就不必要人說了。

不過這內情別人不知，司店主人爲了省事省心，也乾脆對老猴頭說，派出的是店中廚房的手下伙計。

老猴頭夠精明，只因爲侍候大爺和伺候二公子不同，他連人全沒見，一推就推給了老肥。

老肥正在廂房裡專爲大公子搞落蒙面物，那是一種奇妙藥物，如今矯作曹天敵的那張臉，已被擦成油泥，去淨油泥，現出另一個模樣，一個三十四五歲年紀，十分威嚴的模樣。

那雜工郭五，伺候週到，第一夜平安無事，天放亮了，老肥就一再囑咐郭五，別驚動大爺，他帶着那兩名手下，去了「司家店」和二公子相會，商議索敵之事。

老肥前腳去，郭五已關好門，坦然大步的到了上房，大爺躺臥的上房。

他沒猶豫，伸手把住大爺的腕脈，好久好久，有兩三盞茶轉涼的工夫，他才含笑收手，拖把椅子坐在床沿旁邊。

他沒開口，可是大爺却睜開了眼。

先時，大爺只當請來的郎中，沒敢睜眼，當發覺不對而睜開了眼，他却傻了眼。

他，江湖客，也是什麼大公子，睜開眼的第一句話：「原來是你！」

雜工郭五點點頭，幼稚的笑着說道：「不錯，是我，我也料定是你的。」

奇妙的事情，功力技藝爲天下獨步的大公子，竟然早就認識了雜工郭五。

大公子人不能動，苦笑一聲道：「我今日的下場，似乎你並沒有覺得意外？」

「是的，我不迷信，但恩師卜課並非迷信的。」

「少提他，一個老瞎子，自命醫卜之師，兩隻枯手，會摸出我有反骨……」

「別不信，最後你終於叛離了恩師，投向……對了，你是在西堡還是在「北寨」？」

「郭眞，別想從我口中套出任何一句話來的。」

那雜工郭五竟是東城奇俠郭眞，這便大出人想像不到。

郭眞一笑，道：「密林對掌，凌空抵功，仇璞，我已經知道是你『毒手猴王』和『人屠牛肥』，是『北寨』的龍谷的得力死士，你想，我還何必問你現在何處？」

「哼！你最好立即逃回東城，否則，牛肥來時，我會……」

「你什麼也不會作的！」郭眞從容的接口道：「你仇璞不是傻子，只要你當着牛肥或任何一個北寨的人，睜眼說話，那你就等於自己判了自己的死刑，你那位狠毒陰險的師弟，不會由你活着返北寨的。」

仇璞語塞，無言可答。

郭眞嘆息了一聲又接口道：「我眞爲你不値得，龍谷心毒勝過蛇蝎，涼薄無情，你那師弟是他的親侄兒，血總濃過水，人家不止人親土也親，如果你沒有連上兩次惡當，如果你功力仍在，龍谷叔侄自然還會利用你代打頭陣，現在落到半死人的下場，仇璞，你認爲返回北寨就能終老天年嗎？」

仇璞臉上沒有變化，那是因爲臉部肌肉業已僵木，但心湖浪湧，澎湃而已。

郭眞這時又一聲嘆息道：「在兩個對時之內，你若能遇上奇醫又身懷內家罕絕功力的善心人，不但能夠練得一身功力，並且……」

「眞的，郭眞，你這話沒騙我？」

「仇璞，同堂十年，你該知道我郭眞的爲人！」

「好，我信你，你說要我如何？」

「沒有任何條件，我立刻救你走，去找那位能救你的名家。」

「郭眞，你就能……」

「不錯，恩師醫人之術，我已獲得眞傳，只是我的功力不夠。」

「你只是不想救我吧！」

「信不信由你，走不走也在你，說吧！我不能久等。」

仇璞無可奈何的歎了一聲道：「醜話說在面前，不管你對我恩有多重，當我復原之後，仍回北寨。」

「隨你，只希望他年萬一你又落身陷阱，我這不成材的郭眞，還能像這一次一樣的巧，再見到你。」

「不必說這種話，仇璞不傻，心中有數。」

「這是指對我郭眞，抑或是對北寨而言？」

「都一樣！」

郭眞一笑轉身而出，很快就返回來，雙手捧起仇璞，坦然出門，大門外，早有雙馬快車等候，郭眞和仇璞上了車，車把式揮鞭發出連聲脆響，雙馬四蹄撥風般的馳出了「司家莊」。

另一邊在司家莊的二公子等人，業已偵獲消息，那是有關於杜禿的，「老猴兒」辦事厲害，僅僅將杜禿的屍體擺放司家莊必經的大路上，於是就沒費什麼氣力的找出杜禿的來歷。

在「司家莊」五里外，有座「周集」鎮，杜禿是「周集」鎮大戶錢宜的護院武師。

老肥獲得消息，堅請二公子諭令派他前去，二公子可人心意，點頭准了，並且，加派老猴兒爲助，臨行時說得明白，老肥是主辦這件事的人，老猴頭少出主意，目的簡單，不僅杜禿的家屬，已是曾經見過大公子「自埋」的人，全要算上，不留任何活口。

老肥就在「司家店」外和老猴頭上了馬，所以沒有回到司店主私宅的東廂，在他業已認定大公子不可能再醒轉過來，去是多餘，老肥和老猴剛走，二公子已傳了諭令，所有的人全沒個閒着的，四出打聽有關東城人馬的消息。

其實二公子是另有用意，他只要剩下自己，好靜悄悄的探望一下大師兄，二公子正如郭眞所言，是「龍騰北寨」主人龍谷的侄兒，名叫「龍隱」，年紀雖僅二十五歲，但心胸手段却毒辣陰狠勝過乃叔。

不知道爲什麼，龍谷不喜歡自己這個侄兒，上次龍隱出了大事，若非龍谷的夫人「尉遲玉秀」作主，龍隱早就成了龍皮，自那次事件之後，龍隱像是換了個人，規規矩矩終日勤於練功，處理事務也是戰戰兢兢，所以漸漸又換得乃叔的欣慰，遇上大事也有他的份兒了！

這次仇璞率衆巧施陰謀，挑起「東城」和「南樓」的仇對，是事先經過龍谷計劃安排好的，南樓少主曹無極，的的確確是離開江南而北遊，事實上，曹無極是一個人獨行遨遊。

當曹無極剛剛離開南樓，「東城」江南緝盜站已獲得了消息，立即以「飛鴿」傳柬「東城」。

東城在接獲這個消息後不久，又接得曹無極突失行踪，江南發現不明身份高手多名，在急報接獲不足一個時辰，郭五爺郭眞已秘密和東城另兩位萬人之敵的高手馳往江南。

曹無極的確失踪了，被「北寨」的人秘密擄解「唐山」，擒擄曹無極的人就是仇璞，也就是後來在棗莊現身的灰衣客。

自曹無極被擄，另一位曹無極已在德州現身，就因爲這位曹無極身伴有申三絕、田耕，和馬宏相伴，於是沒有人對他的身份起過疑心。

申三絕等十八豪中的三位，是在「南樓」接應曹無極失踪後，由總管曹恒差派尋曹無極的，自然申三絕等離開南樓不久，就回報已與曹無極相遇，而南樓主人曹天啟不知有詐，始終被蒙在鼓裡。

幾天後，南樓獲得密報，曹無極於北地各處橫行，姦殺婦女無惡不作，曹天啟又驚又恨又惱又羞，那時恰正深夜，他已傳令明天集隊，親出疾馳北地，要生擒逆子送往東城處以極刑應得之罪。

不料三更乍過，不速客突降內宅，出示東城最高信物，報名郭眞，秘密說出內情，曹天啟方始恍然大悟，原來北寨龍谷早存異志，年前已摸清曹恒的平生一切，差派高手夜襲喪命，另以一人易容僞冒，目的就是爲今日。

曹天啟本待爲曹恒報徒，擒殺今日假冒曹恒的匪徒，爲郭眞所阻，暗定奇謀，於天明後，召令曹恒率衆擒回曹無極，假曹恒尚不知身份業已敗露，只當鬼使神差天助彼輩成功，應命而行，於是不知不覺間落入郭眞的網之中。

假曹恒一走，郭眞已先走了，有了把握，數日後又來個曹無極貪歡下，封其眞穴，此時潘大年早恰正率領緝隊到達，不費吹灰之力的將假曹無極生擒而去。

假曹無極之失手，使仇璞等人非臨時改變策略不可，否則，萬一假曹無極吐出實情，則前功盡棄。

此後種種，事實證明郭眞智高一籌，使仇璞一切落空，並失去一身武功。

龍隱所負任務使命極重，本是接應的主力，可惜仇璞上當在先，使龍隱中斷了聯絡，無所適從，最後雖然發現仇璞在途所留暗記而追到，奈何大勢已去，好手盡亡。

不過，這件事在龍隱來說，他並沒有責任，第二，竟能趁便毀了仇璞，是大喜之事。

話雖如此，他仍不安心，於是支走了衆人，獨自去看仇璞，再次證實一下，所作是否毫無破綻。

勾心鬥角　各出奇謀

「周集」的錢府，太好找了，因爲錢宜是地方的首富。

別看龍隱說過，此行主意是由老肥出面，老猴頭聽令，可是老肥心中有數，一再請教老猴頭，怎樣下手。

老猴頭不藏私，說出辦法，兩個人大搖大擺的到了錢府門。

錢府門是四面開着的，四名壯漢守在兩邊，老猴頭先上了台階，未語先笑道：「請問，杜教師爺可在？」

杜禿的死，消息不慢，已經傳到了「周集」，守門壯漢更經過叮囑，爲首立刻瞪目搖頭道：「你大概找錯了地方，我們錢府沒有姓杜的教師。」

老猴頭欣然滿臉帶笑，道：「這就怪了，錢府教師一共六位……」

爲首的守門漢沒見過多大世面，竟搖頭接口道：「那就更不對了，本府教師只有四位。」

老猴頭笑得使人心裡舒服，話更客氣，又直點頭哈腰的說道：「可不是我年紀大了嚕囌，這位大哥能否行個方便，說說這四位教師爺的尊姓大名？」

另一名守門漢不含糊，接口道：「你問這麼多想幹什麼？」

「沒什麼，這位大哥，我們是投親來的，問問明白也好另打主意。」

爲首的看門大漢說道：「四位教師爺，一位姓吳、一位姓蘇、一位姓田的，另一位……」

他臨時還眞的編造不出另一位的姓氏，老猴頭聽到這裡，心中早有了數，道：「好了，大哥，大概是我找錯了！」

話聲落，拱拱手和老肥走了，守門漢子可沒有閑着，急三搶四的跑到裡面報信。

夜，霧夜，水氣極重。

錢府二更就熄了燈，守夜武師照規例的巡行視察了一遍。

不過久久沒有出過什麼賊匪事，巡行視察已成了虛應的公事，走一圈，看一遍，也就回到宿舍處睡覺了。

今夜正輪到吳爺和蘇爺的班，兩個人邊走邊聊，姓蘇的先開口道：「我說吳二兄，白天我們沒見着，有話沒法對你說，有人來找杜禿……」

吳二似乎不想提這件事，道：「我知道，錢二爺已經告訴過我！」

「那就好了，吳二兄，究竟前天晚上你們去什麼地方，杜禿曾給人家……」

「我說老蘇，這件事我不希望你再提，郎三爺也不希望有人提。」

姓蘇的沒吭聲，他明白，吳二他並不含糊，郎三爺他可惹不起，何況是非皆因多開口，不提就不提了。

那知他沒接話，暗影裡有人接話，道：「錯了，姓吳的，這件事你是非說個明白不可，包括那位什麼郎三爺，全得講出來。」

話聲一起，吳二知蘇姓武師已雙雙跑開八丈，吳二的鬼頭刀，姓蘇的「奪魂斧」全亮出護在身前。

暗影中說話的人，眞叫夠膽，竟噗嗤一笑大步走了出來，人只一個，老猴頭！

姓吳的賊子心虛，揚聲道：「什麼人，好大膽子，夜入民宅，非姦即盜，還不束手就擒麼。」

老猴頭更笑得腰都彎了，道：「得了，我說吳二，這套嘴八式在鼓兒詞上管用，動上眞的可就應了那句『紙紮老虎』，咋唬不了大人的。」

話聲一落，老猴頭竟不理吳二，向姓蘇的說道：「蘇朋友，古語有云，欲知心腹事，須聽背後言，老夫就是大白天來找死鬼杜禿的人，你和吳二剛才的答對，老夫是字字入耳，蘇朋友，這裡面沒你什麼事，祇想請答上三言五語，願不願意？」

姓蘇的別看有柄「奪魂斧」，眞功夫也僅僅像是「瓦崗寨」的程咬金，三斧頭一過，早逃早好，這種人有一得，那就是眼力夠，一看老猴頭的模樣，一想老猴頭的從容，厲害得很，頓即了然。

了然之後，他把大斧放落，道：「你老請講，我知道的含糊不了。」

「夠朋友，第一問，請問前夜的都是些什麼人和杜禿……姓吳的，你若敢往後挪一步，老子就先要你一條人腿！」

吳二趁着老猴頭一心在問姓蘇的時候，退步欲逃，試想如何能逃得過老猴頭的一對金睛火眼。

老猴頭是警告過了，但是他却逃得更快，不料才跑出兩步，就吭的一聲摔倒地上，摔倒之後却沒動過，也沒喊痛。

姓蘇的旁觀者清，一看得仔細，老猴頭只是凌虛一指一點，吳二就一頭觔斗摔倒地上，單憑這份身手，姓蘇的心裡有數，越老老實實說實話的好。

老猴頭適時若無其事的又問道：「前夜是誰和杜禿在一起的？」

「是吳姓武師和府中的郎三爺。」

「郎三爺是何等人物？」

「本宅錢員外的舅老爺。」

「那怎麼三爺稱呼？」

「錢員外是二爺，有位胞兄是大爺，所以郎舅爺就成了三爺。」

按說，老猴頭該問問錢大爺叫什麼名字，是不是他也住在府中，可是老猴頭省了，在他認爲沒有這種必要。

這個是省了，但是還有話問，道：「錢府上上下下有多少人？」

「不少，五十多位！」

「今夜有誰外出嗎？」，

「沒有，全在府中。」

老猴頭笑了，道：「蘇朋友，能麻煩你帶路，去找那位郎三爺嗎？」

姓蘇的怎敢話不能，咬着牙答應下來。

老猴頭一閃就到了吳二倒臥的地方，抓起吳二笑對姓蘇的說道：「有勞指引，請！」

姓蘇的在前，轉向後邊的內宅，再過內宅右側的小花園，到了一座小樓，姓蘇的悄悄指指小樓，表示郎三爺在樓上。

老猴頭笑意更甜也更濃，道：「別客氣蘇朋友，上樓吧！」

姓蘇的這時候一顆心怦怦的跳了，他經驗夠多，江湖路也跑得不少，現在他看出來，老猴頭不能饒他活命，到了這個時候，他要拚命換得不死！

拚死有拚死的辦法，他更小心了，也格外現出「本無大志」的窩囊相。

他率先登樓，踏上樓階時，回頭悄聲道：「這位，我還是脚步放重些，還是輕悄悄的好？」

老猴頭一拍他的肩頭道：「咱們是大大方方的見郎三爺。」

於是姓蘇的一邊脚步沉重的登樓，一邊不高不低的聲調說道：「三爺睡了沒有，蘇青有事稟告。」

郎三爺沒睡，不過也沒有點燈。

蘇青話聲傳到，樓頭三爺就開了口道：「上來吧，門沒關，吳二呢？」

蘇青應着是，沒有理會有關問及吳二的話，這是他聰明的地方。

他推門兒的當兒，老猴頭已搶先一步進了房中，這是老猴頭的經驗，房裡始終沒點上燈，可疑，他先進去，郎三爺一定是當蘇青，不會下手。

錯了，他想錯了事，也料錯了人。

他剛進步入房一隻脚，寒星七點迎胸而到，想退，姓蘇的大斧掄起，雖只三斧頭，却正好光影勁勢堵死了退路。

「瓦崗寨」時候的程咬金，第一是因爲人好，第二又是有名英雄人人恭敬，第三正因爲程咬金三斧頭夠看，於是乎「順理成章」的爲了王。

今夜，蘇青夠看的也只三斧頭，沒錯，現在挾風帶威的劈下來的，也正是三斧頭的第一斧。

俗語云，好運道，夜壺飛升齊天高！

又有句，楣倒時，喝水水全涼牙縫。

老猴頭福運財運人好運全走過了，今夜走上楣運，一時大意失却荊州！

迎面寒星，他本來是不在乎，但是誰敢斷定這寒星沒有毒？

誰又敢說這寒星沒有毒，不是專破內家功力的歹毒玩意？

有這兩大顧忌，老猴頭是絕對

不會迎格，只能躲避！

人恰在門正中，他祇有往後躲，後面這一斧，可就成了威力無儔的一斧，能要命的一斧！

沒法子，老猴頭避重就輕，全身猛縮，仆於地上，樣子招式着實難看，不過眞正管用。

若在平日，若是敵對着是武林頂尖高手，他這一招眞用得恰當萬分，壞就壞在今夜前後明暗兩個敵人，竟全是兩伙計。

前面暗處的敵人，郎三爺在老猴頭突現身形於院中時，他恰好有意外出暗察，看了個仔細，悄沒聲的回到住處，早作了準備。

既然早作準備，寒星自不僅發一次，老猴頭仆地，郎三爺第二次寒星疾射出去，當然，老猴頭沒挨上，可是他身後，一斧掄空的蘇青，却被擊着了。

蘇青前胸及臉部一共中了八點寒星，整個人向前仆去，奪魂大斧眞的成的「奪魂大斧」了，抛落一旁，可不正好，鋒利斧刀正斬落在老猴頭右手的中指無名指及小指。

老猴頭也是肉做的，十指連心，一疼一喊翻身，蘇青恰恰壓下，他臨死之前，雖然雙手無力，捏住老猴頭的脖子，也幾乎把老猴頭給捏死。

在老猴頭右掌擊出蘇青屍體時，郎三爺已往後窗溜之大吉了。

奈何今夜走楣運的不少，他郎三爺正是不幸的一個，頭剛鑽出去，已被一隻大手緊緊的握在脖子上，接着身軀提起來了，硬生生的又重被提進房中。

老猴頭早蹦跳了起來，並止住右手失去的三隻手指的血。

提着郎三爺回房的，當然是老肥，老肥點上燈，目光掃過老猴頭失去的三根指頭，冷冷的說道：「老猴頭斷了猴爪，今後怎麼抓人？」

這話是開玩笑，老肥是絕對絲毫沒惡意，不過聽在老猴頭耳朵裡，暗暗心凜不已。

他老猴頭是以成名的獨絕武林的「天地七十二神抓」馳名，現在右手五指去其三指，「抓」字怕要改作「拈」才對，這對他的損失來講，自是無法彌補。

何況右手指殘，再遇强敵時勢難取勝，遂暗暗打定習練另一反擊功力的心意！

老肥適時瞀目地上，又開口道：「老猴頭，不管怎麼說，今夜我老肥是由衷的感激你，看。」

老猴頭不用看，就知道老肥要自己看什麼，冷冷的一哼道：「如果不是爲了留下姓吳的和郎三狗種對質，剛才突遭暗箭襲擊，早就拿他作擋箭牌。」

老猴頭這一點叫人佩服，受傷之後仍然保存吳二，因爲吳二還有用處！

是冤枉的就是蘇青，死得最早。

老肥手一抖，砰的一聲把郎三摔倒地上，郎三和吳二已一動不能動。

老猴頭雙目噴火，對老肥道：「口供你問，這姓吳的小子要交給我。」

「全由你來，我會接着下手！」

老肥這句話，也無其他存心，但是事怕有心，老猴頭是個有心人，剛才老肥的那句玩笑話，使他生恨，而現在的這一句，却叫他感慨，不是麼，老肥一根腸子通到底，大權交給了自己，正跟二公子龍隱的吩咐相反，江湖上有江湖人的好處，因爲有時一言可以惹禍殺身，有時却也因一言突生知遇豪情。老猴頭對老肥，突有了好感。

老肥並不知道，說完話，身形一閃，當眞而去樓外替老猴頭「把風」。

其實老肥又怎會是個直腸人，祇因靠山已倒，又明知禍種昔日，遲早難逃龍隱毒手，再加上十分忠心失勢而更已半死的主人，遂在心頭上插把刀(忍)忍了——忍！

毅然決定以「忍」而待機，說起話來和辦起事來，自然順人情與盡量克己。

老猴頭拍開了吳二和郎三的啞穴，人雖然不能動，但話可以說。

老猴頭先對吳二陰陰一笑，說道：「你小子聽清楚，我要問你們在小樹林內幹的事，姓杜的是怎麼死的，你們半夜三更在小樹林幹什麼，又怎麼那麼巧看到坑裡半埋着的人，講，實話實說，錯一點，老子叫你耗上三天三夜才斷你那口氣！」

吳二不是英雄，才要直講，郎三爺畢竟世面見得多，他在旁冷冷一笑道：「朋友可否容我郎三講句話？」

老猴頭剛才向老肥明要郎三，郎三並沒有聽到，那時候他僅穴道被封，有口難言而已，所以他突然的開口，老猴頭暗服這郎三的膽氣，於是說道：「怎麼，你怕老子忘記你？」

「朋友，郎三心裡自有數，既然沒有把你朋友放倒門口，這不就變成生死由你，所以用不着再說什麼狠的話。」

「有種，郎三，那你就說你要說的話吧，老子保証一個字一個字的聽。」

「首先請教朋友尊姓大名……」

「郎三，過份了，老子並不是怕什麼，而是奉命只管行事不言其他！」

「如此算我多問，朋友，那土

坑裡半埋的是尊駕朋友？」

「老子沒有那麼大福份，那是我們大少主人，也是大公子。」

「不管是朋友，你的什麼人，朋友，他死了，死在我們三個人到那小樹林內以前，所以……」

「郎三，他沒有死，他是在於生平僅見的强敵拚搏之下，身受極重內傷，用本門絕獨天下的方法自療。時間祇需兩個時辰，也就是說，天亮前他就會傷勢盡去。不巧的是，你們偏偏深夜去那樹林，更不巧的是，你們竟敢膽大到去觸動他，於是他才走火入魔無藥可救，郎三，因此你、他(指吳二)和那姓杜的成了兇手。」

「哦！這也是你們來此的緣故？」

「本門有仇必報，何況如此深仇！」

「朋友，觸動貴少主人，是那姓杜的，他已因之身亡，至於郎某和吳二，只是適巧經過樹林，這似乎說不到不應該，自更是說不到仇恨……」

「錯了，郎三，那小樹林並非位於此集，你們深夜經過，郎三，若說是『適巧』是沒有人相信的。」

好個老猴頭，話聲微頓之後，悄然出指，並又封住了郎三啞穴，轉對吳二一笑，道：「吳二，說你的了，說出內情，快！」

老猴頭太懂得像吳二這種人的賊性子了，所以他說到指到，二成力點向肩井，吳二已經疼得直喊爹叫娘。

老猴頭手指一鬆，厲哼一聲道：「講吧！反正有人對質，錯一句，斷一肢，你一共祇有兩條手臂兩條腿，本錢是四句謊話，所以老子任你信口開河，講！」

吳二那敢說半句謊言，一五一五加一五的湊成十分實在的事實。

經過說完，老猴頭知道沒有錯，重釘一句道：「說出究竟何事，深夜去那小樹林？」

吳二看看郎三，郎三祇急得青筋暴現，汗順頰流，就是開口不得。

吳二會錯了意，認爲郎三已經受了酷刑，心裡一怕，打個冷顫，道：「是這樣的，四天前有位道爺，病在鎮上客棧，身上沒錢，爲請郎中，叫店主去典當一粒金珠，我們錢爺正是當店的東家，認出金珠竟是武林盛傳失踪已久的『玄玄寶珠』，還親自去探望那位道爺，並奉還了金珠，給道爺請來郎中，不料半夜，那道爺竟不辭而別，錢爺大怒連呼上當，派人追趕，郎三爺和小的及杜禿一路，巧的是在破廟中追上了那道爺，郎三殺人，杜禿藏物，小的望風，事後分贓，杜禿說東西埋在那小樹林……」

砰砰老猴頭一連兩脚，吳二郎三雙雙歸西去了。

老肥一晃身形已站在吳二屍旁，道：「老猴頭，你可是要搜那樹林？」

老猴頭十分誠懇壓低聲音道：「怎麼樣？你願意叫人家支使你一輩子，當一輩子高等奴才麼？」

「老猴頭，人心可怕呀！」

「老肥，現成人血，立分兩份血契，各據其一，自此同心同志，生死不渝！」

「老猴頭，說一句，找紙！」

他們果然找來紙，用吳二和郎三的血，寫了兩份「把柄契」一人一份，誰也不用再怕誰出來誣陷對方。

事辦好後，老猴頭心腸狠，道：「這一家人，人家知道的不少，老肥，堵上前後門，來把無情火如何？」

老肥一笑，頭一點，道：「要辦就快，夜長夢多！」

夢被大火燒醒了，人被大火吞了去，天明時，錢府祇剩枯木枯柱和無數焦骨。

* * *

龍隱龍二公子，在老肥和老猴頭去後，指東差西，把手下人一個不剩的全派了出去公幹！

他自己却悄悄的離開客棧，又悄悄的到達客棧主人的私宅，更悄無人知的閃身進入本是大公子仇璞靜臥的內室。

他存心天知，詎料天也不容，仇璞已然失踪了。

他慌了，向來沒有這樣的慌張過，慌得手脚無個放落處，慌到了平日多智的頭腦，如今一片空白，半絲兒主意全拿不出來。

在一陣慌張之後，決定不管如何，還是先回客棧好，於是潛返客棧房中。

他派出去的人一批批的回來了，而他已漸漸止住了慌張，想出了辦法。

他若無其事的召喚進來一個名叫「魯九」的手下，說明老肥不在，沒有人去照料大公子，叫魯九去守着，伺候大公子的湯水洗刷！

魯九當然應命前往，他去得快，回來得更快，氣急敗壞的報告驚人消息，大公子不在住處。

龍隱少不得造作一番，既無法把罪過加到店主及其他任何人身上，斷判大公子已被敵所擄，遂留下魯九及二一束，着交老猴頭及老肥，他自己發狠立誓，非追到敵人不可下，率衆而去。

老肥和老猴頭回來了，看過信束，吩咐魯九自己歸隊，或者是直接回轉唐山北寨，魯九領了百兩紋銀，那會自找倒霉去找龍隱歸隊，一路大吃大喝大玩的回轉唐山去。

魯九走後，老肥並又看了一遍龍隱所留信柬，胖臉上那兩隻小眼掉下淚來。

老猴頭安慰地道：「老肥，你就看開點吧！反正咱們不管跟着那一個，全是當奴才。」

「老猴頭，咱們現在可是立過血誓的好朋友，你直答我一句，大公子和二公子如果全要你，你跟誰？」

「大公子。」老猴頭答得乾脆。

「是啦，你說句公道話，二公子這算什麼，心眞能這麼狠，這麼毒？」

「老肥，少說兩句，已然成了事實的事，就算我幫你，能轉過這乾坤來嗎？」

「話是不錯，不過老猴子，我就不會甘心，不會眼看着大公子這樣死，你等着，總有一天，那麼一天！哼！」

老猴頭沒答話，只是輕輕的嘆息着。

嘆息代表了同情，是同情仇璞大公子，可也是同情在發着空狠的老肥。

這不但能換得老肥的好感，更使老肥安心，安心他所發的狠，絕不會傳到可使自己生死兩難的龍隱耳中。

聽人的秘密話，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惹禍害，這個道理老猴頭懂。

像老肥現在所說的話，又秘密又危險，他本不希望聽，又不能不聽，聽入耳中危險已生，誰敢保證老肥在心平氣和後，不先殺他滅口，所以他以一聲嘆息，來博取到老肥的安心。

只是暫時安心，危險仍在，於是老猴頭突然壓低聲音，煞有介事的說道：「老肥，這也是天意……」

「天意，你他媽的也說這種背良心的話，我說老猴頭，別看……」

「你太急了，把東邊的話聽到西邊去啦，我們正想如何開口能雙雙留下，留下來找那三個死鬼埋下的寶珠，如今豈非天從人願了。」

老肥明白了，胖臉一紅道：「我是急瘋了心，別往心裡記去。」

「去他媽的，老肥，打起精神來找珠寶是正經的。」

對，老肥一拍大腿，將跟隨多年主子的不幸遭遇，暫拋雲外。

老猴頭能幹，購買了應用之物和吃喝過，他們的馬仍在馬棚，算過賬，飛身上馬直奔向仇璞出事的小樹林。

＊　＊　＊

一堆篝火，火光照射地上，地上現出兩個人影。

只因這兩個人，是側對篝火趺坐地上，所以影子看來分明。

前坐的人五岳朝天。

後坐的人，雙掌緊貼前坐人的後心上，是「透傳眞力」，也是「代療奇疾」。

影子淡了，篝火漸弱。

地上影子由極淡中消失了，地上的篝火，衹剩了一陣淡烟。

前坐的人突然一聲痛哼，身軀在抖顫中睜開了雙眼，好亮，亮過天上不停霎眼的「北斗星」。

後坐的人，却在這個時候閉上了雙眼，汗水早已濕透了衣衫，臉色也有些蒼白，不過他臉上却帶着一種極爲愉快的笑容。

天上漸漸失去了星光的影子，換上一灰白，前坐和後坐的人，雙雙站起。

誰想到，前坐的人會是仇璞，更沒想到後坐的人就是郭眞。

仇璞在開口，他早已上下打量了郭眞那身如落湯鷄的衣衫，皺着雙眉，搖着頭道：「你這又何苦，何不任我自生自滅，再說，你雖救了我，我們仍然必須爲敵。」

「我知道，但我仍然要救你。」

「反正你作都作了，多說什麼話全沒有用，不過你非告訴我一件事……」

「你可是要問，我怎能使你氣血由逆轉而順下，恢復順行並暢通百穴！」

「這豈不是你震驚天下的事，換誰都全想知道這原因，何況身受的我。」

「說出來，只怕你不會相信。」

「你的話我信，在這個世界裡，我也僅僅信你所說的話。」

「你眞太看重我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前幾天在附近的一座破廟裡，巧遇上一位業已身中別人暗算瀕死的道長，他傷勢已是神仙難救，死前贈我一個書笈，並說出被人暗算的緣故，奇怪的是他竟堅決不准我代他復仇，說那些人，不出幾天，必遭天報橫死……」

「別嚕囌那些沒用的話好不？」

「誰說沒用的話，我掩埋了道長之後，才打開書笈，內中竟有三粒『天寧化骨丹』，是昔日奇客『玄玄子』的東西，可正巧是專門醫治走火入魔的聖藥，所以現在你……」

「雖有聖丹，如果不是你以眞元相助，我只不過是行動無碍的常人，現在我已覺功力不僅恢復，並且又深厚了許多，我不能矯情，郭眞，是出於你的恩賜。」

「這話你是多餘說的。」

仇璞道：「並不，因爲我還有聲明，所以……」

「放心，我一不會爲此而有所需索，二不問有關北寨的虛實，三不涉及今後東城事，仇璞，你可以放心了吧。」

仇璞的臉上第一次現出發乎衷心的感懷和激動，頭一低道：「郭眞，你究竟是爲了什麼。」

郭眞的臉色也若無其事的轉爲肅穆，目光罩定了仇璞，似欲有言，最後終於聳聳肩黯然一笑，算是作了回答。

仇璞沒有抬頭，但已知道郭眞聳聳肩無聲的一笑，便無可奈何把手一攤道：「你不說的，這叫我爲難而又傷心，我當然不願意像先前那樣窩囊的死，可是我更不希望今後良心不安的活下去。」

「仇璞，別想得太多，不論你從前作了些什麼事，我仍然相信，今朝失去的功力走火入魔的要是我，你也會同樣的像我救你一樣來救我的。」

仇璞突然轉過身去，他內心深爲羞恥，牙根咬着，郭眞的想法錯了，仇璞自己明白，換了遭遇，仇璞絕不會去救郭眞。

郭眞不會錯的，他正像仇璞自己一樣的明白，換個遭遇，他是死路一條。

自愧而深受良心痛責的仇璞，仍是背對着郭眞，以特殊的激動聲調說道：「郭眞，人總是人，是肉的，知是非，懂恩怨，爲了你，我回去了，回我來的地方，只要東城有你郭眞在，我仇璞絕不再參與其中。」

「仇璞，我說這不必，那是矯情，謝謝你。」

「別叫我聽着慚愧，眞的，以你和宋城主關係情義來說，以今日武林業已萌發的詭譎風雲來講，至少你堪比楚漢時的大將韓信。」

郭眞道：「仇璞，敬請直言。」

「放心，我不會保留，請回答。」

「郭某何德何能，敢比韓信。」

「不，我仇璞認爲比得。」

「既然你堅持說我比得上，那就比得上吧，不過我却想不明白，東城誰是蕭何！」

「誰是？恕不知，但是總有一位蕭何在的，願能信我之言。」

「我信，不過就算是宋城主果有蕭何一流人物，但宋城主却不是那心險臉笑耳軟手辣的漢劉邦，況且最缺德的是呂后，而我郭眞，野心不大……」

「韓信當年何嘗有過野心，否則十面埋伏，只要稍爲改動，何愁項羽及劉邦不雙雙授首，後有所謀，呂后暗逼，已不能不發，這難怪韓信。」

「這話我會記得，也感激情義。」

「其實這要比起你之救我，太輕微了，恕我衹能有這一點可報，郭眞，願他日把握已非今情。」

「怎麼，你要走了？」

「嗯，該走了，告辭！」

郭眞沒說出「不送」或再挽留的話，只是目送仇璞偉岸的身形，漸漸的遠去了。

在仇璞早已去了沒影子後，郭眞似自語又叮囑仇璞的道：「你說走了，早該走了，早該走了，走得越遠越好，唐山已非安全之地，希望你能明白。」

「他只怕永遠不會明白，也永遠不會離開唐山『北寨』龍谷老兒。」

這話聲出自郭眞身後，他竟沒有絲毫驚駭，更沒有回頭，不過却重重的含有十分不悅的冷哼了一聲。

這地方，本是回望平坦的十畝盆地，按說身後來人，郭眞不會不知。

篝火已熄，天色未明，雖是拂曉，但天際的魚肚白顏色，淡淡的反而更襯托出大地臨近光明前的黑暗。

人近了，步聲也近了。

步聲雜亂，並非一人，來的人這業已站到郭眞身後不足七尺時，形影自然看清，有東城之主宋爺，有那位宋城主讚爲今世諸葛的智囊獨先生，有李老，有……

人越來越多，最後更出現了數百名牽馬而步行的金、白、紅、黑大隊神緝，因爲人數出　多到突然，郭眞始緩緩地轉過身來。

一轉身，首先入目的是一位立於城主右首，和獨先生恰分左右而伴着宋城主的枯瘦老者。

老者身材在所有人當中最高，人也最瘦，竟比矮小，大頭的獨先生還瘦。

老者一身綠色衣衫，長至垂地，怪。

老者散髮未束，髮長已近五尺，怪！

老者枯瘦的臉上，却有雪白的長眉，深凹幾乎難見眼珠的雙目，高聳而中彎恰如鷹啄的鈎鼻，再配上薄如刀刃的兩片嘴唇，招風耳能聽遠十里的耳朶，老者的模樣，已是天下獨絕。

就因爲他這獨絕的模樣，才使郭眞無法和他親近，雖然他是一心一意的想盡方法去接近郭眞，郭眞是敬鬼神而遠之，巧躲或遠避。

郭眞之討厭此老，宋城主心中有數，獨先生更自明白，只因獨先生與此老莫逆知己，而宋城主對獨先生計從言聽，尤其是東城事實上也缺不了像此老這種人才，於是郭眞是惟有自己忍耐！

獨先生曾面當宋城主，開誠的問過郭眞，究竟對此老存何成見，郭眞沒有回答，於是獨先生一口判斷定局，郭眞以貌取人，這樣，自然宋城主就不再考慮謝拒此老。

此老何人，天下聞名的「毒先生」是也。

毒先生自經獨先生引介而進東城，三年來話說得很少，事也辦得並不多，但每辦一事，必然乾淨俐落，譬如對付假冒南樓的總管曹恒，那一「化骨香」就使東城永遠有後顧之憂。

剛才在郭眞身後開口的就是他，毒先生，他的話，事前並沒有經過宋城主的同意，不過他說出來之後，宋城主也覺得這也正是他考慮要說的。

毒先生話罷，宋城主並沒有聲明什麼，郭眞冷哼了一聲。

郭眞轉回身後，並沒有向城主問候，也沒有對其他的人招呼，他直接了當的問毒先生道：「你憑什麼，憑那一點敢如此判斷？」

毒先生可不失禮，一拱手含笑道：「老朽問候五爺好，五爺辛苦……」

「不必，我們本來是一路來的，何必這麼多禮，至於辛苦，那更應該了！」

毒先生哈哈一笑，看似坦誠的問道：「有句話，老朽先作聲明，純出善意，那就是五爺所謂辛苦應該，是指……」

「仇璞恩怨分明，今後不會對我等不利之事，這辛苦是爲東城整體，豈不是應該？」

「五爺乃城主師弟，親如手足，相信五爺和城主不會認爲老朽要說的話是有惡意，五爺，你錯了！」

「哦，敢請指點，郭眞錯在何處？」

「五爺救他已是不該，既然救了他，就不能這樣的放他走，縱虎歸山，已鑄大錯，他是龍谷老兒的傳人，義子，未來的『北寨』之主，五爺請想，他能不和我東城爲敵嗎？何況龍谷有女，規禁祇嫁掌門外姓，在名利雙誘之下，就算他仇璞有心化解北寨、東城這段公案，怕也很難作主！」

「毒先生。」郭眞沉聲肅色的問：「有證據証明這些，抑或是推斷？」

「老朽不敢相瞞五爺，是個人推斷，但老朽可以與五爺立狀，保證不錯。」

「趙孟之所貴者，趙孟亦能賤之，眞有是日，郭眞誓取其首以進，現在，還沒有到可能證實的時日，你少開尊口！」

毒先生絲毫羞惱都沒有，笑問道：「老朽聽獨兄言過，五爺和他（仇璞）那一戰，幾乎可說已用全力，最後兩敗俱傷，他此番回去，必然全力習功，未來一戰，五爺，老朽眞不敢樂觀。」

宋城主始終沒有開口阻止二人的爭辯，獨先生也一言不發，其他人自是只有聽的份兒而無接口的膽，但這情形使郭眞心頭猛地一凜。

一凜刹那，觸及靈機，哈哈一笑道：「毒先生，你不是有心想探聽些什麼吧？」

毒先生臉不改色，從容答道：「正是，要探聽五爺心中所想，因爲我在東城上下，前時故作回轉，而秘密調集所有高手在此，目的是要悄然直撲北寨，一戰竟功，五爺的任何安排，會是動一髮而牽全身，老朽不敢藏拙，必問明白。」

郭眞惱了，惱這老兒說話的口吻，彷彿此行是他「提調」一般，於是冷笑道：「先生莫非是此事之主？」

毒先生似乎是沒有聽出這句話之嚴重來，把頭一搖，語調平靜的說道：「不，大軍之主，是獨兄，老朽任爲『軍謀』，策敵部署防患爲職責。」

郭眞一楞，轉向宋城主道：「城主莫非……」

不待郭眞話罷，獨先生從旁接口道：「這是剛剛決定不久的事，城主與李老，趙老等老英雄，立即返回東城根本重地，不能不防敵人乘虛而入。」

這話使郭眞沒有辦法再說什麼，心中雖覺有些可疑，但城主回城坐鎭，實當該之事，無可疑慮，轉念想到剛才的某一主意，遂含笑點頭道：「對，豈能求勝不顧自己的家。」

話鋒一頓，神態改變爲溫和，笑道：「毒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豈不知仇璞狠子野心，所以在救他復原時，暗中作了手腳，他如果提聚眞力到九分，必將心肝暴痛而功力頓失，所以我才說他不能爲我之敵。」

此言一出，自宋城主起，無不現露出欣然並欽佩之色，看在郭眞眼裡，一股難以形容的痛楚，如鋼刀般扎於心田。

郭眞突然從磊落光明無邪坦誠的領域中，被人揪翻到泥汚骯髒的毒臭水坑裡，自自然然的懂了奸詐和計謀，也自自然然的認識了「一人」的另外一面。

宋城主首先大步而到，緊握着他的雙手直搖，沒說一句話，不過他懂，他這位城主師兄，一向被人認定爲光明磊落偶像的大俠，對他會暗弄手腳防患未然一事，是十二萬分的贊成和佩服。

繼之是獨先生，老遠就伸出拇指道：「五弟，我服了你，心服口服，五弟呀，你可知城主給你個什麼名份，哈哈……此行的全權主力先鋒……」

既是「先鋒」，自非「主力」，先鋒若有「全權」，主帥豈非傀儡，這點道理，若在不久以前，郭眞雖懂而絕不通過大腦，如今不對了，他先進大腦，所以更加「懂」了。

懂了要裝糊塗，難得糊塗，你不知道那會省多少事，多少心，消減多少災禍。

裝糊塗要像，他問宋城主道：「城主，這是你的主意，付我全權？」

宋城主並不是好小人，眞的不是，他並非僞君子，絕對不是，他之所以贊成不救仇璞，或救則留歸我用，站穩立場問題，東城將伐北寨，北寨少了一高手，豈非就等於東城多了一高手？

因此當郭眞問他這個問題時，他道：「五弟可別介意，愚兄沒想得這麼週到，是毒先生提及，獨先生首先說好……」

郭眞哦了一聲，立刻轉對毒先生道：「先生竟不以郭眞愚妄，多謝了。」

毒先生待開口，他已轉問獨先生，他沒說先笑，連連拱手，哈哈地說道：「對獨先生你，郭眞不用說什麼，目下那龍隱已因仇璞突失踪影，心中畏懼，已經撤隊疾返唐山，仇璞祇怕去得雖晚，到得反而會比龍隱早些……」

好個獨先生，不愧「今日諸葛」之名，郭眞在講這般緊要之事，他竟雙手緊握郭眞兩臂道：「五弟，這些話什麼時候講都可以，現在你必好好的休息休息，喝一碗城主特別親手爲你燉的『老參湯』！」

一句話有三個用意，一是關心他的並非別事，而是郭五玉體，再說話並非不想聽，祇是等會兒再講，三是交代出「老參湯」是城主親手燉製的，可放心飲用，順便點出城主關懷郭眞的情義。

一句話買得三個好，宋城主說他好，好知自己的心意，郭眞自己的心意，郭眞要講他好，好會替人着想，東城老少羣俠，更非說他好不可，交友如此，死而何憾焉？

獨先生這樣可人心意，郭眞又豈能不作解人，恭恭敬敬的謝過城主，坦然的捧起蓋碗，仰頭……

是誰煞這風景，那個如蚊哼的傳聲，適時送入郭眞耳中。

郭眞突然又仰起臉來，捧着蓋碗，問宋城主道：「城主『老參』有若干年？」

「五弟，就是你從長白帶回來的那一支啦！」

「啊，城主你可眞捨得，小弟沒什麼必需要這東西的……」

「五弟，」獨先生笑聲哈哈接道：「別忘了東西是你帶來的，此其一，其二是眞力渡功，眞元不損自傷，此物補氣妙品，第三，城主已將老參分作五份，這湯僅是五份中一份，所以……」

「獨先生，這四份可曾也帶着？」

「沒有，如果五弟需要，老朽想城主回去後，定然會專差飛騎送到的。」

「先生想錯了，小弟一份已足。」

話聲微頓，郭眞又轉向城主道：「城主那一向不離身的『玉葫蘆』，這次是否帶着？」

宋城主哈哈笑道：「既是一向不離身，自是帶着的，五弟可是有什麼用處？」

「小弟想要暫借一用，這湯用一半已足，餘者正好貯置玉葫蘆內，當兵進北寨搏殺時耗力過甚，再取而食用。」

「還是五弟想得週到。」宋城主毫無猶疑的自腰帶解下了玉葫蘆！

獨先生神色一變，目光掃向毒先生，毒先生視若無睹，並晃着枯瘦頭腦道：「五爺的想法，是再好再週到也沒有了，尤其是老參湯落在城主玉葫蘆裡，非但原味不失，並能借玉葫蘆的靈氣，增加功能，眞是一舉兩得！」

獨先生心有所領悟的笑了，道：「毒兄見多識廣，開我茅塞。」

毒先生眞是客氣，搖頭而笑道：「獨兄若這麼說，是笑我不知藏拙，也眞是，有城主和五爺在，我實在多講了話。」

郭眞一臉的誠懇直向毒先生搖頭，表示話並沒有多講，郭眞之所以沒有開口，是因爲已接了玉葫蘆，正十分小心的自蓋碗中向玉葫蘆內傾參湯。

玉葫蘆並不大，兩寸半高，大肚兒周圍不足二寸，那中間的凹處就祇有寸餘，正好能載湯的一半。

另一半，郭眞毫不猶疑的傾入口中。

獨先生這時又掃了毒先生一眼，毒先生似是由衷的關懷郭眞，道：「五爺，現在最好是趺坐調息，免得老參湯精氣走失。」

很對，郭眞默默的微笑，身形拔起，竟高十丈，空中飛旋只見一輪影兒，旋飛刹那疾投落下，立足處仍是原地。

這一手將獨先生、毒先生兩位震得木然發呆，餘衆也張口結舌嘆爲觀止，只有宋城主暗覺奇怪，他奇怪郭眞好端端的不去調息，反而施展師門無上心法的「神龍八八雲飛旋」作甚？不過他並沒有發問，郭眞身落原處後，面對着城主道：「城主，這師門心法功能週天自運，老參的神髓，現在半滴全無浪費。」

宋城主雙眉微微的一皺，太快了也太過輕微，因之除了郭眞外別

人不知。

郭眞既已開口說話，地上又不見半絲絲水湯兒，那就當然已經吞落肚去。

獨先生才待要說什麼，郭眞已開口道：「城主，小弟這全權先鋒要點將了，不知城主可能恩准。」

宋城主哈哈一笑，行近郭眞頷首道：「理當點將，攻敵貴在神速，就算五弟點中愚兄，愚兄也絕不違令。」

郭眞一笑目注毒先生道：「小弟只須要毒先生和王牌神緝全隊人馬，支領三十兩銀票，立刻動身！」

獨先生剛剛要搖頭說話，城主笑道：「一言爲定，五弟，愚兄在『不夜城』中，恭斟勝酒，急盼馬到成功。」

獨先生無可奈何，把已到唇邊的話又咽了回去，接着宋城主的話鋒道：「五弟，你我兩路人馬，決定於何時何地會師？」

「北寨東南方三十里處，有座『墨集』，集中見如何？」

獨先生笑着點頭道：「一言爲定，不過五弟，這可是死約會，誰先到誰先等，不見不得擅自行動！」

郭眞以微笑頷首相對，立刻向宋城主一躬，不知何故竟似有不祥之兆的說道：「城主，師兄，一切小心，大主意要自己拿，唐山之戰，勝固不言，就算有什麼萬一，師兄也請承諾一句，只能固守東城，不可分兵接應，尤其是不可親提所有高手，作孤注一擲。」

宋城主神色陡變，道：「五弟莫非另有什麼消息……」

「師兄，請勿多疑多問，並請承諾！」

宋城主沉思多時，瞽目看到郭眞那誠摯而帶着期望的眼色，終於點點頭道：「愚兄答應了，不過，五弟千萬要自重，愚兄於城中朝夕盼望你歸來，別叫愚兄失望。」

郭眞沒有答話，以微笑代表。

接着，他將那裝有滿滿的參湯的玉葫蘆，順手遞交已提升爲「王牌神緝隊」副領隊宋天雨。

宋天雨極小心的才待將玉葫蘆緊繫在腰間，郭眞突然把頭一搖道：「且慢，這等事馬虎不得。」

他重又取回玉葫蘆，走向獨先生身側，招手示令宋天雨相隨，並吩咐道：「天雨，緝隊供傳訊所用的『封漆』可在身畔嗎？」

宋天雨道：「在！」立即取出。

郭眞以紅漆封死了玉葫蘆頂塞，笑捧向獨先生道：「先生幫幫忙，印過押記。」

獨先生心頭雖如陣鼓，連連暴擊不止，神色上却絲毫未變，並哈哈大笑道：「雖說這參湯珍貴，但也不至於必須印封起來，五弟，你不嫌太過小氣了？」

郭眞搖搖頭道：「別忘記獨先生，這是城主親手煨燉的東西，小弟敢不尊重？」

獨先生沒有接話，在尙未硬結封漆上，印上了他那「大頭」的印記。

郭眞疾快的捧着玉葫蘆到了城主身前，恭恭敬敬的捧立道：「還要城主印記。」

宋城主雖然雙眉緊鎖，仍然捺上印記，郭眞這時才將玉葫蘆交給宋天雨，道：「天雨，除非你死了，否則祇要你有半口氣在，不得使玉葫蘆離開你自己。」

宋天雨慨然的將玉葫蘆繫好，道：「五爺萬安，小的人在，它一定在。」

郭眞肅然頷首，拱手爲拜，揮手施令，向毒先生微微肅讓，人已飛登上馬，率隊疾馳而去。

毒先生不能不去，臨行目視獨先生，獨先生還以眼色，毒先生方始打馬而去！

＊　＊　＊

「毒先生，小弟有一件事請要勞大駕，先生可有時間？」

毒先生這時正不知想些什麼，神態有些呆傻，被郭眞的一聲「毒先生」驚醒。

匆匆聽完郭眞的話，立刻道：「請五爺吩咐。」

「先生太客氣了，先生，我們來了已四個時辰，仍不見獨先生方面主力到達，敢煩先生迎上十里，如何？」

「份內之事，老朽就去。」

毒先生欣然跨馬上道，郭眞悄悄招手，宋天雨上前聽示，郭眞和宋天雨低語多時，宋天雨才轉身走到了一名叫「時今」緝手面前，示意時今牽馬，二人緩緩他往。

這就是「墨集」，郭眞等人現在歇馬「墨集」外一個小小山坡的樹林中。

約隔頓飯之時，宋天雨一人返回，竟沒有向郭眞稟報什麼，怪的是郭眞也沒有召令宋天雨，好像時今未歸，是必然事情。

毒先生回來了，傳得消息，獨先生請郭眞嚴守「北寨」南、北兩條道路，不得放過任何一名「北寨」中人。

毒先生又說，獨先生已將東、西兩路阻住，時限三日，目的是先清「北寨」外圍黨羽，然後兵進「北寨」！

按理，郭眞應守東、南或西、北通路才是，如今獨先生和郭眞間斷圍堵，應是說不過去的事。

但是獨先生有他的安排和道理，但不論先鋒或是主力，皆爲東城主人馬，應是不分彼此。

郭眞沒聽這安排，他仍然是麻煩毒先生，請毒先生獨力支持守住北方通路。

毒先生苦笑的對道：「五爺，這可不是你一心要老朽好看的時候，同心對敵，協力破……」

「先生，」郭眞莊嚴的說道：「你弄錯了，郭某行事向無『私』字，先生用毒，天下獨絕，因之借重！」

毒先生沒了話，其實他正求之不得，他遵令而去，去得欣然而快樂。

宋天雨眉微一皺，悄聲道：「五爺，這不太好吧，萬一老兒縱放强敵……」

「放心，天雨，他不敢也不會！」

「五爺請再指示，小的實在不懂！」

「天雨，話聲輕點，我也只不過是猜想罷了，就算不幸被我猜中，他們的目的是以東城實力而滅北寨，然後，陰謀佔據東城，那也非滅掉北寨不可，所以說這老兒不敢放，也不會放。」

「五爺，若是如此，北寨極可能和我們一樣，是鼠輩陰謀……」

「天雨，我懂你想說什麼，可惜不是的，北寨不是受害者。」

「五爺，這不是單憑猜測吧？」

「當然，你可還記得『棗莊』那位功力罕絕的『灰衣人』？」

「小的怎會忘記，不過聽說他叫仇璞，已經敗在五爺手中，並且……」

「知道這些就夠了，仇璞功力豈是毒先生那毒老兒所能敵，北寨所以蠢動劍指東城，固然是受人利用，但北寨龍谷是怎樣的人物，焉有惛惛而不知者，我的推斷，是北寨也借機利用對方，是滅我東城，則彼時像毒老兒等流的人物，豈非在彼掌中生殺由之？」

宋天雨一面不斷的點頭，一面說道：「別的小的全能會意，只有一點，毒老兒是獨先生大力所引介給城主的，以獨先生之能，似乎不會看不出……」

「天雨，你是這樣的信任獨先生？」

宋天雨這次傻了眼，直目呆了半天，方始壓低聲音到極細小的說道：「五爺，獨先生這幾年來，爲我東城建樹良多，無一不利，又怎會是……」

他沒說下去，不過郭眞明白，笑道：「你也認爲如果是眞，他爲主謀。」

「小的是覺得獨先生之能，如果有他一份，應該是主謀的人物。」

「對，正是如此，至於他因何這般，着實令人費解，因爲若無深仇大恨，他斷斷不會用計這樣深遠的。」

宋天雨以一種無比沉重的語調道：「五爺，這太可怕，東城高手十已出六，萬一有變……」

「放心，天雨，北寨不滅，他們不會再打東城的主意了。」

「五爺，小的有個拙見，五爺何不悄悄回城，此間小的拚死而爲！」

「不，必須借此而平北寨，使陰謀的雙方高手拚拆，方能保得東城平安。」

「但誰又知道那些高手是對方……」

「容易，凡經獨先生引介者，十有八九爲敵親信。」

「五爺可是已有方策？」

「不必多問，聽令行事就行。」

宋天雨躬身而退，懸心仍難放落。

適時北路通道，毒先生也正和一位蒙面人物密談。

他們是躲在一株參天古柏的梢頭，這有原因，可見各方面而來的人物。

蒙面人先開口道：「所以總之一句話，這『墨集』一戰，必須叫郭眞橫屍塵埃！」

毒先生緩緩搖着頭，吁嘆一聲道：「不容易的，師兄，北寨除龍谷外，誰也不是他的敵手。」

「師兄忘了，仇璞，還有個仇璞！」

「師兄，郭眞曾救過他，只怕這火引子很難適巧牽到他倆身上。」

「郭眞也許不會主動去找仇璞，仇璞却是非找郭眞不可！」

「莫非師兄已作了安排？」

「當然，我已通知龍谷轉告仇璞，說明郭眞救他的時候，已作了手脚。」

「好主意，仇璞對付上郭眞，龍谷就能從容的宰殺東城高手，結局仇璞、郭眞勢將兩敗俱傷，龍谷也必眞氣不濟，那時候我們暴起而攻，北寨垂手可得。」

蒙面人嘿嘿的笑了，道：「然後快車馱得殘屍歸，先叫宋城主心悲神傷，然後再以你那奇藥，瓦解東城高手的功力，然後……哈……」

「師兄，我要割那宋賊三十七刀！」

「當然，少一刀也不叫他死，三十七條人命，只換三十七刀，已是便宜了！」

「師兄，郭眞功夫究竟有多高深，老參湯雖說祇喝下去一半，但已足夠叫他心神迷亂功力半失，却怎地看上去竟和沒事一樣的。」

「很難講，這小子雖說是宋賊的師弟，功力却高過宋賊多多，也

許你那迷心失功的奇藥，喝一半下去效力較慢，不過這藥我有信心，他已中毒是毫無疑問。」

「師兄，怕不見得，沒看見他把餘下半瓶存放的事嗎，我認爲他已動疑。」

「不會，這小子十分講究尊師敬長的那一套，是無心的，並非已知秘密。」

「不管怎麼樣說，師兄要在搏戰起後，急調宋天雨來北路，我們必須拿回那隻玉葫蘆！」

「這當然，若無遠慮，萬一之時豈不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能這樣，小弟就安心了，師兄，龍谷何時突襲郭眞守區。」

「明夜，黃昏時人馬潛出，二更時分動手！」

蒙面人說到這裡，手一揮道：「我去了，宋天雨不知何時來到此處，你要小心應付，他是郭眞的死士。」

蒙面人在話聲中，已閃身疾射遠去，所走方面，正是和疾馳而來的宋天雨是順路間格了一座樹林，宋天雨自然是毫無所見。

宋天雨自南路來到了北路，必然經過東路或西路，不管經那一條路來，全不近，因爲南、北、西、東正好把北寨困住在核心。

宋天雨是傳佈郭眞命令而來，郭眞要毒先生十分仔細，並秘密而妥善的，在北路上通路施毒，更要立好「武林界碑」，上面要以功力指刻劃四個大字——妄進則死！

毒先生答應不迭，但那目光，却一瞬不瞬的緊盯宋天雨腰間的玉葫蘆上。

宋天雨也許是會錯了意，笑道：「先生有需要這葫蘆參湯的地方？」

毒先生慌忙不迭移轉目光，笑道：「我是十分愛這玉葫蘆。」

宋天雨看似十分誠摯的笑道：「這太簡單了，大事成後，別說城主這小小的玉葫蘆，凡是東城有的，儘可取之不盡！」

毒先生心頭大凜，只有用沉默來安定自己的心神。

宋天雨話還沒有說完，接着又道：「五爺說，他再隔一個時辰來，大概是監看一下這北路上還該安排什麼？」

這話毒先生更懂了，接口道：「煩老弟台代向五爺稟報，五爺不必勞駕，北寨已知我東城進兵的事，極可能隨時突襲，這北路上，老朽願負全責，出了問題，老朽提頭相見！」

宋天雨半開玩笑半認眞的道：「先生說的笑話並不高明，人已失頭，尚能提之而行，只怕那是廢話，不過先生却說對了一點，萬一北路通道出了問題，先生的頭十有八九是難保的。」

話說完，宋天雨根本不和毒先生客氣，手一拱一聲「告辭」，打馬疾馳遠去。

毒先生恨得跺脚，人影閃處，蒙面人竟再次現身而出，毒先生恨聲道：「師兄，看到了吧，這份氣……」

話沒說完，蒙面人沉聲接口道：「你自找，兩隻眼睛那裡不好看，偏偏要去掃看那玉葫蘆，哼！作賊心虛！」

毒先生頭一低，還以顏色道：「師兄說來輕易，不錯，小弟是有些作賊心虛，但是小弟並不想作賊，只因爲師兄恨仇難了，才慨然……」

「好了！好了！算我說急了些，我走了，只要記住依計而行，宋賊好郭眞也好，全是你我囊中之物。」

蒙面人這次眞的走了，毒先生也沒閒着，在北路上巧佈連環並立界碑。

東城誅兇　北寨盡墨

入夜，突起狂風！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誠然。

東城兵困北寨，秘密不保，因之郭眞索性住到「墨集」的「黑客棧」。

「黑客棧」並不黑，也不是黑店，只因主人姓黑，人又多讀了幾年書，一動靈機，乾脆改名「黑客棧」。

郭眞注意這「墨集」上這家「黑客棧」也非一日，了解這家客棧亦也非一朝。

「墨集」雖然相距「北寨」三十哩路，其實快馬衝刺只不過一鞭之遙，難逃龍谷鐵騎蹄踐。

怪的是「墨集」竟不見半個「北寨」中的人物，並非三日不見，是從來「北寨」中人就不進「墨集」。

沒有人明白個中玄妙，包括「北寨」中人，他們人人接過龍谷的嚴諭，不准進入「墨集」，實有必要，須先稟陳獲得允許才行，否則，即以寨規嚴責。

「墨集」雖是「煤車」往來必經之地方，「墨集」雖然十分繁榮，「墨集」黑客棧的酒香茶美無與倫比，「墨集」的「天香院」，更是除京津以外，份屬頂尖的「香國」，但總不比腦袋長在自己脖子上好，因此「北寨」中人雖多數心有不平，仍不敢踏入一步，以免惹上是非。

這絕不會沒有內情，可惜內情無人解得。

郭眞租下黑客棧的東西兩廂房，手下的王牌神緝隊，分兩隊輔守南路，遇事日發響箭，夜射燈爲

號，不怕接應不上。

郭眞是黃昏前住進黑客棧，安置下來，他首先向店家查明，要拜會黑客棧的主人。

店家可巧也姓黑，據說是主人黑逸文的堂侄兒，他並不猶豫，立刻幫自己堂叔謝絕了。

他說得好，堂叔身染奇疾，已臥床月餘，着實無法招待朋友。

郭眞一笑作罷，但仍令宋天雨取出「東城郭眞」名帖，交店家代交。

初更，郭眞用過了飯，香茗一盞，秉燭靜坐，他揮退了室外輪值的守護神緝，似有所待。

二更，門外突然有人以低聲沉穩的聲調道：「我來了，要進來。」

「請！郭眞候駕多時，請！」

門關門開，仇璞已到了堂屋。

「恕未迎，請再高升一步。」

仇璞冷冷地挑開內室的門簾，一步跨進房中，在客位上坦然而坐，小茶几上早已準備了香茗，那是郭眞留給訪客的。

「你好像早已料定，今夜我會來。」

「並不，但我希望你能來。」

「現在我已經來了，你怎麼說？」

「錯了，應該是你來可要說什麼。」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只有一件。」

「請講，郭某當然知無不言。」

「你救我的時候，可是在我身上某處，施過了手脚？」

「仇璞，你信嗎？」

「不信，但是我却非問不可。」

「我懂，應該向你道謝。」

「算了，你當衆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相信你已有了安排，故意逼我來這一趟，不過堅定一下推斷而已。」

「仇兄，小弟不願意騙你，正是這個意思，另外正好血搏以前，再見仇兄面，好好的喝兩杯，開誠的談一談。」

仇璞微一沉思，頭一搖道：「郭眞，我實有不便，『墨集』本爲『北寨』諭示過的禁地，來已犯禁，若多逗留，有百害而無一利！」

說罷，仇璞取起蓋碗，品口香茗，接着站起道：「告辭了，郭眞，空言無補，你自己小心。」

郭眞也起身道：「盛情心感，仇兄何不再指點些。」

「其實就算我不說，你也明白，北寨中有幾位，是不打算叫你回去的，當然這也許是『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如果再加上貴城一股力量，郭眞，那就不能以等閒視之了。」

「仇兄這句話早已使小弟五內銘感，仇兄，如今事已如箭搭勁弦，的確是空言無補的，仇兄，小弟別無所盼，只求謹愼。」

郭眞雙手緊握仇璞，用力捏捏，彼此突然一聲的長笑，四手分，雙拳抱，一個說保重，一個說珍重，一聲告辭，再一句不送，好朋友大英雄惜別心痛楚，分手別西東。

三更，夜寂風冷！

三聲輕輕叩門響，郭眞自榻上一躍而起，揚聲道：「門未閂，請進。」

門推開了，妙在推開的是左側那扇門，因此郭眞雖挑燈相待，仍難見人。

一隻手白得可怕，如同死人，自推門的門門伸進。

手中有一封信柬，被插於地上。

地是青磚，信紙成了「摧堅刃」，信封一角斜插磚中！

手縮回去了，門又自動的重又掩閉。

郭眞並沒有推窗眺望，也沒有急追一看，人家既然不想叫自己看明白他的眞目面，自己又何必强人所難呢？

他緩步到了信旁，並沒有伸手去拿，在仔細看過沒有問題，方始輕拈一角拔取信函。

燈下拆閱，柬上只十六個字：「慕名已久，識荊無由，靈丹一粒，爲君解憂。」

封底果然有粒白蠟皮的丹丸，大如桃核，上印金字是「九還丹」！

「九還丹」已絕跡武林百年之久，是「聖僧」百愚上人所傳奇藥，若說它能起死回生，自是無稽，但對一切歹毒內傷，却是藥到病除。

是誰有這大手筆，平空相贈這粒無價之寶的奇丹？

郭眞眞的傻呆了，思前想後，生平絕對沒有交下這樣的一個朋友，假若可知內情，冒失也要一見此人的廬山眞面目，現在後悔莫及，他十分謹愼的把這粒丹丸放置貼身小囊中，半仰床上，閉目仍在尋思這事的來由。

突然他一蹦而起，欣然自語道：「不會有錯，只有他……」

話聲中途一停，頭一搖，忙道：「不對，萍水相逢，怎能如此，何況他是臥病在床……我要……」

他揮手熄燈，推門而出。

「黑客棧」主人黑逸文住處，就在客棧內最後的私宅，有道七尺矮牆相隔，一門可通，郭眞舉手扣門，剛剛碰上門環，門已推開，沒門。

他步入院中，在將達上房石階時，低聲說道：「在下郭眞冒昧前來拜訪。」

隨着他的話聲，門開處出來了一位麗人，沒施脂粉，更如天仙，

只可惜稍稍瘦弱了些，郭貞一見這位美如天仙的麗人，頓時垂手，道：「恕冒失，在下住東廂房，有一疑難之事，而向居停拜訪。」

麗人雖美，神態却是冷極，道：「此爲內宅，時又更深，拙夫抱病，日間已難會客，況爲夜半，請自重。」

郭貞連第二句話也沒說，頭也沒有抬，深深一揖，轉身而去。

他走了，麗人轉身而回，人剛剛走進堂屋，就笑對內堂笑道：「果然是位君子奇俠，只一句話便打發過去了！」內堂中人微笑出聲道：「妳當我雙眼老花了，會看錯了人？」

麗人已輕推內堂門走進，道：「別誇口，龍谷當年也是經你看過，說是大英雄的，尤其是那龍隱，你許爲人中龍，現在如何？」

內堂極爲寬敞，靠後尚安着一張很大的木床，床上半臥着一位臉色蒼白的中年文士，文士一雙手擺露在被外，那雙手的顏色，蒼白得如同死人！

不用問，臥床的一定是黑客棧主人黑逸文，看樣子他眞是有病了。

有病歸有病，話聲却中氣十足，道：「這妳就不懂了，咱們既然決定歸隱此處，不再過問武林中事，龍谷率侄而來，是有心相試，何不說上幾句順水人情話，換取一個半生太平寧靜呢？」

「太平嘛，未必，寧靜只怕也說不上，不夜城郭貞已到，血戰即起，『墨集』……」

「放心，放心，『墨集』不會有人騷擾的，郭貞不會，龍谷不敢，太平太平。」

麗人噗嗤一笑道：「老爺子，你可眞的是在享清福嗎，不過『君兒』大了，只怕……」

「放心放心，一粒『九還丹』，難道換不到一位可人心意的好女婿？」

「老爺子你可眞是的，天塌了地崩了！你也只會說兩句『放心放心』。」

「對了，正是如此，放心放心。」

他第二個放心放心剛剛出口，堂屋的門連響三下，當麗人出去的時候，堂屋地上已平放了一封信，黑逸文仔細看信，不由哈哈大笑起來，將信向麗人一揚，道：「招呼『宜君』擺下盛筵，我去提那小子的衣領進來，這小子太像我當年了，放走他可就成混蛋！」

麗人微楞問打開信柬，上寫着：萍水相逢，永銘盛情，九還神丹，留醫尊症！

麗人哈哈的笑了，自語道：「郭貞這小子，算是倒透了楣，我們老爺子幾十年沒碰上個對眼的，這遭看你這小子怎麼跑的了！」笑聲中，麗人輕扣木床巨柱，木床條忽旁移，露出一道門戶，麗人移步而入，木床重回原處。

＊　＊　＊

嘩啦砰隆，郭貞所居東廂堂屋的兩扇門，被人踢開。

刹那間，人影飛射，十數王牌神緝已將踢門人包圍於門際。

宋天雨大步上前，不失禮，拱手欲言，郭貞却已出現門口，向這位踢門客躬身一揖道：「郭貞恭候老俠！」

只是一句話，宋天雨揮手和衆神緝紛紛退去。

郭貞才待肅客，客人也開口道：「且慢，這黑客棧是你的還是我的。」

「自然是老俠的。」

「那就好，咱們走，後面去喝酒。」

「老俠且慢，郭貞……」

「你才說且慢，郭貞，不論你到『墨集』何幹，一句話，總是客居吧！」

「老俠，這槓郭貞是抬不贏的。」

「那對嘍，古人有『客隨主便』之言，這沒錯吧？」

郭貞大笑，笑聲一停就慨然說道：「老俠請，就算這席酒喝脹郭貞的肚皮，也絕對奉陪到底。」

一伸手，郭貞的左腕被黑逸文抓住了，郭貞並沒有躲，更是沒法能夠躲開。

又一伸手，那蒼白如同死人的手，一粒「九還丹」，重入郭貞囊中，天可憐郭貞連閃避謝絕的能力全沒有，這使他心驚生佩，他被拖走了，回來的時候，是由一位美麗絕倫的姑娘攙扶進房的，那時天色已現曙光。

＊　＊　＊

正中午，宋天雨嚴守在南方道路。

突然一絲雪白長虹疾射而到，他聚力伸手抓落掌中。

是個白紙團，宋天雨立即展示，並揮手打出暗號，守阻通路的神緝，迅速展開搜索行動。

搜索無功，這本來就已爲宋天雨所料。其實他並非示意神緝搜索這不速之客，而是有一半爲了淸掃現場，看看究竟有沒有另外的人，追躡在這彈指發出紙團的朋友。

當搜索的神緝尚未全部回報時，宋天雨已嚴令返回的神緝嚴密防護，堅守崗位，等他歸來。

他話聲剛止，已飛身上馬疾馳向「墨集」的客棧。

郭貞笑着接過紙團，上面寫得十分簡單，看過後，雙手微搓，紙團已化烟氣消失。

宋天雨壓低聲音問：「五爺，這却是一手狠着。」

郭貞雙眉緊鎖，沒有答話。

移時郭貞招手，宋天雨相隨，竟悄悄的到達主人黑逸文的後宅。

出迎的正是昨日送郭貞返回的美絕美人，郭貞好大方，臉上沒有笑容，向宋天雨引介，姑娘是他尚未過門的妻子，黑宜君。

黑宜君更大方，笑着問好，眼角却緊盯着郭貞，郭貞低聲道：「別驚動兩位老人家，我要借間靜室，用它兩個時辰。」

黑宜君嬌笑而道：「你打算的可眞好，只憑你那兩下子，只有兩個時辰，能叫人家宋兄弟獨當一面，得啦，老爺子比你知道這消息早得多，也另有了安排，正在上房裡候駕啦。」

郭貞報以微笑，領着宋天雨進了上房，宋天雨很快出來了，郭貞足足在房中待了兩個時辰，這次走時，姑娘不但沒送，連影子全沒見。

當郭貞回轉東廂，獨先生已候了多時，問那郭貞何往，郭貞笑道：「先生現在只好先抱個悶葫蘆了，不過小弟有所保證，不久，這葫蘆塞兒就將拔開了，那時候定有足使先生張口結舌目瞪口呆而駭然的大喜事會發生！」

獨先生眞乖巧，哈哈一笑道：「這是求之不得的事，現在我不問你就是。」

話鋒頓住，獨先生自身畔取出了張羊皮圖兒，指圖又說道：「五弟，這是愚兄費心費力方始得到手的寶貝，你仔細的看看！」

郭貞只掃了他一眼，雀躍而起歡笑道：「先生，這……這可是『北寨』的全圖。」

獨先生拍掌大笑道：「我就知道瞞不過五弟你，正是。」

郭貞臉色突然一怔，低聲道：「此圖先生怎能到手？」

獨先生手指圖的左下側道：「看看印記，認認名字。」

郭貞一面看一面唸道：「江西崔氏萬能之王！」

「五弟認識那『萬能之王』崔詭？」

人起名字，固然爲了好叫好記，但以「詭」詐之「詭」來自稱的，總不多。

崔詭並不眞叫崔詭，而叫崔言危，而言危合一却正是一個「詭」字，不知這位崔先生，是有心抑或無意。

崔言危的名字，響如春雷，是當代獨絕的冶金建築機關消息埋伏的大家。

可惜爲人不止私德太壞，更殘殺成性，二十年前，業已被人誅戮，據說全族被誅，香火已絕。

這事郭貞當然沒有親歷，但他知道，因爲昔日首先大興問罪之師的，正是如今東城的宋城主。

傳說崔氏滅族，也正是宋城主劍劈崔言危後，已飛騎他往，而崔言危其他仇家早已潛伏隱於側，適時齊出，不分男女老弱，如切瓜剁菜，將崔氏一族殺了個乾淨。

如今想不到北寨詳圖，出於崔言危之手，如此推斷，北寨陰謀血洗東城必因崔氏而起。

郭貞的話沒有問出口，獨先生已經說道：「崔言危正是龍谷的姨表兄，所以他才費時三年，給龍谷建造這座固若金湯的北寨。崔氏雖死，仇者仍在，愚兄巧獲消息，重金買通與崔氏有仇的人，盜出此圖，五弟，愚兄對那人曾立血誓，所以尙請……」

「我懂，絕不多問，只要此圖實在，北寨已在囊中，但不幸圖若失眞，先生那時只怕我等都要埋骨荒山了。」

「五弟，愚兄保證此圖是眞，別的不說，愚兄怎會拿自己性命當兒戲。」

「那太好，請先生指示動手日期一切的計劃。」

獨先生提出計劃，並決定在明晚初更大家啟程，二更攻寨，獨先生、毒先生、郭貞三人，先一步分二路潛入北寨，大家到時，裡應外合，一戰而平北寨。

郭貞點頭，並再叮囑獨先生，動手夜初更時，會合於「墨集」鎮外。

＊　＊　＊

要來的事情，終會來到，夜襲北寨的時刻到了！

初更，各隊齊集於「墨集」鎮外。

郭貞的人正準備離開黑客棧，只有宋天雨還侍立於廂院外，其餘王牌神緝，全已準備集隊待命。

東廂的門開了，郭貞不知是自語，抑或是對人講話，道：「雖說已有安排，小心些總不會錯，咱們事後再見。」

話聲傳入宋天雨耳中，宋天雨會心一笑，相伴郭貞出店飛騎而去。

獨先生、毒先生及郭貞，三人三路，各按所派的方向而行。

東城大隊，繼之也是先分兩處，奔向三十里外的北寨。

其實在獨先生，毒先生和郭貞動身前，郭貞另一步妙棋，業已發揮了功能。

東城的人馬，全都離開了「墨集」，奇怪這時「墨集」的各個黑暗角落裡，人影幢幢悄悄集結。

當這些黑影果然成隊時，竟鴉雀無聲的撲向「黑客棧」。

刹那之後，聽，殘酷的傳出了

狂兇惡毒之徒得意大笑，接着慘號連連，繼之火光起於內，也不過頓飯光景，整個的「黑客棧」化爲灰燼，並連累了十座民房，想救火的，全慘死街心，在火熄之後，墨集已屍橫遍地，這個平日快樂繁榮和無憂無慮的墨集，淪入北寨手中，帶隊之人正是龍谷、龍隱叔侄。

* * *

西半天閃閃的紅光，衝破黑夜的長空，這時正飛馳撲向北寨的郭眞倏忽止步。

他看不到火的來源，因爲太遠，他立足的地方又低，於是他登上一株夠高的古木上，立刻認出火源起於「墨集」。

太遠了，他無法看清大勢，他今夜任務艱巨，不容分心，何況他作夢也沒想到，火場正是「黑客棧」。

他想了想，認爲「走水」(即是失火)是平常事，家主一時失愼，廚下燈旁即成烈火源頭，便不再反顧，依然直前。

相距北寨已僅有五里了，那是正處險惡的所在，地名「九曲溝」！

以地勢而言，九曲溝雖長僅里許路，但寬有十數丈，兩邊地勢高聳，荊棘橫生，龍谷已在兩邊棘叢中動了手脚，一個入陷棘叢，只有死路一條。

因此，來來往往的人，不分日夜，不論你是那行中人，走這九曲溝是不太平的。

郭眞一到九曲溝前，倏然止步，他毫不考慮，也不再前，立如山岳一般，暗自調息以待早已獲知消息的一戰。

久久，已近二更了，由於仍然不見動靜，郭眞好耐性，半點也不急躁。

正二更，梆子聲由北寨傳來！

「一個，二個，三個……」二十四個銀衣王牌神緝高手，在宋天雨率領下，正由兩條大道合而爲一，按郭眞秘密嚴諭，會集而來。

人到了，宋天雨首先打破了長久的寂靜，揚聲叫道：「屬下王牌神緝副領隊宋天雨，遵諭按時報到。」

郭眞嗯了一聲，揮手說道：「代我向隱於棘叢的北寨朋友，和暗中提調發動陰謀的龍谷叫陣！」

宋天雨剛剛揚聲應是，棘叢中已傳來一聲獰笑，接着燈籠火把齊明，將附近半里多路，照耀得如同白天。

獰笑聲停，左側高地叢中心現出一人，郭眞注目，心頭一涼，這人並非如獲秘密消息所說的龍谷，竟是龍谷之妻，人稱「毒龍鬼母」的「尉遲玉秀」。

鬼母出現得突然，使郭眞心頭生寒，消息來自仇璞的紙團，仇璞旨在相報救命之恩，又因不忍郭眞身中陰謀陷阱，方始明述內情，並表明自己各爲其主作生死一搏的信約。

以此推斷，消息實在，按眼前情景，也祇有龍谷換成鬼母一事沒能預告，但是郭眞料事如神，只此一端，似乎已經暗隱了可怕的陰謀。

鬼母身形一現，又一聲獰笑傳到，郭眞雙眉一皺，沉聲喝道：「敬請北寨主人龍大俠答話。」

鬼母一聲冷哼，揚聲道：「你又是什麼人，速揚名。」

「在下郭眞，爲四方盟今年當值的八方總捕，龍大俠何在？」

鬼母呸了一聲，道：「姓郭的，你當老娘是省油燈，小頑童，這麼好騙，你們東城忒煞欺人，竟敢背棄盟約，奇兵四出圍我北寨，姓郭的，你已經沒有回去的路了！」

郭眞沉叱道：「本總捕不願和妳這婦道人家多言，速請龍大俠出來相見。」

鬼母如同鬼哭般的一聲梟笑，道：「省省吧，姓郭的，北寨自即日起，退出四盟，對爾東城，更是勢不兩立，你率衆是幹什麼來的心裡有數，怎麼，還差幾里路就到我北寨重地了，竟畏首畏尾不敢再前，實對你說，你向前固然是死路，向後也是難生，如果沒話再說，老娘可要剝你的狗皮了。」

郭眞神色一正，一聲長笑，道：「老婆子，郭某早知爾棘叢埋伏，毒弩、火箭、石灰，更知道九曲溝中埋下火藥，還知道我東城叛徒早已與你們暗中勾結，想要郭某上當，那是作夢，鬼婆子，妳那歹毒的萬惡孽龍丈夫，若再不現身，休怪郭某要去拿下妳來祭祭劍了。」

話聲剛剛落下，身後突生警兆，好個郭眞頭也不回，立即揚聲傳諭道：「緝隊列陣成環，若能攻上，即以劍陣誅之！」

令下，二十四名神緝手，早已迅速無倫的現形列陣，圓圈有五丈，恰將其圍於正中。

這時，人馬聲動，龍谷在前，龍隱旁倚，後有八十一名北寨好手，已半弧形的將郭眞及神緝隊圍了起來，前有鬼母，後有龍谷叔侄等人，郭眞已是背腹受敵，進退無路。

郭眞對龍谷、龍隱叔侄，突然出現於後方，阻止自己退路一事，並沒放在心上，因爲事前他已獲情報，雖以一敵龍谷夫妻一家三人，是場艱苦至極的生死決鬥。他有自信，多少可以支持到後方接應到來。

對北寨九大高手，郭眞沒有視

作等閒，不過他對王牌神緝二十四人的列陣，更具信心，只要無人貪功獨進，是穩立於不敗之地。

不過，此時心驚膽怯，就是說不出爲什麼，這和龍谷率衆相阻於九曲溝，而換了鬼母出面一節，必有關係。

郭眞正想試探一句龍谷，龍谷早已看出郭眞心事重重，一聲猙笑嘲諷道：「郭眞，相信你已經知道老夫在這九曲溝的安排了，嗯？」

「不錯，這些郭眞何懼！」

「以你的聰明來說，郭眞，不會沒有看出老夫已決心把你埋骨於此吧？」

「龍谷，那要等，等下去才知道究竟是誰棄屍埋骨於此。」

「是你，郭眞，論功力，老夫足可敗你，何況還有我老伴和侄兒！」

「算盤別打得太過如意，不夜城神緝隊從沒敗過！」

「井底之蛙，老夫『九九流星』無堅不摧，小小劍陣，何異螳臂擋車！」

「既是如此，龍谷，你怎不馬上就動手？」

「不忙，老夫在等候消息，一個足使你小子魂飛魄散的消息。」

郭眞頭腦一轉，頓即得計道：「龍谷，沒什麼消息能使郭某魂魄兒不安的，大不了是那獨、毒二老兒！」

龍谷神色一變接口道：「不含糊，你已知道我那兩位好兄弟的事，這更好麼，你已明白已是孤軍作戰，深入敵陣，陷身絕境。」

由於龍谷無心之言，証實郭眞的推斷，郭眞的臉上泛出殺機。

鬼母立於高處揚聲，道：「老頭子，問問這小子消息由何而來。」

龍谷目掃鬼母一眼道：「全是廢話，問他就會說了麼。」

郭眞突然接話道：「不必問我也會講的，不過現在龍谷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那仇璞何在？」

龍隱可得到了機會，悄聲的對龍谷道：「這小子沒見大師兄，竟關懷至此，侄兒說過，大師兄受恩知報，現在已不可靠了，可是你老偏偏不信……」

「滾，給我滾遠些！」龍谷怒叱龍隱，嚇得龍隱飛退不迭！

龍谷話未說完，沉聲道：「受人之恩要報，正是大丈夫當爲，何況璞兒早已知道姓郭的奸險，在他身上施過手脚，你只知道權詐，哼！別當你的心意我不明白！」話聲一頓，龍谷轉向郭眞道：「郭眞，問及小徒何干？」

郭眞坦言的說道：「我和他曾有死約，如今正是一了信約的時候，但不見他在，所以動問。」

「郭眞，你在他身上施的是什麼手脚，如此相搏怎夠公平？」

「請答所問，至於那點手脚，當相搏以前，郭某自會代他消除。」

「你猜吧，猜他現在何處。」

「大概是坐鎭北寨，以防不測！」

龍谷哈哈狂笑起來，道：「你等兩路人馬，你這一路，已被阻困於此，另一路比你更甚，在我那兩位老兄弟率領之下，早已移向必死的陷阱，只因老夫一生謹愼，仍恐有失，所以，自己來監視你郭眞，璞兒去殺害你另一隊的兄弟，這回答你滿意了吧？」

滿意了，郭眞是眞的滿意了，只要北寨再無高手留守，他就已握勝券。

他還有件事要弄明白，另外對仇璞還沒有個至善的安排，因之朗朗的說道：「龍谷，能再答我一句，我就實說你想知道的任何事情！」

「郭眞，以你的爲人，似乎不是這樣，如今何以改變？」

「目下只剩血搏一分生死這一條路，郭眞還有什麼不可以說！」

「對了，那你就問，老夫也知則言盡，使你滿意。」

「你與龍隱，本是阻於郭某之前的，何故一變爲圍守於後？」

「簡單，老夫順便去作一件多少年來沒作過的事。」

「何事？是對付什麼人？」

「去墨集放了把火，燒的是黑客棧，除去了老夫眼中釘，那個武林人稱『報應神』的黑逸文！」

郭眞如雷轟頂般，全身猛地一震，不由厲聲喝道：「憑你也敢向黑前輩較搏！」

「不錯，論眞功夫眞本領，老夫差他太多，所以才請我那老妻弟，先以『迷心香』弄昏了老兒一家，然後一把無情火，燒個乾淨，也燒乾淨了老夫的這塊心病！」

郭眞的珠淚，在眼眶中裡翻滾，他咬着牙，不使他順頰流下。

在「迷心香」之下，郭眞知任憑黑老如何了得，除非事先知道有防，否則必難逃過此劫。

郭眞的雙目中，神色已變，竟然發出似碧霧般的藍濛濛的光芒，看在龍谷眼中，心頭驟緊。

不料郭眞適時笑出聲來，道：「這和我無關，現在龍谷你聽清楚，毒老兒的人參湯露出破綻，但我仍沒獲有實據，仇璞夜半往詢，追問傳言，其實那才是我查證的安排，因之……」

「我懂了，你告訴仇璞，誰告密的，你自然會輕易的知道誰是老夫的朋友。」

「不錯，甚至今晚聽你的安

排，郭某也早獲悉警告。」

「這不可能的，你騙不了我龍谷的。」

「哼，兩旁火弩百八十張，九曲溝中設有雷火，渡過雷火，是毒老兒安排的『屍蟻』奇毒，龍谷，這沒錯了吧？」

龍谷傻了，龍隱又得到了機會，沉聲喝道：「郭眞，是誰告訴你的？」

「仇璞，他恨你明着施救，暗中施謀，又看出爾北寨上下，蛇鼠一窩，狠子野心，無一君子，良禽擇木而棲，何況他是……」

鬼母跳脚大叫道：「老不死的，你還不親自去看看另一路人馬，若眞像郭小兒所說，豈不是被那叛賊坑了。」

龍谷揮手厲聲道：「妳給我閉上臭嘴，小小離間之計還看不出來，試想……」

話沒有說完，郭眞已接口道：「仇璞掌權有年，手下自有死士，譬如那老肥明爲龍隱所用，其實正是龍隱親信的『老猴頭』，並非沒有回來，而是被派了去，信不信在你們，三更梆聲傳到，你北寨必然起火，火起之時，也正是你北寨瓦解冰消之日。」

這話說傻了龍谷、鬼母和龍隱。

適時，三更梆子聲遠遠傳到。

九曲溝雙方人馬，俱皆鴉雀無聲，不知等待什麼！

突然，驚天動地一聲爆響傳到，半天上隨着這聲爆響，出現閃閃火雲，鬼母立於高處，看得分明，驚叫道：「老不死的，北寨起火，火源不止一處，你……你……」

龍谷大驚失色，揚聲道：「你監視着此處，我去看看。」

龍隱適時揚聲道：「叔父，北寨高手不少，憑老肥和老猴頭，侄兒儘可打發他們，讓侄兒去，你快火速去擒仇璞，有嬸嬸坐鎭此地，姓郭的跑不了。」

話聲中，龍隱揮手，帶去了一半北寨英豪高手，疾馳而去。

龍谷猛一跺脚，沉聲向鬼母道：「別妄動，只要監視這姓郭的小兒，不使他越雷池一步就行，一切等我回來再說。」

龍谷在話鋒尚未全落時，人已拔升十丈，射向遠處。

龍谷去後，郭眞知道時候到了，計算一下，龍隱也只不過是剛去到九曲溝的中段，於是倏地轉向宋天雨道：「按所備對策，立即行動！」

宋天雨一聲高應，看四名神緝自身畔抽出四條扁軟奇鋼，四條長短不一，合而成一張堅硬的奇弓，另一人取出「蛟筋」爲弦，又二人接合細竹白羽成箭，箭懸火球，以火燃點頓成火球。

郭眞接過奇弓火箭，張弓射去，箭騰凌空而飄落下去。接着轟然一聲，九曲溝前端，火光冲天而起，繼之轟轟之聲不絕，刹那間，九曲溝成了火蛇溝，慘號悲呼之聲順風入耳。

郭眞冷着一張臉，搭上第二支箭，鬼母狂喊，箭已出弦，接着第三支，第四支，一連六支箭，兩邊棘叢化爲火海，北寨的重重埋伏，全功盡廢。

鬼母不傻，適時似已明白了郭眞的居心，狂叫道：「郭眞，你說仇璞背叛我北寨，可是實話？」

郭眞哈哈狂笑道：「我爲什麼要對你們說實話，去了一仇璞，少了一强敵，只說目下，賊鬼婆子，妳的報應已到了。」

「到」出口，郭眞動作如一條敏捷無比的光影，已射到鬼母身前。

宋天雨以次的神緝高手，更不待吩咐，騰身飛起，將四十名北寨高手圍起，只見劍氣衝天，華光吞吐，慘號聲聲相接，北寨高手已有十數名橫屍地上。

鬼母突地厲嘯，厲嘯震破長空，嘯聲尚在盤旋，時高時低，一時又再高昂。

郭眞知道鬼母以「玄鬼聲震」功力，召喚丈夫龍谷速回，不過郭眞十分放心，「血佛」神功在耳聆黑客棧被焚，黑逸文夫婦喪命的時候，早已提聚一身，就算龍谷飛着回來，也只能去收鬼母和他的侄兒的屍體了。

鬼母厲嘯聲才落，郭眞已到三步之外，「血佛化魂指」當心一點，鬼母一身功力尚高過仇璞，按說一指之力傷不得她，無奈般般湊巧，剛剛她那「玄鬼震聲」最耗眞氣，長嘯乍止，元氣未復，又因恨死了郭眞，竟不作迴避的打算，身形輪轉而前，鬼爪突出，一招「玄鬼抓魂」遞到了郭眞面前，她竟想避重就輕接受一指，當場抓死郭眞。

郭眞、鬼母，如幻影般自二合一，一聲凄厲無倫的悲號，凌空中長大的身影一射出，那影子摔在高坡下的碎石雜草叢中，雙目未閉，色如死魚，正是龍谷之妻老鬼母！

老鬼母自左胸上，穿透一個碗大的血洞，血噴如泉，焉能再活？

再看郭眞，人已飛落下來，捲入東城神緝對手陣，幻身化影，也不過是刹那間工夫，四個北寨高手，皆成碎體殘肢的血屍。

這是一場疾風暴雨地動山搖迅速無倫的全勝血搏，北寨自鬼母以次，全斷魂亡命於此劫！

那奸險陰狠刁猾的壞人龍隱，並沒有死在他們自設的九曲溝道的雷火之下，只有他一個人，自雷爆

火閃中僥倖逃得了性命。

他根本不去回顧死難的北寨高手，亡命般的直撲回北寨而去。

北寨佔地幾乎有五十畝，這時很難看到了一座完整的房子，大火映紅了整個天，在數里外的九曲溝血腥的戰場上，也因火光而衝散了黑暗，十丈之內彼此皆見。

郭眞好威風，除一身腥血紅斑及肩頭衣衫爲鬼母鬼爪撕裂之外，可說毫髮無損。

二十四名王牌神緝高手，更是精神百倍，不過有件事令人費解，神緝高手那雪衣之上濺血斑痕竟分作四處！

六名鮮血皆於雙肩頭，雙臂上端。

六名濺血衣衫胸腰。

六名濺血在臍下膝上部位。

六名却是小腿及鞋襪皆被血污染。

只有副領宋天雨，不僅沒動過手，連衣衫上也不見有半點血腥。

鬼母被誅戮，北寨高手盡亡，前後也不過是盞茶光景，郭眞也只是喘了幾口勻和氣，調息刹那，遠處已傳到了厲嘯之聲，接着人影幢幢，飛閃而至立於三丈以外，爲首正是龍谷。

僅僅龍谷，郭眞絲毫不氣，但在龍谷身側微右的仇璞旁側，却正是東城倚爲長城的，城主認爲知友的獨先生，獨先生身旁的自然少不了毒先生。

郭眞氣雖已頂頭，人更顯得從容，只是嘴角掀動着，含着凜人心膽的冰冷微笑！

龍谷目光掃過地上殘屍斷肢，也掃過兩峯高地的餘燼殘灰，老臉已扭成了怪模樣，突然一聲厲嘯，騰身撲向郭眞。

獨先生適時喝道：「龍老大且慢，莽撞不得！」

龍谷硬生生沉身坐步回立原處，只此一手，已令郭眞提高了警覺和加深了小心。

獨先生不待面含悲怒的龍谷詢問，已搶先開口道：「龍老大，已死的是死定了，老天也無法要他們生還，這血仇，這深恨，當然要報，我只請龍老大你看看小弟我多少年來，我不但忍人所難忍的，更甘願去當仇人的奴才，爲什麼，我是爲了什麼，龍老大，我就爲今朝！」

龍谷雙目竟滴下痛淚，道：「我服了你，也正因爲這個，不過你看得明白，門下弟子死傷殆盡，我那老伴兒，適才就『傳聲示警』，如今不見人影，十有八九……」

郭眞冷冷地沉聲說道：「我已打發她上路去了！」

「你！」龍谷又待撲上。

獨先生索性抓緊他的手臂，目光射出可炙人的毒火，盯射着郭眞道：「郭眞，老夫的事，本來早已應該完成，就因爲你才拖到現在，讓你得意刹那，接着就要輪到你挫骨揚灰了！」

「獨先生，城主待你之厚，敬你之尊，可以說是世上罕有，爲什麼，你告訴郭某一聲，究竟你是爲了什麼，不僅暗中背叛了他，並想置整個東城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獨先生的大頭，閃出怒火，那雙眼噴出兇光，厲聲道：「那個是你的獨先生，老夫崔桐，昔日慘死你東城之手『萬能之王』崔言危的胞弟，郭眞，現在你聽明白了吧！」

郭眞是明白，進而也明白那張北寨地圖的來源，於是十分誠意的說道：「崔先生，令兄所作所爲天下人盡知，似乎不能怪罪敝師兄……」

「就算家兄當死，難道全族男女老幼三十七人也全都該死？」

「崔桐先生，敝師兄只是殺了令兄一人，並且還是公平決鬥殺他的。」

「不錯，寒族僅有兄和我崔桐懂得武技，我自幼放蕩，少在家中，先兄被殺，宋賊離去，正是有意使那般狗種殘殺我族衆。」

「崔先生，要如何才能化解你這恨與仇！」

「簡單，東城上下，宋賊全家，俱皆濺血之時，即化解老夫仇恨之日！」

「請再想想崔先生，再想個化解的方法，郭眞不才，只要先生的辦法可一試，定當遵辦。」

「免了，老夫只有說過的那一個辦法，除此之外，一切免談！」

郭眞長嘆了一聲，抬頭說道：「先生之意如此，是令人難以兩全了，不料多年知交，今竟搏分生死，使郭眞好恨。」

「少來這套貓兒哭老鼠假慈悲。」崔桐話聲一振，轉對龍谷道：「龍老大，此處你的門下，雖說死傷殆盡，但你想想剛剛所見東城那些高手，所謂『神緝之旅』已祇剩下了『王牌』難道還不夠本？」

「崔二弟，老鬼母她……」

「別急，這殺人的還在當場，以目下雙方人手功力來說，還怕郭眞小兒逃得活命。」

「崔二弟，你沒看見這半天的赤紅？我辛辛苦苦經營的北寨，如今已化成灰燼，你說，你說我那……」

「這有什麼，以東城而換北寨，龍老大，你有那一點兒吃了虧？」

始終沒有開口的毒先生，哈哈一笑，雖將話聲放低，又故意令郭眞聽到，道：「何況宋賊有妹年正雙十，龍兄，晚年弄隻香瓜而破，

總比那又鬆又無味的老木瓜好得多了吧？」

龍谷意動，臉上眼內那悲楚之色也減少了許多，揚聲道：「好，就這樣說定，老夫先宰了這姓郭的畜生。」

「慢，龍老大，聽我崔桐安排，保證沒錯，第一戰，輪不到你這主力的大駕，哈哈……」

龍谷是聰明人，聞言目光掃向仇璞。

崔桐恰好也正賊眼灼灼的看着仇璞，仇璞視如無睹，根本不加理睬。

崔桐心中冷笑，微笑的臉却看來誠摯，對仇璞一拱手，道：「仇先生，老朽有句話，不吐不快，若有開罪之處，請別見怪。」

仇璞仍然不理不睬，好像崔桐不是在跟他說話似的。

崔桐不管那些，依然含笑說道：「適才令師曾責世兄背叛，是老朽推測爲郭眞離間，令師方始寄罰求證，如今令師母及門下高手，皆傷在郭眞劍拳之下，世兄面對大仇，似乎應有自處吧！」

仇璞還是一動不動，不理不睬。

龍谷火了，沉聲道：「仇璞，莫非你當眞死了，爲何毫無表示？」

仇璞轉身恭敬的答道：「弟子祇遵師命而行。」

這話說得清楚明白，他崔某人等於個屁，說了半天是放了半天臭屁，人家只聽師命，其他毫不考慮的。

龍谷的怒火，也因仇璞的對答而消減了，緩緩的點着頭道：「話雖不錯，但崔二俠是爲師之友，你連話都不回答。」

「回恩師，弟子還是以不答這位崔先生的話好！」

「這爲什麼？爲師不懂。」

崔桐有多刁猾，哈哈兩聲之後，接道：「龍老大，你可眞是的，這是什麼時候啦，何必追問這些不關緊要的小事？」

龍谷點點頭，詎料這次仇璞竟接話道：「這怎是小事？一石二鳥，借刀殺人，既能夠報私仇將已處平安之地，眞眞是好一句『不關緊要的小事』！」

崔桐神色陡變，毒先生手已探向囊中，龍谷聽得仇璞的話裡有話，遂正色道：「你這番話究竟是指些什麼。」

仇璞未答而首先躬身，道：「恩師恕罪，弟子方能暢言。」

「好，任你說，爲師不罪。」

毒先生才待開口，崔桐揮手道：「師弟，不許多話，靜聽更好。」

仇璞冷哼一聲，對龍谷侃侃而言道：「崔先生智謀過人，東城主倚爲長城，這話出自東城主師弟郭眞之口，敬問恩師，可信得過嗎。」

「當然信得過，何況這是事實，你崔叔並沒有欺瞞這些。」

仇璞恭聲應是，接着又道：「毒先生用毒之技，獨絕天下，如今業已經崔先生引介，爲東城貴賓清客，這也是事實。」

「別老說這些沒用的話。」

「是，弟子就說到關鍵的地方了，崔先生和東城主，仇深如海，巧妙的是東城主又信其不疑，他若祇爲報復其兄及族人的仇恨，加上毒先生這位上選的幫手，在東城水源之地，悄悄施些手脚，何愁不能手刃仇家，又何嘗不能使中毒的東城主上下人等，聽命從事而生死由天，但他們不作此圖，反而遠來我北寨，屈已而從恩師，說動恩師興兵動謀奪取東城，恩師，這兩位先生的目的何在？」

龍谷愕然，臉色一寒，轉對崔桐道：「劣徒失儀失禮處，崔二弟可要多多原恕，並請費心解釋一下他所疑的事情，使他增些智慧和見識。」

崔桐可不正在暗打主意，想着用什麼話來解釋，方始恰到好處。

虎視眈眈於側的郭眞，適時竟笑道：「仇兄你太過份了，俗語說打人別打臉，罵人別搗亂，好在你對貴上忠心不二，只要存於心中，不怕彼輩有任何陰謀，如今把事挑明，仇兄祇怕大禍也臨頭，已經不遠了！」

仇璞冷冷地答道：「閣下請少過問在下和崔先生的事，不管怎麼說，他是家師之友，而閣下爲我北寨之敵！」

郭眞哈哈大笑道：「仇兄聰明一世，竟然糊塗一時，試問如果他崔桐不誘使北寨出頭，他若不施用借刀殺人、一石二鳥之計，東城北寨應是盟友，何來如今的仇對！」

仇璞冷哼一聲，沉喝道：「話雖不錯，但家師既已承諾彼輩，在下雖明知此行不義或將惹大禍，也只有絕不後顧而勇往直前。」

「仇兄，這樣值得麼？」

「對在下本身來說，是奉師嚴諭而行，是值得。」

「北寨呢？北寨因此而毀，除名武林，死傷千萬無辜，這也值得麼，仇兄？」

「此是家師立場的事，在下無權說值不值得。」

「仇兄太過迂腐了！」

「世間正氣，人之氣節，全因有這迂腐而得。」

「如此說來，仇兄，今夜你我是難以避過一場血戰了？」

「哼，這是多餘的話。」

別輕視他倆這場的答對，一來

一往，已將崔桐的奸謀說了個仔細，並將利害解釋清楚。

龍谷眞的從心肝眼裡後悔了，也知道是上了崔桐的大當，只因爲身在賊船上，業已說不出自己是否是個賊了。

他雖有苦難言，却不甘這般受欺，立即轉對崔桐道：「崔二弟似乎還沒有回答我的問話。」

崔桐裝得似坦誠的一笑道：「仇世兄所疑的，換上他人，也有此疑，那是因爲不知其所以然的緣故。」

仇璞怎肯放他過門，肅色道：「敬問先生這所以然。」

崔桐不慌不忙的說道：「老朽雖有大仇，並志在必報，却不願因私仇而碍武林公益，東城一毁，同盟瓦解，青黃不接之時，天下必大亂，所以，老朽幾經考慮，拜上令師，用意旨在東城倒下後，北寨可馬上接替武林總巡之任，使小人輩不敢妄動！」

「很好聽的堂皇話，仇某直問一句，當眞先生用意在此，似應獲得家師承諾後，立刻從事，爲何巧施詭謀，令北寨中人喬扮南樓人馬，並擄得南樓少主曹無極，更不惜身犯淫惡大罪，何也？」

「老朽自有用意，只是目下還不便說出。」

「先生何時方始構思完成而說之？」

仇璞這句話，等於明指崔桐萬惡了。

這時崔桐把臉一板，道：「世兄，可知老朽因何目下不說。」

「是先生葫蘆中的藥，當然要問先生自己才能知道。」

「不錯，內情雖然目下不便說出，不便說出的原因，却可以現在就告訴你。」

「謝了！仇璞恭敬的聽。」

「祇因郭眞沒死，害怕前功盡棄。」

「對，」郭眞突然又接口道：「反正你如果不用上『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的毒計，又怎會甘心。」

仇璞突然把臉一寒，對郭眞道：「閣下就不能容忍刹那。」

郭眞一板臉孔道：「閣下管得太多，是別人提到我郭眞二字，我焉能緘默。」

仇璞瞪了郭眞一眼，突地轉對崔桐道：「仇璞保證，姓郭的必死，請講。」

「仇世兄莫講孩子話，郭眞現在正活生生的，任你保證都難令人相信。」

仇璞猛一跺脚，臉向龍谷躬身道：「弟子有件事伏祈恩師承諾。」

「何事？講！」

「弟子立刻與郭眞作非生即死之一搏，若不幸身死，求恩師掩葬弟子屍首後，不再東進，若郭眞死而弟子亦亡，務請恩師追出那『所以然』的道理來，如果發現是上了大當，恩師，請誅崔先生及其友！」

崔桐叫了一聲「龍老大」，毒先生也僅僅叫出一聲「師兄」，龍谷已決然道：「好，爲師答應你。」

仇璞突地撲地跪倒，對龍谷叩首再三，起身肅色道：「請恩師立於崔先生及其友毒先生身後，並請恩師預防暗算，小心中毒，弟子始能安心與郭眞一戰。」

龍谷頭一點，笑對崔桐及毒先生道：「老夫深信兩位會贊成璞兒的話，所以敬請兩位高升幾步。」

崔桐以目示意毒先生，阻住了毒先生的蠢動，哈哈大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話聲中，他拉着毒先生的手，走向前去六大步，他已站向龍谷身前四步。

仇璞舉步向郭眞面前直逼。

郭眞微一擺手，仇璞停步相待。郭眞注目崔桐道：「崔桐，郭眞現在和你定個『死約』，我若與仇兄一戰，而我僥倖不死時，我將會活折斷你一身毒骨。」

崔桐冷笑兩聲，若無其事的道：「郭眞，你死定了！」

郭眞沉聲道：「死約無情，無情死約，崔桐你記住了它！」

仇璞再次舉步，郭眞長嘆一聲道：「仇兄認爲值得，小弟已無話可說，不過，可惜了你我這場相識。」

「郭眞，聽明白，這是生死之搏，記住了，仇璞已非昔日之仇璞，但仍希望還淸昔日債務。」

郭眞道：「仇兄，很久很久以前，關於突然不辭而去並損傷他人的事，期限過了！」

「很好，不過我總該有所表示，郭眞，動手不留情，相搏無父子，小心了！」

仇璞身形在話聲乍停時，已疾厲無儔的撲向郭眞，雙掌交際全力撲下。

郭眞身軀飛旋，斜飄出丈三，旋斜身形尚未站穩，仇璞已再次追到，這遭十指如鈎，直插下來。

郭眞雙眉一皺，旋身再避，右向斜出丈二。

仇璞一聲斷喝道：「郭眞，退讓難當死，難道你習得的功力，全是非躲即避！」

仇璞說着話，第三次提聚全身功力撲上，這次左手掌右手拳，施出渾身解數！

郭眞不能再作躲避了，看出仇璞是全力施爲，也將功力提聚了八成，以「血佛功」用掌出拳迎上！

這一拳一掌，祇怕將是郭眞懊悔一生的憾事，他的拳和仇璞的掌

接實，他的掌接住了仇璞的拳，在一接一擊之下，他大驚失色，倏忽收勢已太遲了，仇璞一個身子如斷線風箏被擊起丈高，摔落地下，只略爲挺動，就含笑死去！

原來仇璞掌拳接了之後，並未提聚眞力，以普通拳掌以敵「血佛神功」，他焉能有活命。

誰也料想不到，仇璞一招喪命，所以包括郭眞在內，無不驚叫出聲。

崔桐借機喝道：「龍老大，還不動手更待何時！郭眞惡毒，這就是他曾說的眞在仇璞世兄身上施過手脚的證明了。」

龍谷，失徒、喪妻、基業化爲灰燼，早已恨極，現在加上了悲痛，狂吼一聲撲上，揮拳撲向郭眞。

崔桐示意毒先生，毒先生揚聲道：「此非印証功力，是爲殺敵除奸，當仁不讓，老朽也算上一份。」

崔桐一句話全不說，由側向裡望向郭眞，毒先生話喊得聲高，人却不往前去，反而繞着火圈圈圍着所有的人轉個不停。

宋天雨已十分留意毒先生，無奈更關心郭眞，以龍谷和崔桐之能，二對一，可說是招招可以制人於死，或者全可斷人之魂，宋天雨目不轉睛提心吊膽爲郭眞掠陣，忘記了監視毒先生。

毒先生轉到第四個圈時，自動停下，倏忽欺身，已到了郭眞右後側，連個打字全沒說，一支二尺長「魚頭鈎」已欺到郭眞後肋及腰，招法詭奇毒辣無比。

郭眞以一敵二，仗着「血佛神功」護體，要勝也不易，現在加上個毒先生，成了三對一的局面，十招之後，他只有招架之功了。

又十招，郭眞被「魚頭鈎」鈎破了勁衣，幾乎傷及後腰，百忙中左避，龍谷的「奪魂手」斜插而下，再避不及，實接了一招，身形被震退了八步，胸間起伏如同巨浪。

崔桐看出便宜，悄然逼上，長劍一甩，硬生生的削下了郭眞一塊連肉帶血臂肌！

郭眞連聲痛也沒喊，身形巧施「妙仙步」一勾一擺搖晃着到了崔桐左側之上，一招怪掌，擊中崔桐的右肩，生生將崔桐右肩擊碎！

崔桐狂號呼痛，龍谷一步跨阻在他的身前，劈空手掌把郭眞逼退。

這時，毒先生突地一聲獰笑，左手猛揮，三十丈的大圓圈內，忽然成了火海，烈火中的濃烟，散佈着醉人的奇香，郭眞大驚失色而退，回顧時，已見二十四名神緝，已不知何時，全倒在地上，宋天雨更慘，前面正插着毒先生的「魚頭鈎」！

郭眞雙眼紅了，猛提眞力疾撲毒先生，那知人在空中，突覺昏沉，知中暗算，弩住一口氣，向高空疾射而逃。

他和毒先生相距三丈，極怒中飛射拔身高有兩丈，橫飛若無阻擋，却可遠去六丈，當拔身已近兩丈正變勢平射時，才發覺頭腦微昏身中暗算，雖然已急提聚了一口眞氣，以「梯雲登縱」功力又高拔了丈八，並以全力向斜左方平射而逃，惜爲時已晚，人在高空，目光掃處，首先已看到龍谷一身是火，向右側亡命飛逃，接着見那崔桐竟能不畏火勢，以一種郭眞未見過的奇妙身法，疾射追上龍谷，抖手一掌將龍谷震摔回火中，龍谷已是一身是火，厲吼着東竄西突，皆被烈火所阻，突然火中濃烟飛捲，三丈以外難見物景，只聞龍谷的慘號連連，十之八九龍谷已難逃生。

他自己，也覺滾捲橫飛的火中的濃烟內，倏地伸出一隻怪手，怪手乍現，已到面前，他心想後退，更想橫移身軀空中縱避，這在平日是最簡易的事，今却欲動無力，頭腦忽然又是一昏，胸口一悶，立即失去了知覺了。

＊　＊　＊

斜月、冷光、枯草、兇人！

毒先生左臂已失，以白布包紮，臉色蒼白，立於月寒光影中，如同鬼魅。

崔桐右臂鬆垂，右肩骨碎如粉末，臉色雪白，胸間仍在起伏不止，似是已受極重內傷，地上，那曾被火焚的三十丈圓圈中，白骨成堆，地是褐色而盡是灰粉末，陣陣似烟若霧的氣，自地下透出，搖曳如有繩牽般，時西時東。

站立如幽靈般的崔桐和毒先生，誰也沒開口，但那閃灼灼的陰森目光的四隻眼睛，都在不停的掃向堆堆白骨。

首先打破沉寂的是崔桐，道：「你這『陰燐幽火』，眞是太過霸道了，看！他媽的簡直沒辦法分出那堆白骨是郭眞這小子的……」

「師兄，這可不能怪責小弟，『陰燐幽火』若不霸道，又怎麼威脅武林。」

「別說廢話，你也上上眼，看看那堆白骨是郭眞這小子……」

毒先生似是早有成竹，手指一堆十分接近另一堆白骨的骸骨，道：「這一堆是郭小兒的！」

「師弟，這不能隨口說……」

「當然，看，那邊單獨一堆白骨，是倒霉的的龍老兒，這一大堆白骨是王牌神緝二十四名死兒的，白骨插着『魚頭鈎』的，是那宋天雨，哪，玉葫蘆也毀了成碎片，散在骨旁，這不會有錯的，所以這一堆接近神緝隊的，當然就是郭眞的骸骨！」

數骨骸方便，可以不管其他部位，只數頭骨就行了。

頭骨二十七，沒錯。

王牌神緝二十四，龍谷一具，宋天雨一具，另一具是郭眞，恰是二十七具之數，當然沒錯。

「走！」崔桐說一聲走，師兄弟兩個人，別看都受了重傷，行動却快，如捲風滾浪般刹那間走得沒了影子。

他們剛走，一條幽靈般的怪影子拖着一具屍體，飛快的拋於三十丈枯草圍外，並伸手凌虛向屍體面上一壓，接着一閃而去。

捲風、滾浪並又風雷大閃般回到了原處，兩個人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他倆沒閒着，重數白骨，白骨不會自己跑，當然還是二十七具！

「怎樣師弟？這下可糟透了！」

「別急，別急，跑了的，未必就是郭眞。」

「你這是說那種倒頭話，不管跑了那一個，咱們都是全功盡棄。」

「他娘的，剛才就偏偏忘記了那自己找死的仇璞，明明是二十八個人，竟數成二十七個，他娘的！」

毒先生罵着跺脚，崔桐正好看到半臥草中的屍體。

「師弟，郭眞小子沒跑，看，仇璞在那裡。」

他們走過屍體，毒先生皺眉道：「師兄，仇璞是穿着黑色勁衣。」

「他們的全一樣，不會錯。」

「這小子明明對掌不敵而死，怎麼這張臉孔擠扁成了爛柿子樣的。」

「郭眞功力了得，這不算得什麼，走啦。」

毒先生一點頭，這次他們兩個是放心而欣慰的走了。

＊　＊　＊

「不夜城」成了「白燭城」！

是誰死了，連城頭的大旗，上方全飄揚着丈二素綾。

宋城主一身素服，盤坐靈堂正中地上，那神牌位立着，赫然寫着——義弟郭眞靈位——六個大字。

獨先生捧回來與一塊頭骨，獨先生（崔桐）和毒先生，去時人手衆多，歸來，只剩了他們倆，一失右臂，一去左臂，眞是難兄難弟！

靈堂上，獨先生已先死昏去，死去活來，活來死去，又哭死過多少次了！

他深自咎罰，說不該任由郭眞率隊犯險，雖說郭眞已將北寨夷爲平地，雖說北寨上至龍谷夫婦起，下至仇璞，龍隱此人生死尚是個謎，其他悉數喪命，但郭眞誤中「陰火」埋伏，全隊死難，骨化成灰，似是天下至憾之事！

其錯雖然郭眞的嫉惡如仇太過急進，其過却在他獨某人的提調無方，因此他哭得死去又活來，有幾次若非宋城主手快，他業已自刎於郭眞靈前。

誰不感嘆已死的郭眞英雄事蹟，誰不讚佩獨先生義薄雲天，所以獨先生已成東城的偶像，人人爭誇的大丈夫！

東城上下自城主起，自動的遵孝盡義，定日七七四十九天請高僧名道日夜不停的唸着經文。

獨先生和毒先生，回來已經兩天了，都受着最最親切的醫護和照料。

依着毒先生，恨不得走回城中當夜就動手復仇，獨先生搖頭說不，理由是他自己的親信人手，幾天前才從千里外往東城，最快也要十天才能到達，那時再動手不遲。

另外一個原因，是北寨雖滅，南樓、西堡尚存，正好借東城郭眞喪命，訃文飛騎傳進，南樓、西堡主人及手下的高手，勢必前來祭奠，一道下手，一勞永逸，能於旦夕成爲武林之主。

毒先生舉雙手贊成，因之東城上下方始僥倖勝過生死大劫。

初七那天，東城又熱鬧又悲哀。

熱鬧在爲初七準備，無一不忙，忙則亂，亂就是看上去十分熱鬧的外表！

悲哀的是有太多人懷念着郭眞的音容，他們悲訴着往日那些感人的事蹟，唏噓着英雄不能永年，讚佩着獨力掃平北寨的雄風。

夜三更，正是和尚道士們忙的時候，宋城主和李老等人及獨、毒二位先生，在郭眞靈前痛哭過一番之後，各回居處，依禮，該先送城主，可是宋城主拒絕了，他要一個人悄悄地去以及園中走走，排除那心中的悲楚，追憶那可敬可愛的師弟影子。

信步而行，不知不覺間「大千閣」業已迎面。

「大千閣」是東城的「武藏」地，內中不僅放置着有關東城武術的密典，更是天下奇絕武功秘笈的放存處，因之設有奇特的機關埋伏，妙的是這些機關埋伏，只能擒人而絕不傷人，並且妙到令人叫絕，拍案驚奇。

宋城主今夜並沒有心情進「大千閣」，但是當他偶然瞥目，突然發現「大千閣」上，不知何時挑亮了一盞碧綠八角燈籠時，竟然頓足騰身而起，疾射直登「大千閣」去！

他好粗心，一推門就邁步而入，妙哉，捕獸筋繩網將他高高吊

起，單憑一張獸網，就算網絲織成，也困不住像宋城主這樣的武林高手，怎奈這獸網另有妙處，兜吊人後，立即自動上下左右毫無聲響的亂甩不停，於是乎任你一等一的好漢，也只有在頭昏眼花身難自主之下就擒。

宋城主自難例外，他被「大千閣」中的此般妙物之一所制，眞是哭笑不得。

不！他不會再哭了，祇有笑！欣然歡悅的由衷大笑。

當他大嘴猛張，在獸網突停後，才待大笑時，被人遠遠地急急擺手所阻止，於是他空張着大嘴，沒有聲音，那樣子眞是令人噴飯！

獸網鬆垂下來，他飛身直撲向早在閣中不少人中的前一位，雙臂緊圍，淚水奪眶而出，是無比的歡喜，語調卻又無比的傷感激動，道：「五弟，你……你……可好！」

郭眞竟還有心情玩笑，雙臂緊圍着宋城主的肩頭，道：「師兄似乎說：五弟你沒死呀？這不是夢吧。」

「五弟你好狠心，騙得大家好苦，你……你……究竟是爲了什麼，爲的是什麼？」

話到這，他方才看清郭眞身後站着的那些人，立刻鬆脫了郭眞，笑向大家道：「曹兄，堡主，你是何時到的，還有你老馬賊，西堡離我東城太遠了。你又難得自己出手作賊，老夫失風，叫我抓住，這次你休想離開了。」

話聲一落，目光向郭眞身側一掃，笑着便壓低聲音對郭眞道：「五弟，這位姑娘是……」

有位姑娘在場，有！當然有，如果不是這位姑娘，郭眞這條小命，早已和其他人一樣，變作白骨了。

姑娘眞大方，微笑着，儀態萬千，不失風範的對宋城主萬福一禮。

宋城主還禮不迭，直往後退。

郭眞這時引介，說道：「城主，這是黑姑娘，昔日奇俠黑逸文的掌珠，如今是……」

姑娘鳳目瞟過郭眞，郭眞頓即住口。

宋城主是可人兒，一笑說道：「我猜，五弟呀，你可是於『兩軍陣前被招爲駙馬』？」

郭眞只是一笑，姑娘臉卻紅成赤霧一般，頭都抬不起來。

宋城主還沒有說完，對姑娘道：「我說未來的五弟妹，妳稱呼上要改口才對，我是大哥，別叫城主。」

姑娘被捉弄得不知如何是好，郭眞上前解圍道：「宜君不用害羞，反正是那麼一回事，妳越放大方些，師兄他就沒有了辦法……」

宜君嬌嗔道：「就你臉皮厚，要你多口了。」

「好好，要我多口，從今不再多事，這絕可以了吧。」

這話說得大家笑起了，不過誰都心裡存着大事，所以笑聲不高。

宋城主這時又追問郭眞，並問何故於中途引得南樓、西堡二主，悄悄潛至東城中的「大千閣」上。

郭眞一五一十將內情詳述一遍，並補充了宜君代其焚毀北寨，歸途中巧遇龍隱，又正趕上毒老賊暗下毒手，四處彈出「陰燐幽火」，遂打出黑家的「天冰珠」化作濃霧水烟，救出郭眞，脫身時，順手斬落毒老賊一臂等情。

郭眞說出被姑娘所救後，調息一日，悄然趕回，是和獨老賊崔桐及毒老賊前後腳趕進城的，一直躲在「大千閣」，爲的是要親自抓住那兩老賊下毒，使彼等詭謀成空。

當訃文發出後，料知南樓、西堡主人必到，才於中途相候，只因宜君姑娘瓦解北寨時，已救出南樓少主，定有暗號，遂沒費工夫完成了此事。

接着南樓主人說出秘密，崔桐和毒老賊，正是當年萬惡淫毒「百毒敎」中高手，今已成爲該敎的負責人，「百毒敎」早思蠢動，據報已由「毒谷」出「太行」，目的地似爲東城，經此數節，羣俠仔細推斷，已知崔桐遲遲未下毒手的原因，就爲等待手下人到，遂立即商妥對策。

＊　＊　＊

日正當中，獨先生、毒先生被宋城主召請進了「大千閣」。

閣丁敬過香茗而退，宋城主說出相召原因，是要獨先生和毒先生鑑別一部「玄玄絕册」的眞僞。

「玄玄絕册」，又叫「廣成眞解」，當今武林中人，聽說過的多，但沒有任何人見過，這誘惑令老奸巨猾的獨先生及毒先生毫無疑心的被引到「大千閣」的「圓室」中。

室內一片漆黑，宋城主在入門時，道：「有些奇書，不知何物所寫，在日光或燈光下，竟不現隻字，所以非以明珠潔光照耀不可。」

說着，輕輕扶住獨先生的手臂道：「隨我走，坐定後珠光自亮。」

獨先生抓住毒先生左手空袖，緊隨宋城主魚貫入室，被宋城主特別安排在座上，果如宋城主所說，坐定之後，一絲極爲微弱的珠光，自遠遠亮現。

不過珠光太弱了，弱到有等於無，使兩個老鬼仍無所見並分坐不動。

宋城主離開他們獨自歸座，他倆祇見人影緩緩由明而淡而至消失，仍未有所疑。

突地，自天空中倒掛下一盞亮得使人眼難睜的明燈，明燈光輝，

罩定他倆！

接着四壁一盞盞明燈全亮了起來，獨先生究竟是高明過毒先生，明燈透亮，他已知不好，霍地起座沉喝道：「師弟，宋狗兒已經摸清我們了，師弟小心，下手卻不必留情。」

話聲未止，接話的已振聲說道：「閣下一向心黑手辣，又對什麼人留過情，這話對你恩重如山的龍谷，還不是落了個『陰火』燒身的下場。」

「你是誰，站出來讓老夫看……」

他第二個看字還沒有出口，面前人影一閃，郭眞依然是銀衣佩劍，屹立面前穩如泰山，崔桐不由驚愕的退了兩步，毒先生沉不住氣，驚呼道：「怎麼會是你，你……竟能逃出『陰燐幽火』？這……這不可能。」

暗處，一個嬌嫩的聲音，但語調卻十分威嚴，道：「你既然身懷『陰燐幽火』，自當明白『陰亟峯』的死因，在『黑溫玉』下，幽火自滅，陰燐失威。」

毒先生的臉，本就蒼白，如今更白中透青，一連退了五大步，方始背靠牆而止步，聲調顫抖的說道：「妳……妳是黑家的什麼人？」

黑宜君一步閃出，沉聲道：「再傳掌門，黑氏之女。」

毒先生狂呼一聲，如瘋似傻的暴然撲向黑宜君，撲時雙手連揚，燐火白霧繞着身不散。黑宜君一聲嬌叱，揮手處，只見烏光閃處，飛迎出去，燐火突地失踪，白霧透入毒先生體內，毒先生頓自半空墜落，狂叫凄厲悲吼中翻滾，移時化爲一堆白骨。

崔桐憑仗着毒先生的幽火，毒先生一死，只有用一身功力作生死一搏，郭眞冷叱進逼而前，他只說了一句話，道：「記得麼，慘死的好兄弟們！記得麼，我曾和你預言今日『無情死約』？崔桐，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元兇如不授首，何以安慰屈死幽魂，納命來吧。」

話罷，寒閃削下，崔桐縱避，華虹阻路，一旁的宋城主在極暗影中對其餘生死兄弟們道：「諸位仔細看，我五弟即將施展武林絕學的『血佛慧劍』，劍僅一招，卻化七十二斬，劍下從無活口之人，其死也剎那。驚人的是身軀四肢將成七十三段碎骨！」

果然，室內突起狂飆，燈火忽地俱熄，一朵慧火，如我佛心燈，在一道奇光長虹挑托之下，發出凜人心膽的異嘯，飛舞裡削着一條人影，就只一招，各人也僅僅看到了是一劍旋出，悲號祇一聲，在光隱、人靜、燈重明時，地上多了七十三段白骨。

（全文完）

湖海軼事秘聞錄

雷厲風・文
可飛・圖

金風鐵雨樓



神秘鐵屋

日本的海上有一座山崖，叫做「亂石穿雲山」，山上有一座鐵屋，乃是日皇御賜之物，叫做金風鐵雨樓，藏金百萬兩，白雲飛三代留守。這批藏金引起江湖人物前往索取，或明搶暗偷，展開連場血戰。

＊　＊　＊

今日的名古屋工廠林立，商戶櫛比，顯得十分俗氣。古代的名古屋，乃是文化藝術之宮，林木青翠，古意盎然，連接三條長街，全是書畫文玩勝地，殺氣甚薄。

初秋之夜，月色如銀，有一名書生打扮的青年，站在一座三層高的古物店外敲門，朗聲說：「李翁，我是高峯清水郎，白天說過晚上拜訪的，請你開門。」

頂上花白的小老頭從樓上走到地面，給他開門，隨手立即關門，雖然那座房屋有三層高，却把這個賓客引入小廳，從梯級走下地窖。

兩人落座，李翁說：「清水郎，你說今晚駕臨，有些值錢的古物給我看看鑑定眞僞，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李翁，請你盡力而爲，替我看看它是否百年的殘頁。」

引起紛爭

清水郎很知趣，把他携帶在身邊的木盒打開，拿出兩頁黃得發焦的古箋，順手又拿出二兩銀子，放在枱上，算是麻煩李翁的酒資。

區區二兩銀子，李翁當然不屑一顧，可是，那兩張薄紙却深深的吸引了他，拿起來放在燈下慢慢的欣賞，看了一會，說：「它的確是歷時百年，但它只是古箋，並非古畫，沒有什麼價值，況且字跡潦草，亦非書法的手筆，故而他賣不起價，你還是把他收藏起來吧，傳到曾孫那一代，它才是眞眞正正的古物。」

清水郎說：「李翁，別跟我開玩笑了，任何一封信，留到百年之久，也是古物，我並非要托你賣出，更不是希望你出價買它，我只是想你替我看清楚它寫的是什麼。」

「你看不出來嗎？」

「它是草書，加上字跡潦草，又有一截已給小蟲吃掉了，我只能夠隱約看得出兩個字，那是沒用的，相信你有本領把它寫的字句，看得八八九九，可否幫忙費神看看？」

「我也不敢十分肯定的說自己有本領看得一清二楚，能看多少算

多少吧！你聽着，開始的幾句是說一個武功極高的人，救駕有功，御賜一座鐵屋給他，此人叫做白雲飛。」

「對，這一截比較清楚，我也看得出一點點，大致跟你說的話相同，再往下看去，那就有些不清楚了，那座鐵屋有一個名字，涉及風雨，它應該叫做什麼樓，你可否把它的名稱說出來？」

「它叫做金風鐵雨樓。」

「分明是一座鐵屋，怎會涉及金字呢？是否那座房屋有金又有鐵呢？」

「如果是眞的有金有鐵，那就値錢了，它是否一個藏金窖呢？很難說。」

「你還是說它的準確位置吧！它下面有一個名字，別的字句我看不出來。」

「我却有些看得出來，不錯的，它有一個名字，那一句的確是指它的方位，它建築在『亂石穿雲島』，那個小島在南邊海岸的天水之間，却又離岸不遠。」

清水郎說：「我倒沒有聽見過有這座古怪的小島。」

「白雲飛大概不是朝廷裡面的武官或虎將，否則，皇上認爲他救駕有功，索性把他擢升三級好了，皇上沒有叫他做官，只是賜給他一座鐵屋，還叫他永遠看守它，這種措施，反映出白雲飛只是江湖人物，至於孤島及那座鐵屋，不單是你沒有聽見過，我也沒有聽見過。」

「李翁，你說皇上叫他永遠看守，看守一些什麼？」

「那兩張薄紙能夠說些什麼？祇是其中一句可以看出來，其餘的字句，我沒有辦法分辨。」

「好，多謝你的協助，相信你能夠看得出來的一句相當重要，它說些什麼呢？」

「它說，鐵屋之內有井，無底，叫做陰風井，沿着鐵屋走下去，直通地獄。」

「李翁，這一句相當恐怖，似乎它的語氣叫人切勿走近入陰風井，你是否這種想法？」

「我也有這種想法。」

「似乎有一批金銀珠寶藏在無底井，如果我有機會置身於鐵屋之內，一定走下去看看。」

「那是很危險的，就算井內沒有強敵，也有蛇蟲鼠蟻，這種地方不去爲妙。」

清水郎沉默了一會，說：「李翁，說不定晚上有竊匪或刀客出現，你却毫無所畏，眞是佩服。」

「我有什麼地方値得你佩服的，晚上有許多人帶了佩刀矢箭巡夜，我用不着擔心綠林豪傑駕臨，店內的東西只是識貨的人才有興趣，然後出價，沒有一個刀客打算劫奪它的。」

清水郎哈哈的笑道：「李翁，巡夜的武士有沒有人偷偷的走進店內搜索呢？」

「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李翁剛剛閉嘴，清水郎疾忙把手一揚，一道白光射向高處，突地一聲慘呼，抬頭望去，罩住木梯頂上的一塊木板仍然閉合，却有鮮紅的血從板隙滴了下來。

李翁慌做一團。

清水郎從梯級下邊走上去，單手托高木板，立刻看見一張面龐，在兩眼之間，插着一塊光滑的鐵，形狀似刀，沒有刀柄，中刀的人滿臉是血，有一隻眼睛突出，十分可怖。

顯然是這傢伙潛入店內，揭開木板，伏在地面偷聽，並且竊聽地窖下面兩人密談，給清水郎發覺，擲出暗器，他才跌進鬼門關，李翁連脚步聲也聽不出來，當然是沒有力量抵抗，如果屋裡沒有這個武功精湛的書生，他死定了，反過來說，若不是書生夜訪，提及古頁殘箋，他也未必給刀客覬覦。

他的心情極度矛盾，沒法開口。

清水郎神閒氣定，說：「李翁，這種事情我看得多了，區區鼠輩，只是一柄空心刀，已經把他了結。」

說完，他從死人的臉上拔下刀。

看來似是刀子的一塊鐵，眞的是刀，它的尖端鋒利、空心，沒有刀柄，那就不像刀子，應該把它稱做空心刀，倒是很貼切的。

清水郎把那一塊染了血的空心刀在那死者的衣服上拭去了血跡之後，納入了腰間，很悠閒的說：「李翁，外邊一定沒有巡夜的武士，你用不着慌張，我一個人就可以把他帶到河邊抛下去。我走開之後，你關上門，用水洗去血跡，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好了，辦妥了立刻熄燈睡覺，我不再回來。」

他順手取回二張古箋，托着屍體出門。

他走了十多步，聽到關門聲響，覺得一切乾淨俐落，相當滿意，臉露微笑。

從李翁那一間「慧眼古物文玩書畫店」走出大街，轉入小巷，揀陰暗的地方走，到了小河前面，抛屍落河，這一截路花了一個時辰，清水郎不打算回到李翁那邊了，可是，東南方忽見一片火光升起，却又使他眉心一皺。

他想了想，索性走近河邊，用河水洗去上衣的血汚，轉身向原路走去。

越是走近那三條買賣風雅物品的街巷，他越加不安，再走近點，看見許多人救火，還聽到一些人談話，隱約的透露失火的正是「慧眼古物文玩書畫店」，有一個老翁被燒死。

他不再走過去。

他此行想證實海南的近岸荒島，是否有座鐵屋，並非謠言，已經達到目的，老翁的死活，不會放在他的心上。

使他有些不安的，倒是那一場火，它必然是鼠輩的朋友幹的，那些人沒有找他麻煩，却欺負一個老翁，確是鼠輩。

他的眉毛往上一揚，轉過方向走，很快就走出名古屋的商戶林立之區，彷如歸雁投林，閃入林木之內。

* * *

三日後，清水郎到了津山。

津山是名古屋向南的一座大城，已經是岸邊，因爲那座城的名氣太响，站在沙灘眺望，只是看見茫茫大海，看不見荒島，漁舟出沒，不必繞道而行，料想李翁說的「亂石穿雲島」並非該處海面，他用不着再三考慮，繼續往南方走去。

一連五日，他總是在海岸邊向南走，沒有人烟之處，他就揀一株大樹，把粗壯的橫枝當作床，躺下睡覺，醒了再走，走到有食物賣的地方，他就多買一點，喝一些酒，繼續趕路。

他沒有確定的地方，只是向南走，偶然走向高處眺望，憑着他自己的見識，加以判斷，他認爲那一帶的岸邊必然沒有孤島在視綫中出現，故此他不打算停下來。

照他想，沿着海岸走了幾天，毫無進展，如此走動，必白費氣力，須另想辦法。主意打定了，他走到「大網」鎮，那是一處漁船聚居的小鎮，找一間客店，要了一個房間，走下大堂喝酒，故意露出一大堆銀子，迎着燈光，十分搶眼，又故意叫了三瓶烈酒，佯作喝醉，其實是用大毛巾抹嘴時吐出了酒，又厚又大的方巾，濕透了酒，便即收回，改換另一條，三瓶酒他祇是眞眞正正的喝了半瓶，如何會醉？憑着這一招，抓一個打他主意的傢伙查問，可能有些眉目，故此他依照心裡所想的計劃進行。

凌晨一時，他仍躺在床上，側卧，臉孔朝向床口，燈光很暗，突然在微光之下，有一條黑影竄入，手起刀落，房門剛剛被刀尖撬開，這傢伙已經到了床口，身手眞快，清水郎有備而戰，那刀子穿過薄薄的一張氈，插入床板，清水郎毫無損傷，他只是向後一縮，避過刀子，便即佔了上風。

那個刀客怎會是他的對手，他伸手一抓，扭曲了對方的右腕，順勢飛起一脚，這傢伙就變成了滚地葫蘆。

他還沒有機會爬起來，清水郎已經從床上一躍而起，補加一脚。

那刀客捱了三脚，勉强站了起來，仍是站不穩脚，搖搖晃晃，陡覺肩膊的琵琶骨被人鉗個正着，整個人發軟，跟着雙脚離地。

他看清楚了，那個俊俏的書生只用右手兩隻手指抓住他肩上的大筋，已經有力的把他整個的提了起來，而且抖了幾抖，他渾身骨節好像全部離了位，痲痲痺痺，顯然他絕非對手，顫聲道：「好漢饒命！」

清水郎笑了笑，道：「你是强盜，進門就是一刀，還口口聲聲把我稱做强盜，眞是罪加一級。」

那刀客聽了改口說道：「大人，你是公差不是强盜，小的有眼無珠，請大人原諒。」

清水郎把他放下說道：「料你逃不了，我既非公差，亦非强盜，但却殺人不眨眼，請你看看這些東西。」

清水郎把自己穿的長袍撩起一截，繞在腰間黑色腰帶上的空心刀，密密痲痲，一圈白光映眼，那人驚嚇得說不出話來。

清水郎說：「我有話問你，你必須句句吐實，你叫什麼名字，除了做賊，靠什麼生活？」

那人稍爲鎮定了一下，道：「我叫白蟲，靠蛇生活。」

清水郎問道：「怎麼會靠蛇生活？」

「大俠有所不知了，大網鎮出產水蛇著名，有許多人專門捉蛇，送到大城新宮賣給食店或酒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的確是靠蛇生活的。」

「好好的靠蛇生活，爲什麼你却又帶刀行劫？」

「說來話長了，近兩年來，來了一個形容醜惡的大漢，自稱蛇王，他不動手捉蛇，却不斷的欺負捉蛇人，儼如一方之霸，如沒有銀兩交給他，一到海岸捉蛇，一定是被他打個半死，人是要吃飯的，爲了吃飯强盜也要做。」

「蛇王在那裡？我今晚有些胃口，想吃蛇，也想殺人，白蟲，你快些帶我去見見蛇王。」

「你跟他無怨無仇，何苦捨命相搏。」

「不，是爲民除害，正是英雄大俠本色，如果我殺了他，相信一定會受到許多捉蛇的人歡迎。」

白蟲歡呼了一聲，說：「大俠，我第一個歡迎你。」

稍遲，白蟲又開口：「大俠似乎專門抱打不平，値得欽佩，公子可否留下一個名堂？」

清水郎聽了，說道：「白蟲，你別口稱我大俠好不好，世上沒有一個仗劍而行，東闖西闖，打打殺殺，專向惡霸挑戰，而又毫無所獲的人，除非他是個傻子，我爲什麼要爲民除害？殺了蛇王，再告訴你。此外，你還要看清楚這一點，江湖上高手林立，我可能會死在他的刀下，我殺了他，才把眞姓名說出來仍未遲。」

白蟲說：「你所說的話很有道理，小的不再問了，不過，你說蛇王用刀，却有些估計錯誤，小的不能不說，蛇王臂力驚人，所握的武器是一枝細如竹竿長達十多尺的鐵條，尖端一分爲二，可開可合，內藏毒液，給它刺了一刺，等於被毒蛇噬咬，十步之內喪生，這種武器是他獨自創造的，叫做蛇口棒。」

「那不要緊，我跟他一見面就飛出刀子來，他一定逃不了，不過，我沒有見過他，你必須帶我去見見他，當面說幾句，才知道有沒有殺錯人。」

白蟲遲疑了一會，說：「可惜我沒有銀兩，否則，送銀兩給他，他一定出迎。」

「我這裡有些銀兩，你先把它送去，我殺了他，收回所有的銀兩，包括我現在給你的十兩銀子以及他積聚的銀子，全是你的，你可滿意了吧！」

白蟲喜出望外，說：「恩公，你太好了，殺人最好在夜間動手，我們立即啓程好不好？」

「好！」清水郎很豪爽的說道。

* * *

月色溶溶，有兩個人沿着沙岸往西走，遠見蘆葦與亂石交纏之處，有一間石屋，兩個人的脚步停了下來，其中有一個人大聲喊叫。

「誰在殘夜找上門來？」石屋中飛出一個粗魯的語聲。

「我是白蟲，不是欠你五兩銀子嗎？我帶了十兩白銀來清償負債，你走出來收銀好了！我還帶來一個人，他肯出每條蛇五兩銀子的價向你買五條毒蛇，那一類毒蛇都好，只要細而毒，能夠一口咬死人的更妙。」

「就是站你身邊的人嗎？」

「是的。」

「他叫什麼名字，爲什麼出高價買毒蛇？」

「他不肯說出姓名，也不肯說出買蛇的行徑爲了什麼？這是一宗交易，你自己出來跟他談談吧，肯賣就賣，不肯就算是拉倒。」

「他是否帶了銀兩來？」

「當然帶了銀兩。」

白蟲跟蛇王交談，到此爲止，沒有繼續說下去。月色稍暗，有一個彪形大漢倒握一支長長的蛇口棒，從石屋鑽出來，見面就對白蟲說：「你說把銀兩歸還給我的，銀子呢？」

白蟲送上銀子。

「對，正是十兩，另外的廿五兩銀子呢？」

「銀子在這位先生的手上，你把毒蛇放在袋裡，連同痲包袋都交給他，他看過是所要的蛇無誤，自然如數把銀子拿出來交易了。」

「好的，叫他等一等。」蛇王祇是說了這一句，便立即轉身走入石屋，他再走出來的時候，多了一個痲包袋。

「毒蛇全在這裡，一共是五條。」蛇王說。

清水郎沒有拿銀子出來，咀上却很鄭重的說：「蛇王，你打開袋子給我看看，好嗎？」

「好！」

蛇王打開了袋子，只見五條蛇爬出來，三角頭，一雙眼閃着兇光，蛇身却不大，顯然是毒蛇了，可是，清水郎仍不滿意，說：「不錯，確是五條蛇，牠有名堂嗎？」

「牠叫做十步亡，是大網鎮最毒的一種。」

「我沒有買過你的蛇，怎知它是最毒的？」

「你沒有聽見啊，牠叫十步亡，即是說任何人被牠咬了一口，走不了十步便得死。」

「我不相信。」

「怎麼樣才使你相信呢？」

「找一個人被牠咬一口，看看此人是否無法走十步，我看在眼中，然後才能相信。」

「客官不是說笑吧？荒山寂寂，怎樣找到陌生人給牠咬呢？」

「爲什麼你說沒有人呢？你，我，白蟲，這三個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嗎？」

蛇王怒冲冲地道：「你簡直是存心搗蛋的，我眞想把這五條一起拋出去，把你活活的咬死。」

「咬死我也可以。」清水郎笑嘻嘻的道。

白蟲在旁煽風點火，說：「蛇王，這傢伙如此可惡，還是放蛇咬死他吧！相信他身上携帶的銀兩不止二三十兩。」

蛇王心中一動，向清水郎望了一眼，說：「這話說得是！我不認識你，在月色之下，又看不清楚你的面孔，殺了你，我決不會記掛在心，如果你變了鬼，纏白蟲好了，別向我討債。」

他故意瑣瑣碎碎的說，分散對方的注意力，突然抓起五條蛇，向對方中上門拋了過去。

那些毒蛇好像是他的朋友，不會咬他，可是，牠如果纏住別人的頸子，使勁咬一口，那個人就完了，白蟲看見過十步亡咬死人的可怖景象，他替那個不速客捏了一把

汗，可是，白光一閃，五條毒蛇紛紛落地，被五把飛刀插死，這一招快如閃電，白蟲驚奇得說不出話來了。

蛇王突然揮起蛇口棒，向前衝到，口中大聲說道：「原來你是向我尋仇的，看招！」

他以爲對方赤手空拳，腰間沒有刀劍，必然鬥不過蛇口棒，殊不料對方的武功遠遠超過他，只是騰移閃避，他就招招落空。

鬥了十個回合，蛇王所發的招逐漸慢了下來，突然拋了鐵棒，仰臉倒了下來，頸上插着一把飛刀，胸腹之間，也分別插着一把刀，當然是死定了，白蟲驚喜交集，由衷的說：「恩公，你出手好快。」

清水郎說：「閒話休提，你先走進石屋，取出蛇王所有財物，然後放火燒屋兼燒蛇，地上的死屍拋進火窟一起燒掉，免得多生枝節。日後有人談及此事，就說蛇王不愼，醉後失火喪生，那就一了百了，明天你替我召集所有捉蛇人，日頭升到最高時的正午，到此處集合，我自然到來，現在我回到客棧裡睡覺了，明天再見。」

白蟲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當然全部都依他的吩咐去做。

白蟲並非毫無所獲，他在石屋找到了一百兩銀子，連同清水郎給他的十兩銀子，一共便是一百一十兩了，無怪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 * *

翌日中午，白蟲召集了幾十個捉蛇人，在石屋被焚之前的空曠地方齊集，爲他們介紹清水郎，還說出清水郎勇戰蛇王的十場龍虎鬥，認爲清水郎是新的「蛇王」。

清水郎說：「我叫清水郎，只是玉蜻蜓門下一個弟子，微不足道，不過路經此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我不會長居此地的，更加不會做什麼蛇王，今天由白蟲召見各位，並非商量誰做蛇王，只是兄弟有一宗要緊的事情要辦，盼望各位賜助，我此行只是查探一個朋友的踪跡，他闖入亂石穿雲島，打算進入金風鐵雨樓，料不到他在海南的岸邊，走得無影無踪，請各位指示幾句，亂石穿雲島或金風鐵雨樓究竟在什麼地方？你們當中任何人知道它的下落的，請即賜告。」

各人聽了，只是湧起了一些竊竊私語，很久，才有一個人挺身而出，說：「清水郎大俠，我也姓白，是白蟲的表哥，叫做白沙，你說出來的一個地名以及一處奇特的房屋，我只是略知其中之一，那就是金風鐵雨樓。」

「白沙兄弟，你既然到過金風鐵雨樓，煩請引路。」清水郎道。

白沙趕快分辯：「清水郎大俠，我只是略有所聞，並沒有見過金風鐵雨樓。」

「那麼，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好了，說不定一句半句，對我大有幫忙。」

「好，我就說出三個月前所見所聞好了，這一處是大網縣，向南行走百里外，便是新宮縣，那個地方比大網鎮大得多了，來往客商極多，食客也多，有一間食店叫春江蛇店，店主就是春江一田，我每隔十日或半月，便送蛇到那邊去，每次送蛇總是逗留半天才走，他必然盛意拳拳的留我吃一頓飯，酒肉招待，客情甚好，那晚我多喝了幾杯，熏熏然的坐着閉目小睡，無意中聽到有人跟春江一田談論鐵屋，且纏住春江，自願給他五兩金子，請求春江一田把他送到島上去，照情形看，那個島必然是亂石穿雲島了，至於鐵屋，大概就是你說的金風鐵雨樓。」

「春江一田有沒有答應他呢？」

「沒有，不管此人怎麼說，春江只是搖頭，還對他說，凡是闖入霧海的人，必然是有去無歸。」

「大概是由岸邊，划艇到亂石穿雲島，必須經過霧海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那邊的山川形勢，不敢亂說，不過，春江一田被他們纏得發火，無意中說出一句頗爲重要的話，我試試轉述，也許你聽到了會對它更加發生興趣，當時春江一田怒沖沖的說，『黑刀疤，世界上有許多地方可以掘金，何必拚了一條性命去闖陰風井？』照我的想法，那個大漢一定是邪道上的人馬，他想到鐵屋，無非是垂涎傳說中的金子。」

「後來怎麼樣？」

「兩人談談說說，不久，便即走開，我也呼呼的入睡，此事與我無關，我當然不會向春江一田查詢。」

清水郎笑了笑，說道：「白沙，你做得好，眞的對我有些幫助，我還想問問你，傳說中的金子究竟是怎樣子的？」

「這一帶的漁民都怕海龜，網了海龜，總是把牠放走，他們相信海龜是這處海面的守護神，得罪了牠，大禍臨頭，他們還相信不知名的水洞裡面，有一隻萬年大龜守着一座山那麼多的金子，等候有福之人到取。」

「傳說中的水洞在那一處？」

「我們只是聽到這種傳說，實在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不過，水洞這種地形十分古怪，不妨對你說說，凡是潮水漲了之後，那個洞穴消失，潮水退到盡，它就顯露出來，洞中無水，十分潮濕，這種洞穴就是水洞。」

「多謝你的好意，把重要的消息透露，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很想邀請你與白蟲同行，一起去新宮縣找春江一田，由我查問此事，你可否幫助呢？」

白沙聽了，猶豫不決，白蟲在旁慫恿，他終於勉强答應了。

* * *

翌日的晚上，三個人一起走進了新宮縣城，夜色已深，春江蛇店的食客漸減，看來就快要關門了，突然有三個遠行的人闖入，叫伙記通知老闆，春江一田緩步的走出，打個招呼，說：「白蟲，白沙，你們兩個爲什麼這樣快就送蛇到來？」

白沙說道：「春江老闆，我們此行並非送蛇，只是送一個朋友到來，他想設宴款待一個貴人，當然是蛇宴，否則，不會找上門來，他叫做清水郎，想你準備十桌酒席。」

原來有生意找上門來！春江一田當然十分高興，立即改變了態度，滿臉堆笑。

春江一田道：「清水郎先生，究竟是做壽酒請客，抑或是婚宴請客呢？」

「不，我們祇是向一個人致敬而已，十桌蛇宴要多少銀兩呢？」

「一桌蛇宴是三兩銀子，如果做得豐富一點便是四兩銀子，定銀先交四分之一。」

「好，我把全部的酒席費用一起交出來，這裡是四十兩，務求做得豐富。」

清水郎說完之後，送上白花花的銀兩。

春江一田樂得眉開眼笑，收了銀兩，先向清水郎道謝，又向白沙、白蟲道謝，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道：「清水郎先生，你眞慷慨，你想設宴款待的必然是大官了，是嗎？」

清水郎搖搖頭，道：「此人並非朝廷裡的官吏，只是一個商人，但卻威震江湖，就住在這一座城裡。」

「本縣竟有如此出色的一個商人嗎？客官可否把他的姓名賜告？」

「聽着了，他叫做春江一田。」

春江一田吃了一驚，說：「此人的姓名跟我一模一樣，眞是奇妙了。」

白沙忍不住插進一句：「老闆，清水郎先生找個藉口，送你四十兩銀子，明白嗎？」

春江一田愕然，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清水郎忽又開口：「春江老闆，我的確是十分敬重你然後登門拜訪，此行祇是想問你一句，你把黑刀疤送去亂石穿雲島，他是否一去不回？」

這句話很是平常，不知爲什麼，春江一田聽了，渾身不舒服，遲遲沒開口。

清水郎看了他一眼，說：「你不說話，我也明白，他一定是一去不返了，我並非黑刀疤的朋友，也不是他的仇人，不過借了黑刀疤的大名，作爲一個的開端，跟你談談金風鐵雨樓，僅此而已，你這裡有什麼機密的地方可以談談的？」

春江一田見對方有三個人，聲勢洶洶，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硬着頭皮把他們帶到了地下的一個廳子。

那個廳子是長方形的，擺設精雅，跟上邊的大堂有天淵之別，牆上掛有刀槍劍，還有一個圓形的木餅，是水松木製成，直徑只有六寸，看來有如大湯碗那麼大小，似是古物。

清水郎一眼看見它就對白蟲、白蟲說：「原來春江先生是武術中的大行家，失敬了，你們懂不懂得這個木餅是作什麼用途的？如果我不說出來，你們這一世茫無不知，因爲你們一向擅長各種暗器，如果有人想練習飛刀，就需要這種刀靶，水松木可以插得很深，拔出刀子，它很快恢復原狀，故此可以多次練習，你們不相信這是刀靶嗎？看看我這一招！」

說時遲，那時快，這句話剛剛吐出來，便有一道白光，從他的掌心飛出，霎那間，刀靶上面插着五把飛刀，刀尾竟有搖曳之勢。

清水郎顯然是想施展這一招懾服春江一田的，這一點道理，誰都看得出來的。

白蟲、白沙異口同聲道好，清水郎說：「勞煩兩位替我檢回那些空心刀，我有話跟春江老闆談談。」

春江一田坐在一旁，悶着不做聲。

清水郎看了他一眼，說：「我想到亂石穿雲島去，你只是送我到那邊去好了，不必勞駕守候，也不必由你送我回來，不管我在島上發生了甚麼都與你無關，你能否幫我這個忙？最好是在殘夜划船送我到那邊去，天亮之前已經回航了，沒有人知你幫我的忙，對你來說，很容易辦得到，肯或不肯，請你立即表明態度。」

春江一田爲勢所逼，低頭想了一想，毅然道：「好的，要走的話，立刻動身。」

清水郎哈哈一笑，向白蟲、白沙說：「此事，與春江老闆無關，你們可以替他作個證，至於你們，到此爲止，不必相送。」

白蟲、白沙恨不得清水郎這樣說，他們根本就是擔心到了亂石穿

雲島被神龜吃掉了，故此立刻遵命，分手之前，仍然把清水郎送到碼頭去。

白蟲向清水郎望了最後一眼，依依不捨地說：「清水郎大俠，我眞的不想跟你分手。」

「你眞傻，你以爲我像黑刀疤那樣子一去不返嗎？我並非爲了尋金而去，更加不是尋仇，此行只是想看看百多年前的古蹟，根本沒有什麼，我必然可以回來再見到你的，別替我擔心，還有一點，如果有人向你打探我的下落，就說清水郎已給萬年大龜吃掉好了，懂得嗎？」

白蟲、白沙二人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

艇子划開了，海上一片白霧，清水郎坐着休息，只是春江一田打槳。

清水郎一直閉目養神，突然聽到春江一田說：「到了！」睜開眼看看，果然看見前面有幾塊石頭，另有沙岸。

他仍然坐着，說：「春江老闆，這個地方就是亂石穿雲島了？」

「是的，正是亂石穿雲島。」

「金風鐵雨樓就在島上嗎？」

「是的，這座鐵屋就在島上，從山徑走上去，逐漸走上高處，便發覺它了。」

「好的，我不識路，勞煩你把我帶到上邊去，你能不能在前引路？」

「我能，我能……」

春江一田急急忙忙的回答，只是說了半句，艇子已經泊岸，他沒有再說什麼，跟那個豪客先後走上岸去，再從山徑那邊走，艇子繫在樹脚下。

走了一程，抵達山頂，在殘月疏星的微光映照之下，仍然可以看得出那一座鐵屋，孤伶伶的屹立在山頂上。

春江一田伸手向它指了一指，道：「這一座屋子全是用鐵蓋搭起來的，久已無人居住，如果你不怕蛇，不妨進去看看。」

「我會怕蛇？」

清水郎隨口說着，大踏步走到前面去，一馬當先闖入鐵屋。

一股臭味撲鼻，令人作嘔，到處黑沉沉，地上雖有石階，野草叢生，顯然是很久沒有人居住了，清水郎亮了火摺子照着，定眼看了一會，眉頭一皺，說：「春江老闆，你可不可以帶我到陰風井去？」

「那邊很危險的，如果你冒險從洞口抓住鐵鍊走下去，一去不返，就只剩下我一個，恐怕我會嚇死，還是等太陽升空再去看看吧！」

「不，我要立即進去看看。」

清水郎的武功懾服了春江一田，他的話就是命令，春江一田那敢抗命呢？只好馴如羔羊的走向崎嶇的山徑。

走了一程，看見一個大洞，好像猛獸張口，春江一田也有火摺子，帶在身邊，他也亮了起火摺子，辨路而行。

大洞之內還有小洞，走進第三重的洞穴，果然是陰風陣陣，寒氣迫人。

春江一田在奇形的井前面停步，說：「鐵索仍在原處，如果你想送死，自己抓住鐵索逐步的走下去。」

「下邊有什麼？」

「大概不會有什麼金銀珠寶，却又有可能碰着萬年神龜。」

清水郎說道：「我沒有決定走下去或不走下去之前，先要看看鐵索，請你把兩個火摺子亮起來，使井口更加明亮。」

春江一田依他的吩咐去做，可是對清水郎各種行徑，莫測高深。

他呆呆的站着，聽從指示。

清水郎抓住鐵索使勁的提了起來，很快他就看得出，它是由一個很細的鎖鍊互相扣緊弄出來的，並非像繩子似的由長長的鐵絲扭曲絞在一起，他很不高興。

在他的眼中，鐵鍊跟鐵索大有分別，把手中抓住的鐵索放下，冷然道：「春江老闆，懸垂在井口的東西，只是鐵鍊，不是鐵索，看來他是一個假局。」

春江一田怯怯的問：「清水郎大俠，鐵索、鐵鍊有什麼不同呢？」

「鐵索不易製造，鐵鍊很易製成，再又因爲它沒有絲毫的鐵銹，顯然不是一百年前放下去的古物，剛才我細心觀察，發覺那座鐵屋已經有些古怪，看完鐵屋再看鐵鍊，更加不對，分明是仿古僞造出來的。」

「鐵屋有什麼不對？」

「眞的鐵屋整座由鋼鐵鑄成，沒有蓋搭加釘的痕跡，我剛才看見的鐵屋乃是逐層加上去，下邊用鐵板以及鐵柱支撑，絕非皇帝賜給白雲飛的一座鐵屋，此外，我們由下邊走上高處的山徑，太過容易走動了，山又太矮，怎能稱做亂石穿雲呢？十分明顯，這是一個假局。快點說出來，誰叫你佈下這個假局的？」

說到這裡，清水郎怒不可遏，突然伸出鐵鉗似的五指，抓住春江一田的頸子，只憑單臂之力，大喝一聲，把他整個抓起來，雙脚離地，憤然道：「我最恨人說謊，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如果你守口如瓶，我只好把你拋進陰風井去，你可知道那種滋味是如何的。」

看來他說得出做得到，春江一

田驚呼了一聲。

清水郎索性把他提到井口的上空，只要鬆了鬆手，春江一田必然直綫跌下陰風井。

春江一田鼓足了勇氣，說：「我們做一個交換，我把你帶到眞正的亂石穿雲島，直上金風鐵雨樓，你也別再追問我究竟那一個人佈下的假局。」

「好，我同意你這種交換。」

清水郎說了這一句，把他提高一點，拉出井口以外，然後放下來。

春江一田氣喘如牛。

清水郎讓他休息夠了，說道：「小艇仍在沙石之間，走吧！」

春江一田無可奈何的被他押着走。

兩人走到山脚，春江一田解開繩子，跳到小艇上面，一言不發，便即把小艇划開，清水郎早已坐在小艇內，他也一聲不响的閉目養神。

不知划了多久，天色微明，曉風疾勁，撲臉生寒，清水郎果然睜開眼睛看，才知道小艇已經划入峽谷，兩邊的懸岸十分險峻，最奇的是高處崖石，就像一把劍，橫七豎八的刺到空中，他喜出望外，衝口而出的說道：「對了，這一座峽谷才是亂石穿雲島了。」

春江一田很倦，有氣無力的說：「清水郎大俠，你已經放我一馬，我怎會不領你情呢？左邊的一座山，隱約看見的一處飄簷，它就是金風鐵雨樓，正如你所說，它全部用鐵鑄造而成的，一枝釘子也沒有，我們就快抵達目的地了，希望你自行攀登，我實在沒有氣力走動，再者，這座峽谷到處懸崖，驚心動魄，沒有山徑，我就算想攀登高處，仍是有心無力。」

他說這麼多的話，無非是想遠遠的走開，清水郎寬大爲懷，向他瞪了一眼，說：「你自行划艇回去新宮城做蛇店的老闆好了，不必把小艇留下來。」

「清水郎大俠，沒有小艇，你怎麼回去？」

「看來我要永遠留下來，就此告別，今天的事，切別在別人面前訴說，懂嗎？」

「我當然謹記在心，而且永遠不會忘記你不殺之恩。」

清水郎不由自主的呵呵笑了起來，說：「我不殺你，就算是有恩於你嗎？你這個人的想法眞是出奇，言盡於此了，請你看看我怎樣登山。」

說完，清水郎雙脚一蹬，從小艇飛躍岸上，立時向懸崖那邊奔走。

剛剛走到山脚，他就從腰間拔出兩把鐵插來，先用左手抓住它插入崖石，再用右手向上插過去，如是者忽左忽右，每一個的起落，都可以把身體拉高上升兩三尺，有如在梯子上面升騰，很快就離地三十多尺。

那種鐵插照理是加上鎚子才可以插入崖石的，清水郎是空手力插，逢插必入，這一手功夫的確是前所未見，無怪春江一田看呆了一雙眼睛了。

太陽升高了一點，他已經攀登到了半山，看來必然可以攀到懸崖的絕頂，闖入金風鐵雨樓，如果那一座鐵屋有高手座鎮，必然展開惡鬥，春江一田擔心惹禍上身，片刻也不敢逗留，趕快把小艇朝原路划回去。

荒山野嶺，杳然無人，只有一個人在筆直的懸崖上面好像螞蟻似的逐步攀高，十分壯觀，他就是清水郎。

清水郎雖然覺得吃力，仍然沉住氣走完最後的一步，置身於高崖頂上的平台。那個平台伸展到鐵屋去，對他來說，再好也沒有了，他坐着休息一會，便即緩步走向鐵屋。

走近了些，他看見有一塊橫匾，也是鐵鑄的，刻了「金風鐵雨樓」幾個大字，每個字有一尺見方，很有氣勢，他把視綫從橫匾移到下面，又再伸遠一點，突然發覺一個穿綠色衣裳的少女，自遠而近，他迎了上去，說：「小姐，我只是一個遊客，慕名而來，想看看這座鐵屋，並無他意，請勿誤會。」

她很冷漠的說：「爸爸下山了，鐵屋暫時由我作主，我叫白虹，如果你眞的是遊客，看完鐵屋就走，我是很歡迎的，不過，屋裡的大堂却有兩個武士坐着，他們不懷好意，那就不受歡迎了，他們二人現時正動武，你還是留在外邊好些，免得他們打打殺殺，驚動了你。」

清水郎說：「白小姐，妳認爲他們不懷好意，且又不受歡迎，那我就不必留在外邊，他們却應該留在戶外。」

說完，他不理會白虹是否同意，大踏步走進去。

那座鐵屋分前後兩截，大堂在後半截，雖然鐵屋是平房形狀，却有二十多尺高，十分雄偉，大堂裡坐着兩個武士，殺氣騰騰，怒目而視，這副模樣和屋更加配合，清水郎一直喜歡斷殺，看在眼中，不由自主的喊了一聲：「好！」

那一聲使那兩個武士知道鐵屋來了另外一個人，中氣十足，叫聲響亮，等於多了一個强敵，不自覺的站了起來，走向他那邊。

有一個武士大聲說：「你是

誰？爲什麼你大聲叫好？」

清水郎不慌不忙的回答：「我是一個書生，寂寂無名，我之所以到來，因爲金風鐵雨樓的樓主白冰川邀我到來，我從沒看見過一座全部由鐵鑄造成的屋子，上上下下的沒有一處駁口，太過高興了，故此衝口而出的叫了一聲『好』！」

武士很鄭重的說：「我們二人正想決鬥，既是決鬥，需要有一個公証人，白小姐是女流之輩，不適宜做這個角色，你來得正好，可否做我們的決鬥公証人呢？」

「好！我最喜歡看熱鬧，既然你們二人打算決鬥，而且擺脫許多處可以任意選擇公証人的地方，特意攀登懸崖決鬥，值得佩服，我不問情由擔任這個角色，十分榮幸，你們打算在什麼地方動手呢？」

「就在鐵屋地下室，它叫做『魂歸閣』，陰風井也在那一邊，身受重傷的武士將被沒有受傷的一個武士拋入陰風井。」

清水郎突然很沉重的問：「萬一兩位都是身受重傷呢？」

「倘有這種事發生，勞煩你把我們全部拋入陰風井內。」

清水郎說道：「我現在明白了，你們需要找一個公証人來，純然是爲了安排後事。」

「正是如此。」

清水郎把面孔轉向另外一個武士道：「你是否同意他的安排？」

「完全同意。」

「那麼，我們一起到下面去吧！」最初開口的一個武士，作出如此決定。

* * *

清水郎給兩個武士引路，穿過鐵屋裡幾處重要的地方，包括書房、食堂、酒廳、茶閣以及兵器室，大開眼界，末了，他發覺白虹也在身邊，四人默然走到下面去。

清水郎一直都沒有向她說過一句話，直到四人置身於魂歸閣，他才向她問：「白小姐，如果我沒有臂力把兩個屍體拋入陰風井，妳可能協助我嗎？」

她低聲說道：「我必須協助你做這種神聖的工作！」

只是這一句話，清水郎已經知道她十分討厭這兩個武士，明白了她的想法，他就幹得起更加起勁了。

準備決鬥的兩個武士雖然臉貌不同，一身所穿的衣服以及長短兵器，十分相似，各有一柄長刀，兩把短劍，另外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長度不夠一尺，背上還有一把大弓以及一支箭。

武器太多了，清水郎實在猜不透他們二人打算用什麼兵器斷殺決鬥。

他很想問，卻沒有開口，因爲他渴望這兩個蠢才快些闖入陰風井，說話太多，殺氣減弱，他們二人突然罷手，那就弄巧反拙了。

他是站着想了想，那兩個武士已經展開了龍虎的生死鬥，首先用長刀搏殺，跟着右手握刀，左手握劍，其中一個武士那柄長刀被對方擊落，他索性雙劍齊出，盡量貼近對方發招，逼使對方棄了長刀，改用雙劍搏鬥。四柄短劍纏在一起，殺得難分難解，可能互有損傷，最後，有一個武士不敵，繞着井欄走，乘機收劍，從背後拔出了大弓來，搭箭便射。

陰風井的井口直徑有八尺闊，當然是用箭射出去的武士佔上風，因此之故，另外一個武士也收了劍，改用弓箭應付。

箭鞘裡的弓箭幾乎射完了，兩武士仍然不分勝負，末了，忽然聽得淒涼的呼叫聲，定眼看時，他們二人已經棄弓兼棄劍，拔出匕首砍劈，那種短刀只有八寸長，誰也沒法躲閃，雙方各中一刀，那一刀竟又當胸插入，插得很深，痛徹心肺，無怪兩人同時發出了絕望的哀鳴。

儘管在高處透過微弱的光綫，看得不大清楚，清水郎仍然可以看得出兩個武士的胸部噴血，必死無疑，他向白虹看了一眼，說道：「白小姐，我是公証人，應該依照兩人的吩咐去做，把屍體拋入陰風井，妳說過協助我的，一起工作吧！」

「好的，我們把屍體拋入井中，一了百了。」她很冷靜的說。

其實清水郎只是一雙手一提一送，兩個屍體就可以拋入井內，他故意擺出一副弱不禁風的書生模樣，只是找藉口親近她。

他覺得接近她，心情愉快，越是接近她，越加興奮，這種心理是他以前沒有發生過的，引以爲奇。

拋了兩個武士屍體入陰風井之後，鐵屋之內祇有他與白虹，他更加興奮了，道：「白小姐，妳是主，我是客，跟我毫無關係的事情，照理用不着我開口向妳查問，可是，剛才的一場厮殺，實在太過出奇了，兩個武士和裝束十分相似，竟然互相殘殺，究竟他們爲什麼會打起來？」

「我實在不知他們爲什麼打起來。」

「那麼，妳總會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吧。」

「這個我亦不知道，他們屬於那一族的武士並不重要，只是知道他們是自尋死路的人。」

清水郎愕然，再問一句：「妳憑什麼說他們自尋死路呢？」

她忽然態度冰冷，說：「凡是企圖走進金風鐵雨樓找尋金子的

人，都是該死的人。」

話裡有骨，清水郎立即表明他的立場，說：「白小姐，我不是討死的人，因爲我此行只是想拜訪令尊白冰川，並非爲了金子而來，或者我不會死在這裡吧！」

「很難說，各有各的命運。」

她只是說了一句話，便即走開。

那一處的地方根本就是陰暗的，血漬猶新，聲聲哀鳴，仍在耳邊盤旋，留在那個地方，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橫豎白虹走開，清水郎索性走上地面那一層。

他到處找她，總是找不到，有些慌張了，跟着自言自語道：「白虹一向住在這裡，不見得她被百年大龜吃掉了吧！」

他在鐵屋之內走動不已，偶然發覺第二進深的一間大房子，似乎有些機關，他把內勁放在右脚上面，使勁的踐踏，忽然踏中機關的開啓，地板自動移開，跟着出現鐵鑄的梯級，下面黑沉沉的。

那個出入口很細，呈現正方形，人生路不熟，他擔心走下去有什麼風險，不敢深入，却又不捨得走開，躊躇不決。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翁，從下邊踏着梯級走上來，剛剛走到地面，望着他痴痴的笑。

因爲老翁的神態有異，清水郎只好開口問他是誰，怎料老翁一言不發，目露兇光，伸出右手來，凌空飛躍，向他打出一個穿心掌，來勢極兇，幸而他的武功不弱，猝然受擊也可以避開，換了別人，恐怕捱不起這一掌，立刻倒地身亡。

即使他被老翁撲攻，他仍是不會大打出手，因爲他懷疑對方神經有問題，只是設法躲閃就算了。

* * *

老翁十分勇猛，喞尾窮追，一直把他追到了演武廳。

那個廳很大，牆上掛滿了兵器，另外一面還有「兵器室」，收藏的兵器更多，他無意中走進那個大廳，老翁追了上來，擋住門口，臉露猙獰的笑容，看來他要被逼而戰了，他只是停步想了想，老翁已經展開了攻勢，一招「蒼龍探水」先用掌，後用脚，向他拚命撲攻，由於對方施展的拳脚跟他學習拳棒的玉蜻蜓門派相似，忽軟忽硬，一雙脚的走步十分輕靈，他懂得對方攻守的門路，自然懂得應付，老翁雖然兇狠，仍然沒有辦法傷害他。

對方好像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殺他不可，認爲拳脚不能取勝，忽然向斜裡竄出，從兵器架上面拿下兩把長劍來，隨手向他當胸刺出，一劍又一劍，一口氣刺出了十三劍，劍風虎虎，他竭力招架，仍是屈居下風，逼不得已，只好找一條五尺長的短棍對抗。

劍長五尺，而且是雙劍出擊，他只有一條棍，並非長棍，單是兵器方面已經分得出高下，苦鬥多時，他逐漸覺得軟弱，很快就會落敗，如果他沒法自救，必然死在劍下。

他有的是空心刀，假如他一口氣飛出十三把空心刀，大有把握取勝，不過刀劍無情，那個老翁可能會死在飛刀之下，他沒有弄清楚老翁跟白虹的關係之前，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他祇是分心想了想，對方的兩把長劍如風捲至，不知如何，他手上的短棍竟被雙劍擊落，其中一劍向他咽喉直刺過來。

形勢極度危急，即使他想用飛刀自救也來不及了，忽然聽得一聲：「爸爸！」老翁震了一震，呆呆的站着，他才死裡逃生。

他奔走了幾步，到白虹面前，第一句就問：「白小姐，他是妳的爸爸嗎？」

「他當然是我的爸爸，你沒有聽見我的叫喚嗎？」

「是的，我聽見你的叫喚，還看見他忽然間停止攻勢，呆若木鷄，他是否患了病？」

白虹嘆息了一聲，說道：「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你還是到外邊的大堂坐坐，等我服侍了爸爸之後，才跟你再作詳談吧！」

「好，我一定很有耐性的等候妳。」清水郎說道。

過了一會，白虹走出廳來，跟清水郎打了個招呼之後，說：「清水郎先生，眞是對不起，剛才一場打鬥使你受驚了。」

「算得什麼？都是我不好，到處走動，誤觸機關，妳爸爸才走了出來，如果我安安份份的在大堂恭候，那就不會出亂子了。妳爸爸爲什麼單獨留在黑暗的密室之內呢？他是否患了什麼病？」

「你可以看到的，他逢人就砍殺，大概是練功過度，走火入魔了，假如他連我都沒法認識，那可就糟了，我早已死在他的劍下了。」

說到這裡，白虹向他望了一眼，問：「清水郎先生，你說過此行是登門拜訪我爸爸白冰川的，爲什麼你看見他却認不出他是誰呢？」

清水郎先是苦笑了一下，說：「我從來沒看見過他，此行只是奉了師父之命，想不到令尊患病如此之深。」

「你師父是誰呢？」

「我的師父是玉蜻蜓的掌門人雷振天，我是許多個弟子當中的一個，武功並不好，剛才我已身陷險

境，僥倖你及時相救，遲來一步，恐怕我已經變了鬼，我眞的萬分感謝妳，希望在特殊的情況之下，幹一宗不尋常的事情，以表達感激之情。」

她嫣然一笑，說：「清水郎先生，不必如此謙恭了，你不忍心下毒手殺我爸爸倒是眞的。」

清水郎很快地回答：「我不遠千里而來，只是想保護妳爸爸，怎會殺他呢？」

「原來你是奉了雷師伯之命到來保護我爸爸的，料想雷師伯已經知道他患病了，是也不是？」

「不，師傅只是聽說金風鐵雨樓就快遭一批官兵襲擊，叫我到來，協助他一臂之力，說起來十分可笑，我只是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金風鐵雨樓，還知道它建於亂石穿雲島的山頂上，此外，茫然無知，我能夠找着這一座山，已經是不容易了。」

白虹瞟了他一眼，柔情無限地道：「清水郎先生，你眞好，別的人登山只是想找尋金子，太過俗氣了。」

「妳說過找尋金子的人總是討死，是否屬實呢？」

「當然屬實，你不看見了嗎？那兩個不知名的武士就是爲了金子才互相殘殺的，即使僅是一個到來，他到得金風鐵雨樓，自然有勇氣到陰風井沿鐵索而走下去。到陰風井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人走到下邊還能夠走回來的，他們豈不是自討死路。」

「是的，我也聽說過陰風井這個名稱。」他忽然想起了身上收藏的兩塊薄紙，把它交到她手上，讓她細看。

白虹看了一會，驚奇的道：「你憑着這兩張薄紙，居然找到準確的地方，佩服之至，看過古箋，我對這個地方更加瞭解了，它分明指出陰風井下邊直通地獄。」

清水郎想了一想說：「妳們父女一直守住這荒山古洞，爲的是什麼？」

「我年紀太輕，今年只十七歲，懂得什麼？爸爸可能知情，可惜他病倒了，再也沒辦法找別人查問。」

她忽然又開口接道：「清水郎先生，雷師伯會不會到來看我爸爸呢？」

「這很難說。」

「爲什麼你以爲不容易回答這個問題？」

「師父把這兩頁古箋交到我手上，只叫我到名古屋一間文玩書畫古物店查問，也許他也不知道金風鐵雨樓在什麼地方，從這方面看，他未必知道如何尋找亂石穿雲山，反之，他早已知道如何走向這個地方，只是給些微的綫索，叫我自行尋找，看看我的智慧，那就反映出他早已知道這個地方如何抵達，我認爲自己才疏學淺，沒法分辨虛實，故此不敢確實他會不會到來，不過，我已經來了，希望妳讓我居留十天八天，替妳分憂，妳願不願意讓我住下來呢？」

「我願意你留下來。」她由衷的說。

＊　＊　＊

一住三日，清水郎懂得更多了，看來白冰川一定是爲了某種事情，然後跟女兒留在荒山的，她的祖父正是「白雲飛」。

不過，有一種矛盾，清水郎始終猜不透，假如金風鐵雨樓沒有金子，爲什麼他一生留守？反之，眞是有金子，他跟女兒，儘可以走出荒山享福，何必留下？

這個矛盾不單是他想不通，他徵求白虹的意見，她也只是搖了搖頭，說：「也許這個地方眞的有一批金子亦未可料，不管怎麼樣，經常有人爲了金子登山而死，那就太過可悲。」

清水郎逐漸跟她混熟了，覺得她比金子更重要，爲了保護她，他索性留了下來，他隱約感覺到師父雷振天是玉蜻蜓門下的掌門人，白冰川係玉龍門下的掌門人，兩個派的武功相似，同出一源，也許雷振天有本領治好白冰川的怪病，希望有一天雷振天親自到來，故此他越想越不想走。

雷振天還沒有來到，夜間偷襲的官兵已經來了，那晚殘夜將盡，山下一片火光，人聲鼎沸，有幾十個人用飛抓和繩子攀登。他們快要爬到山頂時，清水郎突然發覺，趕快呼醒白虹，走到外邊去，已經有三個人爬了上來。

清水郎連發三箭，把他們殺掉，追到平台，又殺了三人，白虹也有些武功，始終站在他身邊，不會受傷，他爲了保護她，就難以抵擋那麼多的官兵了，很快就有二十多個武士爬了上來，闖入金風鐵雨樓，不過，他們仍是走不遠的，一陣陣慘叫聲傳出，清水郎定眼看去，發覺老翁白冰川手持雙劍如飛殺上，碰着他的人紛紛倒地，他殺得性起，把武士逼到退守平台。

下邊的武士本來是魚貫登山的，突然騷動起來，殺聲震天，過了一會，有一個人單獨攀登，快要走到山頂時，大叫：「我是雷振天。」顯然是雷振天從下邊殺上，清水郎喜出望外。

清水郎興高采烈的歡迎着師父，料不到雷振天剛剛攀登平台，還沒有站穩，突然受到一個人的襲擊，此人就是白冰川。

白冰川已經迷失本性，腦海中祇有一個「殺」字，除了女兒白虹之外，全是他的仇人，雷振天亦無例外。故此他不問情由的衝殺，換了別人，可能已被他殺掉了，不過，雷振天係玉蜻蜓的掌門人，亦善長雙劍，那一手玉蜻蜓劍法，比玉龍劍法絕不遜色，連續鬥了二十多招，打個平手，他才鬆了一口氣。

清水郎十分焦躁，趕快大聲叫道：「師父，白冰川練功過度，走火入魔，提防他用毒招偷襲。」

聽了這句話，雷振天恍然大悟，立即改變了劍法，並非纏着打鬥，而是以劍擊劍，希求對方長劍離手。

白冰川已經鬥了很久，氣力總是差了些，再鬥下去，他的兩把長劍分別被對方劈落，照理他應該認輸了，可是，他絕無懼色，反而施展空手入白刃的絕招撲攻。

雷振天也逼於無奈拋了雙劍，跟他用拳脚打鬥，趁勢抓准他一雙手角力，企圖消耗他的氣力，無法再戰。

那時兩個人的姿勢十分古怪，背貼背，一隻手勾住對方的手，不斷發力，偏是那麼古怪，氣力已耗盡，仍然不分勝負。

白冰川突然大叫一聲，整個仆倒，各人連忙上前施救，只見他一雙眼不斷的轉動，稍停，一躍而起，向雷振天打量了一眼，說：「你不是雷振天麼？玉蜻蜓的掌門人！」

單是這麼一句，已經反映出他的神智復元，白虹喜極而泣，清水郎趨前問安。

談到金風鐵雨樓，白冰川長嘆了一聲，說：「我當然是有些重要的事情然後決定留守。因爲當年父親白雲飛救駕有功，皇帝叫他做官，他不肯，皇帝贈他一百萬兩黃金，他也不肯收，索性把金子埋藏在這一座山裡，還對他說，你這一代不肯接受金子，下一代也許接受，這番話是父親說的，決非說謊，因爲他老人家也是一輩子守在山上，到死也沒法找到藏金的地方。」

雷振天忍不住問：「聽說所有走到山上找尋金子的人，都有一個信念，認爲陰風井係金庫的入口，渴望抓住鐵索走下去看看，你有的是時間，爲什麼不敢走下去看看呢？」

白冰川道：「傳說井底有一隻大龜，活了萬年過外，有時夜靜風微，我還在井口聽到下邊有些呼吸之聲，怎敢走下去看看呢？此外，我還有另一種想法，不管什麼人，到金風鐵雨樓，如果他想走下井中看看，我一定盡量協助他，希望他大功告成，充其量把一百萬兩金子二一分作五，想不到所有的人沿着鐵索走下井中，一去永不回頭，看得多了，我就更加心寒，不單是不敢走下井中看個究竟，對那個吃人的井，也望而生畏。」

清水郎把他沿途所見所聞說了出來，各人聽了，稱奇不已。

雷振天道：「白兄，照情形看，必然繼續有人登山找你的麻煩，這一批官兵已被殺退，不必說了，那兩個武士可能有些底蘊，他們二人死了，說不定會有人尋仇，還有一點，照清水郎所說，春江蛇店的老闆佈下假局把一些冒險登山尋金子的人送到死亡陷阱，顯然有人包庇，此人不論遲早一定走到山上，跟你一決高下，此外，慧眼文玩古物店的掌櫃李翁被殺之前，有人潛入店中竊聽，後來李翁還被人焚屍，亦可反映出有人企圖搜索這座山的金子，爲今之計，最好一齊下山，永不回頭，免得多生枝節。」

清水郎也在一旁苦勸，說得多了，白冰川突然遷怒於他，說道：「清水郎，你分明想誘白虹下山，跟你成婚，才苦苦勸我棄金風鐵雨樓，我也不想她永遠守住老頭子，現時我向你挑戰，赤手空拳決鬥，你勝了我，帶她離開，反之，輸了給我，你立刻滾，你的武功不弱，並且是玉蜻蜓門下的首徒，有沒有勇氣跟我過招呢？」

清水郎下不了台，只好接戰，雷振天想制止也來不及了，眼見自己的愛徒跟白冰川纏鬥在一起，急作一團。

更加焦躁的人還是白虹，她對英俊的清水郎芳心經已默許，擔心他死在爸爸之掌拳之下，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清水郎，當心爸爸的飛龍穿心掌。」

白冰川聽了，氣湧如山，索性把全身內勁放在右拳，俟機出擊，趁着對方飛躍的時候，跳高打出，怎料清水郎身法靈活，即使在半空也可以閃避。他是閃過一點，白冰川的全身已經打到盡，沒法留手，驟然聽得隆然一聲，屋頂竟被它打破，露出一個洞。

鐵瓦被打破，白虹不知道爲什麼大叫一聲，兩人愕然，以爲她發生意外，不自覺的停戰，雷振天問她是否不舒服，她大聲說：「你們看吧！金子藏在鐵瓦之內。」

各人仰望屋頂裂洞，看見一塊塊黃澄澄的東西，霎時間明白了過來，無可壓抑的縱聲大笑了起來。

他們不再爭吵了，細心搜索，原來整座鐵屋所有鐵瓦都是空心的，每塊瓦藏了一塊金子，這一拳打在空心的鐵瓦上面，無怪它能夠把一塊鐵瓦打破。

明白了一切，四個人和好如初，舉杯痛飲。

（完）

上文提要：冷森嚴爲了對付唐唱，竟然調集了二三百人圍住了唐唱，而且佈下三座陣法。唐唱一看，竟是三十年前他離開時的唐門中人，亦即他的堂弟唐天及另兩人唐地、唐人，他們佈開了「天地人」三才陣來對付唐老大哥唐唱，不得已，唐唱以「祭天刀法」與他們展開了一場血腥決戰，方寶玉大開眼界，却也嚇得魂飛魄散……

方寶玉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眼見懲罰叛徒　又觀船底弈棋

唐唱武功之高，着實匪夷所思，難以想像。「天地人三才陣」能否殺得了他，似乎關鍵正繫於唐地採取什麼戰略。

「白眉太監」冷森嚴冷眼旁觀，他也想看看，唐地究竟會怎樣對付唐唱。

唐地終於出手了。

他沒有用兵刃，他的武器就是一雙拳頭。

唐門武功，種類甚多，拳法亦是一絕，唐地喜習拳，也常用拳頭來懲治叛逆及敵人，在唐門刑堂中，給唐地以重拳毆斃者，爲數不少。

唐地出拳並不快，但卻兇狠毒辣，專打敵人要害，而且每喜使用「鳳眼拳」，其殺傷力之可怕，唐門上下無不知曉。

唐地出拳了，這一戰，竟齊集了天、地、人三陣主帥聯手出擊，唐唱還能支撐得住嗎？

唐地一出拳，唐人大爲振奮，他把大刀貫以雄渾無匹內力，與唐地的「鳳眼拳」齊齊反擊唐唱！

唐人出刀之際，隱隱聽到了唐地發出了低沉的咆哮聲，他一聽之下，便知道唐地這一拳已是全力施爲，不留半點餘地。

在出拳時發出低沉的咆哮聲，正顯示出唐地心中既憤怒又決絕，這是他的習性，外人固然不知，但唐人卻很清楚。

但有一點卻是唐人無法明瞭的。唐地爲什麼如此痛恨唐唱？

正當唐人心中對此事充滿疑惑之際，唐地的「鳳眼拳」已重重鑿在他的右頰上。

唐人做夢也想不到，唐地這一記可怕的「鳳眼拳」竟然是攻向他自己的。這一拳，好重好重，好厲害好厲害，强大無比的震蕩力，竟立時便把唐人的右邊眼睛震脫出眼眶之外。

一顆血淋淋的眼球，軟垂垂的在眼眶之下吊着，原本放着眼睛的地方，卻只剩下了一個又紅又深，恐怖之極的血洞！

唐人嘶聲慘叫，身子團團亂轉，一面轉一面慘叫道：「唐二……你爲什麼要出賣我！」

唐地沉着臉，怒聲道：「我在唐門，位居何職，難道你直到此刻還不清楚嗎？」

唐人胡亂揮斬，嘶聲道：「刑堂！刑堂！」唐地嘿嘿一笑，道：「本門刑法，向來條理森嚴，對付叛逆之徒，更可權宜行事，不受任何約束！你和唐天，圖謀不軌，竟與朝廷閹賊暗中勾結，陷害本門長輩，唐二忝爲刑堂執法長老，如不秉公辦理肅清本門敗類，又怎對得起唐門列祖列宗歷代遺傳下來的訓諭？」他說得鏗鏘激昂，擲地有聲，唐人竟無言以對。

唐人啞口無言，唐天卻勃然變色，喝道：「唐地，你到這時才想做個忠義之士，只怕已經太遲了！」倏地轉換兵刃，在身旁弟子背上抽出一把軟劍。

這軟劍長三尺六寸五分，劍鋒似水無骨，颼颼颼幾聲，「唐門小雪花劍法」抖擻神威，招招直指唐地攻至。

唐天遊身直上，劍勢初時由半空急速追刺唐地，但半途卻左轉七尺，一劍化作十二劍，自左方急點唐地上身十二大穴道。

這一着變化，姿態之妙，難以形容，唐地赤手空拳，怎能化解？

只見唐地已無路可退，因爲他只要退後半尺，唐人勢必以大刀直劈其背，如此腹背受敵，定必敗得又快又慘。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嘆息，宛若在他倆耳邊響起。

唐唱又來了。

唐唱的手裏，仍然握着那把捲曲崩缺，刀不成刀的鐵刀，就連他自己也數不清究竟自己從敵人手裏換取了多少把刀，殺了多少個既兇悍又無辜的敵人。

這些「敵人」，其實都是唐門中人，自己人！

但在極少數人的陰謀下，他們都成爲了唐門的叛逆，甚至是天下蒼生的大罪人。

再也沒有人能令他們醒覺，除了流血！除了殺戮！

但唐地卻把大局扭轉了，雖然，他突然發難倒戈相向，但能否把冷森嚴、唐天和唐人重重挫擊，仍難逆料，但最少「天地人三才陣」合圍之勢，已被徹底瓦解。

要是換上別人，可能會很感激唐地，但唐唱並不。他認爲，唐地只是盡了刑堂堂主的職責，在最重要關頭，向唐天、唐人和冷森嚴作出了沉重的反擊！

唐天雖有備而來，但唐地突然鐵面無私，「地煞封地陣」不但沒能配合「天罡鎖天陣」及「人皇殺人陣」，反而把天、人二陣倒戈痛擊，如此一來，以唐門之力，是再也沒有任何人，任何陣勢可以拑制唐唱了。

但在這條河畔，除了唐門子弟大動干戈、自相殘殺之外，還有東廠太監，和一直冷眼旁觀的錦衣衞，當然還有「白眉太監」冷森嚴！

這一股可怖的力量，只是隔岸觀火，人人紋風不動。

還有，在這條河的上游，隱若還有幾艘帆船，正在順流南下，船上旗幟，到底又代表着何方神聖？

冷森嚴一直神情陰森，按兵不動，誰也不曉得他心裏在打什麼主意，方寶玉心想：「這閹狗賊眉賊眼，比起他的妹子冷大肥婆，還更可惡千百倍。」

蜀中唐門大內戰，唐人終於給唐地再擊中一拳，就此氣絕斃命，唐天見形勢不利，冷森嚴竟無增援之意，不禁銳氣大挫，匆匆帶着「天罡鎖天陣」殘餘子弟向北撤退，唐唱、唐地也並沒窮追猛打，顯然是因爲冷森嚴在旁拑制之故。

唐唱目注着唐地，忽然說道：「三十年前，你還是胸無城府之輩，一味殘虐人畜，想不到今天竟把唐天、唐人兩大叛逆玩弄於股掌間。」

唐地冷冷地回答：「你還是和三十年前一樣，十分令人討厭！」說完之後，也帶着「地煞封地陣」的弟子走了。

至於唐人的「人皇殺人陣」，早已潰不成軍，四散逃竄不剩一人。

冷森嚴忽然走了過來，對唐唱深長地一揖，道：「果然不愧是唐門，果然不愧是唐門中的老大。」

唐唱道：「商船已到，老夫要走啦，你是不是還要跟我再拚一拚？」

冷森嚴搖搖頭，道：「不必了，今天本座是殺不了你的，但來日方長，凡是跟朝廷作對的叛逆份子，定必難逃法網。」

唐唱冷笑道：「寃獄殺人，本來就是你們的拿手好戲！」

此時，八艘商船已順流而下，只見船桅上旗幟飛揚，上面繡着的都是一個「海」字。

冷森嚴雙目瞇成一線，冷冷道：「海世榮！三大鹽商之首，好一個大財閥。」

唐唱笑道：「能夠公然不肯向東西二廠賣帳的生意人，當世已如鳳毛麟角，但海世榮這個大老粗，偏偏在此時此地撞了上來！」他雖然臉帶笑容，但這笑意卻是悲感傷苦，殊不歡暢。

唐門內戰，更由他親手格斃無數唐門子弟，其內心之沉重，自是不難想像。

冷森嚴乾笑着，不再說話，只是一步一步倒退開去。

他這樣面對着唐唱而倒退，是否過於小心謹慎？

* * *

八艘巨帆緩緩地順游南下，船上堆滿了一箱箱、一包包的貨物，甲板上、船桅下、船艙中，全是睜眉凸目，兇神惡煞般的大漢，偶然還可見到一些烟視媚行，妖異不堪的粉頭，在船艙細小的房子裏左穿右插。

唐唱帶着方寶玉，登上了其中一艘巨帆。

經過連番騰折，方寶玉早已疲累不堪，在登船後不久，便靠在一堆貨物間呼呼大睡。

唐唱登船，似乎跟船上的大漢毫無淵源，但他身上有的是銀票，隨便送出一兩張，已使巨帆上的鹽梟爲之刮目相看。

鹽梟可不等於海盜，這些在江湖上飄泊，在刀頭下舐血討生活的漢子，也有他們的一套法則。唐唱既付出了銀子，鹽梟頭子也就任由這一老一少乘坐巨帆，繼續順游南下，也不理會他們要前往甚麼地方。

方寶玉在船桅下貨物堆之間睡得極是香甜，還在夢中看見了兩個大肥人，正是胖太歲和冷春花。

在夢中，胖太歲對冷春花說道：「方寶玉這小鬼頭頗具天資，如肯痛下苦功，定必能成大器。」

冷春花道：「你若肯痛下苦功，也定必能成大器。」

胖太歲搖搖頭，道：「不！我太胖，就算再下三十年苦功，也練不成上乘的武功。」

冷春花突然大怒，拳如雨下把胖太歲揍得鼻腫臉青，一邊打一邊罵道：「誰說人胖了就練不成上乘的武功？你這樣說，分明是他媽的指桑罵槐，譏笑我也是個沒有本事的廢物！」

在平時，冷春花痛毆胖太歲，胖太歲永遠都只會逆來順受，在方寶玉的這個夢裏，情形也是一樣。冷春花痛罵胖太歲後，又對方寶玉說道：「凡是跟着小谷的店小二，都必須苦練他媽的上乘武功，要是練得不倫不類，躲懶不勤，定必嚴刑懲罰，甚至把你閹掉，送進皇宮去做太監！」

但他實在是太疲累了，只是身上輾轉一翻，再翻，又把左右大腿向上飛踢幾下，然後又再沉沉入睡。

朦朧中，只見眼前有千刀萬槍，明晃晃地在自己面前飛來飛去，奇怪的是：這些刀刀槍槍，並無任何人在使用、揮舞，但卻能自行出招、拆招，鏗鏘有聲地「較量」起來。

忽聽胖太歲和冷春花兩大肥人的聲音同時響起，說道：「刀槍無眼，江湖無情，你若不能練成絕頂武功，遲早也會死在這些刀槍陣下！」

方寶玉忙道：「老子明白了。」

突聽冷春花厲喝一聲，一拳迎面揍了過來，罵道：「你算是他媽的老幾？竟敢在老娘面前自稱老子！」

方寶玉只得投降，大叫：「下次決計不敢了……」

然後，在夢中方寶玉又看見了小嫣。

小嫣的笑靨實在是他媽的十分可愛，方寶玉越看越是神不守舍，忍不住凑上前，要吻她的香腮……

小嫣皮光肉滑，這一吻定必甜膩異常，豈料一吻之下，竟然臉頰生痛，登時驚醒！

放眼一看，眼前何來小嫣的踪影？

他吻上去的，赫然竟是巨帆上的一頭小母豬！

* * *

八艘巨帆，聯結航行非止一日，這一天清晨來到了林家渡口。

八艘巨帆，其中七艘早已靠岸停泊，唯獨唐唱和方寶玉乘搭的那一艘巨帆，一直在江河中央徘徊着。

方寶玉在這船上，早已悶得「嘴裏淡出鳥來」，眼見其餘巨帆已靠岸，就只有這一艘仍在河中，不禁大表不滿，對唐唱道：「這些奸商莫非心中有鬼？」

唐唱卻在閉目養神，毫不理會。

過了大半個時辰，這艘巨帆仍無靠近林家渡口跡象，方寶玉忍不住又叫道：「唐老前輩，形勢不妙。」

唐唱這才勉強地睜開眼睛，問道：「有何不妙？」

方寶玉道：「再不登岸，我可要投河啦。」

唐唱皺了皺眉：「這條河，聽說有不少鱷魚，你若眞的跳下去，只怕性命難保。」

方寶玉道：「再在這條見鬼的船上悶下去，也會活活給悶死，反正左右都是死，不如跳下去凉快凉快！」

唐唱「唔」一聲，道：「言之有理，不瞞你說，就連我也悶得快要瘋了。」

方寶玉忙道：「既然如此，咱們快快登岸者去也！」但唐唱卻又搖搖頭，道：「不能。」方寶玉一怔：「何以不能？」

唐唱道：「鹽商大頭子海老爺就在這一條船上，他對咱們有點小小的意見。」

方寶玉奇道：「他爲什麼也不登岸？老是獃在船上過癮嗎？」

唐唱沒有回答，只是拈鬚嘆了口氣。

就在此時，方寶玉背後響起了一個人混濁的咳嗽聲，然後，那人說道：「海某獃在這條船已十二年，從沒有一天脚踏實地。」

方寶玉回頭一望，只見背後那人，皮粗肉厚，上顎兩根尖牙向外突出，模樣兇猛之極。

這人正是海世榮，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鹽王」海老九！

海世榮十二年來從沒踏足陸地，這是眞話。但箇中原委，就算方寶玉想破了十八顆腦袋，也是萬萬始料不及的。

唐唱遙遙地望着岸上的遠山，淡淡地說道：「海老爺，你還是和當年一樣，脾氣頑固，做事作風一成不變。」

海世榮揉了揉鼻子，道：「這是我的船！」

唐唱道：「幸虧不是賊船。」

海世榮道：「你怎會跳上這艘船的？」

唐唱緩緩地轉過臉，凝視着海世榮，半晌才道：「這十二年以來，你是否還是想着當年在『苗天洞』內的一局？」

海世榮苦笑着，乾咳了兩聲才道：「世事如棋局局新，但以我看，世事再新再奇，還是遠遠不及棋局。」

唐唱沉默了很久，嘆道：「人在局中不知局，棋局與世事，只堪借作譬喻，決不能眞的混爲一談。」

海世榮道：「鹽商多以陸路運輸，唯獨海某，另闢水域大開水道之門，唐兄又怎麼瞧了？」

唐唱道：「水道本無門，只爲方便他人而作方便之事，海總瓢把子此舉，實在毋庸爭議，沒有什麼值得好說的。」

海世榮道：「唐兄事事推卸得一乾二淨，可不像當年豪邁作風。」

唐唱道：「做人豪邁，既不可當作黃金萬兩使用，更不可賴此而創基立業，名垂於世，那又何必打腫臉頰充胖子！」

海世榮嘆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故意挑這一艘船獃在這裏，原來是要海某聽聽你的教訓！」

唐唱淡淡道：「你若認爲如此，事情就是如此。」

方寶玉聽了，不禁嘖嘖稱奇，暗忖道：「原來這唐老大也是一個『老油條』，賴皮功夫到家之至。」

只聽得海世榮又道：「這十二年來，海某常在船中鑽研棋道，總覺得唐兄棋藝雖然高明，不見得便是全無破綻，只要找到你的破綻，要取勝也不是什麼難事。」

唐唱點頭道：「言之成理，唐某對黑白子之道，本來就談不上是個高手。」

方寶玉心想：「連你自己都不是高手，那麼這海大爺只能算是個略懂下棋之道的膿包。」

豈料海世榮沉吟片刻，卻道：「十八年前，嵩山『黑白盟主』大會戰，海某雖沒能榮膺盟主，登上棋王寶座，卻也先後挫敗二十七位名家，最後一戰，如非吾妻病重，影響所及，只怕未必便會敗在崆峒山『九指棋癡』白也黑的手下……豈料六載之後，『苗天洞』一戰，海某三戰三敗，竟給唐兄殺得片甲不留，要是連唐兄這等造詣也不算是高手，天下間尚有誰擅此道？」

唐唱聽了，只是乾笑，不置可否。

海世榮又道：「棋藝有如武功，每有相生相尅之格局，當年唐兄大敗於我，所下每一着子，事後詳細研究，果然是海某之莫大尅星！」

唐唱道：「當年如此，今天卻又如何？」

海世榮道：「自當有請唐兄指點。」

唐唱道：「指點是不敢的，海總瓢把子既有此雅興，咱們再來切磋切磋，也未嘗不是一樁美事，只不過……」說到這裏，欲言又止。

方寶玉心想：「這位唐老前輩，不但賴皮功夫到家，悶葫蘆賣關子吊胃口的手段，也很厲害。」

海世榮乾咳一聲，道：「唐兄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你今次要賭些什麼彩頭，不妨直說。」

方寶玉心中恍然：「果然是老薑、老江湖、老謀深算、老奸巨猾，兜來轉去，原來是要狠狠敲老海一記！」

照海、唐二人所說，唐唱棋藝肯定遠勝海世榮，雖則這十二年來，海世榮朝夕在船中鑽研棋藝，甚至爲了此道而十二年足不登岸，但是否眞的棋藝突飛猛進，卻也殊難逆料。

但唐唱棋藝，說不定還是海世榮的尅星，十二年前是大大的尅星，十二年後也多半「照尅可也」，要是「相生相尅」格局早已命中註定，那麼縱使海世榮能夠在船艙中鑽研二三百年，到頭來還是不免在唐唱手底下一敗塗地！

既然這一場棋局贏面高於一切，要是純粹「切磋切磋」，贏也兩袖清風輸亦無傷大雅，那又有什麼好玩？好比賭場之內，假若押骰子，賭攤錢、推牌九都只是「切磋切磋」、「考考眼力」而不賭眞金白銀，恐怕天下間所有大小賭局都要關門大吉，又有誰願意浪費時間眞的跑進賭場內「玩玩而已」？

方寶玉賭性極重，初時聽見唐、海二人要下棋，不禁興緻索然。這固然是他對棋藝之道一竅不通，再加上一般人下棋，多半都只是玩耍消遣，要是這兩人獃頭獃腦下棋下他媽的一天半日，不悶死方少爺才怪。

但如今海世榮提出要「賭些彩頭」，那便頗有不同，最少贏贏輸輸，也會有些賭注上落，要是賭注極大，這局棋便更具瞄頭，說不定還會弄得十分刺激，是所願也！

只見唐唱眉頭忽然大皺，對於「賭些彩頭」的提議，既不贊同，也沒反對，似是正在尋思考慮之

中。

過了很久，方寶玉早已大不耐煩地打了三四個「呵欠」，唐唱才慢吞吞地說道：「十二年前，我贏了你三顆，今天，你想賭多少顆？」

方寶玉聽得大爲奇怪，忖道：「什麼三顆四顆了？是三顆瓜子？還是三顆拳頭般大小的寶石？」至於世間上是否有拳頭那麼大小的寶石，他可也不大清楚。

海世榮沉吟良久，似乎也在認眞地考慮着。

過了好一會，他才緩緩地道：「照我看，不在乎多少顆，而是在乎要砍的是什麼人的腦袋！」

方寶玉聽到這裏，才恍然大悟，不禁心中大叫一聲「媽啊！」原來兩人在十二年前，唐唱贏的「三顆東西」，既不是瓜子，也不是寶石，而是三顆人頭！

唐唱聽見海世榮的話，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每個人的頸子上，都有一顆腦袋，有些腦袋取之易如探囊取物，有些腦袋身邊少說也有千軍萬馬保護着，其易難之差，何只十萬八千里。」

方寶玉心中大有同感，忖道：「老江湖不愧是他媽的老江湖，要取方少爺的腦袋，自是易如探囊取物，但要割掉唐老大的頭，卻是他媽的辣葱鹹蒜難乎其難！」

海世榮又道：「唐兄，不如這樣，咱們各在掌心寫上一個人的名字，然後互相瞧瞧，要是彼此同意了，咱們才開始對弈，未知尊駕意下如何？」

方寶玉暗道：「這是東施效顰，三國時代，周瑜和諸葛亮也彼此在掌心寫字，其後互相一瞧，兩人都是寫着一個『火』字！」

唐唱一笑，立刻在懷中取出墨硯、毛筆，竟先在左掌寫了幾個字。

方寶玉心中大奇：「此人居然隨身帶備墨硯、毛筆，莫非是一位書法家？」卻不知道唐唱身懷之硯、筆，其實大有來歷，請看下文自有分解。

唐唱在掌心寫上幾個字之後，海世榮也依樣葫蘆照寫可也。

兩人的掌心，都寫上了一個人的名字，根據賭約，誰若下棋輸了，就得把對方掌心所寫的名字，把那人的一顆腦袋割了下來。

方寶玉忽然心中一凜：「在這兩個名字之中，可不會有一個是老子的大寶號吧？」心念方起，隨即又覺得決無此理，這兩人都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一旦下棋獲勝，必然會指令對方去殺一些極難幹掉的其他大人物，又豈會浪費良機，無緣無故去砍掉一個無名小卒的腦袋。

在這等形勢下，方寶玉寧願做其無名小卒，也不想做什麼大英雄、大人物，以免成爲唐唱和海世榮賭注下的獵物。

唐唱、海世榮已各自把某某人物的名字寫在掌心，兩人相視一笑，隨即把掌心翻開。

方寶玉識字有限，但卻也看出，兩人掌心所寫的名字，竟然都是一模一樣的，幸而總算都不是方寶玉少爺的大寶號，否則他就算插上一對翅膀，恐怕也難以在這兩大高手的掌心下飛得出去！

只見兩人掌心所寫的名字，連名帶姓共有三個字。

這三個字，第一個自然是姓氏。

只見這個「某某人物」的姓氏，筆劃頗爲複雜，方寶玉橫看豎看，都看不出半點頭緒，因此，大可撒開不理。(根本理無可理。)

第二個字，大概是由兩個字組成，上一截是個「中」字，下一截是個「心」字，上中下心，加起來便是個「忠」字。)但方寶玉只能肯定『中』字及『心』字，至於這個『忠』字究竟如何讀音，一時間也不敢十分確定。)

而第三個字，不算極端複雜，卻也不怎麼簡單，但總而言之，也是個陌生之極的字，方寶玉就算站在這裏瞧上十天八天，仍然不會猜想得到，這個字應該如何讀音，涵義又是怎樣的！

但唐唱和海世榮互望對方掌心之後，卻是禁不住齊齊縱聲大笑！

方寶玉眉頭大皺，心道：「這個烏龜名字又有什麼好笑了？豈不是個舉世知名的小丑？」

只聽得海世榮一聲怪吼，道：「果然英雄所見略同，此人不殺，天理何在！」

唐唱道：「天理早已不在人間，當今世上，只有公說公理，婆說婆理。」

海世榮轟聲大笑：「唐兄言之成理，來來來！廢話休提，咱們在棋盤上拚個高低！」隨手在船桅上抓掉一隻大布袋，把布袋打開，只見袋中有袋，一黑一白，海世榮拿了黑色的布袋，又把白色布袋拋給了唐唱。

唐唱接過布袋，打開一瞧，只見布袋之內，全是白色的大棋子。(照此推算，海世榮拿着的布袋，內裏載着的自是黑色大棋子。)

唐唱把白色大棋子拈了一拈，微笑道：「這是份量沉重的鉛棋子，有意思！有意思！」

海世榮道：「多謝唐兄誇獎。」

唐唱道：「既有此大鉛棋，棋盤也自當別出心裁罷？」

海世榮得意地一笑：「唐兄才智高絕當世，未知是否早已心中有

數？」唐唱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海總瓢把子，居然給唐某猜起啞謎來了。」海世榮道：「豈敢！豈敢！」言詞之間，對唐唱越來越是恭順客氣。

方寶玉向來自問「老子精明」，但這一次，就算他怎樣猜想，也決猜不出棋盤到底在什麼地方。

但唐唱卻毫不遲疑，說道：「海總瓢把子十二年來足不登岸，其實卻是天天都在大棋盤上練功、鑽研棋藝。」語畢，身形鵲起，飛出巨帆右舷之外。

只聽見「噗通」一聲，唐唱已跳入河水之中，方寶玉陡地一呆，但他畢竟還算相當聰明，立刻便恍然大悟，失聲叫道：「船底之下，就是棋盤！」

海世榮不禁大爲佩服，嘆道：「唐門老大，果然是人中龍鳳，與別不同。」接着也手執黑布棋袋，跳入河水之中。

方寶玉水性功夫差之極矣，自然不敢跟着跳河。心中卻道：「什麼『九指棋癡』白也黑，恐怕此人對棋藝再癡再瘋，也及不上這位海大爺！」

但這只是方寶玉「想當然」的想法，甚至他連「九指棋癡」有多少根手指，也全然不清不楚。

若照方寶玉猜想，這位什麼白也黑先生，既然外號人稱「九指棋癡」，那麼左右雙手合攏起來一算，自當僅有九根手指無疑。

但事實大謬不然。

「九指棋癡」白也黑，並非有九根手指，而是只有一根——那是他雙手合算，僅餘其一的右手食指。

其餘九根手指，他早已在年輕之際，跟其他棋藝不凡之輩打賭，一一輸掉。

每輸一局棋，便割下一根手指！

在十二年之內，白也黑總共輸了九局棋！

當年，他自我訂下「賭約」，任何人與他對弈，只要是他輸了任何一局棋，都立誓自斷一指。

直至他在十五年內，先後輸九局棋，自斷九根手指之後，他就重新再立誓約，要是再輸一局棋，那就不再自斷僅餘下來的右手食指，而是先挖一目，再撕左耳、右耳，倘若再輸，剜鼻割舌，最後再不濟事，乾脆一刀抹了頸子就此了帳，省得留在世上丟人現眼！

自此之後，據聞這位「九指棋癡」，再也未曾吃過一場敗仗。

至於他被人稱爲「九指棋癡」，原來在他腰間，一直繫着一個水晶瓶子，他每次自斷一指，都把斷指放入水晶瓶中，因此，目前要是他還未再輸一局棋，那麼在水晶瓶中，仍然會放着那九根手指，這就是白也黑「九指棋癡」這個外號的來由。

方寶玉既不認識白也黑其人，更不曾知道「九指棋癡」對弈棋之道何等癡法，自然無法將之與唐唱、海世榮二人作出比較。

唐唱、海世榮先後投河，但卻並非自尋他媽的短見，而是潛入河中，在船底之下「對弈」，此事雖也可勉強想像一番，但眞實境況如何，卻是站在甲板上的方寶玉完全無法明瞭的。

不久，只聽見巨帆船底之下，不時傳來沉實異常「篤、篤！」響聲，料想必是唐唱、海世榮二人的傑作，但到底他倆對弈情形如何，卻也殊難就此憑空想像。

方寶玉嘆了口氣，忍不住喃喃道：「可惜老子並不是一條魚兒，否則潛入河中瞧個究竟，也可過一過棋癮！」但他根本不懂弈棋，縱使眞的化爲游魚，也只能瞧着別人對弈，如何能「過一過棋癮」，實在耐人尋味之至。

就在這時候，方寶玉忽然看見一個很奇特的女人。

這女人長相實在不敢恭維，只見她孤伶伶地站在船桅下，似是正在側耳傾聽着些什麼，又似是心中若有所思，懷念着過去一些永遠也無法忘懷的事情。

她看來大概四十多歲年紀，一張臉孔青慘慘的，雖然看來未至於「一臉病容」，但看上去總是鬱鬱結結的，殊不開朗。

方寶玉最討厭這種人，她既不年輕，亦非貌美，再加上愁眉苦臉，實在是大大倒胃的劣等貨色。

如斯人也，理宜避之則吉。

豈料方寶玉尚未及躲避，這女人突然已像是鬼魅般站在他的面前。

這女人固然是臉貌可憎，她一開口，更是酒氣、臭蒜頭氣味齊齊湧了出來，方寶玉心中大叫「老母救命」，但腳步未移，又已給這可惡的女人一手扣住左腕，登時動彈不得。

只聽見這女人說道：「你懂不懂？」她這句話問得沒頭沒腦，方寶玉自是完全不懂究竟是什麼意思。

但方寶玉卻只是愕然地望着這女人的手。

這女人是用右手扣住自己左腕的，方寶玉武功在武林中最多排列第八九流，任何稍有武功造詣之輩，都可以輕而易舉一手把他扣住，這等小事自是不足爲怪。

可是，這女人的右手卻只賸下一根食指，其餘的四根手指早已不見了。

但這一根手指居然力量奇大，只是隨隨便便伸指一扣，方少爺便

半邊身子軟癱下來，別說是拔足逃跑，便是想站穩在船上，也頗費勁。

方寶玉心中驚疑不定，這女人又再問了一句：「你眞的不懂嗎？」

方寶玉心中有氣，便道：「誰說老子不懂！」究竟懂什麼不懂什麼，他連自己也不明白。

這女人似是吁了一口氣，道：「你能夠跟當世兩大棋怪混在一起，又怎會不懂此道了？唉！我眞是越來越糊塗，簡直是糊塗透頂！」說着，用左手大力敲了自己的額角幾下。

她這幾下敲得好重，居然把自己的額角敲得又青又腫，但她卻全不當作一回事，彷彿給敲腫額角的是別人，和她自己毫無關係。

方寶玉瞧得呆住了。

他呆住，倒並不是因爲她把自己的額角敲得又青又腫，而是因爲這個女人的左手，竟然連一根手指也沒有！

換而言之，她雙手合併計算，赫然只有右手的一根食指！

方寶玉心頭震駭，忍不住問：「你是什麼人？」

這女子臉上的神情似笑非笑，答道：「我姓白，賤名也黑，有人叫我做『九指棋癡』。」直至此際，方寶玉才又驀然省覺，在她腰間，正繫着一個水晶瓶子，瓶內竟載着九根乾枯了的手指！

「白也黑……『九指棋癡』？」方寶玉大爲驚詫道：「原來是個女……女人！」

白也黑嘿嘿一笑：「怎麼了？莫非江湖中有人說過，白也黑是個男人嗎？」

方寶玉連忙搖頭道：「不！不！這可從沒聽人說過……」

白也黑眨了眨眼，說道：「當世四大棋手，今天竟有三人在這條河上，也可算是異數。」

方寶玉道：「除了你們三人之外，還有第四位大棋手，又是何許人也？」

白也黑道：「他姓金，有人叫他金老兒，有人叫他金大天王，也有人叫他做金老怪……他就是胖太歲谷瘦影的主子——金劍人！」

金劍人！

江湖上一大奇人！

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方寶玉一聽見那個什麼金劍人，原來就是胖太歲的主子，不禁爲之魂飛魄散，臉青唇白。

白也黑卻渾然不覺，只是念念不忘巨帆船底下的一場「曠世棋戰」。

她忽然對方寶玉道：「既然你也懂得弈棋之道，唐唱和海總瓢把子這一局，那是萬萬不能錯過的，可惜男女授受不親，若要我摟抱着你跳入河底觀戰，那可不大方便……」

方寶玉忙道：「確是諸多不便……你若要看這一局棋，你趕快跳河好了。」

白也黑點了點頭，道：「這一局棋，我是非看不可的，但我不懂水性，要是就此跳下河中，實在冒險得很。」

方寶玉道：「但常言有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前輩若不入河中，又焉得目睹這場精采萬分的棋王大戰？」

白也黑搖頭不迭，道：「金劍人並未在此，又有誰能把這一戰定名爲『棋王大戰』？」

她尋思片刻，忽然以右手僅餘的食指疾點方寶玉身上二十八處穴道！

但白也黑並未連他的啞穴也一併閉住。方寶玉忙叫道：「姑奶奶，你幹什麼？」

白也黑道：「要是我不封住你這些穴道，又怎能帶着你投河觀戰？」

方寶玉這一驚非同小可，道：「你不懂水性，已是自身難保，如何還能帶着我跳河觀戰？這豈不是自尋死路嗎？」

（未完・八）

銀杏山莊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爲了查清田鷺飛的行跡，由丁毅和柳露蓮扮成一對夫婦，饒明珠則扮成侍女，笑劉家瑞的另兩名神龍隊隊員跟隨其後，乘船出發。在船上，丁毅向船老大了解到許多太湖一帶的情況，其中包括「銀杏山莊」莊主蕭振仁的一些情況，但也只知他喜歡吟詩作對，並常解囊捐贈。夜裡，丁毅回到艙中……

銀杏山莊有乾坤　疑問縈繞探究竟

忽然地底下發出一陣隱隱約約的軋軋聲，緊接着坐椅也晃動了起來。

丁毅反應快速，一躍而起，道：「饒姑娘，在此處，快來！」

地板沉下一個四尺見方的洞口，下面黑黝黝的，丁毅晃亮了火摺子，正好饒明珠走了進來。「你守在上面，我下去看看。」

「大哥你小心。」

丁毅應了一聲，蹲下身向內細看，只見下面有一道竹梯，當下拾級而下。地洞深約兩丈，前面是條地道，向下傾斜。丁毅走得很慢，火光掩映下，地道竟有不少屍骨，他心頭一沉：「一個大官，怎會在此殺人？」

地道長逾十多丈，終於走至盡頭，卻無其他發現。丁毅不心息，拿了一塊小石頭，在凹凹凸凸的石壁上用力敲打。

過了一陣，他便發現，有一塊大石能移動，當下奮力把那塊大石抱了下來，一股風立即吹了過來，原來外面竟已到了湖邊，他探身到外面看了一陣，發現岸邊有條木樁，長約尺半，看樣子是用來拴小船的。

丁毅懷着一腹疑雲，把石壁恢復了原狀，往來路走去，這次他細心留意地道兩側之屍體。田鷺飛遇害至今，不足一月，屍體應未化掉，但地道內之人骨，皮肉都化掉，証明這些人骨沒有一副是田鷺飛的。

丁毅返回書房，饒明珠問道：「可有發現？」他搖搖頭，再用力拉動抽屜，地板又恢復了原狀。兩人聯袂出去，丁毅重新把鎖扣上。

柳露蓮三人都圍上來，問道：「大哥，可有什麼發現？」

丁毅遂把情況告知他們，「大家回船吧，免行人思疑。」

五人上船時，船老大正要上岸找他們。「客官，飯菜都已燒好了。」

「好，擺上來吧，今日你夫婦跟我們一齊吃！」丁毅洗了手便大剌剌地往主人位上坐下。吃飯時，丁毅問道：「老吳，你有否聽人說過，岸上那棟大屋是一位大官建的？」

「是的，小的聽人說過，不過已荒廢了十多年，他死了之後，聽說他後代只來過一次，收拾那官兒存在屋內的書籍。」

「那是個什麼官？叫什麼名字？」

「小的便不懂這個了，反正官不小，又不是武將，好像是姓……姓黃。」

丁毅再問：「這十多年，難道沒有人來這裡住過？應該有吧？這麼好的大院，裡面又沒有人，我就

不信無人暗中霸佔。」

「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也有可能，遊人可能偷偷潛進去，住個三兩天的……啊，聽說那大官的後人交代過府尹，替他們照料這院子，附近的人都知道，是以不會胡亂進去的。」

丁毅不由沉思起來，那條地道是誰建造的？若是那大官造的，當時是爲了萬一遇到强盗，可以逃生，那麼地道裡的人骨，又是誰棄置的？

他百思不得其解，吃飽飯之後，便下令船老大開船。船在太湖中不斷在風景名勝處逗留，至晚上方靠岸歇息。

次日一早，船又開動，卻向對岸駛去。丁毅問道：「咱們去何處？」

「去西洞庭山，那是太湖最大的島嶼，晚上船就停泊在那裡過夜。」

那船駛了半天才抵達，船老大把船泊好才吃午飯，飯後，丁毅「一家五口」又上岸遊覽。島上有座小山，就叫西洞庭山，山上景色秀麗，太湖勝景全在腳下，因此饒明珠提議先上山看看。

丁毅也不反對，反正沒有目標，便先上山。因已是初春時節，遊人還不少，都是來踏青的。未幾便上到山頂，山頭有座亭子，亭裡坐着兩個人，一男一女。

饒明珠道：「少爺，咱們進亭看景色。」

「不必，要看景色，何須進亭，就在亭外看。」

家人遂站在亭外，居高臨下，太湖在斜陽之下，湖光粼粼，閃着金光，耀人眼簾，衆人都看痴了。

亭內那男的道：「明妹，咱們走吧！」

那女的答道：「好，大哥，你也知道小妹喜歡清靜。」

男的道：「明妹，愚兄自然知道，咱們先回家，異日再來。」言畢扶着女的長身出亭。

饒明珠不服氣地道：「這地方人人來得，好像在怪咱們敗他雅興，哼，他們走了最好，少爺，咱們進亭。」

那男的轉過頭來，怒目瞪了饒明珠一眼，饒明珠還待發作，丁毅忙抱拳道：「小价無禮，兄台雅量，幸勿見怪！丫頭，還不向人賠罪？」

那女的拂袖道：「不敢當，大哥咱們走！」兩人扭頭便走，饒明珠要扶柳露蓮進亭，不料她佇立如此，拉也拉不動。

「少奶奶，您怎麼啦？」

柳露蓮猛然一醒，走到丁毅身旁，丁毅見她臉色失常，神態激動，忙道：「不必跟這種紈袴子弟嘔氣。」

「不是，咱們悄悄跟着他倆。」柳露蓮低聲道：「剛才那男的好像……好像是鷺飛。」

丁毅吃了一驚。「你沒有錯吧？什麼叫好像，他已死去一個月，你別胡思亂想。」

「不是我胡思亂想，他戴着人皮面具，但他的聲音，他的眼神卻瞞不過我。」

「眞的？他不是已經死了麼？」

柳露蓮心亂如蔴，喃喃地道：「小妹一時也想不通，但他的身材，聲音和眼神眞的和鷺飛一模一樣，咱們快追上去看看。」

丁毅猛吸一口氣，他一時之間也理不出頭緒來，只好道：「咱們快快下山去，不要露出馬腳。」當下五人聯袂下去，遠遠見到那一男一女上了一艘華麗的小船，丁毅放下心頭大石，道：「有了目標，咱們便不怕他飛掉。」

上了船之後，那艘華麗小船已向東駛出八九丈遠，丁毅忙令船老大遠遠跟着那艘船，船老大討好地道：「剛才那對夫婦是您的朋友？」

丁毅沉下臉來，「不必多問，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船老大那句話聽在柳露蓮耳中，卻似是一枝箭，忙問：「船家，你認識他倆？他倆是夫婦？」

船老大搖搖頭。「小的怎認識這等有錢人，只是看他倆那副親熱相，估計他們是夫婦。」柳露蓮噓了一口氣，揮揮手着他們開船。

丁毅拉着柳露蓮進艙，饒明珠不知趣也閃了進去，關上艙門，低聲問道：「姐姐，你剛才說什麼？小妹聽不清楚。」丁毅乃將柳露蓮之感覺告知她。

饒明珠想了一下，問道：「田大俠功夫如何？」

柳露蓮道：「他水性比我還好。」

「而你當時根本沒有見到他被殺，是故他不一定已死，你說是不是？」

丁毅道：「胡說，他當時中了毒，昏迷不醒，再好的水性，也會被溺斃。」

柳露蓮道：「我見江水中突然湧出一股血水，而那個江匪又向我襲擊，証明死的是鷺飛。」

饒明珠道：「小妹相信咱們去西洞庭山上遇到的男人，便是田鷺飛，因爲我也是女人，我相信女人之感覺，尤其對自己之親人，那種感覺更加準確。」

丁毅只道田鷺飛已死，這段艮緣已成，不料他又復活，後果堪憂，是故心神早亂，心情亦極是煩燥，是以急道：「你有屁便快放。」

「盧錫基說，他看見兩個江匪托着一個人上船，如果田鷺飛已經死了，而他又是他們要下手的對象，殺了人便完成任務了，爲何還要托他上船？」饒明珠不徐不疾地分析着。「即使他們首領有嚴令，他倆也可割掉其首級去交差。」

丁毅猛吸一口氣，定下神來，稍作分析，也覺有理，便示意她繼續分析下去。饒明珠得意地道：「還有一點，盧錫基跟他們到了太湖黿頭渚，又不見他們托着田大俠的屍體上岸，而是說，船上的人進入了那棟大官逗留的大屋，証明沒有人死！」

柳露蓮道：「他昏迷不醒，落水這麼久，還能不死？」

饒明珠嘆了一口氣，「你還不清楚？說不定他根本沒有昏迷，一切都是一個圈套。」

柳露蓮又問：「他設圈套作用何在？」

饒明珠道：「姐姐，小妹說出來，您千萬不要見怪。」

丁毅道：「你有任何看法都可以說出來，如今只是推測而已，不一定是事實。」

柳露蓮也示意她說，饒明珠方道：「酒根本沒問題，有問題的可能是酒杯，萬一你若喝了，藥性發作，他也陪着『發作』，然後你先讓人殺死，他再復活，目的是騙你騙到你死前最後一刻。

「可是結果是姐姐沒有喝，喝的倒是他，而且他昏迷了，這又如何解釋？

「這可能是他的第二套辦法：他先詐昏迷，又知你不會眼看着他被人殺死，一定會抱他跳江，然後他們的人會把你殺死，依然是騙你騙到最後一刻。」

柳露蓮問道：「他騙我的目的何在？」

「哈，姐姐，你眞要小妹說出來？假如在涼亭裡面那個男人的確是田鷺飛，他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麼？」饒明珠一字一頓地道：「因爲他已另結新歡！」

柳露蓮花容失色，眼淚如雨地道：「我有那件事對不起他？我還有什麼不能讓他滿意的？而且……他若要納妾，也大可以跟我商量，若是好女子的話，我亦不會反對。」

饒明珠嘆了一口氣，道：「男女間的感情很難說，你說丁毅有黃花閨女喜歡他，他不愛偏愛寡婦，這在外人眼中合理麼？有可能麼？」

柳露蓮嬌軀一震，丁毅把她拉進懷內，瞪了饒明珠一眼：「你別越說越過份。」

柳露蓮反而道：「大哥，你別怪她，她說得有道理，何況她是在說道理，又非存心氣我，你若喜歡她，我寧願退出讓給她。」

丁毅笑道：「其他東西都可以讓，唯獨情愛讓不得，你別胡思亂想了，田鷺飛沒有死不要緊，我還會等你。」他笑得實在充滿了苦澀，兩個女人都看得出來。

饒明珠道：「大哥你放心，若田鷺飛還沒死，她回去便會立即改嫁給你，不用你等三年，姐姐，難怪大哥會這般愛妳，我胸襟就不如你。」

丁毅不悅地道：「你又在胡說！」

「小妹不是胡說，我不願奪人所好，也不會甘心當個小的，是以咱們三人只能以姐妹相稱，啊，不，過幾天我便改口喚大嫂，祝你倆白首到老，百年合好。」

柳露蓮收淚，輕輕推開丁毅，道：「多謝妹妹，今日虧你替我分析，相信離事實不會太遠，不管田鷺飛用意如何，他這樣欺騙我，我一定跟他分開，而你永遠是我和大哥的好妹妹，希望你日後找到個如意郎君。」

話音剛落，有人在敲門，丁毅拉開，卻是劉家的家丁。「少爺，船前面那艘船已停在東洞庭湖山，船家在問……」

「咱們也駛去那裡！」丁毅連忙跑到船頭去，果見那一男一女的船已在靠岸，隔岸望去，那男的扶着女的走過搭板上岸。直至那一男一女的身影隱在樹木之後，丁毅方把目光收回來，又陷於沉思中。適才饒明珠之分析，實在合情合理。

問題是萬一田鷺飛厭舊喜新，這種家事外人怎麼管？忽然一個念頭在他腦海內閃過：要殺柳露蓮的殺手，可能是田鷺飛僱的？但假如田鷺飛殺柳露蓮，應該不會反對自己跟柳露蓮交往，爲何還要付重金僱人殺自己？

剎那間，他又覺得事情恐怕不是饒明珠所說的那麼簡單。

船泊岸了，丁毅跳上岸，指着泊在另外一座碼頭的那一艘華麗小船，問碼頭上的人，道：「請問這艘船是那家的？造得眞華麗。」

碼頭上一位賣菜的小販道：「那當然啦，這船跟那碼頭都是『銀杏山莊』蕭莊主的，剛才他女兒才跟女婿乘船回來。」

「哦，那男的是女的夫婿！」饒明珠聽見忙插腔問道：「那男的叫什麼名字？」

「咱們這種下人怎配知道人家的大名？蕭莊主看得上的女婿，當然是人品又好，又有名氣的人啦！」

丁毅拱拱手便帶着「家人」上岸，他告訴船家，今夜住在岸上。五人走了一陣，便遠遠見到一棟大院，倚山而建，面對着太湖，五人尋路走過去。那座莊院種了許多銀

杏樹，甚是幽靜，門匾上四個金漆大字：銀杏山莊，端莊嚴正，盡得顏體精髓。

丁毅看了幾眼，道：「此處是私宅，咱們到別處去吧。」他扭頭便走，又着饒明珠帶一名家丁去常州。

饒明珠低聲問道：「大哥，這種家事你還想請劉家瑞、張火明他們來插一腳？」

丁毅反問：「是誰僱你殺我的？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你是聰明人，仔細想一想便知道，咱們先去找一家客棧住下，妳便火速趕去常州，請他們帶人來。」

饒明珠細想一下，果覺有理，當下到山後小鎮上去，找了一家客棧歇下。

吃過晚飯，饒明珠便帶着一位家丁乘馬車出發，臨走時，她還叮囑丁毅，不可擅自行動，必須等大軍趕到。「大哥，你想想看，他能付那麼大的酬金要殺你，他能使得徐飛羽寧死不吐露半句，這個人有多厲害，你我都想像不到，你已找到心上人，可別功虧一簣。」

丁毅握握她的手。「妹子你放心，愚兄聽你的，你路上也得小心，這個給你防身。」他給她的是一具精巧的袖弩，藏在袖管內，可連續發三枝袖箭，威力極大。

晚上，丁毅和柳露蓮又在探討這件事。「這位蕭振仁莊主，一定不是普通人，他一定在武林中打過滾，也必是高人，否則拉不動田鷺飛。」

柳露蓮截口道：「但為何從未聽人提過其名，即使以前，鷺飛也沒跟小妹提過此人。」

「我估計他是使用化名，這就更加值得調查了。」丁毅以央求的口氣道：「露蓮，我想偷偷摸進銀杏山莊調查一下，話雖如此，我還是有點擔心，萬一弄錯了，實難向劉家瑞他們交代。」

「不，那太危險了，除非你讓小妹陪你去。你又從沒見過田鷺飛，去了又有何用？」柳露蓮沉吟了一陣，續道：「咱們不進莊內，在莊外暗中偵察一下如何？」

丁毅想了一下，終於答應，兩人重新易了一個裝，趁夜溜出客棧，一路上蛇行鼠伏，向銀杏山莊進發。

那銀杏山莊佔地極大，莊門在半山，但圍牆上端一直延伸至山頂，下端一直至湖心，牆高逾丈，培添神秘，丁毅忖道：「萬振仁若只想逍遙山林湖畔，用得着建這麼大的莊院？他家有多少人？」

他心中疑雲難解，便想找棵大樹，居高臨下看看牆內之情形。可是這時又發現一個怪現象，靠近圍牆的樹，都長得很矮，遠遠雖有高大的樹，但距離太遠了。

丁毅低聲道：「露蓮，別看四週靜悄悄的，愚兄估計有埋伏，咱們不要亂走動，匿在暗處窺伺一陣再說。」

春夜風寒，柳露蓮輕輕靠着他，丁毅一對眼睛不斷地向四周瞄射，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過去，四周寂靜如死。

正在不耐煩間，忽有兩個黑衣人，躡手躡腳地繞着圍牆走過來，兩人邊走邊交談。「老趙，小姐那個叫春花的丫環，好像對你有意思呢！眞是可賀可喜呀！俺的那個春花跟你這位可不一樣，她是粉頭，不能當夫妻的。」

「春花到底是個丫頭，有什麼可賀的？」那個叫老趙的道：「若小姐看上俺，那才叫可賀可喜！」

先前那位罵了他一句。「你別做夢啦，別說小姐早有心上人，就憑你這副尊容以及本事，也只配在晚上巡邏，就算小姐看得上你，莊主也不答應哩！」

「老蘇，你說莊主那位未來女婿是什麼人？為何一天到晚戴着人皮面具？」

「誰知道？你不會問春花？不過聽說那廝好像死了老婆的，他跟小姐雖然還未成親，但已住在一起啦，聽說莊主要完成了大事才大肆熱鬧一下。」

老趙道：「那不是還要等上好一段時間？」

「那有什麼所謂？最近莊主已召了不少人，各大門派也已滲透了不少人，不聽話的又請殺手殺了，我看最多再過兩三年，必能成事。」

「咱們也就等那一天啦！」

由於人走遠了，他倆的話便再也聽不清楚了，丁毅一低頭，見柳露蓮在沉思，便低聲道：「蓮妹，你在此稍候，待為兄往內張望一下，咱們就回去。」

柳露蓮瞿然一醒，道：「大哥，你千萬要小心。」從那兩人之談話中，柳露蓮更認定蕭振仁的未來女婿，便是田鷺飛。

丁毅快步衝前，他不敢貿貿然躍進圍牆，而是輕輕一躍，雙掌握住圍牆牆頭，只覺手掌疼痛，他一口眞氣幾乎洩了，但仍咬牙忍住，雙臂用力，引體上升，腦袋露出牆頭往內望。

只見裡面空蕩蕩的，只有幾棟屋子，但樹木茂盛，縱使在白天也看不到全景，牆後卻有一道寬逾一丈的深溝，也幸虧他沒有貿然躍過去，否則必然掉下去。

丁毅看了一陣輕輕跳落地上，竄回到石頭後面，低聲道：「咱們回去。」兩人依然小心翼翼往來路跑回去，進了客棧屋內，點起油燈，才發現兩隻手掌都被利器扎穿了，大大小小竟有十多個洞，而且入肉頗深。

柳露蓮吃了一驚，脫口道：「怎會這樣？」

「幸虧今晚先刺探了一下，否則將來吃的虧更大。」當下丁毅將所見到的情況告知了柳露蓮。柳露蓮十分心痛，忙替他清洗傷口，然後上藥。「那一道一丈多寬的鴻溝，對神龍隊員來說，可是一道極大的障礙。」

柳露蓮卻道：「大哥，你說剛才那個老趙跟老蘇說的話，是否有值得參攷的，這位蕭振仁可是個大野心家啊！他還派了不少人到各大門派臥底，說不定許多幫會也有人被其收買，他到底想幹什麼？」

「統治武林吧，哼！恐怕沒那麼容易。不過這人做事十分謹愼，心機又沉，行事雙管齊下，一邊派人臥底，一邊又派殺手殺人，他到底是誰？隱名換姓，苦心經營銀杏山莊，此處是他之大本營，裡面有多少個人？」

柳露蓮擔憂地道：「恐怕憑咱們那二三十人，根本動不了人家分毫，要否將此消息告知少林武當。」

「千萬不可，恐怕少林武當還沒相信咱們的話，你我已被暗殺了，嗯，得想個辦法，讓神龍隊的人跳進圍牆，否則……」

「剛才那姓蘇的說，莊主未來女婿，是個死了老婆的男人，是指田鷺飛麼？」

丁毅忙安慰她，「不要胡思亂想，待咱們進去之後，便能明白眞相，幸好，他們最快還得三天才能抵達，咱們可趁此時慢慢推敲，可惜我沒見過蕭振仁，否則說不定還能猜出其身份。」他一口把油燈吹熄，兩人遂上床歇息。

一宿無話，次日兩人直睡至日上三竿才下床，他倆又在次晚悄悄走了一趟，可惜再沒有新的發現。三天過去，饒明珠還沒回來，丁毅有點心急。

一直等到第四天下午饒明珠才帶幾條漢子進來。「大哥，這些都是霹靂堂的人，劉大俠他們晚上才能到。」

丁毅連忙讓位，「請坐。」他首先把自己這次之發現及夜窺銀杏山莊所看到之情況，告知那幾條漢子，不料他們不斷地重覆：「多謝丁大俠提供了線索。」

丁毅心頭疑惑，忍不住問：「你們少堂主不來？」

「來，他一定會來，不過因為敝堂出了內奸，正在處理，是故要晚一兩天才來，敝堂內奸似乎跟銀杏山莊有關，您提供的一些消息，對咱們非常有用。」

丁毅一怔，急又問：「跟銀杏山莊有關？可否略為透露一二？」

「這個還是等敝上回來以後才由他跟你說吧，對不起，在下還得去發信鴿回去。因為此處太接近銀杏山莊，須到遠處去放。」

丁毅覺得此子不亢不卑，頗能掌握分寸，大為讚賞，一邊答應他，一邊請教其姓名，方知他是香主康英傑，另一位也是香主，叫卜易。

那兩人匆匆去發鴿，晚飯時方回店，丁毅叫店家上了一桌酒菜，開到他房內，七個人便邊吃邊聊起來。「卜兄康兄，神龍隊是否會先於少堂主出發？」

「劉大俠帶一隊神龍隊員，將尾隨咱們之後出發，若無意外，今晚便能陸續抵達，將分開幾家客棧住宿。」

丁毅道：「在下很擔心他們之行動會被銀杏山莊發覺，尤其是大隊人馬進此，很難不露出破綻。」

卜易道：「應該不會，咱們已做好安排，楊大俠另帶一隊人馬，越太湖到西洞庭山先匿伏，待接到這邊之通知或暗號，才到太西洞庭山，而大隊人馬不進鎮，在外面匿藏，專等咱們之通知才再行動。」

饒明珠接道：「不過劉、楊兩位會先來找咱們，將方案定了下來，才再行動。小妹走後，可有什麼新發現？」

柳露蓮道：「銀杏山莊三面均圍以高牆，一面臨海，牆頭上放滿利器，牆後有一道逾丈之鴻溝，此雖未必可難倒咱們，但對神龍隊員來說，卻是頭一道之難關。」

饒明珠道：「這也不會太困難，咱們派幾位輕功較好的，每人取一塊木板，踰牆而過，再搭上木板，然後讓神龍隊員過溝。」

卜易道：「只是莊內之情況沒搞清楚，始終教人難以放心。」

康英傑道：「小弟有位通家之好的伯伯，寫得一手好詩及好字，他曾去過兩三次銀杏山莊，與蕭振仁吟詩作對……」

饒明珠截口道：「他住在你處，你可去和他了解一下，不無小補。」

「他住在蘇州，在下明早便快馬奔蘇州問他一問。」

丁毅舉杯道：「如此便勞煩康兄辛苦一趟了，來，在下這杯是專誠敬你的。」他剛把那酒喝光，窗外忽然傳來聲響，一位劉家家丁連忙打開窗子窺望，不料敲窗的卻是劉家瑞。

劉家瑞由窗口鑽了進來，衆人連忙挪位，他也不客氣，舉箸便吃，他邊吃邊聽丁毅複述所了解到之情況。

劉家瑞眉頭一皺，喃喃地道

：「想不到有問題的，竟是銀杏山莊。」他沉吟了一陣，又道：「康香主大可不必去蘇州，在下便有一位好友，家離此不過十多里路，他曾隨他父親進過銀杏山莊，天亮前在下便親自走一趟。」

當下衆人商量了一些對策，但一則不知大軍何時抵達；二則不知銀杏山莊之實情，是故都定不了案，只能定下一些聯絡暗號，又請劉家瑞派人去西洞庭山聯絡楊子龍，稍息一會兒，劉家瑞便又由窗口走了。

次日羣豪直睡至近午才下床，由於無所事事，丁毅仍裝作遊客，帶著「家小」到處閒逛，又上了一趟東洞庭山，居高臨下，太湖景色盡收眼底，可惜銀杏山莊爲圍牆所隔，只見到一座涼亭之尖頂。

山上遊人不少，丁毅不敢踰牆偷窺，不過他暗下決心，一定要親自潛進去一次。

晚飯時分，劉家瑞又來了，衆人仍在丁毅房內吃飯，饒明珠急不及待地問：「劉大叔找到貴友否？」

「找到了，收穫甚豐，我那位朋友叫周良禮，他有位表哥，原來便是附近地界武林名人『鐵筆琴膽』穆雙塔，相信諸位也許聽過其名頭。」

饒明珠道：「小妹曾見過他殺人，武功非常不錯，此人也是銀杏山莊的人？」

「非也，周良禮父親很羡慕蕭振仁之學識及優閒之生活，常在親友面前提及銀杏山莊，有次穆雙塔去周家，聞後便央求周父帶他去見識一下，周父答應，是故穆雙塔亦去過一次，穆雙塔十分仗義且嫉惡如仇，是故周良禮答應找他表哥來帶路。」

衆人聽後皆大喜，柳露蓮問道：「大俠，到底周良禮是否有去過銀杏山莊，裡面情況如何？」

「據他所述，他去過兩次，出入均有人引路，莊內很大，還特備了驢車三四輛，他去都是乘驢車，在銀杏山莊會客，書房、涼亭、水榭等地都遊覽過，居室倒沒去過。據說莊內大概只有三四十個男女僕人，共只建了四五棟房子作爲臥室，會客之處另有幾間客房，不過蕭振仁雖然好客，卻不大願意讓人在莊內過夜。」

劉家瑞說至此，喝了一杯酒繼續道：「蕭振仁妻子已歿，沒有續弦，只與女兒相依爲命，而莊內除了他父女之外，餘者全是僕人，他記得總管是位三十歲的壯漢，姓徐，他覺得那廝會武功。」

丁毅問道：「周良禮第一次去跟第二次相隔多久？莊內可有變化？最近去的一次是何時？」

「最近一次是在去年春，第一次去是在三年前。」劉家瑞道：「此問題小弟亦曾問過他，兩次到銀杏山莊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但莊內的人似乎比第一次去時稍多，且最近蕭振仁已很少再約詩人墨客到莊內吟詩作對了。」

丁毅想了一下，道：「這些情況對我們沒有什麼幫助，只好等待穆雙塔了，小弟想跟他私自進莊內探查一下，以免大隊人馬進莊，萬一弄錯了，這個笑話可就大了。」

饒明珠道：「兩個人進莊太危險了，相信圍牆內必有埋伏。」

「不先進去了解一下，在下始終放不下心，我一切自會小心。」

丁毅對劉家瑞道：「劉兄，穆雙塔一到，便請他來一趟。」

＊　＊　＊

過了兩天，已跟楊子龍聯絡上，他們在西洞庭山日夕練習水性，又過了三天，穆雙塔才跟劉家瑞趕來客棧。那穆雙塔四十左右年紀，十分豪爽，說話直來直往，胸襟坦誠，一席話，便令丁毅爲之心折。「穆大俠，你曾去過銀杏山莊，可否說說你之感受？」

「莊內地方太多，建築物並不多，在下一進莊便覺得此莊大而無當，若非他錢太多，便是他另有含意，想過過皇帝的滋味，在裡面好像是座小王國般，他要這麼大的地方作甚？」

丁毅道：「這只是大俠的感覺，在銀杏山莊內，可有什麼異乎尋常的發現？」

「有，他們的總管分明就是董千馬，但蕭振仁告訴我他姓徐，而姓董的一見到在下，眼神顯得很驚詫，立即低下頭去，並隨即退出去，直至在下離開，他再沒出現過。」

劉家瑞接腔道：「董千馬？他怎會在銀杏山莊內？穆兄沒有看錯吧？」

丁毅問道：「董千馬是什麼人？爲何在下未聽聞過？」

劉家瑞道：「此人頗爲神秘，出入無常，宛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不過他聲譽還不錯，也常接濟窮人，他在江南一帶活動，卻無人知他家在何處。」

穆雙塔道：「在下曾與他攜手鬥過傅氏昆仲，是以對他印象較深。當時，傅人傑、傅人靈仗勢欺壓善良，董千馬抱打不平，寡不敵衆，穆某剛好經過，拔刀相助，他的確令人驚詫，不過在下也沒有拆穿他。」

丁毅沉吟道：「除此之外，尚有什麼發現？」

穆雙塔道：「在下心中有了疑問，便趁他們到了山頂涼亭，觀賞湖景時，借找地方解手，悄悄溜了

下山，到莊內那幾棟住人的大屋偷窺，無意中讓我發現了一件事，屋內有地道或地窖之類的設施。」

「穆兄是如何發現的？」

「在下走過左翼，見一房內沒有人，於是轉到另一邊去，也不見有人，忽然聽到對面有聲音，於是轉回到左翼，這次卻發現房內有兩個人，一個正是化名姓徐的董千馬，另有一位身穿水靠的漢子，他們正在房內低聲說話，且房內的書桌改了個位置，我相信此人必是由地道裡冒出來的，衣服還濕濡濡的，而我又沒有發現有人進房，他們說話聲音太低，在下聽不清楚，又恐引起蕭振仁懷疑，不敢多留，趕緊回山去了。」

說至此，穆雙塔吞了一下口水，方續道：「回去之後，蕭振仁還問我去何處，爲何去這麼久……」

「在下說找不到茅廁，找了好一陣才找到。他問我是否走遍了全莊，在下發現他目光突然露出光芒，這是身懷深厚內功的人方有之現象，是故我斷定他是位武學大家。」

劉家瑞脫口道：「看來蕭振仁必是位武學高手，如此其所爲便更值得懷疑了，他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之圖謀，否則怎會把居所弄得這麼大？圍牆之內還有鴻溝，作用何在？」

柳露蓮道：「他那兩位巡邏的莊丁不是已將其目的透露出來了麼？問題是武林中根本沒有蕭振仁這號人物，此名必是化名，他實際上是誰，你們猜得出來麼？」

穆雙塔答得十分乾脆：「他到底是誰，屆時自然知道，丁兄弟，你準備何時去探測？」

丁毅道：「擇日不如撞日，今晚便去如何？」

穆雙塔尚未回答，柳露蓮已搶著道：「小妹也要去，我比諸位更焦急。」

穆雙塔不知內情，正想問她，窗子忽被人敲響，原來盧錫基及張火明已到了。兩人一坐下，丁毅便問：「人馬都已帶來了？」

「連敝堂的十二位精銳，一共二十人，如今都紮在鎮外。」張火明道：「對不起，因敝堂出現一位叛徒，是以來遲了，幸好接到信鴿，一切已全部弄清楚，敝堂弟子馮夢夏已被銀杏山莊收買，潛入禁地要偷敝堂製造火器之秘方。」

丁毅問道：「他既是貴堂弟子，難道不知道火器製作情況？」

「丁兄有所不知，凡有關製造火器之種種工作，只能由我張家子弟擔任，最關鍵之技術，兩代人只有兩個人懂得，馮夢夏雖然在敝堂幹了七八年，且已升任爲香主，但對此方面之情況，可說最多只懂點皮毛。」張火明道：「蕭振仁付了伍仟兩白銀與他作酬勞，他已收了一仟兩訂金，最後只好從實招來。」

「他可知蕭振仁之圖謀？」劉家瑞道：「他被收買多久了？」

張火明道：「起初他只說因賭錢欠債，只好接受銀杏山莊之重金厚酬，後來咱們接到信鴿，乃重新提審他，並動了大刑，他才老實說出來。原來他秘密加入銀杏山莊已有三年多，而與他接觸的只是徐祥富，徐祥富告訴他，銀杏山莊最終目的是要獨霸武林。」

丁毅接問：「徐祥富應該是個化名，他眞名叫什麼？蕭振仁之眞名他又是否知道？」

「他供稱只見過蕭振仁一面，不知其底蘊，但他去過三次銀杏山莊，據悉碼頭附近有一條秘密地道，直通莊內，就他所知銀杏山莊已收買了不少人，莊內也有不少人，但都生活在地道裡，好像在研究各大門派之武功而欲將之冶於一爐，此項工作若完成，便是他們公開活動之時。」

說至此，張火明喝了一口酒方續道：「徐祥富之眞實名字他不知道，但聽說此人學過東洋之『隱身術』，這借物隱形之技已是爐火純青，突然襲擊威力驚人。」

丁毅脫口道：「莫非他便是殺手榜中，名列前七名之一的『隱身人』？難怪已兩年甚少有消息，原來他已投身銀杏山莊。」

穆雙塔接腔道：「據我所知，徐總管在銀杏山莊已有許多年。」

劉家瑞則問張火明，「張兄，馮夢夏是否有供出，銀杏山莊秘密研究各家絕技，此項工作，離成功尚有多遠。」

「據徐祥富告訴他，已經七七八八矣，再過一兩載便大功告成。」

饒明珠憂心忡忡地道：「如此說來，銀杏山莊可眞是龍潭虎穴呀，憑咱們這幾個人，此去可能是送死，大哥，這可得重新佈置，而且小妹認爲，既然馮夢夏已供出一切，便根本不必再去探察。」

穆雙塔道：「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天下門派衆多，各有絕藝，要將之冶於一爐，談何容易？何況各家路子不同，根本無從融合，是故別相信姓馮的跟姓徐的在吹噓。」

丁毅沉吟道：「所謂研究各門派武功，估計只是擷長補短，另大概只是拿幾家大門派之武功作基礎，再添以其他門派之絕活，有所創造，推舊出新是絕對做得到的，咱們的確要從長計議，當然咱們也不是沒有取勝之道。」

饒明珠道：「計將安出，小妹洗耳恭聽。」

（未完・八）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　飛·圖

棒打江山

上文提要：三江地界，三水幫的勢力龐大，官家也得讓他三分，而快活居竟敢將錢丹鳳送官究治，控告她在店內傷了紅紅的乳房，女人傷女人的隱處，引起了陶克的注意，可能是巧合，正與陶克之女受傷之處相似，錢丹鳳一入官衙即被放出，還調集人手興師問罪，又遭屠萬山殺得片甲不留，更要賠錢才了事……

惡女恩將仇報　俠士受襲重傷

屠萬山却淡然而又堅定的道：「大小姐，你包涵，我這裡，不見兎子不撒鷹，不見銀子不放人！」

錢丹鳳尖聲道：「你好狂妄。」

屠萬山道：「也是被逼的。」

只見古姨娘自懷中抽出一小錢袋，她自袋中取出一張銀票往地上一拋，道：「拿去，五十両銀子在這裡，只不過我要提醒你，好好的保住這銀票，不久之後，它仍然是我的。」

屠萬山也回上一句：「那要憑藉些什麼！」

他示意伙計，撿起地上銀票，賬房接在手上仔細看，從官印到行印，再由花印到字號，八顆紅印全印的都有，這才對屠萬山點點頭。

屠萬山的左手自戈干的肩窩處移開了。

戈干仍然不能動，蔡斗六伸手扶起戈干就往店外走。

戈干不甘心的在門口又回頭：「他媽的，若非那小子偷襲，咱們之間有得殺！」

他的聲音大，彷彿要所有的人都聽見，他戈干不是技不如人，是中了暗算！

於是，三水幫與分舵的人撤走了！

走得還眞快，利時出了桐城，直奔江邊而去！

* * *

「快活居」的大門關上了。

當然，看熱鬧的人也散去了，天色已黑，行人稀少，桐城的大街上只有幾家掛起燈籠。

「快活居」內，屠萬山拉着陶克的手直發笑。

兩個伙計與賬房也湊過來了。

今天不開門了，便想進來抽大煙的也不接待。

屠萬山只打算招待陶克一個人。

陶克却淡淡的笑了。

後院內，受傷的紅紅走進陶克的屋中來，只見她盈盈的往下拜：「謝謝救命之恩！」

陶克忙拉住紅紅，道：「我沒有出什麼力呀！」

紅紅道：「有，若非陶爺守在二門，我怕早被那錢大小姐殺死了！」

陶克搖搖頭，道：「紅紅姑娘，我也是有目的的。」

屠萬山笑笑道：「莫非你也看上我的紅紅了！」

陶克道：「屠掌櫃，你如此想嗎？」

屠萬山道：「我知道你已是個單身漢，英雄救美理當然，別不好意思！」

紅紅接道：「陶爺，我看見你在二門戰他們，你殺退四個想進來

殺我的人，我……心存感激！」

陶克道：「紅紅姑娘，我說過，我是有目的的！」

屠萬山笑道：「兄弟，你不論什麼目的，我都會滿足你，你說！」

陶克道：「這件事還眞難啓齒。」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伙都餓了！」

便在這時候，伙計已把酒菜送過來了。

如今店中沒人，便伙計與姑娘們也坐下來了。

大伙對陶克眞客氣，兩個伙計更開心。

陶克想着頭一回來住店，伙計叫他住前面，前面的大炕臭蟲多，蚊子咬他睡不着。

此刻再看看兩伙計，只差沒對他叫爺爺。

兩個伙計也敬酒，姑娘們更是殷勤的勸，嚄，陶克喝得眞不少！

他就是要多喝幾杯酒，他要藉酒壯膽子。

爲什麼這樣？因爲他要看紅紅的傷！

紅紅姑娘的傷在兩個奶頭上，他不好要求紅紅姑娘解衣裳！

陶克這時候有膽量了。

然而，桌上人多，他還是不好開腔。

這一頓直吃到二更天，陶克九分半醉了。

屠萬山笑問陶克，道：「兄弟，今夜你可要樂一樂？」

陶克道：「怎麼說？」

屠萬山道：「你看她們，你喜歡……」

他指着翠翠姑娘，又問：「他叫翠翠，怎麼樣？」

陶克道：「開……玩笑。」

屠萬山又指着身邊的姑娘：「她叫明明，怎麼樣？」

陶克打個噎，道：「開……玩笑。」

屠萬山又笑笑，道：「兄弟如今已經是一家人了，你也別客氣，你看，她叫小小。」

陶克斜着醉眼，又道：「別開玩笑。」

屠萬山道：「那麼，今夜就叫乖乖姑娘陪你吧，兄弟，你千萬別推辭。」

陶克猛搖頭，道：「不可以，不……可以。」

屠萬山怔住了！

他心中想，天下還有貓兒不吃腥的？陶兄弟今年不過三十幾歲，算一算三年多未沾腥，他難道不懂愛與情，不怕慾火焚他的身？

而陶克，却把眼睛看看身邊的紅紅姑娘。

他不開口，臉上一片紅光。

這在別人一眼看出，他的心儀只是紅紅了。

屠萬山一皺眉，因爲紅紅的身上帶有傷。

一個雙峯有刀傷的姑娘，怎好陪着男人登床？

屠萬山正猶豫，紅紅姑娘開口了。

「陶爺若是不嫌棄，理應由我侍候你！」

陶克不搖頭，可也不點頭。

他把手指指紅紅，道：「姑娘，我不會欺侮妳的，妳盡放寬心！」

紅紅笑了，道：「陶爺……」她低下了頭，一副不勝嬌羞的樣子！

這光景看得屠萬山哈哈大笑了！

另外四位姑娘也跟着笑。

於是，酒席也撤了，屠萬山低聲對紅紅道：「問問陶兄弟，他如果喜歡抽一口，妳就侍候他抽！」

紅紅很高興，那模樣就好像八九月的牡丹花，含苞待放的樣子！

陶克見房中人都走了，房中只有紅紅一個人，他的眼睛泛赤紅，神志有些不太清！

那紅紅姑娘忙把房門拉開來，她在陶克的耳邊細聲細氣的道：「陶爺，我們走吧！」

陶克糊里糊塗，道：「去……那裡？」

紅紅笑着，還在陶克的臉上吻了一下，道：「陶爺，我們去睡覺呀！」

陶克道：「去，睡……覺……」

紅紅道：「是呀！」

陶克道：「去，那裡……睡覺？」

紅紅笑吃吃的道：「陶爺，當然是去我的房裡了，我那兒比你這兒舒服呀！」

陶克道：「好……好……去妳那裡……」

紅紅的胸前受了傷，但她仍然吃力的扶住陶克。

陶克的雙目瞇着，看上去就要睜不開的樣子，如果這時候洪大川他們只來上一個人，一指頭就能把陶克戳倒在地上！

幾乎是跌跌撞撞的，紅紅把陶克扶進自己的房中，她把陶克扶睡在她的大床上，又替陶克脫衣裳！

紅紅侍候陶克睡在大床上，便忙着自己解衣裳，除了她的胸上纏着白布帶子以外，別的地方依然又白又嫩，又細又嬌，十分誘人。

有人說，南國佳麗嬌，北地胭脂俏，而屠萬山手下的五位北地胭脂，不但會撒嬌，更會賣俏！

紅紅姑娘就把煙盤子擺上了。

她打算侍候陶克抽幾口，提提精神再交手。

煙調好了，只不過她把煙嘴遞

過去，却發現陶克在打鼾，他老兄在這節骨眼上睡着了！

光溜溜的睡着了！

紅紅一看，淺淺一笑，她自己抽了幾口，便把煙收起來了。

隨手拉過一張薄被，她蓋住自己，當然也蓋住陶克，兩個人睡在一起，只是紅紅以背挨着陶克。

她能睡得着嗎？

* * *

陶克眞糊塗，夜裡在幹什麼，他是一點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懷中很溫柔，好像睡了一隻波斯貓！

當然不是貓，什麼貓也不會飄出那股子香味的。

陶克睜開眼睛看，發覺懷中光溜溜的是姑娘，再摸摸自己，嚄，一絲不掛呀！

他吃一驚的開口了！

「紅紅姑娘，我們！」

紅紅在陶克的懷中扭了一下，笑道：「我們很好哇！」

「我……冒犯妳了？」

「沒有呀，我們很好呀！」

「眞的沒有冒犯妳？」

「已經不重要了！」

陶克一驚而起，急急忙忙的穿衣裳！

「姑娘，我是無心的！」

紅紅吃吃笑道：「應該是我冒犯你呀！」

陶克在桌上抓起杯中猛灌一杯涼茶，這才坐到床邊上，道：「紅紅姑娘。」

紅紅笑笑，道：「陶爺，你別緊張，要不要先抽上一口大煙穩穩神，提提勁，我會侍候你的！」

陶克道：「不，妳已經報答我了！」

紅紅笑着坐起來了！

她雖然胸上纏着帶子，雙肩細皮白肉很誘人，她把手伸在被子外面，輕輕的去撫摸陶克的臉。

陶克抓住紅紅的手，低聲懇求的道：「紅紅姑娘！」

「嗯！」

「我求妳一件事！」

「我一定會答應你的！」

「讓我看看妳的奶子！」

紅紅吃吃笑道：「等傷好了，你想咬也行呀！」

陶克道：「不，我現在要看，傷好了我就不會再問妳要求看了！」

這倒叫紅紅姑娘發疑怔住了！

「陶爺，受傷的奶子不好看，又不能去摸！」

陶克道：「我求妳！」

紅紅把上身全都露出來了！

陶克伸手去幫着把長長的白布帶子解開來，又把奶子上敷的藥也撥弄掉！

陶克雙目發直，仔細的觀察着紅紅姑娘奶子上面的刀傷，兩處刀口是一樣的！

他把每一隻奶子托在手上仔細的瞧，紅紅的奶子是有彈性的，也是大號的，托在手上是令人會陶醉！

陶克沒有陶醉，他的雙目在憤怒的流露出冷芒！

但，旋即一聲嘆息：「不可能，不可能！」

紅紅吃驚的問：「陶爺，你說什麼？」

陶克淡然一笑，道：「沒什麼，沒什麼，紅紅姑娘，我幫妳再把傷包紮起來！」

陶克很小心的在爲紅紅把傷處包紮着，紅紅不停的撫摸着陶克。

她不但撫摸陶克的臉頰，也摸着陶克的胸前，甚至摸到陶克肚子下面……

她也露出一副十分愉快的樣子，也許她正想着昨夜的光景，令她有一種特殊的意味與樂趣！

但陶克却站起來了！

他拾起棒子，笑對紅紅道：「餓了，我去吃東西，妳睡吧！」

他不等紅紅說什麼，拉開門就走了！

* * *

陶克並不打算吃什麼，因爲他心中有個結！

他邊走邊想，爲什麼刀印是一樣的？不可能如此巧合，但紅紅的刀傷却又是那麼明顯，左右兩奶子上，刀痕都是一樣，天下有那麼巧合的事情？

然而，這下刀的人並非是淫賊，錢丹鳳不可能是淫賊，因爲她也是女人！

陶克暗自呼喚：「小娟，小娟，我可愛的女兒，妳爲什麼不託夢叫爹知道是誰對妳下的手哪！」

陶克臉上十分痛苦，他低頭到了前面！

前面的屠萬山仍然不開店，見陶克走出來，哈哈一笑走上來：「陶老弟，昨夜可好？」

「昨夜醉了！」

「醉了便飄飄欲仙吶，哈……」

陶克道：「不知道冒犯紅紅姑娘沒有，我心忐忑！」

屠萬山拍拍陶克，笑道：「老實說，你若要紅紅，我捨得送你！」

陶克急搖手，道：「哎不，我還在找那淫賊，成家之事暫不提！」

笑笑，屠萬山道：「紅紅隨時等着你呀！」

陶克乾乾一笑，道：「屠兄，你不開門？」

屠萬山道：「惹不起三水幫，我關起門來韜光養晦！」

陶克道：「難道永遠也不開門？」

屠萬山道：「老弟放心，天底下賺銀子的方法有許多種，老實說，我也不是池中物，我在尋機會！」

陶克不想知道什麼機會，他要走了，但屠萬山却拉住他非吃過飯才放人！

陶克坐下來了！

屠萬山爲陶克斟酒，一面低聲笑道：「兄弟，你的武功着實令我佩服，如果朝中有人拉你一把，至少已幹上都統，甚至更高位了！」

陶克淡淡一笑，道：「我不是幹吃糧的料子！」

屠萬山道：「那麼，咱們扭在一起吧！」

陶克一怔，道：「扭在一起？」

他頓了一下，又道：「去當響馬？」

屠萬山道：「上山下海一條心，十萬大山我有家！」

陶克道：「仍然是響馬！」

屠萬山道：「兄弟，我便老實對你說，三水幫的招牌太大了，三水幫這二十多年來，可也弄了不少銀子，銀子多了，便會有人動腦筋了！」

陶克道：「你在動三水幫的腦筋？」

屠萬山道：「不只我們，兄弟……」

陶克道：「還有誰？」

屠萬山低聲道：「我告訴你，兄弟，你千萬擱在心裡頭，不能外漏！」

陶克道：「我知道。」

屠萬山道：「三水幫自己的人吶！」

「你怎麼知道？」

「三水幫內也有我的人！」

陶克愕然，道：「你的人在三水幫中臥底？」

屠萬山道：「已經有年了！」

陶克道：「你怎麼不採取行動？」

屠萬山道：「前年就有打算了，但當我們發現三水幫內有人弄陰謀，我的計劃停下來了！」

「爲什麼？」

「很簡單，我等他們自相殘殺，等他們窩裡反，然後，哈……」

陶克道：「這樣你更有把握，是嗎？」

「不錯！」

他伸手按住陶克，又道：「兄弟，你的意思如何？咱們奪的是三水幫，咱們不是奪官家，江湖搏命，官家有時候是不會插手管的！」

陶克道：「屠兄，再說吧！」

屠萬山仍不放鬆，道：「兄弟，我是誠心的，而你……你並未拖家帶眷的！」

陶克道：「屠兄，我的心中不是那回事，我的妻女之仇不能不報！」

屠萬山道：「你放心，在未發動之前，你找你的仇家，也許我也會在一邊幫你！」

陶克道：「屠大哥，容我考慮！」

屠萬山道：「應該的！」

於是，陶克走了！

他心中在想，三江之地，臥虎藏龍，不可小覷！

* * *

陶克想不通一件事，他又來到妻女的墳前面，那兩堆新墳好淒涼，不到一寸長的青草難掩住黃土的飛揚，他不得不又把樹上掛的鋤取下來，再挖些土堆上去。

陶克靜靜的坐在墳上，孤獨的看着妻女的墳，如果妻女二人還活着，他們一家三口住到鷄公山裡，男耕女織，打獵紡棉，日子一定很愉快！

在那種年月，能平安過這種日子，也算不錯的了！

陶克辭官從西北軍中返回，打算就是過這樣平靜的，與世無爭的日子！

然而，上天的安排，造化的弄人，他的這小小願望也成了泡影！

他有時抬頭，無話問蒼天，然後一拳搗在地上，沉聲道：「爲什麼？」

他身邊的地上一個坑，是他用拳頭搗的，他恨吶！

* * *

陶克沒有忘記劉家莊，因爲冬瓜唐四人與了無大師，他們還在劉家莊上等着他！

他抬頭望望天空，有幾朶白雲飄着，日頭偏西了！

懶懶的站起身來，陶克往黃土坡走下去！

只不過這一個多月，江湖上發生的事情就令陶克吃驚，從土地廟的救出了無大師，再查出清蓮庵發生的怪異事情，總算洗刷了清蓮師太的冤情！

只此一案，如果由縣衙門審理，清蓮師太等人非得含冤屈死不可！

陶克以爲想抓淫賊，依靠官府是難了，便劉一龍也把希望轉而寄託在他的身上。

然而，一波未平，風雲又起，三水幫還有人在動他們的主意，江湖之險惡，令人難以捉摸了！

* * *

陶克只有一件事令他心情十分愉快，那就是遇上冬瓜唐四個好兄弟，哥兒五人携手在一起，如果能爲江湖做些有意義的事情，豈不正是了無大師當初傳授武功的最好期

望？

陶克只一想到五個人在一起的情況，便露出一副很快樂的笑意！

前面一道山崖，一片茂密的山林，這條山道通江邊，這條山道也往劉家莊！

陶克走着，忽聞一聲尖吭的大叫！

這叫聲引得陶克拔身起，一口氣躍進一片林子裡！

於是，他看到一副殘忍的畫面，林子的小道上，一頂小轎邊，地上躺着一個中年婦人，已經不會動了，因爲這女人的下巴在流血，血洞有半個拳頭大，五七步的草叢裡，仰面死了兩個人，兩個男人的頭頂爛了！

有個姑娘在林子裡左右閃，這姑娘一穿大紅衣裙，雖然雙足似纏過足，但仍然跳躍得十分俐落！

她手上握着一把劍，臉上既驚且怒！

再看看林子附近，四個方向分別站了四個大漢，嘍，四個大漢嘿嘿笑，每人的手上握着不同的傢伙！

陶克一看就火大了，他慢慢的走向前，他看得更清楚了！

有個短髭黑漢，手上端着一支槍，那種沒有紅纓穗的銀槍，一看便知道可以旋成兩節使用。

不遠處站着一個瘦子，這人的臉皮白又光，手上的刀鞘稍有些彎，發出的光芒很嚇人，這人不笑，年紀好像三十歲，如果笑，便滿臉皺紋全部擠出來了，他現在就衝着姑娘在哈哈笑！

側面一個粗壯漢子，雙節棍舞得「嗚嗚」叫，長辮子盤了兩圈在脖子。

還有一個拿鬼頭刀的，這個人一對鯉魚眼，正一步步的逼向大姑娘！

那姑娘被這四個惡漢包圍了，只見她咬牙切齒的看一個又閃一下，不知如何出手了！

這光景陶克是無法忍受的！

他一見男的欺女，便立刻想到自己的妻和女，他眞的恨透這種男人了！

陶克的足音加重了。

他的聲音便也出口了：「嗨，各位可把咱們男人的臉丟盡了！」

只這麼一聲淡淡的話，男女五人齊看過來了。

陶克撥開擋在前面的一片矮樹，那麼冷峻的走出來了！

「這眞是個男欺女的好地方呀！」

不料他只話落，四男的便圍上來了！

這四人圍緊了陶克，那提着雙節棍的漢子哈哈笑了。

「奶奶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呀！」

提槍的也笑道：「不是五個嗎，這小子……會不會是咱們要找的呀？」

臉皮白的漢子把彎刀往肩頭一放，道：「我看這小子一定是，你們看他的棒子嘛！」

看兵器認人，這是不會錯的，因爲陶克的兵刃十分特殊，大概江湖上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端着鬼頭刀的漢子，把一雙快要彎出眼眶的眼珠子猛翻，厲吼道：「小子，你姓陶？」

陶克從未見過這四個人，爲什麼人家開口就說對了他的姓？

他臉皮一緊，道：「不錯！」

雙節棍耍得嗚嗚響，那長辮子在脖子上緊了緊，便直逼陶克，道：「小子，聽說你的棒子專往人的腦袋上招呼，這與你家老爺的雙節棍有異曲同工之妙，來來來，咱二人先過三招，看誰的頭殼先裂掉！」

陶克道：「四位，我與四位好像這是初次會面吧？四位如果放了這位姑娘，咱們各自走路多太平！」

那姑娘靠在樹上直喘氣，想是力氣使盡了！

姑娘邊看着陶克，她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只不過這時候陶克可沒工夫去注意她！

如果陶克注意女的，他就會爲女的擔心了，因爲女的身上在流血。

好像老天捉弄人，陶克不知道這女子也是要他命的人！

* * *

這時候，手提雙節棍的人在移動身子了！

陶克不動，但他都要注意四個人！

「各位，可否報上各位大名，就算你們宰了我，也好使我知道是死在何人之手，否則，閻王殿上打官司，我這原告不知被告的名呀！」

忽的站起身子，手提着雙節棍，這人指着自己的鼻尖道：「也好，叫你做個明白鬼，爺們四人非是無名小輩，『四山八怪』你該知道吧！」

提到「四山八怪」陶克心中一驚，他當然知道「四山八怪」的名號。

「四山八怪」已與「巧手郞君」包太乙，「花毒娘子」段巧鳳連成一氣，好像有什麼大陰謀了！

陶克的雙眉一挑，道：「唉，原來四位是『四山八怪』中的四怪呀，難怪你們知道在下的姓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一定是姓鐵的告訴各位了！」

提雙節棍的叱聲道：「無名小輩，插手是非，你是活膩了！」

陶克一笑，道：「請問你的大名！」

「老子李抱仁！」

陶克道：「那麼他們幾位的大名，是……」

李抱仁指着白臉漢，道：「他乃白玉郞，另一位任老九，那一位喝過人血的齊向前，小子，你都認識了吧？」

陶克道：「均是黑道成名人物呀！」

李抱仁的雙節棍耍得「咻咻」響，這就要出手了，齊向前伸手一攔，道：「等等！」

李抱仁道：「齊兄，等什麼，看我三招之內送他上路吧！」

齊向前道：「也不急在一時，得問問這小子，他們另外幾個小子那裡去了，等把他解決掉，咱們再去找他們，不就方便多了？」

李抱仁點頭，道：「也對！」

他沉聲問陶克，又道：「小子，你不是還有四個兄弟嗎？他們人呢？」

陶克道：「你們很想知道？」

李抱仁道：「快說！」

陶克淡淡的道：「別急呀，先過一過我這一關，你若是過得了，我再告訴你也不遲！」

李抱仁冷哼一聲道：「只一交上手，怕是你再也沒有機會張嘴說話了！」

陶克道：「你放心，我至少會留一口氣，把你想知道的告訴你！」

他的棒子鴨蛋那麼粗，在手上旋了幾圈，又道：「姓李的，你還等什麼？」

李抱仁忽的哈哈笑了！

陶克有些不耐的正要開口，不料姓李的雙肩未動，人已到了他面前，雙節棍要到他的頭頂上方了！

陶克的棒子豎起來，上端左右撥，下端忽然猛一滑，便也滑到李抱仁的嘴唇上！

「噹」的一聲響，半空中的雙節棍還未落下，陶克的棒端撞得敵人「噗」的吐出一顆大牙來！

李抱仁不叫喊，雙節棍交叉狂擊，陶克閃過兩次，手中棒子猛一掃，左手隨之搗出一拳，「轟」的一聲打中敵人的鼻中央！

李抱仁挨的兩下子夠他瞧的了，不料陶克在敵人伸手捂鼻子的時候，着實一棒敲在敵人的頭頂上。

「啊！」

李抱仁還是忍不住的叫出聲來了！

叫着，他「蹭蹭蹭蹭」一連退出七八步！

陶克正在冷笑，「咻」，好凌厲的一刀砍過來了！

陶克疾閃中，沉聲道：「我以爲你們還是一齊上吧，何必楞稱英雄！」

齊向前一刀落空，陶克的棒子未攻來，他大吼：「任老九，拿槍朝他的腿上戳！」

這是要兩打一個了，任老九撥了一把短髭鬍，道：「正有此意！」

便在這時候，齊向前的鬼頭刀已往陶克的脖子上砍來了，刀聲窒人，冷電激閃，光景便是一棵大樹也會被他一刀砍斷！

另一面，任老九的銀槍變化成三朵梅花指向陶克的下盤刺，從現場看，二人的配合天衣無縫！

陶克怎敢掉以輕心，棒子隨身轉，先照顧下盤求安全，他縮着腦袋大旋身，一棒子擊滅三朵槍花，他已旋到任老九的左側來！

就在任老九以槍身阻他的棒子時候，陶克的機會來了，他出手是神鬼莫測的！

他的棒子兩端都可以打人，果然，當任老九的槍身橫過的時候，陶克的棒端撞在任老九的下巴上，另一端又撞上任老九的小肚子下，然後……

然後陶克塌彎着上身一棒敲在撲過來的齊向前膝蓋上，「噗」！

「啊！」

齊向前幾乎坐在地上了，那眞的令他痛徹心肺！

他大罵：「操你奶奶！」

「咻！」

陶克才剛轉身，好凌厲的一刀削過來，那位似是不打算出手的白玉郞突然出手了！

白玉郞一刀削向陶克的頭，正逢陶克急轉身，於是那一刀削在陶克的肩頭上，便也連衣帶肉的被削落一片鮮肉飛落地上。

陶克吸着冷氣，眞痛，骨頭白森森的可見！

傷口手巴掌大小，他想用手去按住，但他不能按在森森白骨上，那會更疼！

陶克發現白玉郞閃在一邊哈哈笑，眞得意。

「姓白的，你偷襲！」

白玉郞道：「不是偷襲，是殺你！」

他又一聲笑，道：「一開始我們就是四個人，我們是君子，我們不以四對一，當你勝過他們三人，餘下的便是我了！」

陶克怒道：「你爲何不連續搏殺？」

白玉郞道：「我喜歡欣賞我的成果，看着被我殺的敵人流血，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你以殺人爲樂？」

「我幹的就是殺人工作，而殺人也是一種藝術！」

陶克憤怒的道：「你把殺人當

藝術?」

白玉郎道:「當你躺在地上不動了,那就是我的傑作,也會令我多日難忘死人的模樣!」

陶克道:「好,那麼,勞駕你爲我塑造一個比較不太難看的死樣吧!」

白玉郎仰天一聲笑,便在這笑聲裡,只見他舞起一片刀海,直往陶克罩過來了!

陶克只一看,便知道姓白的眞下狠招了!

他不能多思考,他的肩頭在流血。

便在一團刀影往下落的刹那間,陶克的棒子就像個螺旋槳似的迎着一片刀海迎上去了!

「劈里拍啦」之聲響起來了!

一片刀芒瞬間消失,陶克暴退一丈,他的右肘也淌血了,但白玉郎却仍不放鬆,一聲尖叱騰空而來,半空中他似行雲流水一般插向陶克!

陶克一見也火了,眞想要他的命,那得幾個墊底的!

他的棒子似彩虹般往空劃出個半圓弧,便聞得好一聲的長嗥!

「啊……」

這嗥聲既尖又長,聽起來嚇人,只見白玉郎的身子像墮落的殞石一般,「咚」的一聲跌落在地上,好像彈了一下,那鮮血從他的右肘下方連上右胸,再從右胸裂向左肩,衣破血流,一片血光。

陶克錯身往一邊閃,他的棒子發出「卡」的一聲響,光現光沒,就沒有人看見他棒端怎麼會發光!

白玉郎知道,因爲自己挨的一刀眞不輕!

「你……王八蛋呀,原來你棒子裡面藏有刀呀,我……我……上當了!」

陶克道:「你不是上當,你缺乏警覺,這是因爲你以爲贏定了,便得意忘形!」

白玉郎怒叱:「可惡啊!」

他只吼了這麼一句,便以刀拄地,身子左右擺着往林子裡逸去!

他當然要溜,因爲李抱仁正扶着膝蓋受傷的齊向前,已往林中轉去,那任老九雙腿拉岔着已走遠了!

白玉郎邊走邊往下淌血,如果陶克再殺,白玉郎就沒有生還的機會了!

陶克不打算殺人,沒仇沒寃何必要人家的命!

他轉而看着依靠在樹上的姑娘!

陶克也在流血,肩頭上的鮮血已把他的上衣左面染紅一大片,還有他的肘上痛得他咬緊了牙!

那姑娘重重的看着他,却把雙目瞪大了!

好美好美的姑娘,那身段,皮色、眉目、巧鼻、俏嘴,應該說她是巧中帶柔,柔中帶嬌,韻味十足的姑娘!

陶克以爲,她應該是大家閨秀!

「你……爲什麼不殺了他們?」

「他們都該死嗎?」

「他們一心想殺死你呀!」

「他們殺不死我!」

「可是你內傷!」

陶克笑笑,他站在姑娘前,道:「來,我看看你的傷怎麼樣了!」

姑娘道:「我……」

陶克自懷中取出一包傷藥,道:「我先替姑娘的傷敷藥,我也需要姑娘幫我把傷處包紮!」

姑娘左右看看,指着左面對陶克,道:「那面有個破茅屋,我們去那兒吧!」

陶克點點頭,當先往茅屋就走!

「朋友!」

陶克回過頭,姑娘伸手了,這是要陶克扶她的意思!

「唉,姑娘傷得很重嗎?」

姑娘點着頭,滿臉痛苦狀!

陶克上前伸手扶,姑娘身子一橫,便緊緊的靠在陶克的右肩下了!

她只能靠右面,因爲陶克的左邊在流血,而且也染污了一片上衣!

陶克沿着小路走下去,那間茅屋的門沒有了,裡面結了不少蜘蛛網,倒是地上舖了一堆稻草!

陶克扶着姑娘坐着,還得歪着上身坐,然後,陶克這才發覺了!姑娘的腰間也破了,膝上還有個刀口子,左大腿內側有個血洞,後腦勺還起了個大肉包!

這幾處加起來,敢情就是「四山八怪」中李抱仁四個人的傑作!

姑娘先是臉一紅……眞奇怪,流了那麼多的血,竟然還有血往臉上衝!

她把頭稍低,自己把上衣脫下了,陶克的心猛一沉,這姑娘的身子好均勻,活像玉石雕的大美人,只可惜腰上一刀兩寸長,差一點就傷及內臟了!

姑娘也把腰帶拉開來,褲子褪到右胯上,把那半尺長的傷口也露出來了!

陶克急忙用布巾把血擦掉,傷藥匆匆糊上去,於是,姑娘的痛苦減輕多了!

她再把褲子脫一半,沒關係,姑娘還穿了一件緊又緊的小褻褲,有個血洞就在小褲邊沿處,眞危險,差一點就是要緊的地方了!

陶克心口綳綳跳,急急忙忙把傷藥塞上去,再扯開布條把三處傷也紮起來!

他這時才發現,他帶在身邊的傷藥只剩一小半了!

他把傷藥交在姑娘手上,道:「姑娘,妳快把衣裳穿起來,替我把傷口敷上藥,然後我送你回家去!」

姑娘接過陶克手上的傷藥,她把傷藥放在地上,站起來先是試着走幾步,然後來到陶克身邊!

她伸手摸摸陶克的棒,雙目有異樣的光芒!

陶克已在解扣脫衣裳了!

只不過陶克邊解衣裳回頭來,他想先給姑娘道聲「抱歉」,因爲他覺得在姑娘面前脫衣有些失禮!然而……

然而一道冷芒突然出現!

「呀!」

陶克竟然沒躲過,姑娘在他脫衣一半,手中劍直往陶克的背上刺去!

眞是恩將仇報哇!

但,如果知道這姑娘是誰,也就不以爲怪了!

陶克的身子隨劍往前撲,這樣,敵人的劍勢就會被卸去大半!就在他往地上爬下的刹那間,右手的棒子從右肘下方刺出去了!

他出手總是令人難以防範的!

他的棒子刺在姑娘的右膝上,因爲姑娘追擊,右腿正在前面!

「噹!」

「啊!」

姑娘暴退,以手揉膝,陶克便痛苦的站起來了!

他很慘,背上右下方挨一劍,深入一寸那麼深,如果不是反應快,他必死無疑!

這也是久經搏殺磨練出來的,也可以說他會挨刀,殺人的人必需也會挨刀,否則這人的命就活不長,有人說,會玩刀的人死於刀,會游水的人死於水,這話就不盡然,至少,陶克就逃過一劫!

他站起來以後,急了,抓起地上的傷藥便按在後背下的傷口處了!

他不能再流血了,一個人的身上只有三升八合鮮血,他已流了一升多了!

憤怒的逼視着姑娘,陶克道:「妳好狠,我是救妳命的人,妳竟然要我死!」

姑娘俏嘴一翹,道:「因爲你的棒子!」

「怎麼說?」

「我們有許多人被你打過!」

「你們?」

「不錯,包括我哥!」

「妳哥是誰?」

「三水幫少主封流雲!」

陶克當然知道封流雲,他還記得他一共敲了封流雲七棒之多,打得封流雲騰空而逃!

他也氣結了,怎麼偏偏遇上三水幫的姑娘!

「妳……是封流雲的大妹子?」

「親妹子,小子,當我哥受傷回到總舵,我就想找你,我要殺了你!」

「就因爲我打傷妳哥?」

「還有我們大護法,便漢江方面也有人要殺你!」

陶克道:「錢丹鳳?」

「不錯!」

陶克道:「妳這是……」

「丹鳳妹子又被你這小子傷了,我這是去看她的!」

陶克道:「原來妳是封大年的女兒呀?」

他在暗自咬牙,又道:「難道妳眞不念我救妳的恩情?妳一點也不記恩?妳還脫了褲子叫我爲妳……」

姑娘反而得意的笑笑,道:「只有你看到我的身子,也是在不得已之時,權宜之計,又何必放在心上,何況我已好多了,而你,又即將死在這屋子裡,想想,你死了,誰還知道你曾看過我的身子?」

陶克嘆口氣,道:「這是什麼世界呀!」

姑娘道:「這是個十分美好的世界!」

「姑娘,妳哥名叫封流雲,可也眞風流,請問妳是不是叫封毒雲?妳太毒了!」

姑娘吃吃冷笑,道:「姑娘我不叫毒雲,封彩雲,才是我的芳名,你剛才也看到了我的身子,難道你不以爲我美得像一朵彩雲?」

「妳像,像極了一朵彩雲,當妳滿身鮮血的時候,更像彩雲!」

「說吧,痛快的說吧,等你覺累了,血流盡了,我便砍下你的人頭,提回三水幫總舵!」

陶克道:「妳剛才就該死在『四山八怪』他們之手,只有妳慘死他們之手,才符合天理昭彰!」

封彩雲吃吃一笑,道:「是我中了幾個老怪的埋伏,不過他們也活不長,三水幫不會饒過他們,倒是你,小子,你還能撐持多久?」

陶克道:「妳以爲我會流光身上血而亡?」

封彩雲的膝上似乎好多了,她直起身子,右手握劍,那把劍尖上還帶着血與肉!

她冷笑着不出手,慢慢的移動着身子!

看起來,她像是要攻擊了,實際上她是在試着走動,因爲她的腿挨了一棒,還不知閃跳是否方便!

封彩雲笑了!

她格格的笑着,而陶克却得把一手反按在背後的傷口上,只是勉强的用力按住,雙目的憤怒,溢於言表!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于阿坤領辛不苦去孟古大夫那裡接上斷肢，同刁寡婦和小玉一起回到了「東昇驟馬棧」。在大門口遇上了那三個中年人，三個中年人便將讓渡書拿出交給辛不苦，「東昇驟馬棧」便又轉到辛不苦手中了，三個中年人想抵賴須付給于阿坤三千兩傭金時，于阿坤可不讓了，嚇得他們馬上拿出傭金……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打遭保難身自　刺行女弱擺唆

辛不苦已高聲道：「小祖宗，你歇着，我回驟馬棧房了！」

于阿坤往大銅床上面一躺，他便閉起雙目來。

小玉緩緩的伸出一對柔軟似無骨的雙手，先在于阿坤的兩腿捏，捏得于阿坤起鷄皮疙瘩！

于阿坤翻個身，小玉雙手便立刻輕輕的敲打在于阿坤的後背肩頭上！

「唔！眞舒服呀！」

小玉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這麼令你舒服嗎？」

于阿坤閉着雙眼，道：「是辛不苦交代的！」

小玉道：「不對！」

于阿坤道：「怎麼不對？明明是辛不苦這麼對你說，要你好生侍候我！」

小玉道：「不對，不對！」

于阿坤道：「你說爲什麼？」

小玉道：「我怕鬼不怕人，你說的，侍候好你是個人，不好你就變成了鬼，所以……嘻……」

一把摟住小玉的腰，于阿坤已把小玉壓在銅床上，道：「你敢罵我是鬼？修理你！」

小玉動彈不得，大叫道：「饒了我吧！」

于阿坤搔着小玉的腰，搔得小玉哇哇叫。

他已冷冷道：「要我饒了你也可以，叫我一聲好聽的！」

小玉扭不過，只得也叫道：「小祖宗，饒了我！」

于阿坤道：「這次只是小小教訓，下回剝光你的衣服，叫你坐在我身旁！」

小玉道：「你也說得出口，不怕羞死人！」

于阿坤道：「好了，我要大睡三天，你出去，不叫你別進來！」

小玉道：「吃飯也不叫你？」

于阿坤道：「吃飯例外！」

於是，小玉退出這間豪華的房間來！

于阿坤心中在琢磨，吳不忌應該早到了惡水灘，那陶津必然會來這平陽集，到時候，哼……

于阿坤拉開一張絲被蓋上肚皮，他只轉了兩個身便立即呼呼大睡起來！

于阿坤再也想不到，這時候會有人整他的冤枉！

江湖就是江湖，江湖無風三尺浪，仁義道德掛嘴上，男盜女娼心裡藏，于阿坤究竟江湖閱歷少，他那會懂得人心險惡的一面？

就在小玉姑娘剛剛走出門，遠處的廊角上，辛不苦已對她招手叫：「過來！」

小玉一見，立刻走過來，道：「爺，你有吩咐？」

辛不苦一把拉住小玉，急急的走出後院！

二人來到前面賭枱子邊，辛不苦道：「小傢伙睡了？」

點點頭，小玉道：「聽爺的吩咐，給他小子全套的馬殺鷄，睡了！」

辛不苦道：「好，你做對了！」

小玉道：「這小鬼精得像花菓山下來的猴子，那個小心眼呀……」

辛不苦得意的哈哈笑，道：「他再鬼靈精，只不過是小聰明，他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一驚，小玉道：「爺的意思……」

辛不苦道：「我要他死在安樂窩！」

小玉道：「他是爺的救命恩人哪！」

「呵呸！」

辛不苦一口痰吐在地上，他重重的道：「兩個主要的原因，令我決心殺死他！」

小玉道：「爺，是那兩個原因，你要殺死他？」

辛不苦又是嘿嘿一陣冷笑，道：「小玉呀，你可是我的心腹之人吧？」

小玉道：「爺叫我死，我不敢活！」

點點頭，辛不苦道：「這兩個原因我說給你聽吧！」

他又得意的清清喉嚨！

＊　＊　＊

辛不苦清清喉嚨左右看了一下……

小玉豎起耳朵湊過去聽……

辛不苦道：「第一個原因，是這小雜種在大山邊殺死那麼多好兄弟，我忘不了這個仇恨，你知道，如果不是這小子中途插手，我有把握打倒吳不忌！」

小玉道：「可是他又幫着爺把生意奪回來了！」

辛不苦冷沉的道：「江湖上冷暖最現實，對我有利是兄弟，對我無利去你娘的！」

小玉道：「我不懂！」

辛不苦道：「你最好別懂！」

小玉道：「這小子是刁了些，可是我發覺他的心地並不壞……」

辛不苦道：「你如果見他用石頭砸得兄弟們面目全非的狠勁，你就不會再這麼說了！」

小玉怔怔的不開口，她心中懷疑，于阿坤才多大年紀，他能打死那麼多大個子？

辛不苦咬着牙，又道：「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第二個原因了！」

一聽第二個原因重要，小玉便又湊近耳朵仔細聽……

辛不苦道：「這小子反覆無常，但明敞着他是幫了我大忙，而且這種恩惠比天還高地還厚，我辛不苦一生一世也還他不完！」

小玉更是不懂的睜大了眼睛，她又想……既然還不完的恩惠，爲何還要殺了他？

却又見辛不苦一拳砸在右掌心，道：「我辛不苦不能永遠叫他小祖宗，既然還不完他的恩情，娘的，乾脆把這小雜種做了，永除後患，往後過日子也輕鬆多了！」

小玉全身一哆嗦，有一股子說不出來的不舒服……她眞迷糊了，這以後誰還敢幫助人？

猛古丁一瞪眼，辛不苦道：「小玉，一個人在江湖上混生活，寧可滿身仇恨也不要欠一屁股還不完的恩情，妳知道嗎？」

小玉當然不知道這其中的狗屁倒灶，但她却又不能不裝做知道的點點頭，而且是重重的點着頭，便是腦後面拖的髮辮子也蛇一般的扭動着……

伸手拍拍小玉的肩頭，辛不苦道：「好，很好，你總算知道我的心意了，以後看你的了！」

小玉道：「爺，我怎麼做？」

辛不苦道：「當然，我會教你怎麼做！」

辛不苦又看看四周，他突然自懷中取出兩件東西來！

那是一把鋒利的匕首與一包毒藥……

拉過小玉的手，辛不苦把兩件東西塞放在小玉的掌中，道：「快收起來！」

小玉一哆嗦，忙把兩件坑人的東西塞入懷中，她也看了房門口一眼，道：「我要怎麼做？」

辛不苦道：「切記，殺人要把握時機，尤其是要殺像于小子的這種鬼靈精，更要掌握住時機！」

小玉睜眼抬頭張着嘴……宛似聆教受益！

辛不苦又道：「用刀用毒都可以，我只要他盡快的死翹翹！」

小玉道：「爺，我沒有殺過人，怎麼殺？殺什麼地方？殺幾刀？」

辛不苦怒容隱現的道：「常言道，打蛇要在七寸上，殺人扎入心口窩，至於殺多深，當然是越深越見效！」

小玉又問：「既然人都殺死了，還用毒藥幹什麼？」

辛不苦道：「有些時機用刀方便，有的機會下毒最宜得手，兩者從其權，你自己琢磨着辦！」

小玉點點頭，道：「毒要怎麼下？」

辛不苦重重的道：「丫頭，平日看你滿機靈，怎麼節骨眼上迷糊了？」

小玉道：「爺是知道的，我也未曾毒過人。」

辛不苦道：「下毒最簡單，如是這人喜歡酒，毒藥下在酒裡面，如果此人愛喝茶，砒霜滲在茶水裡，這小子酒不喝茶不飲，以我看，你給他買個糖葫蘆，砒霜滲在糖裡面，這小子準定不知道！」

小玉驚道：「聽人說，砒霜害人會七孔流血，一定好怕人哪！」

辛不苦咬咬牙，冷笑道：「殺人也是一種藝術，比方說你把這人恨之入骨，一心要把這人大卸八塊，心理上你就把這人當成砧板上的一隻鷄，一刀一刀的切着，你自然就沒什麼可怕的了！」

小玉道：「爺，我還是怕……」

辛不苦道：「怕什麼？」

小玉道：「殺了人我會做惡夢，睡不着……」

辛不苦沉聲道：「你眞是膽小如鼠，這世上每天死多少人，有幾個是壽終正寢的？多半死得血糊淋漓，你見過幾個人做惡夢？」

他又拍拍小玉的頭，道：「別怕，事成之後我命人上省城給你買珠花金飾新羅衣，另外有好人家，便叫你嫁過去！」

小玉道：「我要侍候阿娘一輩子！」

辛不苦哈哈笑，道：「你一心侍候你阿娘，你阿娘又侍候我，哈……你若有意，過了年我同你阿娘打個商量，乾脆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便收你做二房！」

小玉驚愣得未開口，辛不苦已指指房門道：「小玉，乖，去吧，我同你阿娘，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辛不苦大搖大擺的走了！

他剛剛走到賭坊大廳上，有四個寶官走進來！

辛不苦一見，笑道：「還好，你們四個人全在，三天之後，『聚寶盆賭坊』開張，你們的薪水加一倍！」

他此言一出，四個寶官喜形於色，立刻各自忙着幾張賭枱子！

有個寶官問道：「辛當家，你的傷……」

一笑，辛不苦道：「不礙事，等人馬到齊了，告訴大家好好的幹，我比吳不忌大方多了。」

辛不苦走出大門外，街上過來十幾個大漢，這些人一見辛不苦，忙一擁而上，個個口中問安，道：「辛當家好，我們是來應徵的！」

辛不苦指着門內，道：「進去吧，四位寶官會分配你們工作的！」

此刻，辛不苦心情愉快，他走地有聲的直往「東昇騾馬棧」走去……他心中唯一的遺憾，是前面缺少幾個喝道的人！

* * *

小玉心情沉重的坐在大廳上，她不時的望望內廳裡，這時候她進不去，因爲于阿坤要蒙頭大睡，房門從裡面插上門，便窗子也關得牢！

小玉幾次想伸手去拍門，又怕于阿坤罵她……

伸手摸摸懷中的兩件害人東西，小玉心頭立刻像小鹿一般的叮叮咚咚亂跳！

「怎麼辦？用刀還是用毒？」

桌面上放着一把幾乎透明的細瓷茶壺，那一定是吳不忌心愛之物，如今人死物在，已爲別人所用了！

小玉心中在亂想，可是屋內間却傳來于阿坤的鼾聲……也難怪小小年紀也會打鼾，他實在太累了，人那會兩夜不閉眼睛的？

一連兩頓飯，小玉都是一人吃，于阿坤可眞能睡，一睡就是一天半，中途拉了一泡尿，他還是迷迷糊糊的拉，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外間廳上，小玉摸摸刀又摸摸毒藥，就是不能決定用刀好？還是用毒好？

她已是坐立不安一夜難眠！

正相反，于阿坤可心安得很，也睡得穩……幾乎睡得不想起來，便說說話也懶得張開口！

約莫着申時快過去了吧，于阿坤在銅床上四仰八叉的伸了個大懶腰，那張本來夠大的嘴巴張得是可以塞進去他那隻大拳頭！

睡足了，勁也足了，于阿坤腰一挺坐起來，大聲吼道：「小玉！小玉，快來侍候小祖宗了！」

小玉在房外聽上正發愁，忽聞于阿坤叫喊，立刻撲近房門口，應道：「小祖宗，你把房門鎖起來，我進不去呀！」

于阿坤一聲哈哈，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忘了，睡糊塗了，我給你開門！」

于阿坤把房門拉開，伸頭只見小玉站在那，笑道：「進來吧，先替我鬆散鬆散一身骨頭！」

小玉道：「你已睡了一天半，不先吃些東西？」

于阿坤道：「睡得久了反倒不覺餓，先替我捏拿一陣子再說吧！」

「砰」的一聲躺在銅床上，那床擦得可眞光亮，吳不忌的私房也眞漂亮，而且房門是特製的，一般人很難進得來，小玉就是這麼樣的一等一天半……

小玉心口砰砰跳，兩隻手也開始抖不停……十五歲的小女孩，突然要她去殺人，她的反應必然十分緊張而反常，便臉色也變了！

于阿坤笑笑，道：「小玉，你好像不大對勁，病了嗎？」

小玉道：「你胡說，我沒有病！」

于阿坤拉住小玉的手，道：「喲！好涼嘛，怎麼了？」

小玉道：「我倒不覺得！」

于阿坤笑道：「咳，我明白了，敢情我睡了一天半，妳一直守在房外面，累了，對吧？」

小玉忙點點頭，道：「就算是吧！」

于阿坤道：「哇呀！等我起來以後輪到你睡，你也睡上一天半，如何？」

小玉道：「我沒你那麼好的命，小祖宗，我現在替你捏拿了！」

于阿坤平躺在床上，道：「馬殺鷄……」

小玉雙手暗用力，十根指頭像鉗子，捏呀捏又揉呀揉的，就是兩隻大眼猛盯着于阿坤……

小玉心想：「姓于的，你可千萬別恨我，我是不由自主呀！」

于阿坤在小玉的揉捏下，一反常態的睜大着雙目，甚至他連眨一下也沒有！

幾乎半個時辰過去了，于阿坤就是不閉眼！

小玉心中緊張，額上已見汗水，心中已在嘀咕：「爺說刀子要扎進他的心口窩，這小祖宗怎麼不閉上眼睛？我怎麼才能下手？」

忽然，小玉靈光一現，她想到：人有前心後心，我扎他的後心不也是一樣？

其實人只有一顆心，她只是聽刁寡婦說故事，才這麼以爲……

時間拖得夠長了，小玉決定從于阿坤的後背下手！

深深的喘了一口氣，小玉道：「小祖宗，你翻個身子，我開始捏你的背後了！」

于阿坤不知死活的笑道：「這次你捏拿得眞仔細，從頂門揉到脚指頭，唔！眞舒服！」

他邊說邊翻身，全身已趴在大床上！

小玉道：「小祖宗，你把眼睛閉起來，我輕輕的替你捏拿，可舒服得很吶！」

于阿坤道：「你幹你的，管我眼睛做什麼？」

小玉脫了鞋，坐在于阿坤身邊，她把背對着于阿坤的頭，從雙腿慢慢往上身捏，越捏她手越抖，因爲她的一手已摸向懷中的那把鋒利的匕首……尖尖的有兩指寬八寸長，亮亮的發着冷芒……

現在，小玉的雙手分開了，她一手仍在揉搓捏于阿坤的腰，另一手已伸入懷中……當然，她是在拿匕首！

小玉一直想了很久，這件爺交下的任務她是非完成不可，否則自己非死不可，因爲辛不苦不願他的陰狠手段叫別人知道！

當然，如何下手？

如是用毒，于阿坤在中毒之後必會有一番掙扎，必會在斷氣之前拖自己墊背，更何況七孔流血十分難看，怕是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最後的決定便是用刀……一刀扎進于阿坤的心口，必然乾淨俐落，危險性也不會太大，一刀下去，起身便走，于阿坤欲反抗也怕遲了！

這就是小玉的決定，決定動用那把匕首！

此刻，匕首已握在小玉的手中。

她那麼柔細的手中，突然出現一把匕首，實在有些不倫不類，如果有所解釋，那也只有一種說法，世上最美麗的花兒也是最毒的！

于阿坤的雙手疊在下巴下面，他的頭半仰着，兩隻眼睛在欣賞着一具美麗的胴體，這個胴體正在爲他捏拿着背上的肌肉，那麼有節奏的揉捏着！

而這具胴體的影像正是由淨光閃亮的銅床上反射出來的，于阿坤只要看着銅床的反射影子，他什麼也看見了！

小玉並不知道這些，她的匕首隱藏在胸前，她的右手却在于阿坤的背上撫摸着……其實她在暗暗的摸着于阿坤背上骨頭，從下面一根根的往上面數着……

是的，她必須一刀得手，因爲她絕無第二刀的機會，所以她要下手準，絕不能刀子扎中骨頭上！

她的指頭點中在于阿坤背脊中央偏左第七節脊骨上，那地方有個孔洞。

小玉暗中在咬牙，爺說過，要把下手的人當成雞來宰，殺隻雞有多容易！

小玉想至此，她忽的匕首交在右手掌，高高的揚起來，黑着心便往下扎去！

「颯」！

小玉的匕首扎入銅床上，厚厚的墊被扎了個破洞！

于阿坤像個泥鰍般的已自床上站起來！

「你想殺我？」

小玉却「哇」的一聲哭了！

她知道，殺人也是死，不殺人也得死，她沒有成功，那麼她是活不成了！

于阿坤伸手奪過小玉手中的刀，冷冷道：「小玉，這一定是辛不苦叫你幹的！」

小玉拭去淚，道：「你怎麼知道？」

于阿坤道：「很簡單，像他這種人，江湖上太多了，伸手一抓一大把！」

小玉臉色灰慘慘的道：「于阿

坤，你並沒有長後眼，是怎麼知道的？」

于阿坤道：「你不叫我小祖宗，連名帶姓叫出來了，個小丫頭！」

小玉一挺胸道：「反正活不成了，我還有什麼顧忌的，嗚嗚嗚……」

于阿坤道：「不要哭，你不是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了？」

小玉道：「我是求仁得仁！」

「啪！」

小玉撫摸着紅腫的臉頰，道：「你打我？」

于阿坤道：「有些人賤，不打不明白！」

小玉尖聲道：「要殺隨便你！」

于阿坤怒叱道：「個傻蛋可憐蟲，你以為你死，就是盡大忠盡大孝，求仁得仁了？」

小玉道：「為我的爺拚命，死而無憾！」

于阿坤的手又要打，他却揚在空中沒有打，叱道：「我問你這小丫頭，你爹娘生了你一條命，可不是要你為別人去拚命，你連這些都不懂，怎麼不是個可憐蟲？」

小玉道：「生我者父母，養育我的是爺同阿娘，于阿坤，你不用多說了，出手吧！」

于阿坤道：「你很想死？」

小玉道：「你能一舉殺死爺的手下二十多人，也一定不會放過我，于阿坤，我是不會白白求你的！」

于阿坤看着手中匕首，道：「看了這匕首，忽然想起那把從白二娘手中得到的牛角尖刀來了，嗯，有點像！」

小玉已緩緩閉上眼睛，光景就等着挨刀子了！

于阿坤是個有仇必報的人，但見小玉這模樣，匕首貼在小玉的脖子上，道：「你眞的下了決心？非死？」

小玉不吭聲，她甚至嘴巴閉得緊！

于阿坤道：「本想帶你去侍候關奶奶，可是你既然下定決心，我怎不成全你？」

匕首暗中注入眞力，于阿坤忽見兩滴淚水自小玉的臉頰垂下來。

一咬牙正要下手殺，忽然傳來一陣馬蹄聲……聲如滾雷般，一下子便消失在南方！

一楞，于阿坤收起匕首，道：「丫頭，我今不殺你了，哼！」

于阿坤收起匕首走出房門，只見桌子上已擺滿了吃的東西，他餓了，但當他抓起一盤黃澄澄的牛筋欲吃，却又立刻放下來！

是的，萬一這裡面放了毒，自己正好上他們的當，辛不苦可不是簡單人物，他不會只叫小玉用刀一途！

一念及此，于阿坤拔步往「聚寶盆賭坊」外面走！

身後面，小玉追上來，道：「于阿坤，你怎麼不吃飽了再走？你要去那裡？」

于阿坤不回頭，却沉聲道：「我不會再上你的當，你想毒死我？哼，做夢！」

于阿坤走到大街上，斜對面只見孟家的「平陽藥舖」門口站着個人，敢情正是孟古大夫！

孟古大夫已看到于阿坤自賭坊中走出來，他立刻向于阿坤招招手！

于阿坤大步走過去，點點頭，道：「有事情？」

孟古大夫道：「剛才那批騎馬的，好像有點不大對勁，他們都背着刀，絕不是官兵來到！」

于阿坤這才知道，孟古大夫是因為一陣馬蹄聲出來了！

笑笑，于阿坤道：「我也不知道，孟大夫，我餓了，要先找地方吃個飽！」

猛古丁一拍手，孟古大夫道：「敢情好，我一個人喝悶酒，也沒個人說說話，你進來，一老一少喝個飽！」

于阿坤道：「怎麼好意思？」

孟古大夫道：「煙酒不分家，何況小兄弟又是個講義氣的人，我老人家交你這位小友了！」

于阿坤先是伸頭引頸的看看南街頭，心中暗自琢磨：「算算日子，姓陶的也該下山找來了！」

于阿坤睡足了，可是肚皮稀鬆得很，聞得孟古的話，便笑道：「好吧，我不能不識抬舉！」

于阿坤跟着孟古大夫走進藥舖裡，一張方桌上擺了兩個小碟子……一盤花生米，一盤豆腐干。

好大一個酒壺，便酒杯也像飯碗！

于阿坤一見直搖頭，道：「孟大人，就這麼兩小碟？我看不夠我塞牙縫！」

孟古大夫哈哈笑道：「小兄弟，你會不會喝酒？」

于阿坤道：「我不會！」

孟古大夫道：「所以你不懂了，要知道會喝酒的人不吃菜，有個調口味的小菜足夠了！」

于阿坤心中想：「孟古大夫有點像那些老夫子，他的話叫人不喜歡，我要吃飽了去殺人，那會有閒情在這兒窮磨菇？」

一抱拳，于阿坤道：「你老一人喝悶酒吧，我非吃了大菜才能喝酒！」

于阿坤剛起身，孟古大夫已拉住他，笑道：「還以為你吃過了呢，沒關係，我叫伙計拿給你，今天滷了一鍋好吃的，我嫌膩沒有吃！」

于阿坤道：「快叫伙計拿上來！」

一屁股又坐下來，于阿坤已見藥舖的伙計端出個面盆那麼大的大海碗，仔細看，碗裡面五顏六色的滷了一大碗，什麼醬肘子與牛肉，三斤重的蹄膀兩三個，另外還有一打滷雞蛋！

另一盤高尖白麪饅頭六七個——還在冒白氣，光景是剛自籠裡拿出來的！

于阿坤一見這一堆，好似餓虎下山崗，看吧，他可不再同孟古大夫閒囉嗦，一口氣吃了兩個大蹄膀，十二個滷蛋全吃光，這才又塞了三個大饅頭，右手一伸又去抓那塊滷牛肉……

孟古大夫一瞪眼，一手按住于阿坤的手，道：「喂！喂！我七天的飯菜你一頓光呀！」

孟古大夫那裡會知道，于阿坤已幾乎兩天沒吃飯了，別以為于阿坤年輕，其實他是練功之人，吃不飽那裡會有力量！

一笑，于阿坤道：「怎麼了？你不請我吃了？」

孟古大夫道：「站在醫生立場，我不能看着你撐死不管吧？」

于阿坤拍拍大酒壺，道：「既然是醫生，你為什麼猛喝馬尿？」

一楞，孟古大夫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不喝酒我就心裡慌！」

便在這時候，忽見一男一女二人飛一般的衝進「聚寶盆賭坊」！

二人只一進門，便「咚」的一聲把台階上的大門緊緊的關了起來！

于阿坤立刻對孟古大夫道：「此地要殺人了，你若怕濺一身血，快叫伙計去關門！」

孟古大夫道：「你怎麼知道？」

于阿坤道：「不要多問！」

又是一怔，孟古大夫立刻命伙計關上門！

於是，又是陣陣馬蹄聲傳過來，就在大街上，便聞得一個粗啞的聲音道：「路當家，這兒就是吳爺的賭場，你看招牌便知道了！」

于阿坤貼着門縫看，他似是有些失望，這人不是陶津，却正是那日在大皇莊上肩頭擔着一根竹竿，兩個女子在竹竿的兩端玩空翻的大漢。

這大漢一身肌肉如石頭，虬髯如戟，手指頭就像小棒鎚，有人叫他路當家，敢情是惡水灘四當家路千里吧？

從門縫中看出去，惡水灘來了二十一個人，姓路的下得馬，一路登上十二層大台階，只見他雙臂貫力猛一推，賭坊的大門應手開！

姓路的回頭沉聲道：「十個人在房外面，十個人跟我進去找！」

聞得另一大漢道：「路當家手法俐落些，抓住姓辛的別多問，不對勁就殺人，我們還要趕那些騾馬糧食回去呢！」

路千里點點頭，道：「丁鈀子，你帶着九個人守外面，只要有人來，准進不准出！」

姓丁的揮揮手道：「放心吧，路當家！」

于阿坤在藥舖的門縫裡想：「東昇騾馬棧的馬和糧食是我的，你們想要？門都沒有！」

一邊，孟古大夫道：「這些人是幹什麼的？」

于阿坤道：「他們帶着刀，你說是幹什麼的？」

孟古大夫道：「要殺人？」

點點頭，于阿坤道：「一點也不錯！」

哈哈笑，笑得眞得意，孟古大夫道：「那好哇，他們殺人之後，一定要找大夫醫治，我老人家免不了又要賺他一筆了，哈……」

于阿坤道：「這些人沒銀子，他們只有一顆心！」

孟古大夫道：「一顆什麼樣的心？」

于阿坤嘴角一牽，冷笑道：「一顆要殺人的黑心！」他一頓，又道：「你可知道嗎，强盜會把銀子送人的？」

猛一哆嗦，孟古大夫道：「他們是强盜？」

于阿坤道：「不錯，十萬大山裡有個惡水灘，這些人全是那兒跑來的。」

孟古大夫全身一震，道：「想當年我聽說過，十萬大山的惡水灘有强人，天下太平二十年，怎麼他們又來了？」

于阿坤道：「銀子你還賺不賺？」

「不賺不賺，快把外面的牌子摘回來！」

伙計眞聽話，急忙溜出門外面，扛着那塊「平陽藥舖」的牌子跑進來！

便在這時候，只聽得一陣喝叱聲傳來，于阿坤仔細看過去，只見一批人自「聚寶盆賭坊」中走出來，他們的手中也各自拿着刀棒！

于阿坤笑了！

孟古大夫道：「你笑什麼？」

于阿坤道：「你老過來看，辛不苦的姘頭原來是個會家子，她拿刀的姿勢十分正確！」

孟古大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自門縫中望過去，只見辛不苦左手一把刀往台階下面走，刁寡婦橫刀在胸前，緊緊的跟在辛不苦的身後面，那剛剛募來的幾個伙計與四個寶官，也都刀棒齊舉的擁站在台階下面！

于阿坤有一半失望，因為他原

指望這一回能誘出陶津本人前來平陽集，不料只來了個路千里！

便在這時候，忽聽外面傳來一聲厲吼，道：「他娘的，江湖上黑吃黑的事到處有，可也沒看過你這狗雜碎如此黑心的，說，你是怎麼設下毒辣計謀，坑害我們吳總管？」

辛不苦在街邊故意高聲叫道：「你們這羣惡水灘來的强盜呀，我便老實對你說，姓吳的要把生意關掉，挾持大伙上山去，是我們不贊同，便在山邊幹上了！」

于阿坤仔細再看，只見路千里戟指辛不苦叱道：「老子來問你，吳不忌在此苦幹二十年，平陽集與石頭鎭合起來就是四處買賣，你姓辛的一夥人可是吳不忌養肥的，如今不上山聚義也就罷了，不該黑着心昧良心廢了吳不忌，我說呀，這就是你們該死的地方！」

辛不苦一怔，因爲他聽于阿坤說過，姓吳的早死絕了，怎麼他只是廢了？

是人被廢了？還是武功被廢了？

辛不苦正在猜疑，路千里又吼道：「姓辛的，你廢了他的人，好奪取他的產業是嗎？四處的買賣房產騾馬少說也値十萬兩銀子，狗操的，你是一口吞，也不怕活活撐死你個王八蛋！」

辛不苦又是一驚，道：「你說什麼？」

路千里道：「好話不說第二遍，惡言最好不出口！」

辛不苦咬牙，道：「這是什麼話？」

路千里道：「我就直接了當的說，先取銀子後殺人，今天你們一個也別想逃！」

辛不苦暗思忖，自己幾時拿吳不忌的銀子？

贖回兩項買賣還是于阿坤那小子幫的忙！

對了，那小子應該死了吧？

辛不苦的聲音大，原是希望街坊能聽到這些人是惡水灘的强盜，便會齊心合力出來助助威，不料……

不料附近的人聞得惡水灘三字，早已緊緊的關上了門，門後面還頂上了槓，光景各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了！

跺跺脚，辛不苦道：「姓路的，你最好把事情先弄清楚，誰奪了吳不忌的銀子？誰又霸佔了他的產業？」

路千里仰天一聲梟笑，手中鋼刀指着辛不苦，罵道：「個狗娘生的，南街東昇騾馬棧的幾十匹騾馬，那麼多的糧食，還有這裡的賭場子，是誰的？」

辛不苦一怔，道：「我的，不過……」

路千里冷冷的嘿嘿笑道：「你只是二當家，那裡擁有這麼多？全是吳不忌的呀！」

辛不苦道：「錯了！」

「錯在什麼地方？」

辛不苦道：「我們前幾天與吳不忌翻了臉，大山邊大家幹起來，我被吳不忌一刀幾乎右臂不保，當時已經知道，吳不忌賣了兩地方生意要上山，這裡的生意早就不是他的了！」

路千里立刻問道：「他賣的銀子呢？」

「我怎麼知道？」

「他把兩地的生意賣給誰了？」

「賣給這裡三家有錢的人了！」

「怎麼又變成你姓辛的了？」

辛不苦道：「有人中間幫我忙，出錢替我贖回的！」

路千里一聲大罵：「放你媽的狗臭屁，天底下會有那麼好心的人，花幾萬兩銀子替你贖回兩地大生意？這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家有銀山？還是出金礦？他媽的，你把這人叫出來！」

辛不苦如何叫？

他叫小玉設法殺了于阿坤，這時候也不知如何了！

不料刁寡婦一旁道：「叫就叫出來！」

辛不苦還沒來得及攔住，刁寡婦已回頭高聲道：「快去叫小玉出來！」

門邊一個伙計，是剛來的新人，聞得刁寡婦的叫，便立刻往後面跑。

路千里冷冷笑道：「倒要領教這位財神爺，娘的，山寨裡正缺少這種人，他若眞大方，老子們便把他供在山上當神奉着！」

不旋踵間，小玉隨着那伙計走出來。

刁寡婦問道：「小祖宗呢？」

小玉期期艾艾的道：「他……他……」

辛不苦道：「已經死了？」

小玉道：「沒有，他已經……跑了！」

辛不苦驚訝的道：「跑了？」

刁寡婦道：「他爲什麼要跑？」

這件事辛不苦並沒對刁寡婦提，不錯，做缺德的事最好只有自己一人知道，他當然不會對第三者提！

忽然，路千里哈哈狂笑，道：「這時候又揑造個小祖宗唱起雙簧來了，嘿……」

辛不苦似也卯上了，他沉聲道：「事情本就是這樣，姓路的，你想怎麼樣？」

路千里沉聲道：「你慘害得吳不忌生不如死，比死還受罪，其罪一也；又謀奪了吳不忌的產業，殺了他的親隨好兄弟七人，其罪二也，你們今天一個也休想活着離去！」

辛不苦吼聲如雷道：「朗朗乾坤，强盜街上來殺人，你們還有天理？」

路千里冷冷道：「你姓辛的謀財害命，竟然反道爺們亂殺人，眞是顚倒黑白，狗屁不通！」

路千里也提高聲音，數說姓辛的罪狀……

辛不苦大叫道：「胡說八道，我可以把三個買主齊找來，大家三頭六面對質一番！」

路千里怒道：「老子沒閒工夫聽你磨菇，快把吳不忌的銀子交出來！」

其實，吳不忌的銀子全到了于阿坤的腰包，山嶺上面，土地廟前，吳不忌上了于阿坤的當，他失去神智帶着傷的被惡水灘巡山兄弟救回惡水灘！

這件事除了于阿坤之外，路千里不知道，辛不苦當然更不知道！

辛不苦沉聲道：「姓路的，這兒是平陽集，可不是十萬大山的惡水灘，你想要狠還差得遠了！」

路千里一聲吼道：「老子先宰了你這王八蛋！」

另一怒漢怪叫道：「四當家別同這狗東西囉嗦，我們殺光這羣王八蛋，再把牲口糧食馱上山！」

「殺！」

另外九個大漢齊聲吼！

＊　＊　＊

猛然一聲叫，賭坊的台階上一個年輕人道：「辛當家，你的工作我不幹了！」

另一人也跟着道：「我們昨日來上工，今天就要玩老命，辛當家，這個工作太危險，對不起，我也不幹了！」

刁寡婦氣得直瞪眼！

辛不苦怒道：「眞是膽小鬼，怕死的快給老子滾，誰留下來，便是我辛不苦的好兄弟，薪水加一倍，另外帶分紅！」

應該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那曉得此刻銀子也不管用，辛不苦的話剛完，後面的伙計走了一大半！

辛不苦想起過去，那些兄弟們眞夠意思，幹起活來有狠勁，拚起命來不含糊，而如今……

他心中着實不是滋味！

臉上一緊，辛不苦道：「便是我姓辛的一個人，今日也要拚，拚！」

路千里一聲笑，道：「姓辛的，你還不交出吳不忌的銀子來？」

辛不苦道：「老子根本就沒有，那日一場拚，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他娘的，老子一看不對勁，騎上馬就先溜了，那會有什麼銀子？」

路千里道：「那個程咬金又是何人？」

刁寡婦接道：「就是已經逃走的小祖宗！」

「又他媽的放臭屁了！」路千里罵道：「既然殺出個幫吳不忌的，你們怎麼又招待這人住在賭坊裡？娘的皮，驢頭不對馬嘴，胡扯一通！」

其實刁寡婦與辛不苦說的全是大實話，只是這時候氣氛不對，一時間便辛不苦也搞不清楚！

氣得辛不苦直跺脚，要是知道路千里會率人趕到市集來，說什麼他也不會謀害于阿坤，因爲他曾親眼看到于阿坤對付那麼多人！

路千里已向辛不苦逼近，他沉聲道：「你若不把謀奪吳不忌的銀子吐出來，此地就是你葬身之處！」

辛不苦道：「要銀子沒有，命却有一條，姓路的，大家卯上幹，大爺不怕你！」

刁寡婦道：「不苦，死就死在一起吧！」

辛不苦高吭的道：「置之死地而後生！」

路千里一聲吼，道：「殺！」

「殺！」

就在「聚寶盆賭坊」的十二層台階前面，路千里率領着十個怒漢，虎狼也似的撲殺過去！

別看路千里只帶來二十個人，其中十個人留在南街「東昇大棧房」，拉出騾馬馱糧食……這二十人全都是惡水灘百中選一的小頭目，別的不說，單只看他們撲殺的那股子狠勁，便神鬼也會被嚇得撒鴨子！

于阿坤隔着門縫看，他嘻嘻笑道：「終於幹上了，嘻！幹吧，眞是世界末日了！」

一邊，孟古大夫道：「外面叮噹響，刀對刀來槍對槍，只可惜……唉……」

于阿坤道：「只可惜你不敢替這些人醫治傷，是嗎？」

孟古大夫不多說，他也低頭看門縫，唔，他全身眞的不自在……

于阿坤道：「姓路的刀法好，果然曾是關洛道上的大豪、黑道殺手！」

孟古大夫已跺脚，道：「苦也！」

于阿坤道：「孟大夫，他們對殺，你苦什麼？」

孟古大夫嘆口氣，道：「小兄弟，你怎麼不看看清楚呀！那辛……」

于阿坤道：「姓辛的被一陣刀砍，已經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朱小腰救了唐寶牛，他將多指頭陀攬住，龍八本來可以控制唐寶牛，見勢危便不理多指頭陀逕自離去。多指危急，只好用「密語」下令，使羅睡覺、吳其榮來解救，二人殺向朱小腰、與搶救方恨少的陳不丁、馮不八，朱小腰重傷，唐寶牛抱住她離去。溫夢成、花姑娘、溫柔不向吳其榮攻襲，尾隨唐寶牛……

朝天一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小石張弓心慌亂　蔡京勝算有把握

馮不八和陳不丁也原對驚濤書生緊追不捨，狂斬而嚇退了龍八，正要解開方恨少身上受制的穴道和受縛的繩索，與此同時，花枯發和溫夢成也飛越了過來，先攻吳驚濤，轉襲多指頭陀，以解唐寶牛之危。

這一刹間，局面已成了大對決。

但龍八、多指頭陀一伙人的確高手太多，單是「開闔神君」司空殘廢，以及余再來、言衷虛、張初放、蔡炒、葉博識、馬高言等劍派掌門死守着，猶如銅牆鐵壁，江南霹靂堂、碎雲淵毀諾戰及至佟勁秋率領「好漢莊」的人，正好鬥箇難分難解、難分軒輊。

這時，有一名全身白衣、臉蒙白巾的人，身法灑脫，劍法凌厲，單袖飄飛，兔起鶻落之間已殺傷官兵十七八人，眼看就要衝殺入龍八、多指頭陀、唐寶牛、方恨少那兒，但他的所向披靡、勢如破竹，却激怒了另六人。

這六人立即對他出了手。

六大用劍的絕頂高手。

他們是：

「劍神」溫火滚。「劍鬼」余厭倦。

「劍妖」孫憶舊。「劍怪」何難過。

「劍魔」梁傷心。「劍仙」吳奮鬥。

六人終於出手。

這「七絕神劍」，已不是當年隨蠻兵儂智高跟狄靑作戰的「七絕神劍」本人。那七名劍客，已爲蔡京招攬，年事已高，久不出江湖，人多已改稱他們爲「七劍神」，而他們已把一身劍法絕學，各授予一位徒弟。這數十年來專心培植下，新的「七絕神劍」在劍法上的造詣，恐怕要比當年諸葛小花和元十三限力戰上一代的「七絕神劍」更高更强！

他們一直不出手，好像是因爲還沒等到有足夠份量的人來逼使他們出手。

而今他們等到了。

六位終於一齊出手，攻向那白衣劍手。

那白衣劍客以一敵六，單劍戰六柄劍，神、仙、妖、魔、鬼、怪的劍法，却絲毫不懼，越戰越勇。

一時間，也打得劍氣縱横，捨死忘生。

* * *

陳不丁與馮不八正要趁這大好時機殺掉龍八，救走方恨少。

可是，他們忽然感覺到一個感覺：

不祥。

* * *

馮不八、陳不丁二人平時雖然常常打打鬧鬧，但其實夫妻情深，心意相通，所謂打者愛也罵者關心也。他們夫妻二人，鰜鰈情深，打打罵罵反而成了他們日常生活裡的

樂趣。

可是，這刹間，他們一同生起了一個感覺：

一，有敵來犯；

二，他們彼此間深深的望了一眼。

三，然後才一齊返身應敵。

感覺「有敵來犯」是一種警惕。

回身應敵是反應。

眞正的感覺是：彼此深刻的互望一眼。

彷彿這一次對望，要記住對方到來世；好像這樣一次互望，是今生的最後。

* * *

敵人來了。

敵人只一個。

這唯一的敵人並不高大。

他飛身而來，一綹長髮，還垂落額前，髮尖勾勾的，晃在鼻尖之上。

他眼睛骨溜骨溜的烏亮，還帶着一點稚氣，些許可憐。

他向馮不八、陳不丁點了點頭，算是招呼，然後才出手。

他向兩人點頭的時候，相距還有十二尺餘之遙，但他出手的時候，突然的、乍然的……總之的一切都令人意外的快速，他已人在馮、陳二人之間，然後出劍。

劍攻破陳不丁的爪影裡。

劍刺入馮不八的杖影中。

可是他手上無劍。

他的劍呢？

脚。

他是羅睡覺。

對他而言，他的脚就是劍。

而且是兩把劍。

對他的敵人而言，他的一雙脚却不只是劍。

同時也是死亡。

* * *

在陳不丁鋪天蓋地的爪式尚未眞正全力施展之前，馮不八排山倒海的杖法剛告一段落而新力未生之際，他毫釐不失的右脚一踢，足尖如劍鋒切入陳不丁的咽喉；同時左脚一蹴，趾尖如劍尖刺入了馮不八的胸膛。

兩人悶哼一聲，羅睡覺「抽劍」，雙腿一收，血噴濺，附近幾成了一片血霧。

他已完事。

完成了一件優美的工作。

殺人的事。

他很滿意自己所作的事。

他做得十分專業，而且簡直就是「專家」。

如果他不是個絕對且一流的「專才」，他的代號也不會只有一個字：

「劍」。

因爲劍就是他。

他就是劍。

他已代表了劍。

劍就是他一切。

* * *

陳不丁身歷數百戰，馮不八比她丈夫更好鬥，雖然，他們兩人一旦聯手，更是夫妻倆兒一條心，合起來的武功絕對是馮、陳其中一人的三倍以上。

當然，他們兩人並非無敵，但要找個贏得過這對鑌鐵爪加虎頭拐的人，只怕也寥寥可數了。

可是，羅睡覺只用了一招。

二式。

不止是贏了他們，也殺了他們。

乾淨俐落，好像他生來就是要殺他們的，而他倆生來就是給他殺的一樣。

如此這般，如此而已。

* * *

陳不丁、馮不八死了。

衆皆嘩然。

「不丁不八」既歿，朱小腰也傷重，羣雄戰志大爲受挫。

「劍」殺了二人，他的脚「立時」又「變」成了與常人無異的一雙腿子，緩步退回其他六劍陣中。

他看來輕鬆，且帶點不經意。

他的髮絲依然垂落玉粉似的頰上，看去可愛得多，至多只帶點兒神秘，一點也不像是個出手殺人一招了事的可怕殺手。

何況他殺的還是高手。

* * *

他看去渾似個沒事的人一樣，好像什麼事兒都不曾發生過。

但有兩件事，只有他心裏知道：

一，他胃痛。

胃部像有一隻山貓在示威，狂抓怒噬，使他痛苦不堪。

二，他心疼。

他的心在抽搐着，像正在給人大力擰扭、抓壓着，使他痛不欲生。

他每次殺了人，就會這樣，不是手臂像脫了臼樣般痛楚，就是呼吸閉塞哮喘不已，總之，一定會感到肉體上的折磨。

所以他每一次殺人，都形同是在折磨自己。

他就像是給人下了詛咒一樣。

但他却不能不殺人。

所以他不得不忍受這種苦痛。

而且，他還不能讓人知道。

一個殺手的缺點是決(絕)不能讓人知道的。

讓人知道缺點的戰鬥者，如同把自己的罩門賣了給敵人。

同理，一個好殺手若讓你知道他的弱點，那你得提神了，那很可能是假的，甚至有可能那才是他眞正的强處。

* * *

唐寶牛一向好强。

他認爲自己頂天立地。

他一向都要揀驚天動地的事來作。

不過，他現在全身都是弱點。

他完全變得脆弱、易折。

因爲他的心：碎了。

他沒有流淚。

他抱着朱小腰。

朱小腰比平常更倦、更慵、更乏。

看她的樣子，似是歷經許多風霜了，她想放棄了，要歇歇了，要撒手了，不再理會那麼多了。

「小腰……」唐寶牛低聲喊：「……小腰……」

說也奇怪，朱小腰這時臉色反而並不蒼白了，玉頰很緋、且紅、很艷。

她的眼色也不狠、不毒了。

她還是那麼美，尤其受傷之後的她，在唐寶牛熊抱下，只顯得人更柔弱更細了。

「……小腰」唐寶牛哽咽：「小腰……」

朱小腰微微半睜星眸，紅唇噏動，好像想說話，唐寶牛忙揭去了她臉上半落的緋巾，第一句就聽到朱小腰像帶着醉意的說：「眞倦啊……」

然後一雙星眸，流盼定在唐寶牛臉上，像用眼皮來撫摸着他那粗厚的臉，好一會才說：

「你第一次見我的時候，我的草帽就給劈了開來，還記得吧？」

「記得，記得。」唐寶牛很艱辛才從嗚咽中整理出話語來。「我還逗你，跟你說：我愛你……我那時候……還……還不知道……不知道你……你是個女的……」

朱小腰倦倦無力的一笑。

頸肩就要往旁一側。

唐寶牛一顆心幾乎也要折斷了——却忽聽朱小腰又幽幽的說：「那時候，你還說……」

唐寶牛用盡力量用一種連他自己也沒聽過的聲音但也是他用盡一切眞誠才逼出來的三個字：他把這三個字一連重複了三次：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是的，當年，在六合樓上，他和朱小腰相遇，他爲了要氣她、要逗她，還公然對她說出了這三個字：「我愛你」，然而，當時，他不知道她就是朱小腰，也不知道她是個女的。

「你……傻的……」朱小腰微微的、倦倦的、乏乏的笑了，像看一個孩子對一個心愛的孩子說話一樣：「多情總被無情傷，我要去了，顏老在等我呢。你自己一個人孤伶伶的留在世上，要記住多情總爲無情苦啊……」

忽然，她沒有再說話。

她清明的雙眸微微映紅。

唐寶牛一怔，好一會，才反應過來，隨她視線望了過去。

* * *

那是一隻狐狸。

紅狐。

牠不知在何時，竟奇蹟的潛進這殺戮戰場裏，走入這人類的血肉陣地裏，微側着首，黑鼻尖抽搐着，眼睛紅着，像有兩點暗火在那兒約略點明，眼神就像人的感情，哀憐，且低低發出悲鳴。

牠在看她。

牠在呼喚她麼？

這狐狸，就是以前她「小作爲坊」遇伏時放生的紅狐！

牠是怎麼來的？

牠來做什麼？

* * *

想起「三合樓」、「萬寶閣」、「小作爲坊」的種種奮戰，「愁石齋」、「瓦子巷」、汴河雪夜橋畔的生死與共，歷歷在目，唐寶牛哭得撕心裂肺，他想號啕大哭……

但，他哭不出。

竟哭不出來。

* * *

再回頭，朱小腰已溘然而逝。

兩行清淚，流過桃色的玉頰，連淚水也帶着如此傲色。

她最後的一句話，隱約是：「待來世才跳這一場舞吧……」

語意像雪，在唐寶牛心裏不住飄落。

畢竟，她是爲他而死的。

而今，她確是爲他而死了。

她已還了他的情。

她爲他送了命。

她是個有恩必報的女子。

可是他呢？

他再舉目的時候，那頭紅狐已經不見了。

跟牠來的時候一樣，完全似不曾出現過，誰也想不出牠是怎麼來的？如何去的？幾時出現的？爲何不見的？

人逝了。

狐去了。

只剩下了唐寶牛，和他的傷心欲絕。

他依然沒有淚。

他：哭不出。

一向感情豐富的他，竟連一顆眼淚也沒有，一聲也哭不出來！

他雖然哭不出，沒有淚了，但他還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欽點要犯，候斬立決的死囚！

不少高手，殺向前來，要救他。

更多高手，殺了過來，要殺他。

在他身旁不遠處的方恨少，情形也是一樣凶險。

就在這時，忽聽快馬如急雷響起，有人洪洪發發的大喊：「相爺有令，統統住手！」

大家果然停了手。

本來相爺縱使有令，住手的也只不過是聽他命令的官兵，來劫囚的英雄好漢是不必賞這面子給他，馬上停手的。

但他們停手不戰，是因爲喊話的人是「四大名捕」中的老三：追命！

崔略商！

想追命和冷血師兄已趕到菜市口和破板門了吧？

不知兄弟們的傷亡可重不重？

不知是否可以及時制止對大方和唐巨俠的行刑？

然而王小石仍然和蔡京對峙着。

* * *

蔡京現刻很躭心。

他很少眞正的去關心過些什麼人，由於他在權鬥利爭上不遺餘力，也不擇手段，所以幾乎六親不認，就連家人、親朋，只要對他有害的、不利的，他也概予剷除，毫不容情。

唯有這樣，他的地位才數十年屹立不倒，無人可有足以動搖他的力量。

他甚至還認爲這才是他的長處。

可是他現在竟然很擔心一個人的精神上健康狀況。

而且他所擔心掛慮的人，居然是王小石！

* * *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自從王小石闖入了「別野別墅」用一弓三矢對準了他之後，他的命運便跟王小石的體能掛上了鈎，他的手筋顫一下，自己的心就顫一下，他的眼眨一次，自己的呼吸便窒了一窒，沒辦法。

他們的命運已彼此互相的拴在這兒了。

* * *

蔡京應付緊張的方式，是：笑。

人在開心時才會笑。

所以，只要你保持着笑容，別人就會以爲你很開心。

爲什麼會開心？

當然是因爲勝利。

故此，蔡京盡力保持了個微笑，儘管他現在已擔憂和緊張得幾乎已完全笑不出來，因爲他已瞥見王小石的手指在微顫，前臂筋肉也微微抖動着。

畢竟，王小石已拉了半個時辰的弓了。

* * *

這不是張易拉的弩。

這更不是好搭的箭。

何況，他所瞄準的，更不是個好對付的人。

* * *

蔡京當然不好對付。

而且這十分深沉、可怕。

只有這個人，王小石到現在還弄不清楚，他到底會不會武功？

如果會，他的武功一定極高。

只有武功極高的人才會隱藏自己的實力，只會兩三下子三脚貓功夫的，反而會慌不忙的唯恐天下不知！

要是不會，那他一定是個最能看透武林高手心思的人。

只有看透了一切武林人的心態，才能讓他們疑神疑鬼，諱莫如深。

更何況王小石要面對的不只是蔡京，還有對他已重重包圍的高手！

單止是天下第七、神油爺爺、一爺這三大高手，已夠不好對付。

更何況現在又來了增援。

大將童貫。

這大將軍其實既無武功，也無戰績，只靠得到皇帝信任，就扶搖直上的人物，是以並不足畏。

童貫帶兵打仗的特色是：只敢平內亂，不敢對外戰。兵在前線打箇你死我活，屍橫遍野，他則在後方沉迷酒色，大事搜刮。他領兵作戰，無一不敗，但凡敗仗，他都找部屬背罪，報上朝廷去的，則全是他訛稱報捷、勝仗。

世事無有不奇，童貫這樣子的「領兵率軍」，居然可以連連擢陞，權重天下，其實他的本領無他，既懂跟權相蔡京拉關係，又深諳如何討皇帝歡心，如此就功勳無數，恩賜不絕了。

此人雖不是高手，偏偏他卻掌有大權，有權的人自然手上便有了許多高手。

童貫身邊有五個人。

這種人倒絕對懂得把「老弱殘兵」撥去打仗，把精銳之師則留在身邊。

這五人在朝中向有「五大將」之稱：「拚將」、「狠將」、「少將」、「天將」、「猛將」。

這五將雖是强將，但王小石還不放在心上，主要是因爲，這什麼什麼「將」都是一夥人自我吹捧，大家互相封號而已，如果王小石跟他們取名，則認爲只有：「吹將」、「捧將」最合適他們。

這些不打仗、光誇口、愛認功、只懂搞關係的傢伙憑什麼稱爲「大將」！

嘿！

王小石顧忌的是另一人。

這個人站在那兒：蔡京背後，他的面前，然而他却看不見他的臉

孔，他的五官，只感到一團「光」在那兒，那團「光」，竟似是黑色的。

「黑光」！

* * *

王小石潛入「別野別墅」作出脅持蔡京的行動，他最擔心的有幾件事，包括是否能制服蔡京，對付天下第七等，但其中擔心事項的第一件便是：「黑光上人」詹別野。

這時期，道教盛行，皇帝大臣總相信些什麼祭天拜神便可以長生不老，白日飛仙的傳說，這詹別野原來是武當派近五百年來難得一見的高手，但他一旦成名，自成一派，又通曉煉丹導引之術，聞用中他不但武功高，而且頗有法力，能通鬼神，使得皇帝賜封為「國師」，而蔡京也特別為他把原來的「蔡氏別苑」，改建為「別野別墅」來供養、討好他。

不過，他早些年可能倒行逆施太甚，挾道術餘威作了不少孽，驚動了豹隱多年、仙踪無定的嬾殘大師，親自出手，把詹別野教訓了一頓，自此而後，詹國師氣焰稍斂，較少張揚生事，塗炭生靈，聽說那一役裏，他負傷不輕，元氣大損，自不敢太無法無天了。

這些年來，詹國師幾已消聲匿迹，甚至大多數的人都傳他已改邪歸正，到峨嵋山靜修去了。

這幾年來，已很少聽到他的劣迹異舉，也很少人再見得着他了。

然而，再怎麼說，這裡畢竟還是以他為名的「別墅」。

蔡京敢在這個時候來這地方坐鎮指揮剿滅武林各路好漢豪傑的大軍，必然有他萬無一失的理由。

王小石擔心這「理由」就是：

詹別野還在這兒，而且仍為蔡京效力。

而今，他瞥見蔡京身後有這樣「一團異光」似的人物，他躭心自己的擔心很可能會成為事實。

所以他死死的盯住蔡京，萬一有什麼異動，他就先第一個釘死了他！

* * *

蔡京好像看出來：王小石似乎有一點兒的慌亂，至少不如初時鎮定，所以他笑得越發自然。

「就算你救了他們，你又怎麼撤走？」

王小石沒有作聲。

「不如你先放下箭，人，就讓他們放了吧，你加入我麾下，我重用你，以你一個別說換兩人，就算全京的好漢，也是值得。」

王小石沒有回答。

「你別怕，雖然你今天用箭對準了我，我可不是一個記仇的人。我知人善任，以德報怨，而且識英雄重英雄，我不會對你今天所作所為報復的。」

王小石笑了。

「你不信？我身邊、背後，這裡的全部人都可以為我作証！」

頓時，廳內的人都七嘴八舌為蔡京作証，有人指天作誓，相爺為人光明磊落，有的言之鑿鑿，臚舉蔡京德行無虧，盡列義薄雲天之種種事蹟。王小石聽得只是笑。這時，其他舞孃全走避一空，蔡旋等也退避入房。

「你年少氣盛，不辨忠奸，不信事實，枉了好身手，不肯棄暗投明，確令老夫抱憾。」蔡京嘆息的說。

王小石笑道：「你要我相信你？你憑什麼要我相信你？憑這裡的人？這裏的人今天在你得勢時為你說話，他日若你失勢了呢？還會不會為你說話？」

他這幾句話下去，堂裡的人都噤了聲。不一會，又阿諛奉承、詈言詈語，此起彼落。

蔡京的手一揮，大家才眞正的住了口。

「這些人今天在這裡，才會為你說話，你眞的要問，到外邊走去，跟老百姓打探打探去，看誰相信你？那個維護你？還有什麼人會說你的好話？」

王小石又一笑，露出珍珠一般潔白的貝齒，「你現在懷奸植黨，布列朝廷，威福在手，舞智御人，把兵權、宗室、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等政事，全抓在手，交親信攬權，你正是大權在握，他們當然都會為你說話，有朝一日，你失權失勢，這些人就一定會用你對付人的方法來對付你！」

「我對付人？」蔡京一哂道，「我問心無愧，作事不悔。」

「不愧是你沒有廉恥之心，不悔是你無反省之力。不愧不悔有何了不起？只要厚顏詭譎的人，都說自己不悔不愧！」王小石斥道：「你沒對付人？嘿！方軫向有風骨，不肯為你所用，向皇上指責你的過失，彈劾你氣焰囂張、顚倒紀綱，你就把他削籍流放嶺南，並派人將他刺殺在那兒。你這叫……以德報怨？」

蔡京冷哼一聲：「我原要重用方軫，那是他太不識抬舉。」

「好，我就當他和你是個人恩怨。可是，劉逵呢？他只不過不想與你同流合汚，你就加害於他，借蘇州一起盜鑄錢案，强把劉逵乃至他親戚章綖入罪，派開封府尹李孝壽審訊，迫着他株連千餘人，而當中刑求强抑致死者三倍於此數，你卻還嫌處理太寬，特派御史蕭服、沈畸去換了李孝壽。」王小石憤然道：「蕭、沈二位御史卻很有良知，曾感嘆的說：當天子耳目，怎可附會權要，以殺人求富貴！他們

當天就釋放七百多名受冤的人。」

蔡京笑道：「這不就好了嗎？我換了人就是要開釋受冤的人！」

王小石道：「你說得倒好聽，這一放，蕭服御史就給你調去轄管處州，沈畸御史則貶到信州，都有去無回。章綖更給流放海島，屍骨全無！還有章綷……」

「章綷？」蔡京倒一時想不起是誰：「什麼章綷？」

王小石怒道：「你害人太多，早已忘了給你害得家破人亡的苦主姓名了。章綷是獄吏，他對你私自更改『鹽鈔法』，高興廢鈔便廢鈔，喜歡發行新鈔就印新鈔，危害至大，所以上奏陳情。你一氣之下，不但怒奪其官，還讓他黥臉刺字，全家為奴，發配邊疆。」

蔡京倒是有點迷糊的樣子：「有這樣的事嗎？我倒記不起了。你記心倒好，一一為我記住，難為你了。」

「你少給我裝胡塗！章綷的事，你記不得，辰溪瑤人因受不了你苛政暴徵，起來生事，你下令把瑤人全抓起來殺頭。荊南郡守馬城馬大人只不過告訴你：瑤人分有多族，生事的僅是一族，不必濫殺無辜，激起民憤。你非但下令照殺不誤，還要賜絹賞銀，按級升遷，以致官兵以殺人為樂，跟瑤族結下深仇。這事你總記得了吧？」王小石不齒的道，「馬城大人只不過說了幾句正義的話，你就罷了他的官，還害了他全家，他的兒女全變成你家奴、妾侍，你眞可會惜英雄、重英雄啊！」

蔡京道：「這些都是我們朝政大事，你們這些草野莽民怎會懂！我若不得殿堂大臣支持，怎可能十年如一日，風大雨大，都絲毫不受動搖？」

王小石道：「屹立不動，樹大根深的確是你的本領。他們不是不反你，只是反不了你。你把稍有良知的羣臣不是殺頭就是貶謫，不是驅逐就是流放，朝廷才會良將忠臣盡為汝所害！你還把反對變法的全當作奸黨處理，刻石立碑，立『奸黨碑』，卻為自己建數以千計的『長生祠』！如此造孽，天理何在！你能容人？你的變法只不過全為了自己。你還要趕盡殺絕，明令禁止宗室與奸黨子孫成婚，以致釀成多少悲劇！剛才出手分你們的心之女子，她之所以會予人賣落青樓，她父母異離淪落，就是你的『德政』一手促成的！你這是現眼報，只要有對付你的事，她一向不遺餘力。」

蔡京强笑道：「好好好，你說什麼就什麼好了……最重要的是敬請你挽好你的弓，把穩你的箭……別別一個失手，大家都……」

「不是大家，只是你！」王小石冷喝道：「我來得了這裡，早已豁出去了。我們生下來，就是以有限的生命跟無盡的時空搏鬥，我卻選定了你！」

蔡京生恐王小石毀諾、變卦，忙道：「王大俠可事先約好，我佈在菜市口破板門的人一住了手，只要把犯人放了，你就不會……殺我的，王大俠可是大俠，說過的話可算數吧？」

王小石笑道：「你少來用話擠兌我，你奸我也一樣可以用詐，你不要讓我有藉口就是了。就算我不殺你，我可沒保証過不傷你。」

蔡京悚然：「你你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敢傷我……」

王小石哈哈笑道：「有什麼不敢的？四年前我就要殺了你，結果只殺了你的狐羣狗黨傅宗書。我只要重傷了你，讓你自己傷重而死，我就既不算親手殺你，也不稱違諾了，是不？」

「你你你這樣……可是……」蔡京可變了臉色，再也無法鎭定從容了：「你這是耍賴……」

「我本就是無賴！我是無奈才跟你耍潑賴！」王小石道：「現在言歸正傳，你要我不傷你，除非你答應我一件事。」

蔡京忙道：「別說一件事，縱十件、百件，我全都答允。」

王小石道：「我也不要你答允千件百件，你只要答應我：今天劫法場的人，絕不要去追究。」

蔡京忙不迭的道：「這個當然沒問題……」可是他馬上生了警惕：他本來就想先敷衍着，答應了再說，只要一旦脫身，卻又是另一回事。但他又隨即想到，要是允諾得太過輕易，王小石必然不服，所以故意顯示為難的說：「不過，這件事鬧開了，只怕人也傷亡了不少，完全不……那個……在皇上那兒不好交代，刑部那頭……也沒了面子。」

王小石說：「你可以追究，但只追究主事的人。」

他昂然道：「我就是主事人。」

蔡京當然明白王小石的用心和用意。

王小石一定是個自命英雄的人，什麼事都要攬到身上去。

這樣正好，只要能把他從這兒驅走，看諸葛老兒還能不能維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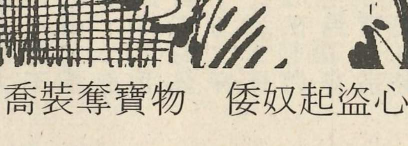
（未完・十一）



燕子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犬養王嫁女，將軍府迎娶，却嗅不出絲毫喜氣，倒像辦喪事，充滿殺機。犬養以送寒蟬爲由，親送女至將軍府，近衞只准犬養、山本、井上、石如山入內，織田信長帶病出迎，將寒蟬接過，納入口中，犬養的五虎將從上張網罩下，將織田、燕子飛七人網住，幕府武士和犬養王的人相搏，龍泉大師救出燕子飛、織田、嚴等七人……



喬裝奪寶物　倭奴起盜心

龍泉寶相莊嚴、吐字有力：「犬養，你殘害黎民，魚肉百姓，老衲要替天行道，更要爲足見國的善男信女討還公道。」

織田信長接口道：「大師之言極是，誅滅此獠，爲民除害。」

犬養怒氣沖天道：「織田，你的底細，本王摸得一清二楚，若非燕子飛這一夥人橫插一脚，你此刻早已是孤魂野鬼。」

織田信長道：「犬養，你我之間已無商酌餘地，你劃個道兒吧，咱們就此作一徹底了斷，也免得禍延百姓，累及無辜。」

「劃甚麼道兒，勝者爲王，敗者爲鬼，古往今來，都是一個樣兒，何必浪費唇舌。」

「好，眞是快人快語，就衝着老匹夫這句話，本將軍今天決定賞你一個全屍。」

「織田，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別得意得太早，本王今日此來，就是要取爾項上人頭。」

頭字出口，招已出手，猛地衝向前去，展開一輪猛攻。

主帥率先發難，別人怎敢袖手？山本、井上、五虎隨即如潮水般衝殺上去。

高手過招，靜如老僧入定，動若狡兔兇獅，一旦交上了手，便驚心動魄，不死不休。

利那之間，典雅的養生堂，已桌碎椅飛，面目全非，大家亦從屋內打到屋外去了。

不論是犬養、山本、井上、五虎，或織田、燕、嚴都是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的頂尖，但見人如飛梭，倏東乍西，掌風呼嘯，如濤似浪，刀光劍影之中難分敵我，是一場慘烈無比的大混戰，短時之內似乎不可能分出勝負高下來。

犬養王不願兵分二地，一直且戰且走，從後院打到前院，欲與前院的兵將會合。

血雨腥風！

屍積如山！

隨時隨地都有人在流血！

隨時隨地都有人在死亡！

前田惠良的天龍斬傷人無數！

石太郎的人筋長鞭威風八面！

山本的血手印更是獨一無二！

當然，燕子飛、嚴元伯、織田信長等又豈是等閑之輩，全力周旋，全力迎戰，寸土必爭，寸地不讓，皆必欲置敵死命而後已。

一盞茶的工夫過去了。

一頓飯的工夫過去了。

現在已經拚了半個多時辰，交手三百餘合，雙方死傷近半，勝負依然渾沌未明。

兩邊的高手以八對七，燕子飛一柱擎天，獨戰井上十朋與佐佐木，忽見羽柴秀吉從樓內奔出，截下了井上十朋，一面遮招，一面道

：「燕大俠，裡面的問題業已擺平。」

「羽柴兄是說全死光了？」

「死的死，綁的綁，不會再搗蛋了。」

「可曾傷到石貴妃？」

「沒有，一切靜待燕兄處置。」

「石大勇，中州三煞如何？」

「以石玉娘的生死要脅，他們動都不敢動，正由織田公子率衆看守。」

「好極了，羽柴兄智勇雙全，這一仗打得漂亮。」

「那裡，全是燕大俠運籌帷幄，策劃周詳之功。」

口中說話，手可沒停，燕子飛與佐佐木之戰可謂險惡萬分。佐佐木是個鬼精靈，趁他說話稍稍分心之際，「長虹貫日」、「海底撈月」、「百鳥朝鳳」，一口氣連攻三劍，分襲燕子飛上、中、下盤三處要害。

扶桑聽風流的劍法詭異絕倫，變化多端，可以跟着對手的招式隨意變換方位，令人防不勝防，不禁激起了燕子飛的萬丈豪情，暴喝道：「去見閻王吧，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不退反進，硬碰硬的撞上去，强而有力的掌浪，仿佛築起了一道鐵壁銅牆，佐佐木的劍氣登時倒捲回來，突覺胸口一窒，如遭重壓，心頭方自喊了一聲：「糟！」砰！身子已被震飛出，跌坐在三丈以外。

砰！又是一聲巨震，嚴元伯與山本刀之助纏鬥已久，不相伯仲，硬拚一掌後，依舊難分高下，山本殺氣騰騰地道：「總教頭好功夫，再接老夫的這一掌試試。」

山本不耐久戰，施出了血手印中招式，燕子飛怕老哥吃虧，忙道：「讓我來。」以血手印對血手印，二人三度交手，還是半斤八兩，難分軒輊。

織田信長跟犬養幸助有政治恩怨，是權力鬥爭，打來格外兇狠辛辣，每一招一式均足以致人死命，每一舉手一投足皆蘊含無窮殺機。

偏巧二人功力相近，修爲有素，拚鬥三百合，依然看不出輸贏端倪。

黑妞大發雌威，連抽三鞭，逼退山葉武夫，往織田這邊靠近五尺，道：「大將軍，寒蟬還在閣下身上吧？」

平平淡淡的一句話，却另有玄機，黑妞的本意是向織田討寒蟬，因爲她見燕子飛也靠攏過來，準備出手助陣，故而有此一問，想在犬養未敗之前，先把寶物弄到手，以免臨時變卦，白忙一場。

寒蟬乃無價之寶，誰敢保証織田未存覬覦之心？

假如他不肯交出，就作壁上觀，看他們鷸蚌相爭。

織田乃名利場中人，久經世故，怎會不明白黑妞的弦外之音，自然更洞悉利害輕重，當下略一遲疑，便將寒蟬交予燕子飛。

但，幕府大將軍畢竟是個厲害角色，不做賠本的買賣，也說出一句話：「叛賊功力深厚，頗不易其，三百合已過，還是奈何不了他。」

下面的話不言自明，無疑是說：「現在就看你燕子飛的了。」

不知何時，場中多了一位不速之客，古怪老人遠遠的站立一旁，一雙老眼精光四射，滴溜溜的轉來轉去，正在尋找獵物。

他那裡知道，山本刀之助此刻穿的是盔甲戎裝，又混雜在人羣之中，一時半刻之間那能找得到？

何況，當五龍會長山本發現這個陰魂不散的冤家對頭時，頭盔戴得更低，找起來何易大海撈針。

由於這個神秘人物的出現，山本心慌意亂，攻勢略滯，嚴元伯的壓力頓減，反倒佔了上風。

古怪老人一臉茫然，不停的搖頭晃腦。

石太師更茫然，呆立一側，不知所措。

燕子飛大踏步的走向犬養，提足了兩掌眞力，眸中寒芒閃閃，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犬養，你聽清楚，燕子飛受大將軍之託，決定取爾狗命。」

好大的口氣，簡直把犬養當作殘枝敗絮，當作囊中之物，足見王不禁勃然大怒道：「燕子飛，休出狂言，就憑你這幾句話還嚇唬不倒本王。」

「本俠從來不嚇唬人，也從來沒有一個燕某決心要殺的人能夠僥倖不死！」

「燕子飛，你要想明白，不要被人利用，不要受人蠱惑，埋骨異域，會變成孤魂野鬼。」

「犬養，廢話少說，本俠是爲鎌倉受害的子民討命，也是爲燕某自己差點死在你手裡討公道，準備接招吧！」

餘音尚自繞耳未竭，「血濺海棠」、「血染紅河」、「血洗大地」，血手印三絕招已連環出手。

「血手印！」

「血手印！」

識貨的人一齊驚叫出聲，犬養起初還想拚一下，但拆了半招，覺出力道奇大無匹，掌風炙熱難當，心頭爲之大震，急忙縱身掠空而遁。

燕子飛言出必踐，怎肯就此罷手，咬着尾巴凌空截殺。

犬養是龍頭，一點差錯也不能出，山本、井上、五虎深明唇亡齒寒之理，忙不迭地捨命撲救。

結果，井上無功而退。

前田的天龍斬擦脚而過。

石太郎的長鞭近身不得。

山本施出了渾身解數，照樣白忙。

其餘的人更不濟，身形尚未彈起，便被嚴元伯、黑妞、陶濤等人分頭截住。

砰！巨震聲起，勝負立判，犬養像一隻中箭的大老鷹，叭噠一聲，跌落地面。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犬養的命眞大，骨頭也夠硬，捧着血肉模糊的胸膛又站了起來。

織田信長取來一把武士刀，正要上前結束他的性命，犬養狂笑道：「老匹夫，用不到你來代勞，本王會自行了斷！」

犬養幸助自忖必死，不願受辱，摸出一把匕首來，當衆切腹而亡。

死得悲壯，死得英武，腸子已經流到地上，脚下一片血汚，屍體仍直挺挺的立在那兒，直至流完了最後一滴血，這位一代奸雄的身體才倒下去。

燕子飛憐惜之心油然而生，暗想：「撇開功過是非不談，犬養這老小子眞還不失爲是一個人物。」

織田信長眉開眼笑，喜不自勝，站立高處宣佈道：「天霸府的兵勇校尉聽着，犬養已死，大勢已定，棄械投降者不咎既往，繼續頑抗者格殺勿論。」

羣龍無首，敗局已定，整個廣場之上歡聲雷動，天霸府的兵勇校尉別無選擇，競相棄械投誠，霎時間，刀劍落地的撞擊聲、歌聲、喊聲、哭聲……響成一片。

勝利者狂歡亂舞，像極了一頭張牙舞爪的獅子。

失敗者垂頭喪氣，像極了一隻待罪待宰的羔羊。

全場一陣混亂。

聰明人最會利用混亂。

混亂中，五虎逃之夭夭！

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走了！

赤龍會長井上十朋走了！

那位古怪老人搖着頭走了！

如意姑娘不聲不響的走了！

甚至，被天蠶絲網住的那四名九段高手也被人救走了，赤龍會的不少高手也溜之大吉。

樹倒猢猻散，巢覆鳥雀飛，他們行動詭秘，快速如風，當大家從狂歡中醒來，想到如何處置這些人時，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石貴妃則五花大綁，被她的新婚夫婿小織田押了出來。

石大勇、逍遙客、白頭翁、鐵大錘雖未上綁，押解的人却更多，團團圍住，動彈不得。

太師石如山臉色蒼白，這位叱咤風雲的大人物，虎落平陽，一籌莫展，正自苦思脫身之計。

織田信長望了他們父子主僕一眼，道：「這幾個人如何處置？只要燕大俠一句話，本將軍馬上下令逮捕！」

石如山聞言大發雷霆道：「將軍說甚麼？竟敢對天朝大臣無禮？」

織田恨他與犬養勾搭，報以一個白眼，冷冰冰地道：「要不要逮捕你們父子，本將軍無權過問，要看燕大俠的意思如何而定。」

石太師怒視着燕子飛，氣忿忿地道：「燕子飛，你怎麼說，如敢胆大妄爲，動我們父子的一根汗毛，老夫絕不輕饒，定會奏明皇上，治以應得之罪。」

黑妞古道熱腸，不但討回寒蟬，檀木盒子也找回來了，燕子飛取出寒蟬，放入口中一試，知是眞品，這才裝進盒內，納入懷中，義正詞嚴的道：「老太師，你們父子進扶桑後言行曖昧，擧止鬼祟，與犬養沆瀣一氣，尤爲不智，委實令人齒冷。但至目前爲止，尚無確證顯示通番叛國，姑且網開一面，暫留自由之身，深盼老太師能及時打道回國，幸勿自誤！」

石如山毫不領情，怒目而視道：「老夫回不回國，是我們父子自己的事，你管不着！」

燕子飛沒再理會他，轉對織田信長道：「大將軍，請將爾等立刻驅逐出境，誰敢反抗就把誰抓起來。」

石太師畢竟是久經風浪之人，儘管表面上吹鬍子瞪眼睛，却深識進退自保之理，自己龍困沙灘，逞强無益，甚至會自取其辱，未再作任何爭辯，對中州三煞道：「快去幫貴妃鬆綁，咱們走。」

燕子飛不答應，伸手攔阻道：「抱歉，石貴妃不能跟你們走，燕某要親自帶她回國。」

石玉娘聞言嗔怒道：「本宮自己會回玉華宮，用不到你來帶！」

「對不起，貴妃是失踪案的主角，此案疑點甚多，本俠想隨時請教。」

「燕子飛，有甚麼話你現在就可以問。」

「本俠不聽一面之詞，必須三頭六面方可查明眞相。」

「哀家不跟你走，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這可由不得妳，妳已經被捕了。」

「大胆，你不怕本宮告到皇上那裡去，治你死罪？」

「本俠正是奉皇上之命行事，如有任何錯失，自願承担一切責任。」

「姓燕的，你……」

石玉娘氣得花枝亂顫，彷若一

隻發狂的小花貓。

燕子飛心堅如鐵，不吃這一套，截口道：「好了，請勿再多言，妳說破了嘴也改變不了既成的事實。」

＊　＊　＊

正月初五。

燕、嚴等人在織田信長、羽柴秀吉盛情難却的熱誠挽留下，勉爲其難的在將軍府留住一宿，第二天一早便踏上歸程，準備取道回國。

歡送的行列很盛大，大將軍爲了感謝助他平亂有功，每人均强送了一份厚厚的謝禮。

爲了表示對天朝的忠誠，還托燕子飛代爲進貢明珠二盒，奇珍異玩十箱，備有專車運送。

石玉娘則與天霸府的四名婢女，坐在另一輛車上，石貴妃的綁已鬆開，但蔴穴未解，無法自由行動，起居飲食等概由女婢服侍。

另外，織田信長還特別指派一位姓高井的將軍，領着四名武士隨行護送，以壯行色。

燕、嚴等人與織田父子、羽柴秀吉依依告別後，便離開江戶，策馬南下，打算取道鎌倉上船。

當日薄暮時分，已通過日前所住鎮集，大家歸心似箭，原想趁天未大黑之前再趕一段路，孰料就在另一個小鎮遙遙在望之際，斜刺裡乍然風馳電掣般馳來三十四駿馬，橫在路中。

馬上之人一律身穿黑衣，面蒙黑巾，燕子飛還沒有弄清楚狀況，來人已翻身下馬，將他們連人帶車圍起來。

燕子飛看得一呆，下馬抱拳朗聲道：「在下大明燕子飛，各位有何見教？」

其中一人怪聲怪氣的以漢語回說：「見教不敢，想向燕朋友討一樣東西。」

「討甚麼東西？」

「寒蟬！」

「寒蟬？你怎知寒蟬之事？」

「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本大爺確知寒蟬在你身上。」

「閣下何人？」

「無名小卒。」

「聽你的口音，有點耳熟，莫非……」

「你我素昧平生，從未照面。」

嚴元伯眉尖一挑，道：「可是五龍會的餘孽？」

那人含糊其詞道：「不一定是。」

黑妞打破砂鍋問到底：「那是天霸府的殘兵敗將？」

那人依舊不肯吐實：「也不一定是。」

燕子飛怒溢雙眉道：「朋友，別打馬虎眼，各位究竟是那條線上的人？」

那人目泛兇芒，態度蠻橫：「此事無關緊要，只要將寒蟬交出來就沒事了。」

「辦不到！」

「辦不到就血染黃沙，命喪當場，一個也逃不掉！」

「朋友，有一句話燕某想提醒你。」

「有屁快放。」

「幕府的織田將軍父子，還有羽柴秀吉將軍，都是本俠的好朋友，這幾位你們大概惹不起吧？」

「嘿嘿，少拿大將軍的名頭唬人，天王老子也管不到本大爺這一段。」

「閣下如此狂妄，難道不怕大將軍責罰？」

那人猛地上前三步，聲音變得更加冷厲狂傲：「哼，織田父子算甚麼東西，怕他已不會來了，別他媽的儘說廢話，快把寒蟬交出來。」

此人一再口出狂言，燕子飛也不禁動了肝火，怒不可遏的道：「寒蟬乃天朝國寶，想得此物你們必須先要了我燕子飛的命。」

另一個蒙面人大喝一聲，道：「別跟他磨牙，上！殺掉燕子飛，寒蟬就是咱們的了。」

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一出手就施展出拿手絕活兒。

早先發話之人動作也不慢，與他齊肩並步，聯手合攻燕子飛。

他們事先似有周密計劃，一人出招，三十人全部動手，一半人集中力量單挑燕子飛一個，其餘的人則分別將嚴元伯、陶濤、黑妞、福田清善等人圍堵在外側。

意圖昭然若揭，欲倚多爲勝，制伏燕子飛，强行奪取寒蟬。

嚴元伯大驚，連喊了三聲：「殺！殺！殺！」出手如電！橫衝直撞，打算殺出一條血路來，去馳援燕子飛，怎奈來人個個身手不凡，猛攻二十餘招，始終擺不脫對手的糾纏。

陶濤亦有此意，惜未成功。

福田同樣遭到失敗的命運。

黑妞滿面殺機，一路强攻，傷人無數，亦難越雷池半步。

燕子飛被完全隔絕起來，一人孤軍奮戰，面對的敵人不僅人多，而且俱屬一流好手，打退了一個人，馬上就會上來兩個，剛剛躲過迎面劈來的刀，背後又刺上來劍，腹背受敵，四面楚歌，處境可謂危險到了極點，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石貴妃在車內尖聲叫嚷道：「我是足見國的犬養由美公主，快來救我出去。」

蒙面人充耳不聞，根本沒人理會她。

高井將軍大聲道：「我是幕府

的高井將軍，燕子飛有恩大將軍，不得無禮，快快退下。」

見來人不理不睬，立即帶領着四名武士殺入重圍。

蒙面人羣之中有人霍地來了個大轉身，譏笑道：「高井算那棵葱，少管閑事！」

此人正是後發話者，功力深不可測，事字尚在空際迴蕩，高井劈面挨了他的一掌，已一屁股栽坐在地。

高井似是認出了此人的身份，驚極而呼道：「你是……是……是……」

言猶未盡，禍事已生，後發話的蒙面人再添一脚，正中胸口，當場口血狂噴，來不及說出行兇者的身份，便告氣絕身亡。

四名武士怒火中燒，喊殺聲震天，決心要爲高井報仇，不顧一切的撲上去，不幸也相繼斃在其他蒙面人手中。

來人個個身手矯健，功力精純，又是有備而來，嚴、陶、黑妞、老福田每人至少有三個對手，被分割成四個圈圈，彼此完全隔絕，一陣車輪大戰下來，四個人手忙脚亂，幾乎有點招架不住。

燕子飛的情況最嚴重，與他交手的共有十六人之多，分成四組，四個人分從前後左右圍攻，剛剛打退一波，緊接着又上來一撥，就這樣，一波接一波，一撥接一撥，連綿不斷，不絕如縷，直累得燕子飛滿頭大汗，沒有半點喘息的機會。

猛可間，四人同喊一聲：「殺！」雙刀雙劍，分從四方攻到，可謂生死一瞬，危如燃眉。

同一時間，老福田久戰力衰，躲過背後偷襲者的一劍，却被人一掌擊中前胸，當場蹬！蹬！蹬！的連退七八步，卒告仰面栽倒。

有人下令道：「斃了他！」

另三人一擁而上，掌劈天靈，劍刺心窩，利刃直指頸項，老福田驚魂未定，躲不開，避不過，燕子飛又自顧不暇，嚴元伯、黑妞則距離較遠，鞭長莫及，眼看命若游絲，生機斷絕。

突聞陶濤大喝一聲：「住手！」

將個人生死拋諸腦後，雙掌齊揮，以血手印絕技馳救福田清善。

血手印威力無儔，陶濤又是全力施展，雖說初學乍練，三個蒙面人還是吃不消，一死一傷一退，老福田趁機就地打滾，滾出丈許之外，險險逃得一命。

不幸，陶濤却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原先跟他交手的三個人，又如幽靈般追到，二刀一劍，猛往他身上招呼。

「不要動！」

「不要動！」

黑妞、嚴元伯同聲怒喝，捨命撲救，奈何大錯已成，回天乏術，二人尚在五步以外，陶濤的身上已被刺了三個血窟窿，魂歸西天。

一步錯，步步錯，往事立告重演，陶濤爲了救福田，自己自送了一條命，如今黑妞、嚴元伯爲救小陶，自身門戶大開，同樣也是險上加險，剛才圍攻他二人的八名蒙面人，亦如法炮製，咬着尾巴追殺過來。

燕子飛正遭逢二刀二劍的四面環攻，不用說支援別人，自保都成問題，當下靈機一動，正想沖天而起，去助一臂之力，不料對手似已識破意圖，立有四人騰空而起，佈下了一道劍幕刀網。

他這兒插翅難飛，嚴元伯、黑妞更是危急萬狀，先前跟福田交手之人也掉轉頭來，一下子由二對八，變成二對十二。

情勢急轉直下，急如熱鍋上的滾油，石貴妃抓住了這個千載良機，命車伕駕着車絕塵而去。

大家連看一眼的工夫都沒有，別說出聲喝阻，更談不上出手攔截。

蒙面人俱屬一時之選的頂尖高手，三人皆涉身險地，命在旦夕。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隨着這聲嘹喨的誦佛聲，龍泉大師彷若天兵天將似的凌空蹈虛而來，人尚在空中，便已連發十二掌，分襲十二個蒙面人。

「降魔掌」乃少林鎭山絕技，在龍泉大師的手中施展出來，更是猛銳絕倫，掌浪滾滾，移山倒海，蒙面人心頭大駭，攻勢爲之一頓。

一頓之下，黑妞、嚴元伯總算得以死裡逃生，斜飛出去。

影響所及，另一批人也心慌意亂，燕子飛血手印連環出手，也擊斃二人，突出重圍。

陶濤的死給大家帶來極大的震撼，也因而激起了大夥無窮殺機，燕子飛懷着滿腔怒火，含着一眶熱淚，口中不停的吶喊殺！殺！殺！招出如雷，洒向四方。

打從一開始大家就處於挨打的地位，直至此刻，由於龍泉大師的拔刀相助，才取得還手的機會，四人分站在四個不同的方位，猛攻猛殺，如甕中捉鱉，溷內宰猪。

滿腔的熱血在翻滾！

復仇的火焰在燃燒！

一步一步的壓迫！

一個一個的宰殺！

死亡的人數在直線上升，這時，僅僅還剩下十個蒙面人。

後發話之人見苗頭不對，作了一個撤走的手勢，十個人陡地掉頭鼠竄，燕子飛豈肯就此罷手，喝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你們一個也逃不掉！」

四人分道截殺，快如電，猛如

濤，立又擊斃四個，其餘六人的退路也被堵住。

「殺人者死！」

「血債血還！」

「血洗扶桑！」

「殺！殺！殺！」

吼喝聲中，第二波攻勢已至，一個對一個，又解決了四人。

燕子飛、嚴元伯、黑妞、龍泉大師都是頂頂尖尖的人物，這一陣追殺，有如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僅餘的兩個蒙面人早已嚇破了胆，呆立一旁，不知所措。

嚴元伯切齒恨聲道：「你們究竟是何身份？說！」

二人閉口不言，雙目亂轉，尋找脫身的機會。

嚴元伯又道：「可是犬養王的殘兵敗將？」

二人依舊默不作聲，惹惱了黑妞姑娘，當下二話不說，抽冷子飛出一鞭，奇準無比的將其中一人的蒙面巾掃了下來。

定目處，四人不由皆大吃一驚，萬萬想不到，賊首居然是大將軍之子織田介川。

回想起昨夜觥籌交錯，何其熱忱，今晨列隊送行，又何其壯盛，何前恭而後倨至此？何陽善而陰惡至此？四人面面相覷，一臉悵惘，簡直懷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錯了人？

然而，一看，再看，三看，不錯，是織田介川，一點也不錯，確是織田介川無誤。

燕子飛望着陶濤的屍體，以近乎哽咽的聲調道：「織田，你們爲甚麼要這樣？爲甚麼這樣絕情狠毒？寒蟬難道比人命比友情更重要？」

織田介川一言不發，冷不防轉身電縱而去。

黑妞反應好快，嬌叱一聲：「站住！」

長鞭如靈蛇出洞，勁道四溢，在他的面前佈下一道鞭牆，織田寸步難移。

與此同時，另一個蒙面人也想趁隙逃走，被嚴元伯截了下來，道：「如果嚴某猜想不錯，閣下想必定是羽柴秀吉？」

蒙面人不置可否，冷聲道：「今天這個局面，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何必計較本人的身份來歷。」

織田自知理虧，不願多言，一味的左衝右突，意欲逃走，却始終逃不出黑妞的如山鞭影。

燕子飛殺機滿面的道：「織田，你給我把話說清楚，爲何如此惡毒絕情？如有半句謊言，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織田道：「燕子飛，你這是多此一問，當然是爲了寒蟬。」

燕子飛歎息道：「爲了寒蟬？聽你的口氣這一顆珠子似乎比我們之間的友情更重要？」

織田介川哈哈大笑道：「友情？友情多少錢一斤？只不過是爲了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手段罷了，在扶桑只有利害，沒有友誼。」

這話說得很露骨，也很坦白，正是倭奴的眞實寫照，燕子飛聽得火冒三千丈，怒沖沖地吼道：「好，你既然如此說，本俠也不必再講道義，論友情，你就準備爲小陶償命吧！」

燕子飛乃性情中人，最重友情道義，原期盼他能說出一番自圓其說的道理，好給他一個活命的機會，聽他言來如此絕情，心頭怒火益熾，血手印的三絕招當即電劈而出。

織田已如驚弓之鳥，燕子飛又是全力施展，他如何能消受得了，第一招東搖西擺，第二招暈頭轉向，第三招一出立被震得五臟碎裂，七竅噴血而亡。

最後一個蒙面人看得心驚肉跳，發瘋也似的吼叫道：「我跟你們拚啦！」

結果却是虛張聲勢，以進爲退，搶攻三招後，霍地飛身退走，待嚴元伯發覺追趕時，已奔出三四丈遠。

「不要跑！」

清叱聲中，黑妞揮出一鞭，削下了他的遮羞布，果然是一度曾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羽柴秀吉。

燕子飛心痛如絞，吼聲如雷：「羽柴，別怪子飛無情，是你們太無義，到陰曹地府向小陶道歉去吧！」

吧字出口，人已騰空而起，先是「一鶴冲天」，繼而「大鵬展翅」，羽柴落身馬背上，四蹄甫動，燕子飛已疾射而至，伸手拉住了馬尾巴。

刷！刀光一閃，血箭狂噴，羽柴回馬一刀沒砍中燕子飛，却將馬尾巴砍斷了，燕子飛頓失憑依，摔落在地。

當他爬起身來，再要追趕時，羽柴秀吉已消失在蒼茫夜色中。

龍泉大師雙掌合十道：「阿彌陀佛，此乃劫數，劫數！亦乃天意使然，只怕羽柴這一逃走，會給我朝帶來無窮後患。」

燕子飛聽得出老和尚話中別有禪機，道：「老禪師勿須憂慮，子飛追下去把他殺掉。」

龍泉大師伸手一攔，道：「天意如此，爲時已晚。」

「不晚，追到江戶去，殺進將軍府，還怕找他不到？」

「燕施主，這是扶桑，是織田信長的地盤，各位勢孤力單，無異以卵擊石。」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一明眞人正施法害人之際，王彩雲來了，她亦用妙法派出兩人制住了老道手下的道士。老道人爲了銀子爲呼延豹捉玄小龍等人，老道向王彩雲抖出毒針，王彩雲躲過後，封了老道的啞穴，並廢了他的武功，讓他回山好好修行。王彩雲帶人救出了被老道抓起來的人，解開了他們身上的繩索……



龍吟鳳鳴天下山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打探消息中計　險遭毒害解危

是的，他三人突然明白過來，便是道爺們也怕那女子，他們已挨了幾巴掌，這光景不逃就倒楣。

八個人殺上來，也不再管幾個道士了，王彩雲對時運生與林能二人道：「快回城裡去，黃大叔還率人在分舵尋找各位，那兒也需你二人去收拾殘局了。」

時運生與林能聽了王彩雲的話，立刻率人往睢寧大街走去。

這時候，大龍幫分舵的大門仍然關得緊，大院中却已站了二十多個漢子在哈哈笑，然後又有人在哭，怎回事？

原來王彩雲奔向河邊追道士，沒多久，大龍幫分舵內有了另一件振奮人心的事情。

黃忠與十名漢子分開來找人，他們的目的是快救出林能與時運生等八人，有人却找到後柴房，柴房中傳來嗚嗚聲，找的人聽了吃一驚，急忙把一綑一綑的柴往門外抛，沒多久，發現柴房中有地道。

黃忠也來了，大伙用力掀地板，地道口處在牆邊，黃忠幾人立刻往地道中呼叫了。

「喂，裡面什麼人呀？」

地道之中有回聲傳來：「咱們是大龍幫睢寧分舵的人吶，上面好兄弟，咱們不會造反呀，放我們出去吧！」

黃忠只一聽心中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對身邊的人道：「快找燈來。」

那人拿起牆邊一盞燈籠，找來火種燃上，黃忠接過燈來往下瞧，下面果然有石階。

他舉着燈一步步的走下去，只見不遠處一個大地室，室中擠滿了漢子，都被用繩綁住。

黃忠走過去，他才發現這些漢子們眞淒慘，每個人的背上好像都被皮鞭打過，血痕還一條條的冒血水。

黃忠咬咬牙道：「不用問，你們都是大龍幫的老伙伴了。」

有人回應：「咱們不會造幫主的反呀，爲甚麼不相信咱們的話！」

黃忠大聲道：「各位，我直接了當的對各位說明白，大龍幫老幫主與少幫主回來了，那呼延豹父子也死了，我是總舵老把頭，來請各位出去了！」

好靜，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但猛古丁從地室中好壯烈的傳出一聲歡叫聲！

「好也！」

黃忠把這些人放出地室，大伙在院子裡圍上黃忠了！

有個年老的認識黃忠，這人老淚縱橫的道：「眞是上天有眼吶，咱們以爲老幫主已眞的又被那丘家

父子弄死了吶，原來……」

黃忠一怔，道：「老兄弟，你說的甚麼話？甚麼老幫主又被……」

那老者雙目一瞪，道：「怎麼，這件事你不知道？」

黃忠道：「我知道老幫主玄劫曾躲到關外有一年之久，然後是姓丘的派人千方百計去追殺！」

老者道：「後來呢？」

黃忠道：「後來老幫主幾乎被殺，還是少幫主藝成下山，才在海島上救回咱們！」

這時候大伙沒有一人開口說話，一切又似死寂一般，好像只有這老人與黃忠兩人！

老者又問道：「後來的事又怎樣？」

黃忠道：「後來我們奪了海盜的船，收復各地的水上分舵，今天就大隊人馬來到睢寧，各位……」

他興奮的又道：「各位，便是石副幫主也正與少幫主在船上，咱們已有一百多好兄弟，等着去淮上了！」

老者仍不太高興的道：「黃兄，你說的老幫主與少幫主回來了，老幫主眞的回來了嗎？」

一怔，黃忠道：「各位，老幫主早就回來了！」

他準備與大伙齊聲歡笑，不料仍是無人笑！

黃忠一怔，道：「怎麼了，你們好像不高興的樣子！」

那老者道：「黃兄，你再說一遍，你說老幫主早就回來了，我想問一問，回來多久了！」

黃忠道：「事情已將明朗，我便多多嘴對各位明講，老幫主在老古董夫妻兩人侍候下，早就在數月前暗地裡潛回淮上了，哈……」

黃忠笑得十分孤單，因爲只有他一人笑！

一人笑是會叫笑的人產生尷尬的，黃忠就有些窘！

「怎麼了？各位！」

那老者道：「黃兄，你們可有最近半月老幫主的消息嗎？」

黃忠一怔，道：「最近半月？老實說，咱們這就放船淮上與老幫主見面了！」

那老者忽的掩面大哭起來了！

他哭，還眞有幾人也跟他哭，一副如喪考妣的悲哀！

那老者邊哭邊道：「這件事是眞的了呀，嗚……老幫主他們危險了哇……嗚！」

黃忠一聽大驚，上去一把抓牢老者……

「快說，你得到甚麼消息了？」

老者拭淚，道：「黃兄啊，咱們也是這幾天才聽到的壞消息呀，這幾天總舵來了人，不但是那丘豆豆，便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女兒也率領她的四個殺手，明目張膽的來到了淮上，他們再由淮上轉來此地，還是兄弟們暗中聽說的，少幫主把水上的分舵挑了，大家原是一場喜，不料又聽那丘豆豆說的甚麼：小的怎樣？老的已抓到了，還怕甚麼小的……」

他又抹抹淚，道：「還以爲老幫主再度脫險了，不料這件事你們還不知道呀！」

現在，老黃忠不笑了，他也怔住了！

老者見這光景，立刻明白，老幫主玄劫果然又被姓丘的派人找到捉回淮上了！

他相信玄劫凶多吉少了！

忽的，黃忠猛吸一口氣，道：「各位，可能老幫主眞的被抓去淮上了，只不過咱們不能盡在此哀傷，你們立刻把睢寧分舵的錢糧列册登帳，留下兩三人守在此地，餘下的上船去，當然，也帶着你們的那條快船，去河上先向副幫主報個到！」

就在這時候，前面傳來馬蹄聲，十四快馬拉進大門內，原來城外林中有人去傳話，馬匹拉來分舵的馬廐上集中起來！

二十多個漢子們聽了黃忠的話，立刻展開行動，便在這時候，睢寧大龍幫分舵大門外又來了八個人！

是的，從河邊被王彩雲救回來的時運生與林能，率了六人奔來！

王彩雲沒有來，她轉而沿河邊回去了！

* * *

大門外進來八個人，黃忠立刻迎上去！

「二位舵主呀！」

林能一見黃忠模樣，道：「你哭了？」

時運生也吃一驚，不是已把分舵收復了，爲甚麼人們並不高興？

他只稍一思索，立刻拉住黃忠道：「說，此地發生甚麼事情了？」

黃忠道：「此地有人聽那丘豆豆說，老幫主躲在船上被他們發覺，人又被抓走了！」

時運生一聽大叫一聲：「天爺呀，咱們正打算去到淮上與老幫主會合，然後進攻總舵，怎麼會出了這樣的事情啊！」

林能已是臉色鐵青了！

林能沉吼：「不可能，太不可能了呀！」

他對黃忠道：「此地你費神了，我與時舵主先回大船去，這件事須先弄個明白！」

也不等黃忠再說甚麼，便與時運生兩人雙雙奔出大門，兩人還眞的在嘆氣！

一個直叫：「不可能！」

另一個呼叫着：「天瞎眼！」

黃忠木然的看着兩人離去，他喃喃地的道：「幫主啊，難道眞的天不從人願呀！」

* * *

時運生與林能兩人走得快，原打算要與兄弟們吃幾杯的，如今便是山珍海味也沒胃口了！

二人奔到小河岸，那王彩雲也剛剛上到大船上，馬超人見是時運生與林能兩人回來，哈哈一笑，道：「兄弟們留在分舵了，想不到如此順利呀！」

時運生不回答，便是林能也只冷哼一聲！

馬超人楞了一下，剛才送回王姑娘的時候，王姑娘臉上微微笑，如今二位舵主不一樣，好像欠了他兩人的銀子沒還他們似的！

馬超人見兩人上了船，揮手叫兄弟們把船駛向河中央的大船，他却走到木然而立的林能身邊，道：「林舵主，時舵主，你兩位怎麼啦？怎麼不太高興！」

林能忍不住的罵了！

「操那娘的！」

馬超人一驚，道：「噫，林舵主，你怎麼罵我？」

林能無奈的伸手拍拍馬超人道：「氣人吶……我爲甚麼罵你，我是罵老天不長眼吶！」

時運生忽的掩面落淚了！

他這一表現，立刻引來幾個漢子的注意，馬超人以爲事情不簡單，他啞然了！

* * *

船上刹時沉寂下來，當快船抵在河中大船邊的時候，石敢當迎過來，他撫掌對時運生與林能兩人笑道：「辛苦兩位了，剛才王姑娘大略的說了一下！」

他仔細的看看兩人，又道：「還好，沒受傷害就好，原來分舵的人請來雜毛老道作怪，哈……」

石敢當說了半天才發覺林、時兩人不對勁！

「兩位，別放在心上，咱們還沒正式同丘家父子開戰，這只是小接觸，哈……休放心上！」

不料，時運生又抹淚了！

石敢當有些不高興的道：「幹甚麼呀，還哭呀，勝敗兵家常事，咱們又沒損失人馬，哭甚麼，沒出息！」

他這麼一吼，便是艙中的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也走出大艙外！

林能見玄小龍出來，他的臉色由灰變白，張開口就是一聲罵：「他娘的！」

玄小龍走過來，道：「兩位叔叔，分舵已收復，這是二位功勞，怎麼……」

時運生看看林能，他發覺林能在看他，這兩人對上眼，只是難開口！

王彩雲也怔住了！

玄小龍走上去，他對時運生道：「時叔，不論有甚麼事情發生，你只管說出來！」

他看看正自急躁的石敢當，又道：「便是不論發生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你只管明言！」

時運生道：「少幫主呀，我說了以後，你千萬要沉住氣呀！」

一笑，玄小龍道：「把事情說出來，有甚麼事情，咱們大伙來合計！」

時運生道：「少幫主呀，是有關老幫主的事情呀！」

玄小龍一聽是他爹的事，雙目一厲！

「我爹？我爹怎麼了？」

時運生道：「老幫主是不是早已潛在淮上附近的河面上了？」

玄小龍道：「是……」

時運生跌足道：「睢寧分舵的人說有人聽到丘豆豆那女人說，已把老幫主抓到了！」

他再抹淚，又道：「老幫主被姓丘的殺手們抓去，少幫主，這件事非同小可呀！」

玄小龍楞住了！

「賽張飛」石敢當大吼一聲奔上來，他一把抓住時運生，道：「你是聽甚麼人說的？」

時運生便把黃忠告訴他的話說了一遍！

林能也沉痛地道：「老黃忠對我們說的時候已是老淚止不住了，這不是傳言了！」

玄小龍有些木然了！

他心中十分痛苦，這幾個月以來盡在刀口上鬥爭，血肉中拚命，爲的就是叫爹知道，大龍幫不會叫惡人霸佔走的，這件事就要接近成功了！

玄小龍也想着，這兒睢寧分舵，距離淮上最近，只等這兒完事，過一天他們的船隊就到淮上，只待船隊一到，老古董夫妻二人一旦發現，他們父子便是見面之時了！

玄小龍帶着幾分興奮的心情與王彩雲在一起，却突然聽到這件事情，叫他如何去面對，又如何去接受！

玄小龍沒落淚，他的臉皮在扭曲！

不落淚並不表示他不傷心，他心中泣血！

他不但臉皮在扭曲，他的全身血液快弩出皮外了！

於是，王彩雲過來了！

王彩雲伸手拍了一掌在玄小龍的氣海穴上！

玄小龍全身一震間，他忽的一聲吼叫！「爹！」

王彩雲急忙再抓緊了玄小龍，她低聲的道：「小龍哥，便是眞的老幫主落入姓丘父子手中，我以爲

一時之間是不會有危險的！」

玄小龍道：「師妹呀，我一直擔心的就是這一天，果然被我料中了！」

王彩雲道：「千萬要沉住氣！」

玄小龍深深吸了幾口氣，道：「我已經有三個月沒見到張發旺了，他爲甚麼不來把情形告訴我呀！」

王彩雲道：「張發旺？」

玄小龍道：「就是曾在大龍幫中當過船上把頭的老弟兄，他也辭去把頭，寧願在鎭江當一名趕大車的，唉，至今他的大車還在無錫客棧中！」

林能在一邊嘆口氣，道：「張發旺我最清楚此人，他血性漢子呀，在鎭江的時候，我也曾同他一起吃過酒，每酒必醉，然後就是罵大街！」

玄小龍道：「如此說來，只怕張發旺也危險了！」

石敢當道：「少幫主，如今咱們已有一股不容賊子忽視的力量，咱們這就殺到淮上，救人第一呀！」

玄小龍一聽無主意！

王彩雲道：「應先把對方的情形摸清楚再動手！」

時運生道：「還是王姑娘說得對，謀定而後動者必不出大錯！」

他乃有「賽諸葛」雅號，當然，他的點子也多！

石敢當道：「少幫主，咱們到艙中好生的商議，先救出老幫主最要緊！」

玄小龍只得點點頭，一時間，所有人已沉悶得臉無笑容，無精打彩的直嘆氣！

這件事對所有的人都是一項沉重打擊，想着自上海一路到了睢寧城，再過五七十里水程便是淮上了，却突然出了這件事，對每個人都是一項無情打擊！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併坐在一邊，石敢當聽幾個老舵主的意見！

如今便是受了傷的朱光遠與白永在也過來了，座中還有李俊與尹大明、馬超人、龍虎、趙起山！

這批主要幹部全都過來玄小龍的這條大船上，却是一個個的愁眉苦臉！

* * *

遠處來了十幾匹健馬，盡馱的是糧食與銀子刀械之物，爲首的乃是黃忠！

大伙雖然滿載而來，却是不見有人歡笑！

那黃忠命人把東西往船上搬，他把人員分派妥，等到東西搬運完，有三個漢子把所有的馬匹再送回城中分舵，等候再來人使用！

那黃忠聽說過大伙正在大船上商討，他也急忙的過船到了大船上，尚未走進大艙，老黃忠已潸然落淚了！

「怎麼辦？怎麼得了啊！」

他走到玄小龍面前，又道：「屬下肚子裡裝滿了苦水，正等着見了老幫主以後一吐爲快，想不到竟會得到這消息，眞叫人心中不平啊！」

玄小龍伸手拉住黃忠，他反而要安慰黃大叔了！

王彩雲自是對黃忠又加以勸慰！

「黃大叔，大家正在商議着如何救老幫主呢！」

黃忠的淚更多了！

由石敢當主持的會議，決定暫時把人馬與船隊停留在河面上，仍由石敢當率領，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均能竄高走低，遂決定由暗中潛去淮上大龍幫總堂，且看是不是有玄劫的消息！

這個決定無人反對，因爲大伙都知道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的功夫高絕，無人可比，由他兩人前往打探老幫主的下落，自然是最爲恰當不過！

那黃忠却對石敢當道：「副座，少幫主他兩位對大龍幫總堂口不熟悉，不如由黃忠陪同一起前往！」

石敢當不答應！

「黃大把頭，你千萬不能去，萬一被人看到，必會壞了少幫主的大事！」

玄小龍也點頭，道：「黃大叔，我雖然離開淮上十一年之久，可是我依然有印象，你老安心吧！」

於是，大伙一同送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登岸，衆英雄一片祝福聲中，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便轉往西北方的淮上去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也不騎馬行，爲的是少惹人的注意，只因爲這一帶有更多大龍幫的眼綫耳目！

前面是個小市集，那地方也是個小河渡口，有條渡船在擺渡，這一帶的客商也漸漸地多來了！

小市集只不過一條街，街的一頭是渡口，石堤附近有人在那兒開了一家茶舖兼賣麵食點心！

就快午時了，玄小龍這一路行來很少開口說上一句話，他當然心事重重！

王彩雲也難過，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兩人剛走到那家茶舖前的時候，有個中年漢子肩上搭了一條長毛巾走來！

「兩位，快吃午飯了，渡船也要吃飯，是吧？」

王彩雲看這情形，便對玄小龍道：「小龍哥，河邊等船，不如先進去吃些……」

她向那中年漢子，又道：「可

有甚麼吃的？」

中年人坦白的道：「好酒大菜沒有，把肚皮塡飽沒問題，點心麵食隨意叫！」

玄小龍已與王彩雲兩人走進茶舖了！

只見茶舖中已有幾個客人在座，玄小龍便與王彩雲兩人找了一桌近小窗的地方坐下來。

玄小龍仍然不開口，王彩雲只好叫了兩碗麵！

這家茶舖只有兩個人，一個招呼客人，另一個專門掌灶台，兩個人均是中年漢，模樣長得不一樣！

掌灶台的中年漢很粗壯，臉皮也黑不溜秋的發油光，那招呼客人的是個瘦漢，手背上的黑毛似鬍子，兩隻眼睛也溜溜圓！

兩碗麵送上桌，他便又站在舖前面了！

玄小龍吃了幾口便不吃了！

王彩雲道：「小龍哥，我知道你心煩，可是咱們却不能餓肚子去辦事，所以……」

玄小龍道：「事情就要成功了，怎麼會突然出這種事情，實在叫人難以接受！」

王彩雲道：「小龍哥，我以為姓丘的還不致對玄伯伯怎麼樣，因為他們應該明白咱們就快找上門去了！」

玄小龍道：「我更擔心，如果姓丘的以我爹的命來威脅我投降，這事怎麼辦？」

王彩雲也楞了，她怎麼會知道怎麼辦？

就在這時候，忽有個漢子匆匆的走到茶舖門口，只見他對那瘦漢點點頭，兩人立刻往灶房那面走去！

掌灶的中年漢子臉皮一緊，他看看舖內的客人！

王彩雲見這三人站在灶台前小聲在說話，她對玄小龍施眼色！

玄小龍也發現了，他衝着王彩雲微點頭！

於是，他兩人舉着筷子半閉目，兩人的功力已運在兩隻耳朵上了！

有一種蚊聲似的語音飄過來，聽得兩人吃一驚！

只聽一人道：「打聽的消息怎麼樣？」

另一人道：「發旺兄弟殘廢了！」

「他娘的老皮！」

「手足被砸爛還被灌了辣椒水，好像也不會說話了！」

「我操他娘的老皮，他們的手段眞毒！」

那個壯漢忿忿然的沉聲道：「還有老董呢？」

「沒有找到，娘的，牢裡人也全換了，進去一趟眞不容易，操，那個姓曹的伸手就要銀子！」

「我他娘的快急瘋了，還不見他們的消息過來！」

玄小龍過來了！

王彩雲仍然坐在桌邊沒起來！

玄小龍走近灶台，瘦漢立刻警覺！

「喂，你還要吃甚麼，叫就行了，何必走過來！」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掌櫃的，我隨便打聽個人，不知三位可曾聽過這人的名字？」

三人聽得一怔，瘦漢哈哈一笑，道：「甚麼人？大人物也許聽說過，小人物多如過江之鯽，就不一定知道了！」

玄小龍道：「此人曾在大龍幫……」

他只說「大龍幫」三字，瘦漢已攔住玄小龍再說下去了！

「得！別提大龍幫三個字，咱們不認識！」

玄小龍一笑，道：「此人過去在大龍幫幹把頭，後來在鎭江趕大車！」三個人的眼睛張大了，玄小龍的心中有些熱！

那瘦漢道：「叫甚麼？」

「張發旺！」

「你……」三人齊聲的驚呼！

玄小龍道：「張發旺乃是我的好兄弟呀，我已有三個月沒有他的消息了！」

三人的嘴巴也張大了，瘦漢猛吸一口氣，道：「你……貴姓？」

玄小龍道：「玄！」

玄！三人又是齊聲驚呼！

忽聽得掌灶的人對瘦漢道：「收攤子，上門板，今天不做生意了！」

瘦漢回身拍着手，道：「各位，沒吃完的請快吃，咱們生意今天到此為止！」

沒多久，茶舖關上門，王彩雲與玄小龍沒出來！

他兩人被三個漢子請到一間小斗室中去了！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併坐在一起，三個漢子站對面，玄小龍便是請三人坐下來，他們也沒坐！

「你……姓玄？」

「是的，我叫玄小龍！」

「玄小龍……對，是叫玄小龍！」

玄小龍道：「有甚麼不對嗎？」

瘦漢却問道：「大龍幫老幫主玄劫是你……甚麼人呀？」

玄小龍道：「我爹！」

「你眞是少幫主呀！」又是三人不約而同的叫了起來！

玄小龍道：「三位，你們是……」

壯漢已對瘦漢道：「取酒、切肉，咱們為少幫主的到來接風慶祝！」

玄小龍伸手攔住，道：「我心領了，三位是……」

瘦漢指着自己，道：「我叫卓飛，人稱我『草上飛』，棗莊分舵舵主，那棗莊就在蚌埠附近！」

他咬咬牙，又道：「娘的，大龍幫換龍頭，老人吃不開，一個個被拉下馬來，我姓卓的不吃那一套，咱同好友張冠兩人在此開茶舖，且看這批鱉蛙跋扈到幾時！」

掌灶的壯漢指着自己鼻尖道：「我就是張冠，人稱『鐵血秀士』，咱可是大龍幫老人了，睢寧分舵原是我掌管，他娘的無來由要我交差退讓，老子是王八好當氣難受，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到處不養爺，爺在渡口開茶舖，他娘的，我們吃自己的，天王老子也拿咱們沒轍！」

玄小龍立刻抱拳，道：「原來是張叔卓叔！」

他看向另一人道：「叔叔你是……」

那人道：「我叫牛大開，原在大龍幫總舵當廚子，娘的，姓丘的一家怕我在他們菜裡下毒，把我弄個打雜的，我不幹，便在這一方找人打零工！」

玄小龍心中一痛，這些都是他爹的老部屬呀，如今落得這般慘光景！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張發旺他……」

卓飛道：「咱們在此開茶舖，有一天忽然張發旺打此經過，他知道咱們原是大龍幫忠義之士，便把老幫主又回到淮上之事對咱們暗中交代，無非是叫咱們暗中出力氣，保護老幫主，那張發旺也說了有關少幫主之事，咱們當然更是高興，大龍幫有望了，不料……」

玄小龍道：「請說下去！」

卓飛却對那打零工的牛大開道：「你給少幫主仔細說個明白吧！」

牛大開道：「是，我知道的一定說明白！」

玄小龍道：「三位叔叔，坐下來說話！」

卓飛三人這才拉了櫈子坐下來！

牛大開道：「少幫主呀，那張發旺人是很精明，自從咱們相遇，他也告訴了老幫主的消息，可是無論怎麼就是叫咱們稍安勿躁，不能去看望老幫主！」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咱們也明白老幫主不宜此時露面，為的是安全問題，咱們的一切消息，均來自張發旺一人，不料，張發旺突然不見了！」

牛大開搖搖頭接道：「那幾天我就覺得不對勁，暗中打探，我也找機會去總舵，那裡想得到沒找到張發旺，却發現了老古董夫妻兩人！」

玄小龍雙目厲芒一閃，道：「董大叔他怎麼了？」

牛大開道：「老古董被抓才叫我吃驚，少幫主呀，我打雜工的，甚麼地方也可以混，大龍幫我當然也進去逛，誰也知道我是小人物，幹灶房的，大家就沒有太注意我，我才有機會接近老古董夫妻，唉，他夫妻也夠慘呀！」

玄小龍道：「他兩老受苦了！」

「不錯，被人打得面目全非，但兩人仍然罵不絕口！」

玄小龍道：「董大叔被抓，我爹必已被抓！」

「老董已對我說了，是張發旺的行動被他們發覺，然後跟踪張發旺，才會惹出老幫主三人被敵人抓去這件事，少幫主，至今不知老幫主下落呀！」

那卓飛道：「張發旺也太不小心了！」

玄小龍道：「也許張發旺早就被人暗中盯上了，他只是沒發覺而已！」

「鐵血秀士」張冠重重的道：「咱們便是拚了一死，也要把老幫主救出來！」

玄小龍道：「這兒距離淮上不遠，今夜我與師妹兩人先去淮上，找機會進去總舵查看！」

他對牛大開又道：「請告訴我，董大叔與張發旺他們被囚在甚麼地方！」

牛大開搖頭道：「那地方戒備森嚴，少幫主千萬去不得呀！」

淡淡一笑，玄小龍道：「放心，我們會酌情量勢再下去的！」

牛大開道：「徐州城外往北走，運河上游有高坡，那地方有一片竹林子，左面一大片是房舍，那就是大龍幫的總舵所在，那地方咱們叫他淮上！」

玄小龍道：「董大叔他們被囚在甚麼地方？」

牛大開道：「後大院有池塘，塘中水通河上，近山牆處有地道，下面是三間大土牢，我也曾往那兒去送犯人吃飯，我可就是從沒下去！」

玄小龍道：「張發旺的人呢？」

牛大開道：「大概也在土牢中吧，聽人說張發旺殘廢了，眞可憐！」

玄小龍忿怒的道：「張發旺不能白殘，便是董大叔夫妻也不能白白受折磨，咱們有太多的忠義之士，咱們必須要向姓丘的父子討回來！」

卓飛咯咯咬牙道：「對，血債血還！」

張冠道：「咱們還有……的兄弟們……」

他頓了一下，又道：「少幫主，聽張發旺提過，說是少幫主已自大海上救回不少人船回來，可有這回事？」

玄小龍點點頭，道：「我也該把事情向三位叔叔細述一遍了！」

他把身子挺了一下，道：「我不但由海島上把人救回來，而且也把海盜們的大海船弄回四艘，再加上大龍幫水上六個分舵已全部收復，如今兄弟們都聚在雎寧城外的大河面上，大小船隻十多艘，人員已有一百多，石副幫主爲首領，且等我查明我爹的情況之後，準備一舉攻下大龍幫淮上總舵了！」

於是，他再把這一路發生的細節說了一遍，各分舵舵主也已歸來。聽得牛大開咧嘴笑！

也聽得張冠與卓飛二人落淚了！

那卓飛落淚還哈哈笑，他對玄小龍道：「太好了，這家茶舖不開了！」

張冠道：「當初就說過，要看看姓丘的完蛋，哈哈哈，他快完蛋了！」

玄小龍把話說至此，忽見卓飛撫掌道：「太好了，我這就去弄一匹快馬來，走開封到曲阜，把王貫伍與錢和二人也找來，我知道他兩人天天同女人泡，沒事幹還下賭坊，賭輸了他們罵大街，日子過得不愜意！」

張冠道：「要就去找來兩匹馬，你一匹我一匹，我騎快馬從太和轉華山，于致中與邱永山兩人也沒再幹，他兩人合夥在深山打野味，有時候山上劈柴下山賣！」

玄小龍一聽，心中一沉，這些人均是大龍幫老幹部，一年多全被貶出大龍幫大門外，別管是有骨氣或沒膽識，這些人均是忠義人！

他對那卓飛道：「二位叔叔，你兩人且別急，我看就辛苦一趟牛叔，趕去一趟雎寧分舵，那兒已是咱們的了，裡面快馬十幾匹，兩位叔叔以爲如何？」

牛大開這就要走，卓飛道：「不用老牛再辛苦，我兩人順道去雎寧，也好與昔日老友們見個面！」

玄小龍道：「各位大叔們在船上，二位若見到石副幫主，就說已見過我了！」

卓飛與張冠兩人稍作收拾，便匆匆出門去了！

這個渡口的茶舖果然不開了！

* * *

牛大開關上茶舖門，他帶路往淮上走！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遠遠的跟在牛大開的身後面！

先是到了徐州城門外，只見天將黑，城門外幾個客棧伙計走到大道上、河岸邊上拉客人！

牛大開當先奔進一家悅來客棧，他只進去便又走出來，大門口，他低聲對玄小龍道：「這家客棧可以住，我老牛先去淮上探一探虛實，立刻回來向少帮主報告！」

玄小龍只是點點頭，便與王彩雲兩人走進去了！

王彩雲看着牛大開匆忙的往河西方向走，她忍不住的對玄小龍道：「小龍哥，這個人靠得住嗎？」

玄小龍聽得全身緊緊的！

「師妹，他乃我爹老部屬，妳怎可以懷疑他呀！」

王彩雲道：「臉帶忠厚，後腦有反骨，這個人我有些不放心！」

玄小龍道：「他能反甚麼？」

王彩雲道：「這人在茶舖時候，你叫他去雎寧把馬拉來，我發覺他的臉色不對！」

玄小龍道：「師妹，妳的話總是對的，只不過他也許不會坑咱們甚麼。」

王彩雲不說話了，因爲伙計過來了！

「二位，住店吃飯，快請進來！」

玄小龍道：「後院可有乾淨房間？」

「有，有，兩位是……一間或是兩間？」

玄小龍看看王彩雲！

王彩雲已回應，道：「要房門相對的兩間房！」

玄小龍立刻重複：「對，要房門相對的兩間房！」

那伙計想了一下，道：「有，二位請隨我來！」

那伙計帶路還舉着燈，一路到了後大院，玄小龍抬頭看，見是平房相連，正面有四間，兩邊耳房也各有三間，院子舖的是黑磚，院中間還擺放了幾盆花。

那伙計回身對玄小龍道：「兩邊耳房可分住，兩位你們看，只有耳房相對稱！」

王彩雲道：「我們要靠邊的兩個，伙計，弄些吃的送過來！」

伙計把兩人送入客房中，便立刻回去灶房了！

很快的，伙計把吃的送過來，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吃着，便聽王彩雲低聲道：「小龍哥，那牛大開到現在還沒回來，是不是？」

玄小龍道：「牛大開叫咱們等他消息，咱們自是不必再出去！」

兩人吃過飯相對而坐，看看已是二更天，玄小龍道：「師妹，牛大開不會出事了？」

王彩雲道：「不急，我們等他！」

她緩緩站起身來，又道：「我們等，只不過上半夜你睡，下半夜輪到我！」

一怔間，玄小龍道：「今夜不

去探總舵？莫忘了咱們要救人吶！」

王彩雲道：「我以爲今夜是無法去探總舵了！」

她拉開門便往外走，門口她又回頭道：「睡吧，小龍哥，甚麼也別想，養足精神好打仗，我會注意你這面的，我走了！」

玄小龍道：「妳好像神秘兮兮的樣子！」

王彩雲笑笑，道：「小龍哥，你應該明白，我是習過法術的人，我爹會看面相，便是因爲我爹深諳人性，我們習過法術的人，也要研究人性，再由人性觀此人天庭地穴，七孔反應，小龍哥，說多了你會更糊塗！」

她微微一笑轉身而去！

玄小龍可眞的楞住了！

* * *

燈熄了，後大院中每個房間都黑下來，沒有人點上燈睡覺的！

玄小龍睡得沉，然而對面的房中，王彩雲端坐在床沿上眼不闔，她的眸芒自大窗直看到對面，其實她的心中不平靜，她才不會擔心那牛大開，因爲她幾乎已認定那牛大開是個問題人物！

遠處傳來梆子聲，三更天了，後院門忽然有响動，先是有個矮影子在院中出現，那矮影子並不快，好像在慢步走，仔細看，才明白她是個女人，而且還是個老女人，因爲她手上還拿了手杖！

這老女人拄着手杖站在玄小龍的客房門口看了又看，隔着窗子她微微點頭，然後自懷中摸出個小布袋，她慢慢的解袋子，而且口中喃喃的不知說些甚麼話！

只見她手上套上鹿皮手套，手杖挾在臂膀下，伸手自袋中摸出一把毒粉來！

這老太太呼的一聲抖手就要把毒粉隔窗往房中洒，忽的自暗處傳來一聲冷叱！

「老太太，妳在害人了！」

「誰？」

於是，黑暗中走出一位佳人來！

這位女子逼近老太太，叱道：「你手中拿的是甚麼害人東西？」

老太太看看對面的房間，只見對面房門仍關着，她還眼中有冷焰。

老太太低聲的道：「姑娘，事不關妳，且莫插手，妳快走開，還有命在！」

那姑娘搖搖頭道：「我走開？我眼睜睜的看妳害死我的玄哥哥？」

老太太桀桀笑了一聲道：「原來妳不在那房中呀，可也好，我也省却兩邊跑，你們就一齊死吧！」

她抖手就要把手上的一把毒物洒出去，忽聽對面的門「呀」的一聲拉開了！

「妳們幹甚麼呀，擾人清夢！」門內走出另一位姑娘來，她才是王彩雲！

王彩雲款款走出客房來，她一直走到那位姑娘與老太太面前！

王彩雲發現那位姑娘瞧着她，不由要叫出聲來了！

「是妳……」

那位姑娘不是別人，乃太湖雙嬌之一的丁梅！

丁梅不識王彩雲，但她也發現王彩雲同玄小龍在一起，那還是今天下午的事！

這種事令她心中痛苦，因爲……

丁梅送她姐姐丁蘭去了紹興之後，聽得他的丁二叔告訴她，她與玄小龍的婚事已說定了！

那丁梅高興得直掉眼淚，回去太湖以後，想着玄小龍爲了恢復大龍幫基業，人已去到淮上，這光景她是再也安不下心的等候玄小龍到來了。

於是，她匆匆的收拾，連夜便來到徐州！

還眞巧，丁梅先到徐州，她也去了河上，就是不見玄小龍與那些大海船！

丁梅焦急等待着，她也知道大龍幫在徐州北坡竹林後面，但見一切平靜，她自然不敢獨闖大龍幫，需知她們已與丘家父子結了怨！

就在這天下午，丁梅忽見玄小龍與一女子走來，她幾乎要昏過去了！

直待玄小龍與王彩雲投入這家客店，她發現兩人竟然保持距離沒同住一間客房！

王彩雲住對面客房，丁梅怎知這是王彩雲爲了兩人的安全才會如此安排！

丁梅見是這樣，她心中已寬慰了，她不由心中高興，她的玄哥哥是一位正人君子！

丁梅暗中在另一房間，三更天她要去給玄小龍一個驚喜，豈知她却發現這老太太在對玄小龍下毒手了！

丁梅大怒，便走過來了！

* * *

此刻，王彩雲自然也吃驚，怎麼這位太湖嬌女也找到徐州來了，太出人意外了！

只不過眼前先對付這位老太太最重要，因爲老太太的手中有毒物！

王彩雲別的先不說，她先走到丁梅身側，暗中塞了一顆「天山雪蓮解毒丸」！

「含在口中！」

丁梅不拒絕，她照辦！

王彩雲這才冷視着老太婆，道

：「老太太，妳的年紀好像很老了吧！」

老太太也冷笑，道：「做妳們奶奶應有餘！」

王彩雲道：「偌大年紀還要做這傷天害理的事呀！」

「桀桀」一聲怪笑，老太太道：「江湖上誰不知道我金玉蛾靠着害人才長命百歲！」

「毒大奶奶！」丁梅驚呼一聲立刻閃身後退三丈外！

金玉蛾又是一聲怪笑，道：「妳這女娃兒倒有見識！」

她走向丁梅，但丁梅後退！

金玉蛾道：「過了六十，老身少在江湖走動，若非大把銀子的引誘，我在獨山享清福，想不到竟然連這小小的丫頭還知道大奶奶我這號老人物呀！」

她以杖指向丁梅，又道：「說，妳老子是誰？別叫老奶奶害了自家人！」

她仍然一副高傲之感，不把兩個人看在眼裡！

丁梅道：「誰同妳是自家人呀，我們太湖幫沒有你這樣的朋友！」

「太湖幫呀，嘿，冷公度與冷公元，他兄弟兩人也會毒，只不過與我老奶奶相比，尚差那麼一大截，君萬年見我也皺眉！」

丁梅對王彩雲道：「這位姑娘，小心她一身是毒，手沾不得呀！」

王彩雲道：「她仍然是人，對不對？」

王彩雲的這種口氣，幾乎不把金玉蛾放在心上！

丁梅急道：「我知道妳是我玄哥哥的朋友，我才告訴妳的，她身上有各種毒物，活的更是可怕！」

王彩雲道：「好妹子，妳閃開，我想同她過幾招！」

丁梅大驚，道：「她的衣衫也沾不得呀！」

笑笑，王彩雲道：「謝謝妳提醒我，快站一邊去！」

丁梅尖刀在手，她緩緩的往院子一邊閃退！

那金玉蛾抬頭看看王彩雲，她為這姑娘的氣度而懾住！

「妳又是何人？妳老子是誰？說出來，別是自家人就不好了！」

王彩雲道：「想知道我是誰也不難，妳得先說說，妳受何人支使來毒人？」

金玉蛾眞坦白，她只說：「受銀子支使！」

「何人花銀子？」

「妳若聰明，就別問這些！」

王彩雲道：「丘泰來父子？」

「這話是妳說的！」

淡淡一笑，王彩雲道：「老太太，妳能在以坑人為業的領域中活上這麼一大把年紀，實在是不容易，也是上天對妳特別的照顧，垂憐有加了，何不珍惜妳那有限的餘年，落得個善終！」

就在金玉蛾的臉色鐵青中，王彩雲又道：「老太太，妳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她把雙袖舉起來，右手掌去把左袖上抹了一把香味東西，左手再把右袖上抹了一把！

夜風吹來，好似中秋桂花香！

金玉蛾哼道：「大膽！妳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死在眼前，還在大話連篇，尚且以敎訓口吻對妳家金大奶奶不敬！」

她雙手一舉一平伸，又道：「不管妳是甚麼人的女娃，且叫妳嚐些苦頭……」

平伸的手忽然抖掌，一片白霧飄來，她的另一高舉大手猛的一彈間，一點黑影自白霧中穿過直往王彩雲的身上射去！

王彩雲雙袖舞出一片彩影，她迎上那片毒霧，半空中的那個黑點就快落上王彩雲的身了，不料半空中傳來尖尖的，清脆的「吱」聲，是那黑點發出來的！

還眞玄，那黑點發得快，回得更快，立刻落回金玉蛾的身上來！

「毒大奶奶」金玉蛾大吃一驚，剛要伸手去拿回，忽覺手指一痛！

「哎呀，蟲兒呀，你怎可以咬奶奶呀！」

「毒大奶奶」金玉蛾的手抖顫不已，她也不再戰了，拔身便上了房，黑暗中傳來她的尖嚎聲！

「你這沒良心的傢伙，敵人不咬你咬我，我白疼你，白養你幾十年了，哎呀……」

她的聲音越叫越尖，却也漸漸的遠去了！

* * *

王彩雲並沒追殺，她知道有這老太太受的罪了！

丁梅更是不會去追，她閃躲還來不及！

王彩雲對丁梅道：「丁姑娘，到我房中吧，小龍哥太累了，他睡得……」

「誰說我累了？」

丁梅已聽出這是玄小龍的聲音，她轉身看過去，只見院子一角站了個人，不用說就知道這是玄小龍！

玄小龍何用睡上幾個時辰，再是累，他只需打坐運起內功心法，一個時辰也用不到就會精神飽滿！

玄小龍根本不在房中，當他聽了師妹的話以後，他在房中便有了警覺，三更不到他就退出房門外！

* * *

現在，玄小龍有了另一項麻煩，他面對兩個關懷他又深深愛他的姑娘，他當然麻煩上身了！

「小龍哥，丁姑娘為你幾乎上大當！」

王彩雲眞夠意思，她把功勞推在丁梅身上！

丁梅聽了也高興，她衝着王彩雲一個感性的笑！

玄小龍道：「快回房中說話！」

丁梅本想投入玄小龍懷中的，見玄小龍當先房中走，她改拉王彩雲！

王彩雲的心中最清楚不過，一個女子，千里迢迢的追來徐州，她的心早已跟着她心中的男人跑了！

但王彩雲並不生氣，她反而對丁梅有好感，因為她也是女人，女人就應該明白這道理！

王彩雲拉着丁梅，兩人跟了玄小龍走入他的房中，丁梅已笑對王彩雲道：「妳是……玄哥哥的……」

「師妹！」

王彩雲表現得平平淡淡，只不過她的心中不平淡！

丁梅道：「姐姐的功夫眞大，只憑着輕功與兩袖，便把江南人人談毒大奶奶色變的金玉蛾打跑，實在叫人佩服得很！」

王彩雲一笑，玄小龍想着在太湖去往紹興的太湖幫送親船上遇上冷公元之事，心中就覺得，必是那冷公元與冷公度兩人要把丁梅下嫁他的話告訴了她，要不然丁梅怎麼會獨自找來徐州！

丁梅却在心中想着向玄小龍一吐心中的話，只是因為王彩雲在此，她只好忍住了！

王彩雲道：「小龍哥，你以為這老婆子為甚麼一下子就找到我們的房門來？」

玄小龍冷哼一聲道：「牛大開！」

王彩雲道：「便是這家客棧也有問題！」

玄小龍雙眉一挑，道：「這家客棧？」

王彩雲道：「是的，要不然，那毒婆子也需每間房中去看，不會立刻找上咱們！」

玄小龍點點頭，道：「很有可能！」

丁梅怒道：「我去殺了開店的！」

玄小龍道：「不，咱們按兵不動！」

三個人一時間靜下來了！

忽的，院中傳來牛大開的聲音！

聲音聽起來十分神秘兮兮：「少幫主，少幫主呀！」

屋內傳來玄小龍聲音，道：「是牛叔嗎，快進來！」

牛大開立刻推門而入，門後面忽的伸來一手，牛大開不防有人在門後，剛轉頭，突覺腰間一麻！

「啊！」

牛大開萎坐在地上，他只能張口說話了！

戳中他穴道的正是王彩雲！

玄小龍走上去，他冷叱道：「牛叔，你為甚麼要如此？你臉帶忠厚是假的呀，內藏奸詐才是眞！」

牛大開道：「少幫主呀，我會是不忠不義人嗎？」

玄小龍道：「毒大奶奶她是怎麼來的？」

牛大開抗聲道：「少帮主，我不認得甚麼毒大奶奶呀！」

玄小龍冷笑道：「你認識，否則那老太婆為甚麼一路直接找到我的客房外，我們若無防備，早就上了大當，你怎麼對得起大龍幫！」

牛大開道：「少幫主，我有口難辯呀！」

玄小龍道：「你說，你這一回要對我說甚麼？」

牛大開道：「要下手救人，只有一條路可走！」

玄小龍道：「快說！」

牛大開道：「從正大門直往後大院，牆邊的地道地牢有埋伏，但可以從正面走！」

「為甚麼？正面沒有埋伏？」

牛大開道：「三個方位有毒箭埋伏，姓丘的改裝了機關在附近！」

玄小龍道：「還有機關？」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小龍領着錢珮珊等女人去妓院捉姦，準備懲治錢起，卻不料錢珮珊臨陣反戈，反與錢起聯手反擊衆少女，最後只有王色與尼姑妙靜逃出生天，其餘均被錢起殺害。小龍、范通、柳談、王色、妙靜五人遇到了前來抓人的浪道人，他們聯手將浪道人打跑，回到客棧，小龍等幾人邊吃邊談，閑談間方知妙靜已還俗，俗名李靜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對話漏餡被迷　覬覦龍頭寶座

范通道：「也許不久的將來能吃你的喜酒。」

李靜芝有點羞人答答，還偷偷地看了柳談一眼。

范通道：「也許不久的將來也能吃柳兄的喜酒。」

柳談道：「請吃喜酒，一定少不了『飯桶』兄！」

＊　＊　＊

第二天一早，發現王色不見了。

後來又發現她留下一封信，說是已是殘花敗柳，看破紅塵，決定找一清靜所在，遁入空門。

只不過，五小還是外出去找王色，每人負責一個方向而行。

小龍、小松、范通等人都是一個人放單，只有柳談和李靜芝同行。

李靜芝道：「小柳，你學過易容術？」

「學過，但不是正式的。」

「不管是不是正式的，能巧扮苗金枝而不被王色看穿，那就很了不起。」

柳談道：「這也是因爲她沒見過苗金枝之故。」

李靜芝道：「王姐似乎仍有意思。」

柳談道：「這已經是不可能了。」

李靜芝道：「我知道，男人都重視處女。」

「這一點當然也不能否認，人類都有一種獨佔慾。」

「什麼獨佔慾？」

「比喩說，爬上最高的山，而別人卻沒上過，潛過最深的水，走過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等等，這對男人是極爲重要的事。」

李靜芝道：「男人自己呢？在婚前都沒碰過女人？」

柳談道：「除了看王色的身體，我眞的沒有和女人……」

李靜芝道：「你怎知金蝨的事？」

「還不是聽別人說的。」

「眞有那小蟲子？」

「我不敢確定，也是聽別人說的，像另外一件奇事卻是家鄉中發生過的，對很多人說過，卻沒有一個人相信。」

李靜芝道：「也許我會相信。」

柳談道：「你也不會相信。」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相信？」

「因爲乍聽起來很荒謬！」

「你快說吧！」

柳談道：「有一對新婚夫婦，都很年輕，婚後第三天男的即出了遠門。」

「這種事常有。」

「這一對特別些而已。」柳談道：「四年後，男的發了財返了家鄉，小夫妻自然是有如大旱遇雨，

天沒黑就上了床。」

李靜芝道：「小夫妻就是這樣。」

「妳似乎頗內行。」

「你別胡說，我可不像師姐及師姪一樣。」

柳談道：「那知兩人一開始，也就是剛剛入港，男的慘嗥一聲昏死過去，女的當然是莫名其妙。」

「本想銷魂一番，乍見丈夫的那話兒在根上齊齊切斷，非但未銷魂，立刻飛了魂，嚇得昏死過去。」

「醒後發現丈夫已經死了，這件案子自然鬧到官裡，縣太爺升堂一問，當然以爲是妻子謀害親夫。」

李靜芝道：「難道不是？」

柳談道：「不是。」

「那是爲什麼，難道妻子裡面長了牙？」

「嘿！妳這話還眞蒙對了！」柳談道：「縣太爺是個清官，看出這女人不是壞人，却問不出結果來。」

李靜芝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於是縣太爺就在案子未明暫押之前，每夜都翻閱典籍。終於在半個月後，他有重大的發現。」

「什麼發現？」

「縣太爺叫他的老婆和一個穩婆（接生婆），用一塊肉掛在一個鐵擦上，送入那婦人的下體內。奇景出現了，那外面的鐵鈎在動，而且往裡縮去，於是穩婆和縣太爺夫人往外一拉。」

李靜芝急急問道：「怎麼樣？」

柳談道：「只聞卜嗤一聲，拉出一個大約兒拳大小，說圓不圓說方不方，身上長了很短的軟毛，長了個大嘴，還有上下共十顆利齒的怪物。」

李靜芝掩口失聲道：「這是什麼怪物？」

柳談道：「沒有名字，但知道有此物的原因。」

李靜芝道：「爲什麼別的女人沒有？」

「對！關鍵就在這兒。」柳談道：「據說較爲貞烈的女人，丈夫長久外出，春情發動時又無辦法解決，就會在內積聚一些陰精……」

「這種丈夫長久不在家的女人不是很多？」

「那不同，一定要是貞烈的女人才行，自慰者不成，偷人者當然更不成，因爲她們已經解決，只有貞女才能强忍，但春情揭起的精氣不得宣洩，日久天長，竟長成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却不是胎。」

李靜芝打了他一下道：「柳談，你是不是編的？」

「絕對不是。由此可見，金蝨之說，也許可信。」

「小柳，你眞的都看過我們的……」

柳談一猶豫，李靜芝一把揪住他道：「小柳，你壞，我要報仇，你說，該怎麼辦？」

小柳道：「靜芝，我只是無意中看到的。」

「我才不信哩！說！怎麼辦？」

柳談道：「這沒有話說，我看了妳的身體，只好娶妳了。」

李靜芝鬆了手，道：「我才不稀罕哩！」

柳談看出，李靜芝似乎不討厭他，立刻大膽地抱住了她，道：「靜芝妹子，我眞的要娶妳。」

李靜芝只是輕微地掙扎，就在這時忽然傳來一聲冷笑，道：「好一個不要臉的自大小子，還不滾到一邊去。」

二人立即分開，發現一丈外站着一個老嫗。

相信倒退三十年以前，這老嫗一定有幾分姿色。

柳談道：「老太太爲什麼罵人，管別人的閒事？」

老嫗罵道：「你以爲老嫗是在管閒事嗎？」

「妳我素不相識，不是管閒事管什麼？」

老嫗道：「老娘是『接生送死』的苗金枝，是管閒事嗎？」

柳談不由猛吃一驚道：「妳就是苗金枝？」

「怎麼？你以爲是假貨？」

「前輩找晚輩有什麼事？」

「小子，你冒充老娘去賺一些女人，有無此事？」

柳談道：「是有此事，也是爲她們好。」

「小子，你少在老娘面前耍滑頭，我要教訓你。」

柳談道：「前輩教訓我是應該的，可是前輩一定也知道，那些可憐的女人被錢起當作鼎爐，而後又一個個殺死的慘事吧？」

「老娘不想管那些閒事。」

「那是閒事？人命關天，殺人滅口的事妳不管，卻來管這些鷄毛蒜皮的事？老虔婆，妳也不是個好東西。」

那知苗金枝道：「老娘從未以爲自己是個好人，事實上『三姑』和『六婆』當中好人也不多，不是好人就不作好事。」

苗金枝又道：「你們兩個小崽子是跟我走還是到陰間去作同命的鴛鴦？你們要說清楚。」

柳談道：「老梆子，妳少吹大氣！」

苗金枝道：「老娘是不是吹大氣，一試就知道。」

苗金枝要往上貼，柳談對李靜芝低聲道：「看到我出手就趕緊伏在地上。」他手中揑了個東西。

「小子，你在老娘面前少玩花梢。」

柳談道：「套妳一句話：是不是花梢，一試便知。」

苗金枝不信邪，仍然往上欺去。

柳談不能讓她貼得太近，抖手向她的脚下擲去。

苗金枝知是火器，也就是爆炸物。

以前的爆炸物的殺傷力自然遠不如現在的，但也正因爲以前的醫藥落後，所以人人都怕這東西。

苗金枝反應快，經驗老，不退也不往左右閃。

她居然如箭射向柳談。

幾乎就在她撲到柳談身前時，柳談也向一邊仆倒，所以苗金枝這一手大出他的意料，閃已不及。

一個人已在仆下之中，如何再作閃避？

苗金枝去抓他的脚踝，柳談一蹬未能蹬脫，這工夫已爆炸，土石橫飛，烟硝激射，但柳談已不能動了。

他遇上了行家。

遇上使火器的人，要設法迫近他，不然的話，一次傷不了你還有第二、第三，會永遠陷於被打狀態之下。

煙硝散開，李靜芝發現小柳已被制住。

李靜芝也很嫩，持劍攻上，未出三招，被苗金枝扣住了脈門，然後制住了穴道，笑道：「小崽子，火器在你手中，用處不大。」

柳談道：「老虔婆，妳要帶我去何處，我不在乎，請把她放了。」

「怎麼？心疼哩？」

「這和她無關，妳主要是因爲我冒妳之名騙人對不？」

「老娘偏要把她帶走。」

柳談道：「老虔婆，我可要罵人。」

「你罵吧！我看你能不能罵出個花梢來。」

柳談道：「妳會嫁一個死一個，作十八次寡婦，而且絕子斷孫……」他實在也罵不出甚麼花樣來。

苗金枝道：「罵人你也不成……」

正要提起兩小上路，身後忽然傳來了衣袂聲。

苗金枝見多識廣，覺得來人的身手不俗。

那知一看竟是個小毛頭，他正是小龍。

小龍一掌砸下，苗金枝不敢托大，放下兩人迎上一掌，小龍的身子當然不能硬拚，竟被震退兩步。

苗金枝道：「好小子，眞有你的。拜我爲師，我能把你調理成一流高手，在老一輩的人當中也少有敵手！」

小龍道：「妳不配作我的師父！」

「小子，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不管妳是誰，一看你的作風就不配！」

「小子，你試試看配是不配……」連攻七八掌，只把小龍逼退了兩步，但要使他失招却還早得很。

苗金枝暗暗加勁，再攻十一二招，還是差不多。

她很納悶，這小子大有韌性，乍看不支，加點勁狂攻，幾乎還是那個樣子。盛怒之下，以十成內力猛加壓力。

內力是一切武功招術的後盾，無內力就談不上招術，招術再精，出手有如麵條，那又有甚麼用？

小龍吃虧在身子太弱，他是個重病的人，又怎能和人家比內力？現在被逼得連連後退，但招術上並不輸人。

招術不輸人也不成，雙方的力道相差懸殊。

苗金枝素以膂力見長，許多以力見長的男人都非敵手。

大約是在六十招左右，小龍被點中穴道倒下。

苗金枝拍拍手道：「小崽子，要不是老娘經驗老到，八成要栽。」

躺在一邊的柳談和李靜芝十分難過。

尤其是柳談，他很後悔剛才沒有多用幾種火器。

當初「紅毛火神」金查禮之妻婁梅傳他六十種火器，就曾教他一些技巧，其中就有敵人貼上的危機時用的。

提防這種危機的方法，就是擲在兩人之間處。

即使炸不傷敵人，至少敵人也不會乘機貼上自己。

要想傷敵而又使敵人無法接近自己，只有一法，那就是一個靠近敵人脚下，另一兩個距敵二三步，也就是在兩人之間。

柳談道：「苗金枝，我這位朋友身有絕症，反正他活不了一年了，你就把他和這位姑娘放了吧！」

「你自己呢？」

「要剁要殺，悉隨尊便。」

「你倒是很夠義氣呀，老娘就偏不放他們。」

柳談道：「大娘，像您這麼超然的身份實在不該和我們這些年輕人嘔氣。大娘……」

小龍道：「柳談，你眞沒有出息。」

柳談道：「小龍，這與你無關

哪！」

小龍道：「這位大娘八成是趨炎附勢之輩，想把咱們當禮物送人，可見不論身份有多高，還是要拍馬屁的。」

苗金枝道：「小子，你敢侮辱老娘？」

「這不是侮辱，而是實情。晚輩已無望，據洪幫的江南名醫梁昭明爲我把脈之後說，我只能活七八個月。」

「不管你能活多久，都與老娘不相干，我只問你，你是不是龍玉之子？」

「正是。」

「那就成了！小子，你認了吧……」

李靜芝道：「苗前輩顯然是錢大經的走狗，但至少妳也該弄清一件事，人家總是親戚呀！」

「甚麼親戚？」

「錢大經不是龍玉的岳父？龍少俠不就是錢大經的外孫了嗎？」

苗金枝忽然大笑，把三小提了起來。

但有人却在她的背後冷冷地道：「苗大妹子……」

苗金枝大吃一驚，放下人回過身來，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白老頭子了！」原來是白倫和林琴。

林琴奔到小龍身邊，苗金枝道：「妞兒，妳要幹甚麼？」

林琴道：「解我朋友的穴道呀！」

苗金枝道：「站到一邊去！老娘不許妳動他。」

林琴道：「爲甚麼？」

「不爲甚麼。」

「我是非解不可……」林琴撤劍攻上，苗金枝接了三四招，不由吃驚，這妞兒劍上的威力很大，徒手只怕不成。

苗金枝自腰上撤下力，抖動之下，有如銀蛇亂舞。

白倫站在一邊，似無出手援助之意。

緬刀是世上極爲鋒銳的兵刃，除了寶刀寶劍，任何其他輕兵刃(鎚、杵、杖、鏟例外)都不敢碰接。

當然，緬刀也怕重兵刃。

兩人打了二十招左右，苗金枝心知肚明，若是這丫頭罩不住，白倫絕不會袖手旁觀，所以打下去不會有結果。

就是能贏這丫頭一招半式，白倫也不會不管。

苗金枝一萌此念，就無心打鬥。她收刀一退，林琴一劍刺來，十分凌厲絕倫，居然無法有效地封架。

「嘶」地一聲，褲管被挑破。

不管挑破多大的洞，在她的身份來說，總是失招。

林琴佔了便宜，立刻解開小龍的穴道。

而小龍也立刻去解柳談的穴道，李靜芝的穴道也被柳談解了。

苗金枝一向剛愎自用，今天吃了晚輩的虧，非但恨林琴，更恨白倫，道：「白倫，這筆帳記在你的頭上。」

白倫道：「債多不愁，蝨多不癢，老夫不在乎這個，大妹子，妳也要檢討一下對不？」

「我檢討甚麼？你知不知道我爲甚麼要弄這幾個小子？」

「不知道，應該不會沒有原因的吧？」

「當然有原因。」她說了柳談冒她之名，去賺王色，說是她下體上被錢起放了金蝨，看她的下體。

白倫臉色一寒，道：「有這種事？」

「怎麼？老娘還會編造這種謊言？」

白倫的目光移向柳談，道：「眞有此事？」

柳談道：「有……有……」

白倫道：「自詡爲白道，却以這卑鄙手法看女人的身體，無恥之尤，你自挖一目，以儆來茲，馬上挖！」

小龍正要辯解，李靜芝道：「前輩可否聽我一言。」

「妳是何人？」

「我是水月庵住持妙圓的師妹，已經還俗了。」

白倫一聽妙圓的名字，就皺了一下眉頭。

可知白倫對妙圓早已沒有好感了。

李靜芝道：「原因是王色姐姐昔年是柳大哥未婚妻，後因柳家破產，王家悔婚，所以柳大哥恨王姐。」

「即使如此也不該……」

李靜芝道：「柳大哥恨的是，她比柳大哥大七八歲，當初柳家也接受了，後來却又是他們主動以年紀相差懸殊而退婚，然後王姐和錢起私通，等於作了他採補的鼎爐。」

白倫道：「爲了報復來這一手還是不大光明。」

柳談道：「晚輩承認這一點。主要是當晚輩知道她和錢起在一起時，沒有辦法不相信她欺貧愛富，節操蕩然。」

小龍道：「白前輩，這事柳兄固然有些離譜，却也正是年輕人的氣血表徵……」小龍說了聯絡錢起之妻和一些女人對付錢起，反被錢起妻賺了之事。

白倫道：「錢起這小子眞毒！」

小龍道：「前輩也不能說錢妻不毒吧？」

林琴道：「義父，能不能立刻

為小龍治病？」

白倫道：「還有兩味珍貴的藥沒找齊，大約還需三個月光景。不過他現在已可控制，不會暈倒了。」

林琴道：「義父，你和我們在一起好不好？」

「我如果不去找那兩種藥材，三月內就不能治這小子的病。」

「好吧！義父請便！」

「丫頭，沒有妳在身邊，老爹就吃不到妳做的名菜了，眞可惜！」

林琴道：「那義父就快點找到那兩種藥材呀！」

小龍道：「承前輩為晚輩奔波治病，晚輩眞過意不去。」

「不妨，小子，只要你對我的乾女兒好點就成了。」

小龍道：「這不須前輩叮囑。」

白倫走後，四小返回客棧，小松已回客棧，柳談為范通介紹林琴道：「這可能是未來的『龍頭』夫人！」

林琴打了柳談一下，道：「你胡說什麼！」

柳談道：「不是我胡說，你們兩人已經有這架式，妳為小龍治病，可花了不少的心血，還認了一位神醫義父哩！」

柳談偷偷向小松望去，頗出意料。

如果是過去，小松必然打翻醋罈子。

這回兒她似乎很平靜，好像這事和她沒有什麼關連。

以前小松和小龍的親暱關係，只差點沒有夫妻之實，這也是冷眼旁觀的柳談所知道的，因而他才向林琴示愛。

那知林琴對他沒意思，對小龍早已情有獨鍾。

小龍對小松這種一反常態的改變當然也看在眼裡。

范通道：「苗金枝是怎麼個人物？」

小龍道：「武林中有所謂『三姑』、『六婆』，其中好人最多有兩三位，多是旁門左道之輩，苗即其中之一。」

范通道：「『三姑』是哪『三姑』？『六婆』又是哪『六婆』？」

林琴又道：「我聽白前輩提過，『三姑』是『鳩面姑』崔紅、『血手姑』廖珍珠、『桃花姑』郭香，『六婆』是『接生送死』苗金枝、『三手婆』巫眉娘、『白髮婆』金翠、『駝婆』鐵瑛、『跛婆』狄蕙和『盲婆』黃笑。」

李靜芝道：「不知哪一個最厲害？」

林琴道：「相差也不會太多，『三姑』中較高的是『血手姑』，『六婆』中是苗金枝和『駝婆』較高。」

林琴握住小松的手，道：「小松，妳在想什麼？」

小松憬然而悟，吶吶道：「沒……沒有想什麼呀！」

「別騙我了，看妳神不守舍的樣子。」

「眞的沒有什麼。」

小龍和柳談却知道，甚至范通也知道，小松在想什麼。小龍和柳談眞想不通她怎會突然變了？

＊　＊　＊

為了使白倫容易找到小龍而為他療疾，五小仍在附近盤桓，也順便去找王色，現在小松居然並不要求非和小龍一起不可了。

在過去却絕非是如此的。

今天小龍和林琴一起，小松就沒有要求一道走。

小松自己往北，柳談和范通一起。

大約是未、申之交光景，小龍和林琴在山泉處飲水，陣陣山風中傳來了兵刃交擊及斥呵聲。

林琴道：「小龍，有人在附近搏殺。」

小龍道：「到上風之處，我們去看看。」

二人循聲奔出約二里，發現五個人在林中動手。

其中一人居然是錢宅的總管白殿卿。

小龍大為驚異，因為和他動手的竟是錢起之妻及三個年輕女人。

白殿卿以一對四有點吃力，道：「二小姐，妳別逼人太甚。」

錢珮珊道：「叛賊，什麼叫逼人太甚？」

白殿卿道：「二小姐，我有苦衷，但不便對妳說。」

錢珮珊道：「叛賊就是叛賊，說也沒有用。」

白殿卿道：「二小姐可別以為白某怕妳們。」

「不怕就拿出眞本事來。」

白殿卿手握巨鏢道：「二小姐，我不願傷妳。」

「白殿卿，你眞會藏拙，以前居然不知你用巨鏢。」

白殿卿道：「二小姐不知道的事可多哩！」

「什麼事我不曉得？」

「比喻說……洪幫中的事。」

「洪幫中的什麼事？」

「二小姐難道眞的看不出來？」

「看出什麼？」

白殿卿長嘆一聲道：「二小姐，恕我不能明言，希望妳自己去細心體會觀察，一定能有所發現的。」

「白殿卿，你叛了就是叛了，不必危言聳聽，挑撥離間。」

「二小姐，依我猜想，也許你已經看出來了，只是不願說穿而已，或者甘心附逆，同流合污。」

「你不要胡說八道，妳們要注意他的巨鏢了。」

白殿卿道：「二小姐，妳們走吧！」

這麼一來，錢珮珊更以為他是以巨鏢唬人的。

要不，以前為什麼從沒看到也沒聽說他用巨鏢的？

只不過錢珮珊等也不敢往上撲。

因為欺身猛撲的同時閃躲暗器是最難的。

白殿卿見她們也不敢上，回頭就走。

但是一走，四女就猛撲而上。

白殿卿自然能猜到她們不會就此罷手，巨鏢立刻出了手。

他是錢老爺子的忠僕，當然不忍傷她。

但又不能不讓她帶點傷，這就很難了。

要佳人受一點輕傷，只有射她的大腿內側肉厚處，臀部及肩部等，正因為不是射在她的身體中央，最易閃過。

這一鏢只射破了她的肩衣，皮肉未傷。

儘管如此，也嚇得錢珮珊一跳。

但她却想錯了，以為白殿卿的準頭不夠。

於是四人再次分四個方向撲上。

白殿卿以為，這位二小姐可能已經把天倫、親情都丟在一邊了，要不，他以為不大可能不知那個大秘密。

四人四個方向，實力雖已分散，但一個人却要兼顧四面。

白殿卿逼退了左邊的女人，格開錢珮珊的一刀，另外右邊及後面的年輕女人毫不留情，刀刀都是要害。

白殿卿閃開這二女的兩刀，錢珮珊「刷刷刷」狠攻三刀。

白殿卿道：「二小姐，這可不能怪我了。」

他揚手一撒，四顆拇指大小的「霹靂棗」都落在四人面前地上。

四人似乎都是行家，「霹靂棗」沒落地就向一邊滾去。

雖沒炸中皮肉，衣衫上也有不少的破洞。

錢珮珊這才知道厲害，狠狠地道：「你是眞的叛了。」

「我沒有叛，白殿卿永遠也不會叛的。」

「還說沒有叛，你這是幹什麼？」

「我是幹什麼，二小姐妳心裡清楚，我只是不願同流合污而已。今天既然已經弄清了這一點，白某也就鐵了心。」

「鐵了心是什麼意思？」

「我已經看穿，知道今後該如何作了。」白殿卿道：「二小姐，剛才是屬下留情，不然的話……」

「你這種人情我永遠也不會感激的。」

「我想是的，妳這種人感激是十分吝嗇的。」

「白殿卿，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殿卿已經不想多說半句話了，掉頭要走。

但是，轉過身，忽見三五丈外佇立着一個年輕人。

他從沒見過這個約二十六七歲相當英俊的年輕人。

只不過憑白殿卿的經驗看一眼，就知道此人不是朋友。

雖然不是朋友，如迷信他的笑容，很可能把他當作朋友。

年輕人道：「白總管要走？」

「不錯，閣下是……」

「過路的人。」

白殿卿變個方向掠去，年輕人又是一攔。

「閣下不是過路的人嗎？」

「不錯，不過既然遇上了，又不能不管。」

「你以為是在下招惹她們？錯了，年輕人，是她們招惹在下，在下只不過是被迫自衛而已。」

「是不是自衛在下沒看到，却看到這四位衣衫被炸破。」

「還是那句話，是她們逼在下出手的！」

「我也想試試閣下的火器……」此人是大行家，語音沒落就如電射到，白殿卿大吃一驚。

他和柳談不同，他對使用火器的知識知道得較多。

他立刻撒出三枚「霹靂棗」，而且是每顆間隔一步半左右，最近的一顆距對方腳下約半步多。

這樣的手法，不論對方反應如何快，似乎都不大可能避過或者接住擲回來。

但是，此人就在作這項努力。

他一弓身就在落地之先接住第一顆，也就是最接近的一顆。

身子往前一滑，又抄住了第二顆。

但他要抄第三顆時，却已把前兩顆擲向白殿卿。

白殿卿的反應不慢。

在對方接住第一顆「霹靂棗」時，他就想到這種可能。

所以他立刻又抓出一把「開口笑」。

這東西比「霹靂棗」小得多，爆炸力也較弱，爆炸開來太多，只是一張兩開，所以叫着「開口笑」。

他先把這一把「開口笑」撒向錢珮珊等人。

然後左手接對方擲來的「霹靂棗」，右手又射出五六顆「開口

笑」。

年輕人要接第三顆「霹靂棗」已經不可能了。

却又要去迴避五六顆「開口笑」。

這些「開口笑」不是擲在地上，而是擲向他的全身。

但擲向四個女人的却仍是擲在她們的脚邊。

一陣「辟里叭拉」之聲，四個女人閃避不及，發出一陣尖叫，各自捂臉，似乎別處都不重要，只有臉部重要。

這些「開口笑」把她們的衣衫炸了些洞洞，皮膚也很痛，但却沒有任何傷痕，這當然也是留了情。

要是直接往身上擲，那就不同了。

不信看看這年輕人，在閃避中，仍有兩顆擲中身上爆開，却也把頭上及左胸上炸去塊皮肉。

因爲白殿卿知道這年輕人是錢珮珊一夥的。

而這年輕人擲回的落地炸開，却沒造成白殿卿任何外傷，只是衣上有幾個小孔。這結局自然使對方十分尷尬。

白殿卿却趁機疾掠而去。

他邊奔邊想，也一邊嘆息。

如果二小姐知道那秘密而無動於衷，這算甚麼人？

說得明白些，這還能算是個人嗎？

大約奔出五七里，這兒距一村莊不足一里，有一口公用的水井，井邊還有一個水桶，桶上還有繩索。

白殿卿正好也渴了，汲上一桶水喝了個夠。

那知猛然抬頭一看，還以爲錢珮珊追了來呢。

再仔細一看，竟是三小姐錢珮蘭站在他的身子左後側。

「是三小姐？」白殿卿大爲驚喜。

「是的，白總管，是我！」

「三小姐好了？這可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當然好了，不過是裝病而已。」

「裝失心瘋？」

「是啊，要不，怎麼能騙過洪幫的耳目和眼線？」

「是的，三小姐……這眞是吉人天相。」

「白總管外出辦事？」

「是……是的……三小姐只有一人在此？」

「是的，我想去找康杰，我總以爲他沒有死！」

白殿卿喟然道：「屬下也以爲他還活着，但却一直沒有打聽出一點頭緒來，三小姐是不是也渴了？」

「是啊！」

「我把這桶水倒了，再爲三小姐打一桶……」

倒了他喝過的一桶，再垂入井中汲水，站在左後側的錢珮蘭向井中瞄了一下，道：「噢！那麼深！」

出指逾電，制住了他的「京門穴」。

人在打水，穴道被制，一定會向前栽的。

只不過錢珮蘭不會讓他栽入井中，一把抓住了他，又點了他另一個穴道，提起就走。此刻的白殿卿眞是難過極了。

他雖不知錢珮珊和錢珮蘭一鼻孔出氣，是在演戲，却也能猜出，自己一廂情願，眞是太天眞了。

連錢珮蘭也靠不住，這世界上還有誰可以信賴？

但是，奔出兩三里，也就是往回程二三里處，在林中小徑上遇上了一個人，正是小松。小松道：「娘，是誰呀？」

錢珮蘭把白殿卿往地上一放，坐在草地上道：「白殿卿。」

「他怎麼會被娘逮住？」

「主要的原因是他不知道我們和洪幫是一條心的。」

「娘，至少白大叔他和我們無怨無仇吧？」

「但至少他背叛了洪幫，而且他對本幫知道的秘密不少。」

「娘，我總以爲這樣太過份了！」

「丫頭，妳懂甚麼？洪幫是我們祖傳下來的事業，就像皇家的江山一樣，並非只有我們一家人可以作龍頭，別人也能，所以一定要鞏固自己的根基使別人無法打進來……」

「當龍頭又有甚麼好嘛，有的人對幫會似乎很瞧不起，說是一股黑暗的惡勢力，和山賊海盜差不多。」

「你胡說！洪幫是有光榮歷史的。」

「可是目前却不怎麼光明正大。」

「好哩！好哩！小孩子不懂就不要胡說，妳可知道，洪幫年入十億兩，扣去所有的開銷，也能淨剩兩三億兩。」

「要那麼多的錢幹甚麼？」

「世界上還有甚麼比錢更好的東西？要不，怎麼會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說法？」

「娘，那一夜我眞的和鍾華他有了……」

「怎麼？妳還不信？」

「娘，我總感覺身上沒有甚麼變化。」

「甚麼變化？」

「比喻說懷孕哩，疼痛哩，如胸前、臀部以及臉部有顯著的變化

等等，似乎都沒有。」

「有的女人立刻會有變化，如臀部翹起，雙峯隆起，甚至眉毛也有變化，胴體也會豐腴些！」

「對呀！爲甚麼我一點也沒有？」

「我說過，有的女人就沒有那些現象，但屬於少數的。」錢珮蘭又道：「比喻說，有很多女人生一個孩子身體完全變了樣，如腰粗了，臀部也寬大了，胸部也搭拉下來了，但有少數的女人生三五個還是一樣。」

小松道：「娘，我不怎麼喜歡鍾華。」

「傻丫頭！鍾華很不錯了！至少比龍秋好。」

「不見得！」

「那個病鬼他有甚麼好？說不定還沒嫁過去就變成望門寡了。」

小松道：「要是我沒有和他有那件事，我就不想嫁給他，娘，我說的是眞心話，他的人品雖好，我對他却……」

錢珮蘭道：「小松，娘是爲妳好，嫁個丈夫，身體好才有幸福，總不能嫁給一個藥罐子！」

小松道：「娘，我雖然和他有了一次，但絕不希望還有第二次，他似乎很想，可是我堅決不要。」

「不要也是對的，上次酒後發生的意外，第二次要成親那天才成。」

「娘，妳和二姨錢珮珊一條線，就表示和二姨父也是一條心的了？」

「有甚麼不對？」

「你知不知道二姨父在外面作了些甚麼狗皮倒灶的事？」

「甚麼事？」

「他外面有十來個女人，說是爲了練『房中術』，以那些女人爲鼎爐，其中有七個尼姑和一個妓女，另外還有幾個武林中的女人，結果事敗，他殺了八個，只逃了兩個。」

「有這種事？別聽別人中傷的話。」

「娘，這是千眞萬確的事，而且二姨還故意和那些可憐的女人接近，騙她們要和她們聯手，但最後竟站在二姨父那邊，十個女人死了八個……」

「小松，妳姨父練『房中術』也是爲了本幫，絕不是爲了享樂，爲人處世要學聰明，妳知道『愚不可及』這句成語的出處嗎？」

「當然，寧武子，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小松道：「也就是說寧武子在有道明君當政時會處處表現聰明，遇上無道昏君，就時時裝聾扮傻，所以說他愚是無人能及的。」

「對，就是這意思，小聰明人人會，裝傻却就是一門大學問了。」錢珮蘭四下看看，低聲道：「有一天你姨父不在了，外公也去了，『龍頭』位子還不是落在娘或妳的頭上？」

小松道：「我才不幹那勞什子『龍頭』哩！」

說巧也眞巧，母女談話，全被另外兩人聽到。

因此，在上風頭上，作了點手脚。

錢珮蘭母女此刻呵欠連連，睡意來襲。

打呵欠有感染作用，不久兩人閉上眼搖搖倒下睡着了。

接着，林外走進兩個年輕人。一個是小龍，另一個是林琴。

林琴「嘖嘖」連聲地道：「你的小情人已經被人家玩了。」

小龍道：「所以這次回來，她的表現有點怪。」

林琴道：「你有沒有聽出來，好像那件事的發生，還不是男方的過錯，似乎是女方飲酒過量所致？」

「好像是這樣的。」

「也正因爲如此，小松才沒有在談話中表示恨對方對不對？」

「是的。」

「小松怎麼會那樣隨便？記得她不是那種人。」

「我也以爲她不是，會不會是中了對方的圈套？」

「你有沒聽出來那件事似乎錢珮蘭相當清楚，如果是男方作了甚麼手脚，應該瞞不了她的。」

小龍道：「妳怎麼會這手法？」

「還不是義父教給我的。」

「叫甚麼名堂？」

「『春眠不覺曉』，也就表示只能睡一會兒。」

「多久？」

「一個半到兩個時辰。」

小龍道：「這女人的口氣很現實，也沒有是非感對不？」

「是的，她知道了錢起始亂終棄，殺了八人之多又滅口，居然無動於衷。」

「眞的！這女人更要不得，而且野心極大。」

「爲達目的，不擇手段！這種人很可怕。」

「但小松似乎還沒有全被汚染！」

「只怕也是遲早的事。」

小龍道：「如今距她們醒來大約還有一個時辰左右，我們該怎麼辦？似乎不宜被她們看到我們。」

林琴道：「交給我好了！」

「妳不會殺了她們吧？」

「小龍，我在你的心目中是這樣的人嗎？」

「當然不是，看妳救小松之母，妳就不是這種人。」

「正因爲我救過她，也保護過她，所以又不免有被愚弄的憤慨。」

「如果是我，我也會。那時錢珮蘭確在利用妳。」

「我總以爲錢珮蘭對不起她死去或失踪的丈夫康杰。」

小龍走開，到山壁邊泉眼處飲水去了。

林琴是個愛開玩笑，促狹成性的姑娘。

她以爲錢珮蘭是非黑白不分，應予警告或暗示。

當然，看在小松份上，又不便太使她難堪。

她取出眉筆，扯開錢珮蘭的上衣，在她胸前寫道：「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小心污染了妳的女兒。有心人贈句。」

寫完也去山壁處喝泉水。

小龍道：「妳是怎麼處理的？」

「在我錢珮蘭的胸前寫了些字，予以警告……」

小龍道：「小松長久在這種母親身邊，的確會變壞的。」

林琴道：「不知鍾華是甚麼人？」

小龍道：「一定是個很不錯的年輕人。」

林琴道：「也不見得，但至少外型不錯。」

小龍道：「她們還要多久才能醒過來？」

「大約半個時辰多一點。」

「我們總要等她們醒來才能走對不？」

「當然，要不，遇上壞人就糟了……」

「我們就在這兒守着，別被她們醒來看到。」

林琴道：「小松的父親如果還活着，一定不齒他老婆的行爲，除非康杰也是一個不辨是非的人。」

「據我所知，康叔叔是位武林豪俠……」

「對方污蔑你的父親，你却誇讚對方，你眞好！」

小龍拍拍她的屁股，道：「林琴，妳也不錯。」

「怎麼？我在你的心目中，只是不錯而已？」

「當然不止是不錯。」

林琴倚在他的懷中，道：「小龍，你很需要一個家是不是，我是說，你需要一個體貼的妻子是不？」

「妳怎麼知道？」

「我有時夜裡爲你去蓋被子，發現你的內褲像搭了個篷似的，而且歷久不衰，好嚇人哪！」

小龍道：「妳看到那景象會喜歡還是害怕？」

林琴擰了他一下，道：「小龍，爲了你，我可以提早破例……」

小龍愛撫着她的胴體道：「阿琴妳很好！」

「眞的？」

「眞的很好！只是我不忍在名不正言不順之下和妳……」

「是我甘心成全你的，只要你不變心……」

這工夫遠遠望去，似乎小松微微動了一下。

小龍道：「她們快要醒了！」

林琴道：「小龍，如果你對小松仍有興趣，不妨……」

小龍道：「此事不要再提了！」

就在這時，忽見一個人影飛落現場。

遠遠望去，此人身材修長，人品應該不錯，驚異地打量小松母女一陣，抱起小松疾馳而去，兩小大驚。

兩小正要走近，突然又有一條人影落在錢珮蘭身邊。

這人太熟了，兩小只要看一眼就能認出。

他就是洪幫「龍頭」錢起。

他也只是楞了一下就抱了起來，似乎由於她的胸部露出，上面還寫了一些字之故，兩小相信，錢起和那年輕人是一撥的。

因爲那年輕人抱走小松之後錢起立刻到達現場，他不可能沒看到，看到而沒攔阻，必是同伙。

甚至他們可以猜出，那個外型頗英挺的年輕人就是鍾華。

兩人立刻決定，由林琴去救小松。

由小龍去追錢起，看看他要幹甚麼。

林琴加快疾追，前面年輕人挾個人奔行，總是沒有她快，追出兩里左右就追上了，却暗暗跟着。

大約又奔出三里左右，由於小松快醒了，這人才進入一個山洞中，林琴立刻潛至洞頂上，因爲在上面可以看到洞內。

鍾華只是和錢珮蘭合作演齣雙簧，欺騙小松。

希望小松自動和小龍斷絕來往。

而且造成小松自己酗酒亂性，責任大半在她而不能全怪對方。

正因如此，她自卑自餒，所以回到小龍身邊自慚形穢自動疏遠。

鍾華以爲，他不能沒吃魚沾了一身腥，他要實在的。

他以爲錢珮蘭既已有意把小松嫁他，遲早都是一樣。

還有一點更重要，錢珮蘭根本就不該和晚輩訂那種詭計。

和一個晚輩串通，欺騙自己的女兒，她的自尊和立場已經失去了。

這是必然的，鍾華要眞正得到她。

（未完•十）